


**紅娃**（新派脫俗俠情故事）棲霞客・著

卿本佳人，却偏生性烈如火，手中無情劍，打遍天下無敵手，無人知其名，惟見嬌娃衣衫如火。

紅娃之名不脛而走，江湖中人人喪胆，獨鍾情終南一劍客，奈何流水無情，於是，因愛成仇，紅娃成了紅魔女，也成了喪門魔女……

$4.00

第24年
31
革新號

##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刊一部有愛有恨、有血有淚的奇情故事：「紅娃」。由名作家棲霞客執筆，他是擅寫倫理恩仇，兒女私情細膩筆法享譽武壇，久已膾炙讀者口味。本故事描述一個性烈如火的嬌俏佳人，她一把無情劍，打遍天下無敵手，但無人知其名，知其身份底蘊，江湖人只知她叫紅娃，故而聞其名，見其影已胆喪魂飛！但她却獨鍾情終南一劍客，奈何流水無情，因而……？故事過程曲折纏綿，悱惻哀艷，敬請垂注。

**　　**　　**

為了配合本刋下期增加篇幅十六大頁起見，除了增邀名家多位加盟外，內容精選及編排也全面革新，所有巨著，盡屬佳作。計有西門丁的雙鷹捕故事：「滅門」、「磨劍江湖」；馬雲之千門奇俠故事：「名人」；龍驤的現代遊俠故事「勇闖鬼門關」和羅唐納譯述的諜海風雲錄……其他長短中篇，篇篇精彩，保持原有，屆時敬希購閱。

本刋這次不惜工本大規模革新加料，務能做到盡善盡美，一切迎合讀者閱讀興趣，酬謝長期捧場雅意，並希看過滿意後多多介紹親友捧場，謝謝！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 一年港幣$218.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 一年港幣$255.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 一年港幣$364.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31期
（總號12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脫俗

俠情故事／棲霞客·文　可飛·圖

# 紅娃

## 斬情絲　劍客白頭

晴空萬里無垠，一輪明月，恍似那冰盤高懸，千山萬壑如洗，徐徐的清風，在松間吟哦。

不，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在那流泉繞孤松的松，有人在吟哦。

那是一個秀士，和一個斑斑白髮的老者。那秀士在吟哦，而且吟來吟去都是那兩句：

詩句欲成時，
沒入蒼烟叢裏。

看清了，顯然秀士只顧吟哦，似渾然忘我，不知身後的老者走來。他在吟哦，似有所思，故爾老者來到他身後，亦無所覺。

秀士久久不覺，吟聲稍落，老者忍不住了，說道：「好詞，眞是絕妙好詞。」

秀士起立，風吹衣袂飄飄，拱手道：「仙翁來了。」

仙翁葛衣、白襪、雲鞋，微頷首，白髯飄洒，道：「秀士反覆吟哦，可是有所悟麼？」

秀士道：「正是。我在想，這荊州亭分明是黃山谷所作，爲何僞託吳城小龍女呢？仙翁說得不錯，眞是絕妙好詞。」

仙翁含笑，拂髯道：「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又豈僅詩入景中，是作詩人亦在景中，人與景已渾爲一體，又何用詩爲。」

秀士道：「即是說：詩的最高境界，即是無詩。」

仙翁道：「那麼，你該明白，黃山谷爲何要僞託小龍女了，他雖未譏諷天下的作詩人，那批判之意也顯然。人在景中，渾然忘我，人景一體，是人在詩中，人亦詩了。而有詩有人，人不入詩，是人在景外了……」

「是則詩落下乘，非最高境界了，」秀士接口道：「有如劍術的最高境界，即是無劍。」

仙翁連聲道好，說道：「秀士終於領悟玄機，可喜可賀。你的劍術，又何愁不能指日達到最高境界。」

秀士躬身一揖，說道：「多謝仙翁指點。」

仙翁肅容道：「劍在心中，是劍與意合，人劍合一了，又何用劍爲。秀士摘葉飛花，已可尅敵於十步之外，十而百，則不易亦非難了，假以時日，何愁不能達那最高境界。」

秀士仰面一聲清嘯，摘下腰間劍，道：「破鐵濁物，要它何用。」只一抖手，寒光映目，化作一道青虹，直飛出數十丈外，青虹歛處，山脚下的寒潭中，漾出了一圈圈漣漪，久久不絕。

仙翁拂髯笑道：「今日劍沉寒潭，即已入你心中了，今而後，意在劍存，秀士你是無劍亦有劍了。你我論劍數月，我眠甲子，秀士却該入世了。你我今晚就此一別。」

秀士再拜，道：「數月來多承教誨，臨別能不依依，不知相見亦有期否？」

仙翁道：「菩提無樹，明鏡非台，人生一夢耳，夢幻豈可期，夢覺夢醒，唯遲早而已。你看這明月如畫，秀士不趁此時下山，更待何時。」

那老仙翁一擧手，不待秀士轉身，已飄然隱於松雲之間了。秀士再躬身一揖，却也不遲疑，忽發一聲浩嘆，當眞是月明如畫，他那面上的苦笑，也在畫中，數丈外亦清晳可見。

只聽他喃喃自語，道：「仙翁錯了，我未出世，身本在世中，何云入世。是的，我該走了，且了結三生石上這樁公案，從此閒作松雲，眞正作個世外之人，仙翁，仙翁，相見有期，我這裏暫且別過。」

那秀士也不回首，分雲踏月，也飄然下山而去。

他這裏才隱於滾滾烟雲之中，就在他適才立身的松月之下，回來了仙翁，身旁更多了一個女子。

仙翁發出一聲浩嘆，望着那縹緲的雲絮，說道：「既要出世，又何必入世，情孽纏牽，惟人自迷，看來他仍然勘不破這情關，十年情刦，亦不曾令他黃粱夢覺，豈不可嘆。」

「爹，」那女子幽幽地嘆道：「他……原來他仍然念念不忘秋娘。十年如一日，情痴依舊，那秋娘可眞一是個絕世佳人麼？」

仙翁道：「何祇十年，屈指算來，已十有餘年了，思幽幽，恨也悠悠，歲月老人，朱顏如何不改，但當年秋娘雖非絕色，却也雲想衣裳花想容，麗質天生，和他更是一見鍾情。」

仙翁獨自凝眸那遠處的滾絮飛雲，看不見身邊的女子咀角浮現出一絲冷笑。

仙翁也幽幽一嘆，繼道：「我兒，你看他二人何等爲情所苦，爲情孽磨折，便知我爲何不許你和他見面了。」

那女子原是仙翁之女，雖非徐娘半老，看來也已二十許人，但布衣淡粧，豈僅秀色難掩，倒有一番風韻，是山林松月的陶冶罷，令她那麗姿更清，飄逸出塵。

世上其實那來神仙，仙翁非仙，不過是劍術通神的武林俠隱。

仙翁並非神仙，只因數年前，有一樵子在這王屋山中遇蟒，正當危急之際，死生須臾的頃刻，忽然飛來一道青虹，斷了蟒首，樵子驚魂甫定，只見面前站着一個蒼蒼白髮的老翁。那知他再拜起身，仙翁已失踪跡，是以驚喜交集，以爲遇仙了。

數月後，幾個獵戶的見到兩隻斑斕猛虎，亦身首異處，於是，王屋山中有個老仙翁之說，傳遍了遐邇，無人知其名，因

是尊之爲王屋仙翁。

王屋山相去洛陽非遙，因此偶爾也有騷人墨客登臨，那登山的遊人，偶然也會機緣湊巧，見到絕頂峯巓，見到有個蒼蒼白髮的老翁踺步如飛。但總是眨眼巳失踪跡。也有人心懷虔誠，入山尋訪過，但却應在此山中，偏又雲深不知處。

仙翁非仙，既是人，自也有家室兒女，這仙翁的老件早巳去世了，只有一個女兒件隨。仙翁倦遊人間，勘破世情，隱於王屋山中。既是隱者之隱，自也隱了名姓。那女兒因戀着老父，亦隨隱侍奉。但背地裏，仙翁却時常瞅着女兒的背脊，作無聲的搖頭之嘆。他明白，他是笑傲江湖，厭倦風塵血腥而隱，武功一旦超凡入聖，天下無敵了，用武無地，對敵亦無人，那劍不封也自封了，天下雖大，還有何鬥志。壯氣蓬萊，也隨歲月之增而絕滅了。但女兒雖年華漸老，青春猶在，豈可長埋松雲，終老山林。

是的，他明白，女兒敦孝，不忍離開他這個相依爲命的老父，但主要原因，還是她太高傲了，父是劍之聖，自幼鍾愛相依爲命的女兒，那劍術自也非凡。那是十年前了，王屋仙翁也曾存了爲女擇配，替她尋找歸宿之心，但尋訪了數年，所遇的武林年少，豈僅能在她劍下走得三五招的巳是少之又少，且粗獷不文，面目可憎，別說眼高於頂的女兒瞧不上眼了，便他也不願女兒委屈下嫁，富貴人家自是不在這父女兩人眼中，商賈人家又嫌銅臭，讀書兒郎麼，又鄙其少了英豪之氣，就這般，流年暗中偸換，歲月蹉跎青春老，偏是老父武功無敵，無人敢與爲敵，自也無敵人仇家，敬者尊而上之，黑道中人馬，自也畏而遠之，那麼，何來敵人仇家，父女學劍，劍無所用，倒成自娛了。

那麼，難道天下之大，就無人能匹配得她麼？不但有，他知道有，他的女兒亦知道有。在那江南的會稽山下，有一個少年，讀書山中，雨夜崖崩，現出一座石室，偶然得到一把古劍。少年雖讀聖賢書，却自幼仰慕古劍客的俠士行。

劍雖斑斕古色，且古樸輕巧，出鞘那劍却寒氣砭膚，稍拭即光可鑑人，就近找劍術名家辨認，竟說是春秋時越女之劍，乃稀世之珍。

眞個是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少年喜極，以爲天意，從此棄文習劍，遍訪天下劍術名家。

不料他果然天生異稟，莫不是擧一反三，聞一知十，不三年，年才弱冠，江南的劍術名家皆巳投遍了，初投時一年半載，自後不出三兩月，莫不青出於藍，勝過師傅，只不過他先讀書，不是從先打熬筋骨的基本功夫練起，但也因此，倒保存了他的彬彬文質。

學而知不足，他不以勝過江南名師爲滿足，反而渴求劍之上乘，精益求精。那時他巳身在武林，訪求自也容易了。得知當今之世，西有終南劍客，以劍術稱尊於武林。

那王屋仙翁嘆了口氣，心道：「這難道是天意麼？看來眞是冥冥之中，姻緣前定了。」

若是當年少年尋訪到他，再若這父女耳聞得早一些，訪尋到少年，怕不早成仙翁的乘龍快婿了。

原來這王屋仙翁，即是當年的終南劍客。當年的少年，即是剛才別去的秀士。

那王屋仙翁又浩嘆一聲，道：「女兒，他在此和我論劍數月，我却不許你和他相見，你不怨我麼？」

那女兒也作了個無聲之嘆，顯然怕被老父見到，是以亦不轉過身來，兀自凝眸山外雲霞，道：「爹爹，你的苦心，我豈不知，他心中早有了秋娘，而且也只有一個，也只能容得下一個秋娘。你怕和他相處久了，日久生情。」

王屋仙翁嘆道：「你明白就好了，你仍未嫁，他亦未娶，且實是一雙佳偶，却奈何造化弄人，他心中巳有了一個秋娘。我担心你一旦對他生了情，情絲縛他不住，你倒自縛了，要知情海無邊，一旦沉淪，任你大智慧，亦不能自拔了。」

那女郎忽然轉身來，說道：「我知道……我……還知道爹爹你這是經驗之談，我更知道，其實，爹爹，你非但未勘破世情，而且這些年來，你一直在逃避，這就是你這位終南劍客，不隱於終南，而來到這王屋山中，終南劍客也成了王屋仙翁之故。」

仙翁不但吃了一驚，而且毫不掩飾那非常激動，道：「你你……孩兒，你還知道些甚麼？」

女兒面對着他了，面露幽怨，道：「爹，我知你逃避的是甚麼人，就是……這秀士尋訪我們不着，便東去太行。

「當年天下武林，論劍術武功，西以爹爹你這終南劍客稱尊，其實巳是天下武林至尊，那時爹爹你帶着我浪跡江湖，他那知道，我父母巳絕跡不到終南了，人家說：爹爹你怕睹景思人，那山林流泉，易喚起爹爹的回憶，記憶起爹爹你的愛妻，我那死去的娘。」

原來仙翁其實六根不淨，浩嘆也倍常凄涼。

那女兒的話聲却越來越冷了，冷冷地說道：「我啊，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爹爹你是……好吧，那是我的猜想，我以爲爹爹你在逃避甚麼，不敢回去終南，不是怕睹景思人，而是怕有人去找你，那麼，這秀士那時豈能尋找到你。他失望了，於是東去太行，尋訪與爹爹你齊名，至少名頭一樣响的桑嫣娘。你看，爹爹，我可不是叫他喪門女魔啊，因爲說甚麼她也和爹爹你有過一段香火姻緣，即使一夜，也是夫妻啊，我怎能……」

老仙翁渾身顫抖起來，甚至站立也不穩了，頽然跌坐在地，咀裏喃喃地說道：「原來……你你……你都曉得了……」

「我只是曉得這麼多了。」那女郎說：「其實，桑嫣娘對爹爹你苦纏不休，江湖中人誰不曉得，因爲江湖中人並未因此而減少對你的尊敬。又怕極了桑嫣娘這個喪門女魔，是不敢提起，爹爹你却掩耳盜鈴，竟以爲無人知曉。」

那女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又說道：「秀士本是要去訪桑婆婆，啊！不是，她的名兒眞多，不同時候，甚至不同時刻也各異，讓我算一算看，那魔女年輕時候，因爲愛穿一身紅，故爾江湖上人稱她紅



娃。後來，她轉了性，年紀大些了，人家叫她桑嫣娘，也許她想煉石來補情天吧，總之，紅娃變成桑嫣娘了，再後啊，不知怎的，她突然不喜穿紅了，而且性情大變，變得乖戾極了。啊！不，人家是這麼說的，說她性情大變之前，突然從江湖上失了踪，一天，忽然又重現江湖了，性情乖戾異常，稍有忤逆她的，那人不死也必重傷，聽說那期間，先後有兩戶人家，共有七八十口，遭了喪門之禍，聽說連鷄犬也不留。傳說都是遭她的毒手，因爲那兩戶人家的戶主都得罪了她。於是，因爲桑喪音近，人家又叫她喪門魔女。」

女郎目中有幽怨的冷光，不過偶爾瞟仙翁一眼，那老爹爹却睜大了眼睛，皓然白髮，在夜風中抖顫。

老爹爹話聲也在顫抖說：「孩兒，你還知道多少？這麼說，你早巳知道了。」

「我早知道了。」女郎說：「但我從不說起，因爲爹爹你心中仍有我娘。」

女郎突然嘆口氣，道：「若是當年我懂事些，那就好了，後娘總比沒娘好，而我，却太不懂事了，恨她要把你搶走，江湖中人紛紛議論，說得不錯！」

「說甚麼？」仙翁連呼吸也急促了。

「他們說：桑嫣娘之所以性情大變，變成了喪門魔女，是被爹爹你遺棄她之果，種了遺棄之因，才結乖戾之果。」

「不不！」仙翁激動極了，道：「我兒，既然你巳知道了，我也不再瞞你，他們的議論都錯了。唉！這是……孽緣，眞是寃孽，當年我若不是心存善念，抱規勸之願，助其改過自新，也不致鑄成大錯了。那知江山可改，本性難移……」

又一聲嘆息，一聲更長的嘆息，女郎抬起頭來，仙翁正注視着她，也不再避開她的目光了，說：「我兒，你究竟還知道多少？」

「我還知道，」女郎說：「這秀士，當年的少年，志切修練上乘劍術，失望於終南，東去太行，不料沒訪着桑嫣娘，却遇到她的女兒秋娘。」

「她的……女兒……」

仙翁的目光忽然明亮起來，這是爲何？女郎不明白，因她提起那秋娘，心中頓幽怨，正作無聲的嘆息，道：「是啊，她的女兒，那柔情似水的秋娘，我知道，他們也不是一見鍾情的，只不過深山苦寂，她又是那麼楚楚可憐。我眞不明白，那麼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怎會生出一個柔如水，可憐生的女兒來，初時秀士不過是生憐惜，後來却由憐生了情。」

「你怎知這些？你也該知道，他們山盟海誓，情眞意眞，要結爲夫婦。」

「但並未結爲夫婦。」女郎說：「桑嫣娘一再刁難，拿難題來給他做，他之所以來到王屋山，亦即是她所命，我也眞不明白，爹爹，你明明知道，桑嫣娘巳曉得王屋仙翁即是終南劍客，毒念頓生，愛你不能，她絕望了，愛也成了恨。我知道，爹爹，你也知道的，她對人揚言，不殺你，難消她心中之恨，但她自知不是你的敵手，於是，命他前來，對他說，何時得到王屋仙翁的神劍奥秘，何時他們成婚，而你，爹爹，你明明知道他爲何來，你却仍然盡心盡意，不厭求詳地，把一生所學，傾囊相授。」

仙翁說道：「我兒，你錯了，秀士立志學劍，十數年如一日，其志可嘉。心性亦至仁至善，更是天生練劍的異稟奇材，傳我所學，亦我心願，他不前來，我亦要覓人傳授的，如秀士者不傳，難道要我把數十年修爲的絕學，帶到墳墓裏去麼？再說……」

女郎忽然面降寒霜，走前一步，道：「爹爹，這些年來，你的用心實在太苦了，以爹爹你的年齡，修爲的又是內家上乘功夫，不該如此兩鬢皤皤，髮如銀絲的，我明白，明白你爲何不數月便鬢眉盡白，爹，我不忍心離開你，就是這個緣故，而且我確信，無論你做過甚麼，那絕不是你的錯。江湖中人也莫不在談論，只看那桑嫣娘對你苦苦追纏，而你，却苦苦躲逃，誰都會知道，爹爹必是不見那無恥的桑嫣娘……」

「住口！」仙翁說：「不得無禮。」

「不！我要說，」倔强的女郎固執說：「她不但無恥，而且太下賤了，爹，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說，我要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那不要臉的桑嫣娘連野種都有了……」

「你你……」仙翁氣得發抖，因此說不下去了。

「不是嗎？」越更倔强固執的女郎，更把臉揚了起來，道：「那秋娘不就是野種嗎，那麼，她爲何還要對你苦纏不休？爹，我巳想過了，這麼多年來，我不願傷你的心，所以從不說，也從不拂逆你，秀士在這裏數月，朝夕和你論劍，你吩咐我不要露面，我就躲過一邊，你不該引咎而自咎，不該受責而自責，無論如何，孽緣也是緣，我這個作女兒的，眼看你鬢眉盡白，也只能暗中傷心落淚，但現在，現在我再不能置身事外了，因爲神劍秘奥一旦落入桑嫣娘手中，啊，不，那喪門女魔手中，她就不僅要折磨你，要你受苦了，在江湖上，更不知要造成多大的災難，多少人頭落地。爹，我絕不許她傷害你一根毫髮，唉，我早明白秀士爲何而來就好了，爲何偏到最後一刻才明白呢？」

「我兒，」仙翁嘆了口氣，說道：「這都不過是你猜想罷了，你不可無理，也不許你再出口傷她。」

「我不僅要出口，而且，爹爹不忍對她下手，我可要狠狠的懲誡她，難道你忘了，我們爲何躲到這王屋山中來，終南劍客爲何變成了王屋仙翁的。」

「那是因她苦纏不休，我懲誡了她。」仙翁說：「我不是巳懲誡過她了麼？」

「你沒有。」女郎說：「她無論出手有多歹毒，爹爹你也只是化解，却因此一來，她明白，她便是再練十年八載，也不是你的對手，也不能殺你消恨，因此恨你也更深了，而且，她發覺要殺你才甘心，因爲她有生以來未遇敵手，她却敗於你手下。」

「我是……我說，你說得對，我只是化解而巳，並未打敗她，她不該因此而恨我的。因爲她不曾敗在我手中。」

女郎冷哼道：「爹，你聽說過喪門魔女出手不見血麼？對方不死不傷，她亦認爲是奇耻大辱，爹，請恕女兒不孝。」

仙翁道：「你！你要做甚麼？」

女郎道：「爹爹，你放心，我有自知之明，當今天下，除了爹爹你，她的武功就在武林稱尊了，我那是她的敵手，但我也不怕她，她要想傷我，還得再多練幾年才行，除非我把功夫擱下了。」

仙翁說：「那麼，你要做甚麼？」

「我只是去警告那秀士，趁他尚未回轉太行，截住他，揭穿喪門魔女的歹毒陰謀，曉以利害。對了，爹，你瞧你這個枕邊人有多邪惡，多不要臉，她竟自認魔女了，却不許人稱她喪門魔女，啐！眞不要臉，眞不知醜，大概以爲自己仍然年輕貌美，以爲自己仍是窈窕嬌俏，顚倒衆生的當年紅娃，她竟要人家叫她紅魔女。」

「紅魔女！」仙翁迷惘說：「青春年少，最堪追憶，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兒等你老了，你也就明白了。」

「何況她也眞駐顏有術，你可想而知，你最後見到她時，她仍如三十許人，又過了七八年，那魔女竟一些兒也不見老，臉蛋兒也找不出一根皺紋來。爹爹，恕我不孝，我走了，我得趕快追趕他去。」

仙翁急忙起來，叫道：「青蓮，我兒，回來，我有話說，快回來，青蓮！」

山谷回音蕩漾，宛若羣山都在呼喚，但那青蓮巳似一縷青烟，消散於濃濃雲霧中了。

## 紅衣女　絕處逢生

太陽出來了，晨早的太陽明亮而又溫暖，北地早寒，金風不送爽，倒爲早行人倍添寒涼。

現在，秀士又有了他的姓名了，因爲他出了南山口，他又再入世了。

在那王屋山的南麓，有個小鎭，亦名王屋，是鎭以山名，還是山因鎭而得名，巳不可考，但知春秋戰國，七雄爭霸，這王屋山下即是古戰場，那蕭蕭荒草之下，不知埋過多少白骨。

鎭在小河邊，河往王屋山中蜿蜒流，更南流入黃河，兩千多年前，晉霸諸侯，韓衞鑾兵，秦趙爭霸，血流成河，不知多少次，這河水亦爲之赤了。秀士來到河邊，前雖巳不見古人，但弔古戰場，雖沒涕下，亦不禁愴然，念那天地悠悠，能不浩嘆。

晨霧中，鎭巳在眼前了，數月前，他在這鎭中裹糧，曾作停留，百日匆匆，當日的情景，有如昨日，而今，他又回到這鎭上來了。

朝霞驅走了金風帶來的砭膚寒意，道上巳有行人，是的，他又入世了，他感到心中倍增的溫暖。

且慢，他怔住了，停下了步來，因爲道上人不是行，而是在跑，而且是發狂地奔跑。三個，四個，鎭口那邊，又奔出七八人來，大道在他腳下，在道傍樹木的掩映中，若隱還現，是以那奔跑的人也乍隱還現。

奔跑的人迅速不見了，鎭口那邊再無人奔出了，眞個是前無來者，去者巳逝；陡然間，他心上掠過一抹愴然的寒意，他驚疑！何事奔跑？又何事倉皇？

他立即加快了腳步，激蕩得道上縹緲的殘霧滾滾，迎面的勁風也添了寒意。

鎭上必有驚人的事故發生，因爲再不見，進了鎭口，現在，他在街道上了，街道冷冷清清，連人影亦不見一個，家家關門，盡皆閉戶，這王屋雖不當大道，也有近百戶人家，爲何成了一個死鎭？

是逃跑了？沒逃跑的也藏躲起來？爲何？

他立即就明白了，一戶較高大門牆的人家，門戶大開在那裏，尙未走近，巳嗅到一股血腥，門裏邊躺着一人，躺在血泊了，血未凝結，死者仍睜着一雙驚怖的大眼，堂屋門口又有兩具，一在階下，一在門邊，一般都是穿心而死，秀士是個用劍的人，豈有看不出來的，三個死屍都是在極度驚恐中，一劍穿心而死，顯然的，死者豈僅無抵抗，簡直連掙扎也不曾，甚至來不及轉身逃跑，而且一劍穿心，都在毫釐不差的同一部位，也顯而易見，死者都是驚見來人的瞬間，立即喪命了！

殺人者不但身法快極，劍快亦如閃電，顯然劍術巳登峯造極！

他從未殺過人，亦未見過死得這樣慘的人，啊！堂屋中，右角上還有兩具屍體，前面一個仰面，亦是同樣劍穿心，後面一個俯臥在血泊中，劍從背後穿透心房！

殺人者是見一個，殺一個，後面一定還有！

秀士驚極，也怒極了，因爲死者都不像身有武功的人，因爲死者都毫無抵抗，從衣着上看來，也都是些下人，殺人者見人就殺，簡直是個殺人狂魔。

後面一定還有死屍，難道沒一個躲藏起來，逃得性命的？他穿房入室，又找到四男五女，一共十一具死屍，令他髮爲之指的是，兩個年紀都在十歲以下的孩童，也同樣一劍穿心，前後共有十六具屍體。

這是滅門的屠殺，不見有生存的，最後的兩個，胸口上還有血泡冒出，顯然都是天亮後才死，正屋中那胸口仍有血泡冒出的兩個，更是在他來到之前，也許就在進入這人家之前一會功夫才被殺的。

好狠的兇殘殺人魔！還在不在？去也必不遠！

他繞屋搜查了一遍，再騰身上屋，只有寒凉的晨風在悲嘯，不見人，因爲上到了高處，倒又見到了兩具死屍，在街對面的門前，他認出來了，那是鎭上唯一的一家小客棧，數月前他路過時，曾在那小客棧住宿過一晚。

他撩衣飛掠到街心，奔過去一看，客棧對街，亦有兩具屍體，看那冷凝了的血色，顯是最早被殺的人，回身進入棧房，又有七具屍體。

他明白了，曝屍街頭的四具屍體，便是先前所見道上人驚怖奔逃之故，那殺人魔必是見人就殺，鎭上人嚇得四散飛逃。難道鎭上眞沒了活口？沒有一個逃出毒手的？

一定有，就像那間大屋一樣，少說有二十多間房屋，有樓亦有閣，又該有多少處暗角。

他又回到那大屋，剛踏上最後一進的迴廊，驀見紅影一閃！

秀士飛身一掠，一轉屋角，就和一個紅衣女子面對面了，那紅衣女顯然嚇呆了



，滿眼驚怖，渾身抖顫，若不是她背靠着牆，必巳倒下了。

「饒……饒命……」紅衣女顫聲說，其實語不成聲。

那麼，她當然不是殺人魔，正是他要尋找的活口，終於給他找到了一個活口！

「姑娘，不用怕，我是來救你的。」秀士說。

「當眞，你不是，啊！」她閉上了眼睛，像是鬆了一口氣，却是她那口氣一鬆，身子一軟，就倒了下來，秀士相距她本就不遠，只上一步，恰好接住了她。

紅衣女抓緊了他的手，倒在他懷裏了，也登時暈了過去，秀士着了慌，人家是個姑娘，從髮式和衣衫上看得出來，姑娘年紀巳在二十以上了，但還是個未出嫁的姑娘，若被人見到了，那還了得？

他着了慌，但又不能把暈過去的姑娘放在泥地上，而且還得緊抱着她不可，要不然她就會滑落下去。

他也吐了一口長氣，是的，姑娘是昏迷，呼吸雖然微弱些，但也還有呼吸，心想：這是甚麼時候，他巳好不容易才找到這麼一個活着的人，那會還有人來看見，禮應該守，但權宜時候也該分重輕。

他抱起紅衣女來，找到一間沒有死人的臥房，把她放在床上，她把他抓得那麼緊，竟奪不出手來，當然，他不是使勁奪的，可憐的姑娘，他又怎能使勁呢，眞奇怪，她渾身癱軟了，昏迷中的弱女子，手上倒還有力，而且大得令他奪不出手來。

當然，他沒昏迷過，當然不知道，眞好笑，昏迷過的人既在昏迷中，亦是無知覺，又豈會知道，但也不難解釋的，他可知道在驚極中死亡的人，手抓住的東西死也不放手，可憐的姑娘，眼見那麼多親人被殺，她怎不魄散魂飛。

「姑娘，醒來。」任由她抓住手，他在她耳邊呼喚。

不，若是運眞氣，替她推拿，她會很快醒來的，但他怎可以，怎可以替一個姑娘推拿，總算她呼吸均勻，雖昏迷不會有生命危險，那是肯定的。

現在，他的心不那麼跳了，他巳能冷靜些想了。

「當眞，你不是！」不錯，她說過，是這麼說的，那麼，她見到那殺人狂魔了，只等她醒來，就知道兇徒是甚麼人，可憐的姑娘，待她醒來，一見全家被殺，會有多悲痛，好不好把她送去另外一個甚麼地方，她不會覩景傷心的地方呢？

但那有這樣的地方，街上躺着死屍，唯一開着的門，也遭了滅門慘禍，那客棧必是主客全被殺了，鎭上家家關門閉戶，便有人躲着，也都巳是魄散魂飛，還有甚麼地方令這姑娘平靜下來的。

正想問，驀覺握着的姑娘的手一掙，啊呀一聲，霍地坐了起來。

「別怕啊，是我。」秀士說。

顯然她也認出秀士不是那殺人魔了，哭着一把摟住他的脖子，惶急哭道：「快，快帶我走，他會回來的，他說一定還會回來的……求你救我。」

秀士想安慰她，想說那兇徒不會再來，他倒希望那兇徒再來，這樣的殺人狂魔若也容他活在世上，繼續爲惡逞兇下去，他也枉練這麼多年劍術了，不懲惡除兇，他還效甚麼俠士行。但那惡魔巳行了兇，而且全是在毫無反抗之下，一劍一個殺的人，人巳殺了，必巳早去遠了，爲何還會再來。

但秀士沒說出口來，對一個驚恐而又傷心極了的姑娘，令她及早平靜下來的辦法，只有順她的意，而且，他不是正想帶她去一個不會覩景傷心的地方麼。

「姑娘，」秀士柔聲說：「別怕，告訴我，你有地方可去麼？」

「有，」姑娘說：「在王屋山的東麓，我有位義姊，她會收留我，也能保護我，求你，帶我去。」

「好，」秀士站起來，說：「姑娘，請放手，不知你能走那麼遠的路麼？」

「我能够。」她說，立即站起身來，她必是怕極了，人在危急中，會產生超然力量的，秀士毫不覺奇，倒鬆了口氣，他正愁無法把她帶離這兇場，不讓她見到慘死的親人，他也急於要知道這行兇的殺人魔是甚麼人，就必須把她安置在遠一點地方，好極了，王屋的東麓，當然也是人烟稀少的荒僻山野，安頓她倒恰當得很。

那姑娘簡直不容他遲疑，立即奔去後門，可沒放開手，可憐的姑娘，一個閨中女子，竟抓住一個陌生男子的手不放，可知是如何驚魂不定了，但顧不會撞見人就好了。

必是怕遇見人，當然是怕遇見那殺人狂魔，虧她這麼個嬌柔的弱女子，竟奔跑得如漏網之魚，她當然熟路，走的全是荒僻的小徑，而且越走越荒僻了，秀士認得出來，不怪道上一個人也沒遇到了，因爲走的全是無路徑的山野，沿着王屋山路，一直往東，不到半個時辰，巳奔出十多里地了。

「姑娘，」秀士道：「請放手，現在再不用怕了，離開王屋鎭，巳遠了。」

「啊！」那姑娘像才驚魂稍定，像是也才發現把一個陌生男人的手握在掌中。

她滿面飛霞，忙不迭放開手，羞得低了頭。

現在，論到秀士來啊了一聲，顯然她是力竭了，可憐的姑娘，奔跑了十多里，如何不力竭，只見她身子一幌，登時軟軟地倒了下去。

秀士不容遲疑，伸手接住了她，這……這一來怎好，只怕她再也不能走路了，立即肅容道：「姑娘，說不得了，趁此時天色尚早，便是樵獵也不會入山，恕我不避嫌疑，抱你而行，否則，照你所說，尙有大半路程，你如何能行，只怕天晚也走不到。」

姑娘把頭埋在他胸前，羞赧道：「只是……有勞相公了，小女子實是再不能邁步，事在危急，我也……顧不得羞恥，那兇徒才見了我，不斬草除根，如何肯甘休，此時必在四下追尋！」

秀士道：「恕我無禮了。」抱起那紅衣女就走，沿着王屋山麓往東，連路也不用問，一口氣又走了十來里地，估量該是地頭了，待要詢問，那知姑娘竟在他懷中睡去了，可憐的姑娘，那一陣驚嚇，又一陣狂奔，如何不力竭精疲，如何不昏然入睡。

他抱着姑娘，已是不得已，那還敢低頭去瞧她，不瞧她，已是呼吸可聞，一瞧豈不和她面對了面，他避開尚且來不及，那敢低頭，是以她何時睡去也不知。

罷了，睡去倒可免她悲痛，睡罷，心想：她說四十里地，這一路行來都無人家，有了人家之處，想就是了，這一帶雖然林密，却不山深，若有房屋，必能見到。

那知尋來尋去，約莫又走了半個時辰，那太陽已昇得高了，竟然不見人家，那天時那還有些兒寒凉意．甚至令他感到燠熱。

他明白，那是來自心裏的熱，而不是來自太陽，秋陽雖高懸，但金風仍在送爽。不，熱來自懷裏，他眞有些不解，這紅衣女在昏迷中時，抓住他的手不放，抓得那麼緊，也還可解脫，現在她是睡着了，怎也把他反抱得那麼緊？

不，熱來自懷裏的紅衣女，來自那軟玉溫香，像隨着昇高而慢慢熱起來的太陽，懷抱裏的紅衣姑娘，隨着時間分秒的過去，也漸漸熱了起來，他簡直像是抱着一個熱烘烘的太陽，簡直……越來越像，像一團火。

悔不該適才低頭看了她一眼，他不是不知她是個美貌的女子，一見就知她美貌得很，但却是甚麼時候，四處都躺着尚在流着血的恐怖的死屍，她是那麼駭極驚惶，他倒去注意人家姑娘的美麼，既要救人，又要尋查那殺人狂魔，那種時刻，自然眼中有色，心中無色了，待到紅衣女昏迷了，抓住他的手不放，又豈僅面對面，又難道心中仍然無色，又爲何抱着她走了這麼半個多時辰，他不敢低頭看她，那就是在他與她之間，在他的色心裏，築起一道堤防，適才那低頭一看，可糟了，堤防垮了，本是軟玉溫香，登時變成了一團火。

他心中登時昇起一團火，燃遍全身。

她不但美，怎麼有些像秋娘！

她當然不是秋娘，也許念念不忘秋娘，而這紅衣女的美也不下於秋娘，也許她適才就是用對秋娘的懷念，來築成他與這懷中紅衣女間的堤防，故爾才覺得紅衣女有些像秋娘了？

她當然不是秋娘，若是再低下頭去，仔細看她一眼，就可分辨得出，只是一股美，其實不像秋娘。

但他不敢再低頭，不敢再看她。

熱火在燃燒，心在狂跳，饒是他內家功力已深厚，那懷中的紅衣女已不再是輕若無物了，倒越來越沉重起來，額上也出現了汗滴，她非趕快把她放下來不可了。

他把她放落在樹下的草地上，她驚醒了，並沒睜開眼來，嗯的一聲低呼，她那本來鬆開來的手，反把他抱得更緊了，他那會防到，放下她，他也就失了重心！

他跌倒了，跌倒在她身上，他惶恐，掙脫了她的雙臂，跳了起來。

紅衣女也惶然地翻身坐起來，眼也睜開來了，一聲啊呀！驚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秀士眼觀鼻，忙道：「姑娘，別怕，這裏已是王屋山的東麓了。」

放下懷中一團火，心中的熱火也漸漸熄滅了，惝恍，曠野吹送來的山風，到底仍是清涼的，也令他漸漸冷靜下來，那心也不再狂跳了。

「啊！」姑娘說：「到了麼？」

她是完全清醒了，看清眼前只是秀士，那驚恐也從她目中消逝了。

秀士說：「姑娘，只是，我找不到你所說的那個地方，甚至一路行來，都不見有人家。」

紅衣女站起身來，大概這就是女孩兒家的天性吧，這個時候，她也不忘整整衣裳，掠掠髮，他仍不敢對面相向，但却感覺到她笑了，他是從她的聲調中感覺出來的。

她說：「那裏不就是了麼，人間何處無芳草，眼前已是青山，又何須再去尋找青山。」

「青山……」她這是甚麼意思？青山，芳草？

隨着她的手指處，他果然見到山崖下一片青葱，最先進入眼簾的，是山崖上掛下小瀑布，陽光下遠看，眞似一條銀蛇。

就在那飛瀑右面，像是一個小丘上，有屋數間。

紅衣女道：「青山已在眼前，你何須再去尋找！」

「青山？」秀士說：「這裏地名青山麼？」

姑娘道：「地何來名，名是人取的，你說它是青山，那就是了，相公，你瞧，這裏山何其清，水何其秀，而且不更見靈氣麼，去啊，那飛瀑之下，秋水漾波，綠樹長青，嶙峋石間，流水繞廬，雖不及洞天福地，亦會幾疑是蓬萊仙境。」

原來他只顧向前尋找，却不料屋在崖下，而且又在林木掩映之中，不怪發覺不出了，且慢！她的語句中，莫不似有深意在，意何在？何所指呢？

他不明白，倒多了驚疑，她這談吐分明不像是普通人家的閨中女子，又豈僅美得非常，顯見胸藏大智慧，更令他疑惑的是：她一覺醒來，便已不似新遭慘變，不僅不再悲戚，而且面有笑意，鶯聲也成了笑語！

不再驚恐了，尚有可說，難道這麼快忘了滅門慘痛？

「姑娘！」秀士說：「仙境蓬萊雖好，但若不即刻追尋，豈不讓那絕滅人性的殺人狂魔逍遙法外，既已把姑娘你送到地頭，有了安身之所，我這就回去了……」

「啊呀！」那姑娘一把拖住他，叫道：「你！別走啊，難道你不怕！」

那秀士爲之一怔，女郎驚慌害怕，當然，她不是怕秀士捨她而去，是怕秀士成爲那殺人魔劍下的冤魂，替他害怕，一時情急，又拖住了他。

秀士朗朗一笑，昂然掀眉，道：「姑娘，你可是見我文弱，去追尋殺人狂魔無異以卵擊石麼？姑娘請放心，我早年讀書，已習劍有年，既已習劍，敢不懲惡除奸，既然遇上了，若不把兇徒繩之於法，容他逍遙法外，再去殺害無辜，豈不愧對天下人，姑娘，請放手，姑娘你一家被害，難道不想報仇雪恨？」

紅衣女道：「相公，你錯了，那些被殺的人，並非我的家人，我不過是去作客的，而且，那殺人者亦非濫殺無辜，實是死有餘辜。」



秀士滿眼驚疑，說：「你……你……你怎說？」

他立即想到初見這紅衣女時，她的驚恐悲痛，亦沒否認死者是她的家人，怎生此時却說不是了？不過，這倒爲他解釋適才的疑惑，她的驚惶悲痛，平復得太快了些。

紅衣女道：「我不過是他家的客人，不過適逢其會吧了，相公不見那人家高大門牆，富甲全鎭麼，却不知他全家都是江洋巨寇。」

秀士道：「但那些婦孺呢，婦孺何辜？還有那客棧的店主和人客，以及街上的四具死屍？」

紅衣女道：「相公，你是外來人，有所不知，你想想，王屋鎭不當大道，能有多少住店的人客，窮鄉僻壤，荒野小鎭，怎會有那樣的棧房？」

秀士心想：不錯，那棧雖不華麗，大鎭上亦屬少見，當眞可疑，那日落在店中，可不也心動過。

紅衣女道：「那棧房不過是掩人耳目，兔兒是不吃窩邊草的，那夥强盜遠處做案，却來這裏分贓，既然大把金銀，那能少得了大碗酒，大塊肉，起居又那會享受，相公你想想，荒野小鎭，不時有橫眉怒眼，虬筋栗肉的漢子去那人家出入，豈不令人生疑。」

秀士道：「故爾，開設了那間客棧，其實專爲接待那大盜的爪牙，但若不開門接待客商，亦難免令人生疑的，嘿！那客棧，豈不是黑店？」

紅衣女道：「相公，你又錯了，一月中，能有幾個過路的人客住店的，便有，窮鄉僻壤，又那來肥羊，像相公你這樣的人客，他們那會把你放在眼裏。」

秀士愕然道：「這麼說，那殺人者是除暴安……不不……」

「你搖頭，你……不信？」

「姑娘，但他爲何連婦孺也殺害了，難道不是無辜？不，姑娘，你說那些被殺的皆是江洋大盜，死有餘辜的惡賊，既能在江湖上橫行，武功必也不弱的了，怎麼盡皆一劍穿心而死，非但不見抵抗還手，甚至連掙扎的痕迹皆無……」

紅衣女睨着他，她眉梢兒揚得稀奇，他沒看錯麼？她眼中怎會閃過一抹凌芒？

他已敢面對她了，既然相對交談，心已不狂跳，那燃燒在心中的火焰已熄滅，他已敢抬起頭來面對她了。

原來他又錯了，她眼中閃掠過的，不是凌芒，而是驚恐，而且因驚懼而閉上了眼睛。

「天啊！」她說：「相公，你知那殺人的，是甚麼人？」

這正是他要知道的，但他怎麼啦？秀士沒言語。

原來她閉上眼睛，他雖非有意，却也仔細打量她了，登時心中又狂跳起來，不是因爲她極美，一個二十歲出了頭的姑娘，那美，也就好像一朵盛開了的鮮花，那豐滿也給人一種熟透了的感受，那是再美的少女也欠缺的。不，不爲了這些，而是紅衣女雖不眞像她的秋娘，但驀然一見像，仔細一眼，可不是眞有幾分相似，那眉眼、那輪廓，啊……

他忙不迭掉頭，因爲她睜開了眼來。

「你爲何不說話啊！」她說：「你不是要知道那殺人狂魔，唷！眞怕死人。」

「正是，」秀士說：「難道世間眞有這樣武功高絕的人？」

紅衣女怯怯地四下瞟了一眼，就像那殺人狂魔已隱身在側一樣，她不但挨近他來，而且縮入他懷裏，聲顫而低，說：「眞怕人，你聽說過喪門魔女沒有，叫甚麼桑……對啦，桑媧娘。」

「喪門魔女！啊！桑媧娘！」秀士駭然大驚！

「聽說她年輕時候，人家叫她紅娃！因她穿的衣衫，總是一身……一身……啊，我只不過聽說，我……我不知，我怎會知道呢？是不是。」

「因爲她行走江湖，無論在甚麼地方出現，不論白天黑夜，總是穿的……一身紅，就像……」

他的目光不自覺落在紅衣女身上，想說：就像你一樣，但說不出口來。

「是啊，是這麼說。」紅衣女說：「我聽人家也是這麼說的。你怎麼……瞧我，噯呀，我今後再也不穿紅了，敢是你以爲我就是紅娃，就是……那殺人麼。」

「不，姑娘，」秀士忙掉開頭，道：「我怎會以爲你是紅娃呢。那桑媧娘雖然駐顏有術，雖然也常穿着一身紅，但說甚麼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那像姑娘花樣年華，再說姑娘怯弱嬌柔，又不會武功。」

「啊呀！」又一聲啊呀！不但倍增怯弱嬌柔，眞是嬌媚。姑娘說：「怕死人，你怎生會與那喪門魔女相識，你認識她的，是不是，那麼，你相信了。」

他點了點頭，何止相信，他早該想到是她的，錯非是桑媧娘，當今天下，祇有這樣通神的劍術，絕世武功。也錯非是喪門魔女，豈有連婦孺也不放過，可憐那兩個年齡不足十歲的孩童何辜，那些僕婦何罪。但這姑娘，怎生……

「好啦！」那姑娘看透他的心意了，說道：「我知你奇怪，爲何那喪門魔女不殺我。其實，我躲在櫃裏，我連那桑媧娘是怎麼樣兒也沒見到，我聽到那家屋主人驚呼一聲喪門魔女，跟着是倒地的聲音，我駭死了，半天也不敢出來，剛出來，就碰到了你。」

「我明白了，」秀士說：「這一夥江洋大盜必是在江湖上因故激怒了桑媧娘，這才尋上門來，她必已早知那人家有多少口，以爲殺盡了，却不知道尚有你這個客人躲在櫃裏。」

「噯呀！還是你想得到。」她越來越嬌媚了，說：「我怎麼逃得性命，活下來的，我甚至還在疑惑，經你這麼一說，我才明白了。相公，你眞是一個明白人，那麼，你還要不要去找那喪門魔女。你自信能勝得她麼？」

秀士咬緊了牙關，半晌才嘆了口長氣，他是在可憐秋娘，怎生那麼麗質天生，溫柔又嫻雅的秋娘，竟會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娘啊！秋娘，可憐的秋娘。

她怎生又抓住他的臂了，她簡直要倚靠到他胸上來，一半身子已縮在他懷裏。

「姑娘你……」

「我怕！」她說：「那桑媧娘若知道

還有一個活口，有一個見到她殺人的人活下來，你想，她會放過我麼？她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那有可能，」他沒有說出口來，只是在心中想：桑媧娘一瞬間功夫，殺了那麼多人，怕不怕有人重傷不死的，桑媧娘從來殺人不留活口，也沒一個見過她殺人而能活下來，否則也不稱爲喪門魔女了。

他沒有說出來，說出來怕嚇壞了這個小嬌娘。

「所以，」紅衣女說：「我害怕，我不許你走。我要你留下來陪我，我怕！」

可憐兮兮的姑娘說。他又怎能拒絕呢？桑媧娘眞神出鬼沒，雖然那桑媧娘若眞個找上這姑娘來，他也不能保護她，但他怎能把一個可憐兮兮的姑娘留下在恐懼。

他沒有答應，他還在遲疑，那姑娘巳高興得跳起來，說：「你眞好，我知你俠義爲懷，你一定不會丟下一個無助可憐的弱女子不管的，你眞好，來啊！」

他答應了甚麼呢？

但他跟着她走了，走向她所說的蓬萊仙境。事實上，她緊緊抓住他的手不放。

那薄霧氤氳，飛瀑流泉的地方，眞是蓬萊仙境嗎？他也眞想去看看。

## 入蓬萊　人間天上

是嗎？是否未婚的姑娘，年紀再大些，也仍會像個天眞活潑的孩兒？她高興得雀躍，奔跑起來多輕盈啊。

他不知道，除了他念念不忘的秋娘，他不識別個姑娘。但眼前這姑娘是的。不，他與秋娘初相識，秋娘羞赧，他靦覥，後來厮混得熟了，兩情巳相悅，情眞意眞，情到濃時，了無拘束，她也流露出小兒女態來，花間月下，她也雀躍得像個天眞未鑿的女孩，也像這般薄霧翠烟舞輕盈。

可是携手舞輕盈的紅衣女，令他想念起秋娘來，還是那氤氳的薄霧翠烟？

啊！這不是太行山中的月下，但他巳身在薄霧翠烟中。先前遠處隱約可見的房舍，巳清晰可見了。

「姑娘，快放手，」秀士說：「我跟你去，我答應了。」

房舍巳在眼前，相距不到一箭之地，自也有人了，被人見到，見到他被這麼個大姑娘拖着奔跑，那多難以爲情。

紅衣女回眸一笑，說道：「你不答應，巳是身在蓬萊了，我先去，便有人來相請。」

「小心，啊！」

她放開手，雀躍而退，眼看她的背脊就要撞在小徑傍橫伸過來的樹枝上，不知她怎麼低頭一旋身，他的叫聲未落，她的笑聲巳是從青葱的樹叢後傳來，而且瞬巳笑聲漸杳，她巳去遠了。

他的眼睛睜大了，遠處的樹梢，飛掠過一抹紅霞，那是她嗎？是紅衣女嗎？

但笑聲巳不聞，紅霞也一閃而逝，他怔住了！仍還是他初相遇，怯生生的可憐的紅衣女嗎？花容愁慘，兩度昏迷在他懷抱裏的可憐的紅衣女那裏去了？不再是她了，這個紅衣女的笑聲多嬌媚，舞步多輕盈，還有，那一閃而逝的一抹紅霞，也會是她嗎？

且慢，有些甚麼不對勁兒？她的先後判若兩人，她的述說也有太多可疑之處，那被殺的人家若是江洋大盜，她又怎會在那人家作客呢？

她究竟是誰？是甚麼人？尤其是那一閃而逝的一抹紅霞，若就是她，她就不是一個平常女兒？

心亂極了，眞是理還亂，越想，他越糊塗，而盈耳的水聲，眼前明滅的烟霞，也分散了他的心神。眞奇怪，那水聲，怎生又像是瀟瀟雨聲，太陽雖然照射不到山崖下來，但晴空朗朗，那麼，這雨聲何來？烟霞又何由明滅？且慢，既然晴空朗朗，氣爽秋高，又何來烟霞？

耳邊又响起了紅衣女的笑聲：「你巳身在蓬萊了。」

是瀟瀟雨聲，是明滅的烟霞，喚回了她的笑聲，令他記憶起先前忽略了的話語！這裏巳是仙境蓬萊，仙境奇幻，又豈是俗子凡夫所能悟解。

刹那間，那血腥的屠殺，那解不開的疑雲，皆巳盡掃而空，仙境巳在眼前，爲何還遲疑，爲何還不入蓬萊。

邁步巳覺出仙凡之別了，一路行來，皆是深秋景色，極目一片蒼凉，眼前却是一片青葱，草不枯，葉不落。他向紅衣女的去處走去，到了那一抹紅霞飛掠處，眼前豁然開朗，原來巳到了樹林的盡頭。

他的血液也像在體內凝結了，停止的呼吸令他感到窒息，那瞬間，他宛若泥塑木雕！

因爲蓬萊仙境巳在他眼前，紅衣女不是說笑，沒騙他，眼前眞是蓬萊仙境，恍若巳身在瀛州，只見兩山間，山崖下，綠楊垂柳翼抱着一個數十畝大的水潭，奇峯拔秀，星羅棋佈在水中央，像無數小島，小島在水波盪漾的烟霞中，若隱還現，像在縹緲的雲霞裏。

像靈山給了他靈智，先前的疑惑巳不解自解了。水聲來自那拍岸的水波，瀟瀟雨聲來自那飛瀑，原來飛瀑止於半山的崖上，飛瀑衝擊在懸崖的崖石上，化成了蓬萊細雨，和瀰漫開來的水霧，陽光從高崖上那宛若虬龍的古松間投射下來，從崖壁上反射下來，松在高崖的勁風中搖曳，那投射下來的縷縷陽光，也遊移明滅無定，那變幻無定的光影透過飛瀑化成的細雨和水霧，便成了明滅無定的瑰麗的烟霞，也令對岸的盧舍隱現在縹緲的雲霞裏，似在人間，更似在天上。

他曾不信眞有神仙，但眼前又確確實實是神仙境界。

難道眞有神仙，紅衣女就是仙女？

莫非紅衣女眞是仙女，否則她怎會化作一抹紅霞，若是，一切都不解自解了，那麼，紅衣女就是來接引他的仙女。

就在那瞬間，水面上烟霞滾滾，一朶彩雲飛掠而來，落在他面前，現出一個小仙女。

小仙女衣袂飄飄，頭挽雙髻，皓齒明眸，碧綠衣裳，翠黃色的雲肩飄然，似又欲飛去。

秀士肅然拱立，道：「仙姑何來？」

小仙女側身，抿嘴，像不敢當他一揖，抿嘴忍笑，一笑嫣然，說：「特來請相公過潭。」



秀士躬身說道：「俗子凡夫，誤入仙山……」

那小仙姑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聲，笑道：「既入仙山，爲何還不入仙廬，請吧。」

話聲未落，巳反身飛掠，脚踏水波，才側身招手。

秀士驚得目瞪口呆，只見水波蕩漾，烟霞滾滾，小仙女像立身在彩雲裏，心裏一急，道：「仙姑慢行，我……凡夫濁骨，如何能踏波而行？」

那小仙女笑得燦然，說：「相公劍術巳到化境了，這小小潭面，如何不能飛渡，你只看準我落脚之處落脚，潭即可渡，來吧。」

說罷，回身一掠，又在兩丈外了。

小仙女怎說？難道她不是踏波，也不是行雲？心下雖疑怯，仍然照小仙女的暗示，縱身向她適才立身之處落去，慚愧，敢情脚下非波，而是露出水面的一塊約三尺方圓的石頭，隱蓋在水面的烟霞裏，是以岸上無所見，現在，他胆壯了，小仙女在前飛身，他即縱落，只三個起落，巳落在最近岸邊的小島上，其實，不過是比接脚的石頭高大的小石峯，得水氣濕潤，石峯上長滿了苔蘚，在那被風雨蝕化成的縫隙裏，生長出些小松來，松上又滿垂藤蔓，小石峯因此也成了青翠欲滴的玲瓏小島，只見或近或遠，或大或小，形狀各異，却盡皆玲瓏滴翠的小島無數，身在其上，更覺島在漂渺的雲端，何似在人間，頓覺超凡滌俗，萬念盡皆空。

身在空靈境界，小仙女巳不知去向，他不知何處追尋，也不去追尋，他沒有物我兩忘，既有景，自有我，他只是陶醉在那神仙境界裏。

他逐島瀏覽過去，豈僅島上各異其趣，令他驚訝那造化的神奇，而且每到一島，眼前的景色也盡皆各異，那明滅的光影，也令烟霞變幻窮奇，甚至一轉身，又會是一番境界，那自是天上的神仙境界。

他忘了紅衣女的存在，亦不復記憶那小仙女的接引，這樣一島又一島，陶醉在那隨光影的移轉而變化的島峯之間，而不知光影在轉移，時光也在偸換，也忘了時刻，直到他轉到一個大些的島峯之上，只見一株虬松宛若華蓋，蔭蔽着三兩丈方圓的一個平坦的綠茵峯巔，他忽然覺得腹中飢餓了，因爲綠茵峯頭，矯若盤龍的虬松下，有石爲桌，桌上有酒一壺，有鮮果，也有幾碟菜餚，只有一杯一箸。

這是爲誰而備？他四下望了一眼，只見烟霞漂渺間，四外的島嶼峯巒，盡在脚下，不見水波，只見雲霞，就不僅他覺身在雲端，那島峯也盡在雲端。

紅衣女相邀在前，小仙女接引在後，既是仙家，自也不食人間烟火，當然是爲他而設，何況他也餓了。

且慢，他候了片刻，拱手躬身，道：「多謝仙姑賜飲，凡夫却之不恭。」

偸瞧四外，冉飛的雲霞不來仙姬，仙家無遠不視，無遠不聞，既未阻止，那麼，眞是爲他而設的了。

賞仙境，又得美酒助興，樂也如何，只應天上有。

他失笑了，既是仙境蓬萊，雖人間亦天上，當然只應此間有。

那酒必是瓊漿玉液，入口芬芳，偏是入口易醉，他本巳沉醉在景中，又怎不易醉，五分酒，竟有十分醉了，醉而忘形，忽然朗朗笑道：「羡煞李白，孟浩然白首亦何曾臥松雲，我却眞臥松雲了。正是：醉景頻中聖，迷仙不戀塵……」

吟聲未落巳糊塗，笑容仍在唇邊，他的身子巳軟軟地滑落綠茵地上。

他醉了，醉也沉沉臥在松下雲霞裏。

不知過了多久，他醒了，瀟瀟雨聲也喚醒了他的記憶，他記得了，他身在蓬萊仙境，醉臥松雲裏。

他更清醒了，咦！這是甚麼所在？

不是松下，亦不在雲霞裏，而是在一間屋中，而且巳非白日，明月映窗，看月影，巳是深夜了。

莫非身巳在仙廬中？

月明如水，屋中景色清晰可見，果然巳是身在仙廬中，若非仙廬，人間那有這樣雅緻的陳設，不，屋非屋，園亦非園，只不過是白石如玉之台上，用崖壁上遙伸出來的虬松枝，編織成了一個天然的華蓋，若非巧思之極致，豈能如此渾然天成。

果然蓬萊仙境非人間，玉石之台松作蓋，花樹之牆亦同樣巧奪天工，遙望可見樹枝在夜風中搖曳，床前亦見花枝篩月影，偏是簾鈎不幌，羅帳亦不飄風，不覺夜風寒凉，却又花氣襲人，幽香陣陣。

床頭有松根之几，屋中有溫玉之桌，有案若虬龍，原來亦是古松天成。

這是天上？還是在人間？

秀士坐了下來，是的，盈耳松濤聲中，他仍能聽得出飛瀑洒下的瀟瀟雨，雨打殘荷，也似打在他心頭，頓覺塵俗盡滌，身在太虛之宮。

那麼，這仙人起居之室，是在潭畔了，是的，潭上有峯巒，光影明滅，烟霞變化窮奇，玉峯上有松，籠烟飛絮，松下酒是醇醪，酒易醉，景更醉人，他是醉臥在那松雲之下的。

是的，他記起來了，是小仙女接引他入潭的，之前，是紅衣女，那紅衣女？

是紅衣女接引他來到這蓬萊仙境的，那麼，一晨早躺在他懷裏的紅衣女，眞是迷非迷，睡亦非睡，像這眼前奇幻的景色一樣，她也是個迷樣的紅衣女。

那紅衣女……他那懷抱裏的紅衣女，一晨早的軟玉溫香，究竟是個可憐生的凡間姑娘呢？還是一個仙姬？似仙非仙，說她非仙，却又似仙。

若說凡間姑娘，世間那有那般清麗絕俗的女子，若說是仙姬，怎又入他懷抱？

莫不是迷一樣，色迷人，景也迷人，似在夢中，但夢也眞眞？

就在那瞬間，在那松聲、瀟瀟雨聲中，琴聲和月到仙台，琴聲嘈嘈切切，如泣如訴，如怨如慕，風送琴聲斷續，幽怨悽悽，更斷人腸。

琴聲接引下，他走出了仙台，衣帶烟雲，踏碎月影，順着花徑，他巳經來到潭邊。

且住！琴音伴着歌聲，歌聲也幽怨，斷續入耳。

是一個女子的歌聲，歌道：

「紛紛墮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

……愁腸巳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諳盡孤眠滋味……」

秀士怔住了，樂是仙樂，但這歌？蓬萊仙境中，那來思春怨女的歌聲？

只聽那歌聲又歌道：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都緣情隔迢迢銀漢，鵲橋無歸路……雲雨未諧，已被秋風散，愁殺人，天不管。」

秀士拂柳分花，只見潭邊坐着一個女子，膝上橫琴，似不知他巳來到身側，風也蕭蕭，雨聲也瀟瀟，那女子的琴音一轉，再又歌道：

「滿斟綠醑留君住，莫怱怱歸去，三分秋色十分愁，更那堪，小會幽歡，又變作別離情緒……」

可是爲他而歌，竟有所指？他心念才動，却巳喜上心頭，叫道：「秋娘，你想得我好苦啊。」

那女子放落膝上琴，緩緩地站了起來，目中流露出無限幽怨，道：「難道普天之下，在秀士心目中，別無他人，就只有一個秋娘麼？」

「啊！」秀士好生惶恐，側面看來，分明是秋娘，那女子轉過面來，看清了，原來並非秋娘。

並非秋娘，但那女子的眉目之間，奇怪，却又眞有幾分相似處，而且……

而且似曾相識，他生平所識的女子不多，是在那兒見過呢？而且，適才他的歌不但幽怨，話聲語調，亦莫不幽怨極了，提起秋娘，她竟像早知有一個秋娘！

「啊！是你！」

他認出來了，不怪似曾相識了，原來便是那紅衣女子。只是改換了衣衫，更巧梳了雲鬢。

她換過了衣衫，綺羅裳在潭畔的夜風中飄飄，眞是飄飄若欲隨風飛去，若不是他立即認出她來，眞以爲是蓬萊仙姬。

他迷惑了，目瞪口呆。

「是我，」那女子道：「秀士原來酒醉未醒，認錯人了，却是請問秀士，世間女子，就沒一個及得上你那個秋娘麼？」

「慚愧，」秀士道：「不知姑娘便是此間主人，俗子凡夫，不識蓬島仙姑，遊戲人間，今日多有冒瀆。」

想到今日晨早把人家抱在懷中，走了那麼遠的路，那麼久，雖然未存輕薄之心，亦無輕薄之行爲，能不惶恐汗顏，他躬身一揖，便再也不敢抬起頭來。

那姑娘噗嗤一聲，顯然她是想忍笑的，但又忍不住，道：「秀士多讀聖賢書，亦曾遊俠江湖，難道亦信世上眞有神仙麼？我不是甚麼神仙，亦不是甚麼蓬島仙姑，我和秀士一樣，不過也是凡夫俗子而已，秀士爲何不抬起頭來，且看我亦是血肉之軀。」

是的，他不但也是血肉之軀，而且有情慾，且還是個思春的怨女，她撫琴而歌，歌聲也盡洩了她的情懷。

「但是……」他抬起頭，她目中不現幽怨，只有笑意，那笑更增添她的嫵媚。

她是紅衣女，是的，那個嬌柔無限，美得令他不敢逼視的紅衣女，只是不再那麼可憐兮兮，再也不是那麼怯生生的，那麼，那麼……

那女郎笑了，更嫵媚地笑了，道：「秀士爲何眼光也不瞬一下，可是我有些像你那秋娘，你念念不忘的秋娘，把我也當作是她了，是了，你是在奇怪，怎麼世上除了你那秋娘，也還有並不醜陋的人？啊啊，是了，必是我雖在你懷抱中那麼久，你也沒看够，是麼，這明月如水，月下看來，只怕又別有一番情韻，秀士便看又何妨。」

她那有半點兒羞態，語似黃鶯百囀，那蕩漾的眼波，那步履多輕盈，直逼到他面前來。

她竟走到他的面前來，衣袂飄飛，似舞霓裳。

他感到一陣窒息的重壓，太多迷惑，太多的疑團，他訝異，正因太多疑團，一時那能解開，倒理還亂了。

究竟她是誰？她怎生在那全家被殺的人家出現，既是這便非仙境，也無異仙境的主人，當非凡俗。

是的，她非凡俗，甚至說到今晨在他懷抱中，竟無絲毫羞澀之態，目中只有柔情萬種，言語也近似輕佻，但給人的感覺却是瀟洒脫俗，偏是從她的眉眼盈盈間，萬般的風情裏，同時又顯出莊嚴的寶相。

是的，她超凡、脫俗，她是一個超脫的奇女子，既是一個超脫非常的奇女子，又何必問，尋根問底，覓查究竟，他豈不是太鄙俗了。

唯有是眞名士自風流，也唯瀟洒風流的名士，才能從輕佻的風情裏，辨認出那莊嚴的超脫來。

是的，何必問，他不該問。

那窒息的感覺登時消失了，心上的疑團也風流雲散。

秀士瀟脫地笑了，道：「神仙如何沒有，姑娘脫俗超凡便是仙，蓬萊遠碧海，雲天路茫茫，此間絕塵，便是蓬萊，可惜，姑娘知有秋娘，可知對我也知者太多，慚愧我對姑娘却知者太少了。」

月光下，只見那姑娘的眉兒揚了揚，未語又巳嫣然一笑，道：「秀士既以爲我是神仙了，神仙當然就知道過去未來。」

秀士也朗朗一笑，道：「神仙也是凡人做，姑娘果然也是血肉之軀，故爾也勘不破這情關，不能如太上忘情，今日我才知道，太虛月殿，廣寒宮裏，相信那嫦娥亦悔偸靈藥了。」

那姑娘脈脈含情，道：「天上四季長春，那遙隔銀漢的雙星，金風玉露，亦有鵲橋之會，何況人間秋月春花，秀士既知太上忘情，當知太上亦有情，無情何必忘，忘情豈不亦說明太上先巳有情了。」

秀士一怔，隨躬身一揖，道：「姑娘大智慧，開我茅塞，慚愧，可知姑娘今日接引我這俗子凡夫來此，必然有因了，可否請賜告。」

姑娘說道：「秀士請坐了，不論天上世間，有緣始相會，無緣不相逢，豈是無因。」

秀士謝坐，道：「恭敬不如從命。」

他在石上坐下了，那姑娘轉過身來，和她對面相向，是的，她便非仙女，亦是個瀟脫的奇女子，人家亦不避諱，他若然忸怩，豈不慚愧。

女郎面轉肅容，道：「秀士說因，却不知因即是果，我既知秀士心中有秋娘，



當然也知秀士太行來，秀士豈不自知爲何而來，秀士西來方是因，我引秀士來此，不過是果而巳。」

秀士大驚訝，果然這女郎接引她來此，非是偶然，是有緣故的，這女郎端的是甚麼人，既知他是從太行山來，亦知他有秋娘，當然也知他的來意了！

女郎未語先巳抿嘴一笑，今日在他懷抱中的紅衣女，艷麗得令他不敢逼視，現在，月下相對，却令他覺得清麗絕塵寰。

女郎道：「我知秀士會稽人氏，早年讀書，自從山中得劍，即棄書習劍……秀士請坐了，坐下好說話。」

他驚得不自覺要站起身來，說：「我與姑娘素未謀面，十數年來，雖人在江湖，但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故爾知道我來歷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姑娘莫非……」

「難道秀士仍還以爲我是神仙麼？」女郎笑意更深了些：「知道秀士來歷的人，果然少之又少，但即使是絕無僅有，僅有亦還有。我若眞是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便也知秀士尊姓大名了，秀士可否賜告，也好稱呼。」

秀士道：「其實秀士便是本名，我姓白。却是姑娘便非神仙，亦絕世超凡，不知我亦敢問姑娘的尊姓芳名麼？」

那姑娘道：「原來是白秀士相公，我非如秀士所說絕世超凡，不過近數年來，却也與世隔絕了，秀士請看潭中殘荷，留來不僅可以聽雨而巳！且巳把賤姓告知秀士了。請恕我直呼大名，較之相公之稱，豈不大雅。」

秀士拱手道：「原來是何姑娘，姑娘酒脫，非世俗脂粉，怎麼客氣起來，却是姑娘直呼賤名，令我受寵若驚，姑娘若不恥下交，可否亦請賜告芳名。」

姑娘道：「這個……秀士既說我姓何了，你說，叫甚麼名兒好呢？紅花、白藕、青蓮葉、名也應在其中，紅花太俗，藕不能入名，不如就名青蓮如何？」

這是甚麼話，臨時亟名，可知姓非眞姓了，雖然這姑娘把他接引來此，非是無因，但人家既不肯告，苦苦追問，倒顯得自己太庸俗了。秀士便也不再問，道：「姑娘清逸絕俗，怕不更勝出水紅蓮，青蓮姑娘，可否再請賜告，接引我來此，端的爲何？」

姑娘道：「秀士練劍十年，便巳窺堂奧，勝過他人數十年之功，可知穎悟非常，其實我便不說，秀士亦該知道了，何況秀士早知桑嫣娘這紅魔女，即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喪門魔女，何況今日又巳眼見魔女滅門！」

秀士驚愕道：「青蓮姑娘原來是因桑嫣娘而接引我來此？」

姑娘道：「秀士說錯了，奉桑嫣娘命而來的，是秀士你而非我。不過我知秀士奉桑嫣娘之命，爲何來到王屋山。秀士你醉心劍術，渴求劍術之上乘，那是人所共知，但與王屋仙翁論劍數月，本意之外，只怕別有緣故吧？若我猜得不錯，秀士你乃是奉桑嫣娘之命而來，不得王屋仙翁的心法秘奧，秀士與秋娘，有情人便難成眷屬。」

那姑娘不再是那麼清逸絕俗了，面如冷月下的寒潭，那秀士又站了起來，退一步，又退半步，說：「姑娘，你你……」

那姑娘面上凝霜，道：「秀士如此驚惶，可知我猜得不錯了。但也不用驚疑，其實不僅我知秀士別有用心，使那王屋仙翁當秀士一入山，便巳知來意了……」

青蓮姑娘一擺手，道：「秀士再請坐了，漫漫長夜，寒潭月冷，如何消此長夜，你酣睡半日，難道大夢仍未醒麼？」

秀士如墮入冰窟裏一般，道：「你你……姑娘，你端的是誰？」

## 種情仇孽海狂瀾

「你願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嗎？你要聽嗎？」

她說，她端的是誰？是甚麼人啊？這個晨早艷麗，當太陽昇起來的時候，如花一樣艷麗，而當月亮窺伺在山巔，從古松後探出頭來，却又如此清逸出塵的姑娘，曾是他懷抱中的紅衣女，亦曾幾疑她是蓬島仙姬，她究竟是誰？

「這就對了，坐下來。」她說：「長夜漫漫，這故事也是一個漫長的故事。」

他要聽，他知道，這時候，她不是無緣無故說起故事來！但心中有太多亂如蔴的疑團，他知道，她的故事，一定能解開他心中的疑團，他要聽，而且渴切地要聽，他又坐下來了。

他坐下來了，但巳不再是和她對面相向，因爲她巳側過身去，手撫在無聲的琴弦上，看似她在凝眸水面的烟霞，其實她的目光像個烟霞一樣飄渺而又深遠。

「從前，好久好久以前，二十年了，也許更長些，我仍在襁褓，你該是孩提時候，唉……」

她爲何未說先嘆氣，聲也幽幽？

「這是一個美麗而又醜惡的故事，有花的芳香，也有令人作嘔的血腥，但是，美麗的花朵並非都有劇毒，但劇毒的東西常會開出最美麗的花朵來，芳香也會成爲捕捉的誘餌。

「那是廿多年前的事了，在終南山中，隱居着一位以劍術稱尊武林的劍客……」

「終南劍客！」秀士悚然，道：「你說的是忽然從江湖上絕跡的終南劍客？」

他多年尋訪，終南劍客却踪跡杳然，不料此時此刻，却從這女郎口裏，聽到終南劍客的故事，且故事尙未開始，語巳驚人，他怎不悚然而驚！

女郎像是沉緬在她即要說出的故事裏，對這白秀士的驚訝，眞如無聞無覺，繼續說道：

「劍客武林稱尊，因爲他劍術通神，巳達到化境，天下無人能敵，因此，雖然他也時常在江湖上行走，也無異身在江湖外，因爲無人敢與他爲敵。也因此，他所到之處，黑道上的人盡皆噤若寒蟬，匿跡銷聲。」

「武以止戈！」秀士激動地說：「這才眞是武以止戈。」

「劍客的劍上未沾過半滴血腥，却達到武以止戈的目的，是否後有來者不知，但古往今來，却是第一人，因此，他的劍未封，也無異半封了，他之所以在江湖上走動，不過是遊山玩水，更多時候，徜徉在名山勝景之間。

「劍客遊山玩水，並非獨自一人，他伉儷情深，眞是一對神仙眷屬，但劍客武功蓋世，他那妻子却溫柔嫻靜，除了導氣之術外，一點武功也不會，也因這緣故，他那妻子才能和他儷影雙雙，遍遊天下名山勝景，歷久而不疲。」

「好一雙神仙眷屬，眞眞令人羨煞。」秀士說。其實他是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語，聲音低得只有自己才能聽聞，並未干擾那女郎繼續說她的故事。

「那時候，距今約在二十五年以前的時候，江湖之中，出現了一個紅娃，妖艷非常，自從她在江湖中行走以來，亦是從未遇到過敵手，亦是用劍，劍術奇而詭，劍招更毒而狠，她的劍一旦出鞘，劍不傷人不見血，絕不還鞘。是以，死傷在她劍下的江湖中人，眞是不知其數。」

「且慢，」秀士忽然插言說道：「那劍客劍術通神，武林稱尊，豈容她濫殺無辜。」

「那劍客劍術果然通神。」女郎兀自凝眸那潭上烟雲，那烟雲正與崖下瀰漫開來的霧氣，迅速結合起來，在夜風中滾滾滔滔，那盈耳的松聲、水聲，令人直覺那滾滾烟雲似波濤，洶湧滔滔，令那潭上星羅棋佈的小峯，更像雲端的仙山。

女郎道：「但那劍客並非稱霸武林，不過江湖中人敬而尊之。我已說過了，他雖然人在江湖，其實身在江湖外，偶爾涉足，長年累月，都在尋幽覓勝，與江湖中人隔絕，相識多漁樵，一壺濁酒，他就會與老農閒話半日桑麻，便偶有所聞，所知亦不多，何況……我剛才已說過了，他那劍下沒沾過半點血腥。」

「好一個人在江湖，身在江湖外。」

「何況，」女郎繼續說道：「那個年輕時候的紅娃確也不是濫殺無辜，雖然也不都是死有餘辜的，但傷亡在她劍下的，都是多行不義的江湖中人，多半是黑道上的人馬。因此倒多有人讚她仗義行俠，爲民除害的。是以，那劍客便知她手中無情劍兇殘毒狠，豈會出頭干涉懲戒，嘿！却是那紅娃到處追踪，尋訪劍客的踪跡。」

「那是爲何？」秀士奇愕，問道。

「因爲那紅娃到處聽人談論，說劍客的劍術通神，天下無敵，她心有不忿，到處都聽到人家在對劍客尊崇，提起劍客，莫不肅然起敬。」

「姑娘所說的若便是終南劍客，確是有口皆碑，便我當年初與江湖中人往來，亦聞大名而肅然生敬，可惜緣慳，劍客仙踪杳茫，行踪無定，無緣拜見。」

女郎不點頭，也不否認，簡直像未聽聞，說道：「那紅娃心高氣傲，目空一切，見人家敬劍客多，讚她的少，便到處追尋，要找劍客一較高下，哼！她自以爲天下無敵，眞不知地厚天高，但劍客行踪無定，雖然有時也留下些雁泥鴻爪，紅娃風聞所在，追尋前去，劍客又飄然他去了，又踪跡杳然。

「她到處揚言，要找劍客一較高下，於是吵叫得江湖之上，武林之中，無人不知，以爲劍客必然也會聽到，便會現身和她見過高下，但她失望了。

「於是，紅娃惱怒，也想激怒劍客，說劍客自知不是她的敵手，縮尾藏頭，不敢現身出來，但劍客不受激，也許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這麼個紅娃在找他，最令紅娃惱怒的是，江湖中人未嗤之以鼻，只不過是當面不敢，背後之言，莫不盼望劍客教訓教訓她，看她還敢不敢再狂妄，再目中無人。

「於是，紅娃更惱怒了，那日她行走在山東道上，就聽得沂蒙無極門的兩個門人，對她口出譏諷之言，只因那兩個無極門的門人不識她，是以出言無忌，原來那紅娃一再失望後，惡念頓生，她本就天性惡毒暴戾，心想：訪尋不出，激怒也無功，就打定了一個最最惡毒的主意，劍客既以仁俠而被江湖中人尊崇，那麼，她就做出一兩件大血案來，且看劍客還敢不敢藏頭縮尾，嘿！這女魔頭就僅爲了兩句譏諷之言，做出天人共憤的事來，不但將那兩個無極門的門人立斃劍下，更上沂蒙，去到無極門中，逢人便殺，却留下幾個重傷的活口，直言不諱，自報姓名，說劍客再不出頭，一月之後，萊陽的先天無極門，就會大禍臨門。」

秀士把牙關咬緊了，眞不信世間有這樣兇殘暴戾的女人，那女郎却在長長地吸一口氣，平抑她那心頭的激忿，待緩過那口氣來，才又說道：「原來，那紅娃去到山東道上，用無極門來開刀，也不是無因的，因爲她聽說，劍客的劍術，與無極門大有淵源，她血洗無極門，不怕劍客聽不到，也不怕劍客不出頭，於是，她隨即去到萊陽等待。」

「她一定得償所願了。」秀士說：「血洗無極門，必然天下武林震動，轟傳遐邇，不怕劍客不聞，也不怕他不出頭。」

女郎說道：「事實是：那紅娃先得到了傳聞，說劍客不久前曾在山東道上出現，是她想到：劍客即與無極門大有淵源，必也有所接觸，事實果然如她所料，劍客正在山東道上，有那逃得性命的無極門下，查訪得他的下落，對他哭訴，有道是泥菩薩亦有三分火氣，劍客如何不大怒，即刻兼程趕去萊陽，總算去得快，先天無極門並不見有風吹草動，劍客等了兩日，紅娃那女魔倒沒找上門去，却來了一個老婆婆……」

「那老婆婆又是何人？」秀士問道。

「哼！」女郎說：「那紅娃不但殘酷暴戾，而且狡獪之極，是她想到劍客武林稱尊，也許不是浪得虛名，萬一她敗在劍客手中，還有何顏面在江湖上行走，是以扮成了個老婆婆，一言不發，向劍客拔劍就刺，不但出其不意，而且快如閃電，那知劍客輕易躲過了不說，任她展施渾身解數，招招狠惡，劍客連劍也沒拔出來，便輕易化解了。

「那紅娃這才大吃一驚，不但知道自已絕不是劍客的敵手，而且，更大出意外的是，驚訝劍客丰神俊朗，風度翩翩，劍客一再喝問她何來，紅娃却始終一言不發，轉身就走，從此，再沒在江湖中出現，我是說：足有三四年，那紅娃突然從江湖中失了踪跡，沒再出現，劍客在萊陽等了足足三月，這才回轉終南。

「原來劍客的妻子已身懷六甲，不能伴隨，先回了終南，是以劍客急於要趕回終南，但經不得先天無極門中人的懇求，才等了百日，那劍客亦不是逕回終南的，是他在萊陽等待紅娃出現的那百日中，對兇殘成性的紅娃所行所爲，聽得多了，也令他髮爲之指，既已知道了，豈容她再爲害江湖，是以反而一路查訪紅娃的踪跡，要對紅娃有所懲誡，不料紅娃却從江湖中失了踪跡，待得劍客回到終南他那隱居之處，已是近半年後了，他的妻子已爲他產下了一個女兒。」

「還不奇了，」秀士說：「紅娃那女魔心高氣傲，暴戾成性，豈有就這樣輕易認輸的？」

女郎不回答亦不回頭，月移中天，夜風不那麼勁了，松濤聲只是隱約可聞，瀟瀟雨打在殘荷上的聲響也倍增凄涼，只有潭上的羣峯，在縹緲的烟雲裏隱現如故。

她爲何那樣激動？原來女郎不言語，是在平息她心中的激情，他發現了，女郎緊握的手，慢慢地又鬆弛下來。

「劍客回到終南了，只能趕得及見他妻子最後一面。」女郎淡淡地說道：「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發生在這一對神仙眷屬身上了，他妻子雖不會武功，但導氣有術，不該那麼早死的，但劍客回到終南，只能見到她臨終的一面，棄下一個初生的嬰孩給他，她死了，臨終之時，仍不忘感激一個美貌年輕的女子，感激那女子數月來的陪伴照顧，不但照顧她病中的飲食起居，而且助她得能產下那孩兒。

「劍客伉儷情深，夫妻折翼，如何不悲痛，後來問起才知那年輕女子與他妻子在山外相遇，一者憐她孤苦無依，二來回到山中待產，身邊也得要人照顧，便偕同回山，劍客也懂醫理，不用聞問，只是望切，便知妻子是產後失調，山中醫藥欠缺，他回山晚了，回天乏術，何況又有他妻子臨終之言，是以對那女子絲毫不疑！」

「你是說，劍客妻子之死，死有可疑？」秀士說：「疑心那年輕女子……」

「待得劍客知道那年輕女子便是那歹毒的魔女紅娃，亦曾生疑，但已晚了，他妻子屍骨早寒，已死無對證了。」女郎說：「何況他是懂得醫理的，妻子臨終之言仍在耳，實又不容他疑惑！」

秀士驚愕得啊了一聲，道：「你怎說：那女子就是……魔女紅娃！」

「她就是紅娃。」女郎說：「劍客滯留萊陽，他妻子獨自回山，如何不焦急，原以爲在先天無極門最多不過三兩日勾留，便能追上他妻子的，那知一等，就是百日，紅娃始終不曾現身出來，又那會想到老婆婆即是魔女紅娃，自知不是劍客的敵手，劍客心中焦急，念念不忘懷孕在身的妻子，原非甚麼秘密，言談之間，如何不提及，不料被紅娃聽了去，登時有了主意，趁劍客在萊陽滯留，她不現身，先天無極門的人就不會放他走，她却日夜兼程，追趕上劍客的妻子，那魔女何等身手，劍客的妻子懷孕在身，又一路等待劍客去和她相會，是以尚未出山東地界，已被紅娃把她尋到了。那魔女又何等狡猾，劍客的妻子何等善良，等待了十餘日，劍客仍未前去和她相會，又如何失望無助，是以得到甜言蜜語的紅娃爲伴，如何不喜，不以爲慰！」

「你說那魔女紅娃打定了主意？」秀士問道：「端的是甚麼主意？」

女郎道：「劍客喪妻，悲痛欲絕，紅娃却不理他，盡出身邊的金銀，爲劍客營居室，僱僕婢，也爲劍客的女兒僱了個奶媽，待劍客的悲痛平復了些，這才陪伴他，遊山玩水，飲酒散心。」

「是了，我明白了。」秀士說：「那紅娃未遇劍客之前，必以爲劍術通神的劍客，已是蒼蒼白髮，待見劍客丰神俊朗，翩翩一佳公子，必是一見鍾情了！」

「你說對了一半。」女郎道：「紅娃不但對劍客鍾情，她歹毒起來，連殺十數人也不眨一下眼睛，一旦鍾情一個人，也情痴到極點，但對劍客，亦渴望得傳神劍秘奧，盼劍客以心法相傳。

「但劍客的妻子雖然屍骨已寒，却仍活在他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亡妻，對伴在他身邊的紅娃，只不過心存感激，並未動情，而且，對紅娃的來歷，漸漸疑心起來，他回山之日，正是他妻子臨終之時，妻死他又悲痛幾絕，鎮日以淚洗面，否則早看出紅娃並非普通女子，以他武功造詣之高，如何會看不出紅娃有一身功夫！

「本來劍客無世俗之見，不以秘技自珍爲然，一旦看出紅娃有一身武功，倒動疑了，不是疑心她與他妻子之死有關，而且疑心她的動機來歷。再經細心觀察，一問果然，紅娃除了未以眞名相告外，坦白承認，自幼酷好武學，尤其是劍術，只可惜未遇名師，學劍無成。

「劍客本已感激她照顧病中亡妻，再得她如此盡心盡意照顧起居，伴他飲酒遨遊，如何不感激有加，何況他也不是秘技自珍的人，本想對紅娃了解得更多些，不客以心法相傳，那知紅娃見已被劍客識破了，生怕前功盡棄，作賊的總難免會心虛的，也許……也許從來任性胡爲的紅娃，對劍客的戀情在她心中燃燒，令她……」

羞於啓齒的女郎，一句一停頓，要說的話，終於說了出來，說道：「一天晚上，劍客發覺和他對酌的紅娃，言語與神態有異平常，那酒也比平常更易醉人，但可惜，他發覺得太晚了，醒來時，發覺身邊有人。」

「紅娃！」秀士想說。幾乎忍不住說：當然就是那紅娃，當然，這時候他最好是不要插咀，最好不要教女郎感覺到他的存在，就在她身邊，他眞怕她因羞於啓齒，不把故事說下去。

「是紅娃！」女郎說：「她在枕上坦白招認，她就是紅娃，她以爲生米已煮成了熟飯，不怕劍客再飛出她的掌握中去，那無恥的魔女錯了，劍客的妻子雖死，但仍活在他心中，也許紅娃比他的妻子更美，更年輕，却不知劍客情有獨鍾，何況她的手段如此下流卑鄙，何況得知她即是紅娃，耳聞已多，再又眼見她行事那樣惡毒暴戾，如何不恨怒交加，慶幸未以心法相授也來不及，那會再傳她神劍秘奧！」

他知道故事已近尾聲了，因爲女郎顯然不僅是爲了劍客未傳授心法秘奧，才鬆那一口氣的。

她緩緩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也緩緩地，轉過身來了，而且面對着他。

「劍客就在那天晚上，趁紅娃得意的微笑仍留在唇邊，他也把她留在床上，帶

着他那亡妻所生，仍在襁褓中的女兒，走了，從此天涯浪跡，你猜對了，他就是終南劍客。」女郎說。

秀士毫不驚訝，因爲他早知就是終南劍客。

但女郎再出口，可就令他驚訝非常。

「也就是和你論劍數月的王屋仙翁！」女郎說：「爲了躲避那紅娃的痴情糾纏，那倒是眞的，後來終南劍客終於知道了，紅娃起初倒是只爲了他的神劍心法而來，後來日久生情，而且情痴到極，對劍客死纏不休，以至鬧得江湖中無人不知。

「但數月後，紅娃從江湖中突然不明緣故的銷聲匿跡，不再出現，劍客也才鬆了一口氣，一者不能帶着一個嬰兒浪跡天涯，二來不忍獨留愛妻的孤塚向黃昏，於是，再又回到終南山中故居，那終南劍客以爲虛者實之，紅娃必不會料到他敢回去終南，那麼，山中反而也更安全了。

「果然不錯，紅娃再出現在江湖之上，已是兩年後的事了，雖然仍在苦苦追尋劍客的下落，偏就沒向終南山中尋找，總算有了幾年安寧的歲月，他的女兒也由牙牙學語，在他身邊日漸長大起來。」

他避開了秀士的目光，顯然的，她明白秀士心中在想甚麼。

除非是最最愚蠢的人，才會想不到：終南劍客有一個女兒，王屋仙翁顯然也就是終南劍客，當然也有一個女兒伴在他身邊，秀士雖然沒見過，但仙翁每日飄然而來，飄然而去，論劍數月，亦不知仙翁的仙居在何處，便不能說仙翁身邊沒有一個女兒，而且，這個幾疑是蓬萊的仙境，不也在王屋山中麼？那麼，從未聽人談論，偶有涉及也絕不詳盡的劍客與紅娃間的戀情，她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麼，這女郎是甚麼人，任誰也會猜出十之七八來。

且慢，還有一個紅娃，紅娃也有一個女兒秋娘，他念念不忘的秋娘的出身之父是誰呢？是否就是當年的終南劍客，現在此山中的王屋仙翁？因爲當年的紅娃，現今的喪門魔女桑嫣娘，說她狠毒兇殘的血腥事，秀士聽得多了，却從未聽人說起過她別有戀情，而且，那麼暴戾冷酷的桑嫣娘，絕不會是個淫娃蕩婦，否則，也不會對終南劍客糾纏痴戀了。

女郎分明知道秀士在想甚麼，也不去理他，海也蕭蕭，雨也瀟瀟，偏是移向西邊山頭的朗朗明月洒清輝，變幻潭上的烟雲，令人感覺得那潭上的羣峯，也在冉冉飛騰，若說這仍是人間，也是天上的人間，亦是人間的天上。

「後來，」女郎顯然已平靜得多了，又道：「紅娃終於發現了終南劍客的踪跡，又尋到終南山去，我……我知道的，雖然劍客從未說過，但我知道的。」

她爲何突然這麼說？她知道甚麼？秀士急於要知下文，不敢打岔。

那女郎道：「當終南劍客再回到亡妻的墓前，日夕相對，如何不思前想後，既然知道亡妻死前數月，一直伴在她身邊的女人就是紅娃，紅娃不但已露出了本來面目，而且千方百計要得到他的神劍心法，甚至不惜獻身，那麼，他妻子之死，是否也與紅娃有關呢？」

「不會的，」秀士後悔已來不及了，話已衝口而出，只得繼續說下去，道：「劍客何等樣人，他的愛妻若是被紅娃謀害而死，豈逃得過目光如炬的劍客雙眼，而且，劍客在妻子臨終之前及時趕到了，他那神志仍然清醒的妻子，對紅娃只有感激之言，並無疑惑之意。」

「問得好。」女郎說：「你知道劍客目光如炬，狡猾如紅娃，豈不知陰謀陷害，絕瞞不過劍客的一雙慧眼，但別忘了，紅娃陪伴在劍客妻子的身邊數月，足够她老謀深算，使用慢性毒藥，那是縱有慧眼，亦難發現的，何況劍客悲痛欲絕，又何來慧眼。」

「那終南劍客能够冷靜地回想了，想到妻子與心懷叵測，毒狠暴戾的紅娃相伴數月，至到死亡，能不生疑。劍客從不對人言及，但我知道，他被那日漸强烈的猜疑所咀嚼，就在那樣的時刻，紅娃尋到終南山中來，當然你知道那後果是甚麼。」

秀士當然知道那後果是甚麼，至到今天，終南劍客成了王屋仙翁，紅娃成了喪門魔女，雲天路茫，遙隔千里，並未結成夫妻。

「劍客拒絕了她的糾纏，」秀士說：「只不過雖疑心愛妻之死與她有關，但已事隔多年，找不到罪證。」

女郎道：「你只猜對了一半，紅娃心懷幽怨而去，自以爲沒有一樣不勝過他的亡妻，何況劍客妻子已死，她與他之間，再無隔碍了，更何況……呸！她以爲與劍客作過一夜夫妻，劍客絕不會拒絕她的，那知劍客拒絕了，那紅娃一怒，她本就是個心高氣傲，性情乖戾的女人，登時由愛成恨，一旦成恨，便狠毒之極，恨不得把劍客殺死在她劍下。」

「她那是劍客的敵手，」秀士說：「她沒殺死劍客，只怕她倒傷在劍客的劍下了！」

「沒有，」女郎說：「若然劍客證實他的妻子之死與她有關，劍客的劍上雖然從未沾染過血腥，也不會饒她的，但罪證沒有，却無論如何有過一夜夫妻之情，只是把紅娃狠毒的招術，一一化解，要她知難而退，而且斬釘截鐵地告訴她，不齒其所爲，那紅娃老羞成怒，知難亦不肯退，直到劍客奪下她的劍來，雖然如此，逃走的却非紅娃，而是劍客，爲了逃避紅娃的糾纏，不得已，又把女兒帶在身邊，再又浪跡天涯。

「於是，終南劍客成了王屋仙翁，那心懷怨毒的紅娃，成了喪門魔女，本已暴戾成性，也更變本加厲了。

「二十多年來，無情歲月雖把年輕貌美的紅娃變成了桑婆婆，却未曾消減得她心中的怨恨，恨毒反倒隨歲月在增添，令她成了失去理性的喪門魔女，早年就曾以血洗無極門，迫劍客現身相會，因爲找尋不到劍客的下落，她又故技重施。」

秀士嘆了口氣，道：「不怪我去終南山中，尋訪不到劍客了，原來是劍客躲避桑嫣娘的糾纏，已離山去了，奇怪，按說，這已不是大秘密，爲何江湖人絕不談論呢？」

女郎道：「紅娃成了喪門魔女，江湖中人聞名已喪胆了，誰敢在人前提起，尤其是像你這麼個初在江湖道上行走的陌生



人面前，好了，現在……」

秀士連這女郎是甚麼人，也猜出十之七八，還會驚訝麼，却驚訝這女郎對他知道得太多了，眞像是個先知的仙女，甚至連他當年在江湖道上初行走，她亦眼見一樣。現在，她要說甚麼？

她轉過身來了，不但又面對着他，而且肅容莊嚴得令他凜然！

「現在！」她重複說：「現在你該明白了，桑嫣娘那女魔爲何命你前來與仙翁論劍，難道你仍然不明白？她的怨毒太深，恨不得把當年的終南劍客，現在此山中的王屋仙翁碎屍萬段，她這樣說過，而且對外也如此宣揚，她本也就是這樣一個歹毒的女魔，但她又自知武功劍術不敵，除非得到王屋仙翁的神劍心法，一旦得傳神劍奧秘，再配合上她自身的修爲，才能如願以償。於是，這歹毒的喪門魔女利用你與秋娘的戀情，命你前來王屋山中……」

秀士目瞪口呆，像掉入寒潭深處，毛骨悚然！說：「她早知王屋仙翁即是終南劍客！原來她不是爲要修練上乘劍術？」

「如何不爲要修練上乘劍術，因爲她得到仙翁的神劍秘奧，也才能殺死仙翁，消除她多年來的心頭之恨，那日益隨歲月增長的瘋狂仇恨。」

「天呀！愛一旦成恨竟致於如此！」

「你可知道，」女郎說：「在你以爲，桑嫣娘也和你一樣，一心只爲了要探尋劍術的上乘秘奧，不知喪門魔女心懷叵測，要殺仙翁雪恨。但仙翁却對你的來意，及桑嫣娘的毒念，知道得清清楚楚。」

「但是，」秀士頹喪之極，頹然坐落下來，說：「仙翁既然知道了，爲何仍把劍術傳我，他就不該把劍術傳給我的。」

「他傳給你了，」女郎說：「不但把心法傳給你，而且不厭其詳，盡傳神劍的秘奧，明知桑嫣娘一旦讓你得到了神劍心法，他就會死在桑嫣娘這魔女的劍下，但仙翁仍然毫不遲疑，更不說破，把他心法傳給了你。」

「天啦！」

「那時……那時！」女郎目光像寒潭水一樣，逼視着他，說：「那時，仙翁若眞被殺了，是死在誰的手中，是桑嫣娘這魔女？還是……」

秀士只覺腦裏轟然一聲巨响，冷汗從他身上，從額頭，冒了出來，一股寒冰一樣的涼氣，涼入他心裏！

## 喜相逢　夢裏真真

月亮落在西面山峯後去了，寒潭上的羣峯，那宛若在雲端的仙峯，也像陡然沉淪在寒潭的烟水裏，茫茫的黑夜，已把這天上人間籠罩。

白秀士在一聲當頭棒喝下，在沉淪，宛若沉淪在寒潭的不見底的深處。

一聲當頭棒喝！雖然那女郎的話聲不過稍稍冷厲些，但在白秀士聽來，眞似晴天霹靂。「仙翁是死在誰的手中！」是啊，一旦秀士把從仙翁得來的神劍心法，轉授了桑嫣娘，她殺了仙翁，那麼，他雖未殺仙翁，仙翁也是因他而死！

白秀士不寒而慄，現在的王屋仙翁，亦即是當年的終南劍客，武林稱尊，不僅是以神劍無敵而稱尊武林，而是他那劍上從未沾過半滴血腥，以仁者之劍，令江湖上的奸邪巨惡噤若寒蟬，而這樣一位人人敬崇的仙翁，却將因他而死，也無異死在他手中！何況仙翁傳他神劍心法，雖未拜師，無師徒之名，却已有師徒之實，是以，那女郎輕輕一言，對他無異當頭棒喝！

夜更涼了，寒涼的夜風令他的冷汗更冷，直冷到他心底。也因爲她是秋娘的娘，桑嫣娘成了喪門魔女。

他不是不知桑嫣娘即是喪門魔女，未上太行山，人家提起桑嫣娘登時變色，只因他醉心劍術，再因先識秋娘，未遇桑嫣娘，先與秋娘生了情，因女及母，不自覺地拒絕相信那些惡毒的傳言。

但今天，今日晨早，再已不是傳聞，而是他目睹的了，那一家，那客棧裏，以及同樣死於穿心一劍的近二十具屍體，尤其是那些婦孺何辜。

她眞姓何名青蓮嗎？女郎那裏去了？

他明白，人家對他點到即止，不願令他太難堪，不願說下去，由他去想，去想今後何去何從。當年紅娃血洗無極門，尙有一個終南劍客令她忌憚，不敢再濫殺無辜，他若回返太行，喪門魔女一旦得到了神劍心法，豈僅王屋仙翁必死在她手中，今後再無她所忌憚之人了，江湖之上，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那時，他白秀士豈不是成了罪魁禍首！

他不寒而慄，一時間，眞愧恨得無地自容，他醉心劍術，說甚麼慕古劍俠行，終南劍客的劍上從未沾過半滴血腥，神劍之所以稱尊武林，令人肅然起敬，更因爲神劍乃是仁者之劍，而神劍一旦落入桑嫣娘這喪門魔女手中，還是仁者之劍麼？

那麼，仁者之劍因他而沾滿了血腥，他豈不是千古的罪人。

月亮落下去了，茫茫的黑夜籠罩着寒潭，但並非伸手不見五指，女郎從她適才立身之處，失了踪跡，不，她仍是一位仙女，一位即時現身出來，點化他的仙女。

他肅然拱手而立，白秀士得免成爲千古罪人，多謝仙姑點化。他只是心裏說嗎？還是說出口來了？近身處，有人噗嗤一聲笑，脆生生的笑聲更近了，現出傍晚時接引他進來的那個小仙女。

小仙女捧着一個托盤，盤裏有酒一壺，兩碟菜肴，笑盈盈地從茫茫霧中走出，說道：「遠聽松濤，近聽殘荷雨聲，豈能無酒，主人特命小婢送來酒菜，相公請飲用。」她把托盤放在石上。

月亮雖落在西山後去了，但天青朗，星在閃爍，茫茫霧薄，近丈之內，仍可看清。秀士才拱手作謝，那小仙女欲行又止，回頭說道：「相公，你再聽聽那飛瀑，可似暮鼓？琤琮流泉，像不像晨鐘？主人留下相公獨酌，不知相公亦能體會得出主人的深意麼？」

小仙女的笑容從霧中隱去了，好一個暮鼓晨鐘，眞是仙家非凡俗，連小婢女也如此靈秀大雅，今晚酒醒後步月而出，初爲琴聲歌聲吸引，繼而面對那女郎，心無旁騖，那松濤飛瀑，荷聲流泉，雖在耳而若無聞，現在，都在耳際了。

是的，他幾乎成了千古罪人，幸是醒悟及時，那能不慶幸，但同時煩惱又上心

頭，那是失落的煩惱，今後他何去何從，而他再不能回去太行山了，秋娘啊秋娘，必然要望穿秋水了，他當然也要飽嚐相思苦。

既然主人有所賜，他又如是煩惱，眼前有酒，爲何不飲，還等待甚麼？

他忘了今日醉臥松雲，只不過兩三杯就醉倒。那時他却沒有如今的煩惱，也不曾如此酒到口就杯乾，爲何入口如此香醇的酒，會有這般强的勁道，他的雙眸開始矇矓起來，矇矓中，那白茫茫的濃霧中，有人影顯現出來，一個淸淸楚楚的人影。

看啊，他並沒有醉，他不但看到顯現出來的人影，而且還分辨得出是個女子。

看啊，他眞沒有醉，他還能思想，心下在想，「這是誰啊？是那自稱姓何名青蓮的姑娘？還是那小仙女？可是又添酒菜來？」

他多清醒啊，只不過雙眼有些矇矓而已。是的，世間那來神仙，只不過境是神仙境界，明知是人，他也寧願把女郎當作仙女，而且是誠心誠意，把那女郎當作仙女來尊敬的。

但來的不是那可敬的仙女，亦不是送酒菜來的小仙女。

他的眼睛隨着那走近來，更清晰可見的女子，而逐漸睜大起來，啊！呀！秋娘！

難道他又醉了，是在夢裏？可不是秋娘麼？多麼嬌柔，甚至她那輕盈的脚步，也帶着幾分哀愁。

不，秋娘怎會來到這裏呢？她說過，長了這麼大，豈僅未出過太行山，甚至未離開她居住的山中十里地外。

他揉了揉眼睛，先前心有思，不是也把那自稱名何青蓮的姑娘，也認作是秋娘了麼？看啊，他連先前錯認了人也記得清楚，他眞沒有醉，眞是一點也不假，是秋娘，而且穿的也是平常穿的衣衫。

莫非！啊！莫非此間的主人眞是仙女，仙女便有無邊法力，知道他相思苦，把秋娘從太行山覊了來，助他們有情人成眷屬？

他興奮極了。「秋娘！」他大聲叫。

他的聲音激動得抖顫，看啊，那走近來的女子怔住了，像才發現了他，秀士清楚地看到了她面上的驚喜。

他再不懷疑了，是秋娘，她也見到他了，顯然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但向他伸出雙臂來。

秀士那還遲疑，數月苦相思，情人乍相逢，何況正當他爲不能回去太行，正苦今生今世，與秋娘再不能見面的時候，秋娘却來到了他面前，他如何不歡喜如狂。

他跑上前去，把秋娘摟在懷裏，她也把嬌柔的身子投在他的懷抱中。

見他興奮過度？還是那强勁的酒力發作了，竟然經受不起秋娘投懷的衝擊，只覺雙腿一軟，連同秋娘已跌倒在地，總算他還有一點力氣，不讓秋娘的身子沾着那潮濕而寒冷的泥土。

她掙脫了他的雙臂，坐起身來，她一定害臊了，他和秋娘在太行山中，雖然日夕耳鬢廝磨，花前月下，也常相依偎，但像這樣狂熱的擁抱，却是未曾有過的，她是一個玉潔冰清的姑娘，如何不害臊？可不是麼，她臊得連聲音都有些變了。

「你醉啦，」她在他耳邊說：「來，我扶你進去。」

他本已喜極，她的含羞帶臊的耳畔低語，更令他的心狂跳起來。他想多看秋娘幾眼的，但他的眼皮子有千斤重，想睜開來，但不能。

「我眞醉了嗎？」瞧，他仍然能够想，可知仍然清醒得很，只不過腿軟眼皮重而已，入口香醇，入肚如此霸道，這是甚麼酒啊？也眞奇怪，嬌柔怯弱的秋娘，竟有這樣大的力氣，竟能扶得住他沉重的身軀，他的腿越更軟了，也更能感覺得出她手上的力道。

他感覺得出，秋娘扶住他，已進入了屋中。

「睡吧。」軟語溫馨的聲音在他耳邊說。

但感覺得出，他被扶到床上，突然間，他不知當他渾身軟弱的時候，手臂上竟有那麼大的力氣，他把秋娘抱緊了，也迸出了一聲話來：「你……不要走，不要……離開我。」

秋娘嗯了一聲，他感覺得到，她曾經掙扎的，但掙扎不脫他强有力的手臂。他和她倒在床上了。

他到底做了些甚麼，天啊！他究竟做了些甚麼啊，他唯一能記憶得起來的，耳邊響起了一聲大吼，不，不是醍醐灌頂，而是他完全失去了知覺。倒像是……不，也不是獅子吼，吼聲是憤怒的，而且不是令他清醒，相反的，是令他失去知覺。

由一片空白的茫然，那失去的知覺又漸漸回復了，而且覺得眼睛有些刺痛的感覺。

他醒了！

回復的記憶令他大吃一驚，他做了些甚麼？

但他沒有翻身坐起來，他是能够坐得起身來的，但他沒有，而且不願睜開眼睛，因爲那回復的記憶太甜蜜了，多月來的苦相思，他已得到了報償，有情人終於成了眷屬。秋娘，可愛、又可憐的秋娘，在他以爲永遠失去她的時候，却意外而非常突然地，得到了她。

秋娘，仍在他身邊嗎？

他伸出手去撫摸，一摸之下，却驚得他霍地坐起身，也睜開了眼來。

身邊沒有秋娘，原來令他眼睛刺痛的，是猛烈的陽光！也不是在床上，而且在一個山坡的草叢裏！

這怎麼可能呢？記憶是那麼清晰又眞確？難道只是夢裏眞眞？

他怔住了，也迷惑極了，他又怎會躺在這草叢裏呢？

那是荒野，四處全是森林的海洋，遠望亦可見平疇千里，原來是在山脚處。

且慢！想一想！再想想！紅衣女接引他，不，是他懷抱着驚駭得昏迷的紅衣女，去找蓬萊仙境。看，才開始想，他就迷惑了，究竟有無紅衣女，他也不敢肯定了！他豈又不知蓬萊是傳說中的海中神山，峻嶺叢山之中，何來蓬萊，當然，他也明白，仙家所居的神仙境界，亦泛稱蓬萊，他也記得，昏迷的紅衣女其實並未昏迷，不，不是遊戲人間的仙女，是仙女，那有如此遊戲人間的，豈會入凡人懷抱。



不，眞眞實實，有一個紅衣女，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到她的，那可不是夢境，是在王屋鎭上，在被滅門的那戶人家。

瞧！在炎熱的陽光下，回想起那戶人家滅門的慘狀，他仍不禁打了個寒顫，不，他一定要先弄明白，是否山中眞有一處蓬萊仙境，這才是重要的，才知與秋娘相會是否在夢裏。不要再想，再想，他只有更糊塗。

他跳起身來，他的身手一樣矯捷，可知紅衣女不是妖精，他也不是被妖精迷惑。他連神仙也不信，又怎會相信有妖精，不過他太迷惑了，他不由偶爾想及而已。

是啊，對他最重要的是秋娘，若山中眞有蓬萊仙境，也就眞有秋娘，就證明不是夢，他不願去想溫暖的床怎會變成山坡草地，因爲一想，他就得承認不過是夢，但他不願承認。

蓬萊在何處山中？四外不見人家，只有森林的海洋，甚至遠處亦不見有人家的炊烟，不見樵獵，也無從去詢問，誰會捨近求遠，入山來採樵呢？

他尋找，從記憶中去辨別方向山勢，但找不到記憶中的山丘峯巒，這裏仍是王屋山中嗎？且慢，紅衣女在王屋鎭上指點他的方向，是王屋山的東南麓，若這峻嶺叢山是王屋大山，他現在是在東麓，那麼，他該向西南方尋找。

他找了半日，太陽移近中天，又落了西，倒也有野菓可解飢渴。但一山又一山，森林的海洋無涯無際，流泉溪澗倒是遇到好幾處，却不見，應該老遠就可聽到的高山飛瀑，而且老遠就可聽得出來的。

該是申時光景了，他終於遇到了兩個樵子，他上前一打聽，敢情已近王屋鎭了，小鎭就在山後，相距不過數里之遙。「你翻過那山坳，王屋鎭就在脚下了。」樵子說。

原來他是走了回頭，不辨來路，因爲山中壓根兒就沒道路。

罷了，找不到蓬萊仙境，不能證實，爲何不先證實王屋鎭上的滅門血案，他簡直不信這一日夜來所經歷的，蓬萊仙境虛無縹緲，他竟連鎭上的血案，也不信是眞的。

若是王屋鎭上壓根兒沒發生過血案，當然也就沒有紅衣女了。當然……

不用當然了，未入鎭口，已見到有官差出入，官差的衣着異於一般鄉人，那是一見便知的。

是縣太爺率領官差下鄉來驗屍了，二十幾條人命，也把縣太爺嚇得掉了魂，昨日連夜率領官差趕來，一直驗到今日近晚，才剛好把屍體驗得完了，自是也不能回城去的了，衙役也還要追查兇手，官差辦得案多，那會不知這不是普通血案，明知兇手不會仍留在鎭上，即使在跟前，也休想捉得到，但也不得不裝模作樣。

白秀士明知鎭上唯一的一家客棧已是屍場，何況店家夥計全死了，自是不會接待人客，不禁皺了眉頭，好在官差來得多了，有一家賣酒飯的舖子仍然開着門，而且也成了官差落脚之處，不開門也不行。

白秀士是一個眼生的外鄉人，但他雖然劍術了得，仍然文質彬彬，外表上一點也不像是身有武功的人，何況是兇手，也不會自投羅網的，是以那些進進出出的官差多一眼也不瞧他。這倒不錯，他不用開口去打聽，只聽官差的口中言已足够了。

敢情和那紅衣女所說的一樣，屋裏被殺的人沒人見，但街上的四具屍身，因爲在大街上，雖然才天亮不久，也有幾個見到的，異口同聲，都說是一個紅衣女子。

而且還是一個花容月貌的極年青的紅衣女子行的兇，却沒看清她是怎麼殺的人，只是一片紅霞裏着一道寒光飛繞，那街上被殺的四人就倒了地，紅霞歛處，才見到那紅衣女子現出身來。

不怪白秀士這個眼生的外鄉人，官差竟連多一眼也不瞧他了，因爲兇手雖未找到，却已知兇手是甚麼樣人。

也不怪官差並不十分加緊追查兇手了，敢情兩處屍場，牆上都留下了血字，說被殺的全是死有餘辜的賊子。且已被官差辨認出來，有幾個正是各州府縣緝拿多年未獲的大盜。

這麼說，紅衣女所說全是眞的了。且慢！紅衣女，他見到的紅衣女，就在那滅門的現場，殺人的也是個紅衣女子，而且是個花容月貌，年輕的紅衣女子，是不是？是不是……

不，白秀士對心下對自己分辨說：紅衣女分明說是桑嫣娘，桑嫣娘年輕時候名叫紅娃，紅娃成了喪門魔女，仍自稱是紅魔女，衣着也仍不改大紅，他最清楚不過，紅魔女的桑嫣娘年紀不輕了，看來仍不過三十許人，驀然一見，若不看出她眼角的皺紋，可不仍是一個年輕的女子。

當然不會是他在屍場遇到的紅衣女，那接引他進入蓬萊仙境的自稱何青蓮的紅衣女，雖然他來不及詢問，已猜出了幾分，不！簡直已可肯定，她就是王屋仙翁之女。王屋仙翁稱尊武林，劍上從未沾過半滴血腥，以仁者之劍江湖中人敬仰，他的女兒，那樣一個蓬萊仙翁的女兒，豈是連殺近二十人的兇手，即使都是死有餘辜的惡賊，想想看，連殺近二十人，簡直不能想像，像她那樣一個仙女一般的姑娘，如何下得了手？

何況，何況並非都是死有餘辜，更有幾個無辜的婦孺。他如何會想到會是接引他入蓬萊仙境的紅衣女。當然不會是她，眞慚愧，他只不過心中偶然一動念而已，他已感到十分慚愧。

不怪近二十人被殺的大命案，官差們談論起來，倒與高采烈，白秀士雖然已無心聽下去的，但禁不住那些碰杯慶賀的聲音向他耳朶裏鑽，原來初時嚇得掉了魂，以爲頭上的烏紗不能保全的縣太爺，自從在屍首中辨認出有幾個是多年緝拿未獲的大盜之後，非但不會丢官了，可能還會因殺賊有功而獲陞官。是了，只怕殺人的眞兇到了跟前，這些官差也會閉上眼睛，豈會去捉拿，非是沒那樣的能奈，也不是不敢，而且不願。沒有殺賊的兇手豈不更妙，因爲他們就能坐享這殺賊的功勞，縣太爺陞官，三班衙役還能沒有賞賜。

白秀士無心再聽下去了，他一定要靜下心來，好好地想一想：王屋鎭的血案是眞的，當然，紅衣女，他遇到的那個紅衣女，不但眞，而且知道她即是王屋仙翁之

女，那麼，王屋山中，亦眞有那個像蓬萊仙境一樣的地方了，只不過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他沒找到而已。

他現在確信有那樣一個蓬萊仙境的地方，他在王屋山中與仙翁論劍數月，從不知仙翁的仙居何處，他在那寒潭絕壁之下，結廬而居，仙翁日常飄然而來，亦飄然而去，仙翁居住何處，仙翁不說，他亦不敢問，仙翁武林隱逸，已是神仙中人，豈無神仙居所。居住在那樣一個蓬萊仙境一樣的地方，也許正因仙翁在這王屋山中找到了那樣一個地方，這才在這山中隱居下來，不應以爲奇的。是的，他今日尋了大半天，也不會尋到，非但不應以爲奇，而且是當然，因爲若是一個常人輕易能找得到的處所，也不會是神仙境界了。是的，一定就是仙翁隱居之所。

突然間，他記憶起昨晚失去知覺前的那一聲大喝，他的心登時劇跳起來，他惶恐，因羞愧得紅了臉。想一想，再仔細地想一想，他昨晚酒醉之後，做了些甚麼？是的，秋娘在他懷抱裏，他究竟做了些甚麼？眞做了汚穢仙居的事嗎？若然那一聲大喝便是仙翁走去見到了，喝聲發自仙翁，那麼，他一定做出羞於見人的事了，否則，仙翁就不會發出那樣憤怒的喝聲。

他今日竟還去尋找那蓬萊仙境，他竟敢去尋找，天啊，幸是他不會找到，他惶恐，羞愧極了。

是的，這也說明了昨晚的經歷，眞不是夢，也解釋了他醒來時爲何身在那荒野山坡地上。那時，他原已有七八分醉了。沒有那一聲大喝，他也快被那强勁的酒力醉得不醒人事了，他必是在失去知覺後，被仙翁扔了出來。當然，也是把他扔到醒來也再不能找到那仙境的地方。

都不是夢，那麼，一切都是千眞萬確的，唯一令他不解的是：秋娘，秋娘何來？有生以來從未離開過太行的秋娘，怎會出現在王屋仙翁的仙居？

他就在那家酒家借了一宿，那一夜，他何曾入過睡，睜着眼睛到天明，若然不是夢，秋娘何來？但一切經歷，都是那麼清晰，對他的責難，又是那麼有如當頭棒喝，豈會是夢，山中一定有那麼一處神仙境界，若非是仙翁，也是他女兒，那曾經投懷送抱，遊戲人間，戲耍過他的紅衣女，也是那義正詞嚴，斥責過的何青蓮的居所。

想到何青蓮，那哀怨的琴音與歌聲，宛若仍在耳際。他曾不自覺的，把她和秋娘來比較過嗎？一定有過，當那青蓮姑娘滿含哀怨地說：「難道世間就沒有一個女子能比得上你的秋娘？」他不自覺地把兩個姑娘在心下比較起來，是眞的，除了這青蓮姑娘絕不似秋娘一般楚楚可憐外，眞是無不强過秋娘。還有就是這青蓮姑娘沒有那麼一個喪門魔女的娘，也許正因爲秋娘有那樣一個暴戾狠毒的娘，也才博得他加倍的同情和憐惜。

不，他沒有見異思遷，心中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他沒有。雖然青蓮姑娘更可愛，更令人敬，也更懂得風情，尤其是她嬌柔無限地在他懷抱中，躺了那麼半天，眞的，他和她秋娘早已海誓山盟了，但數年來，從未有過肌膚之親，在昨晚以前，若然昨晚眞不是秋娘夢裏相逢，以往，從沒有把秋娘軟玉溫香抱滿懷，像把紅衣女抱在懷中一樣，更不要說抱了那麼半天。

那是一個惱人的不眠之夜，他驅不開夢幻與眞實的疑雲，那雲端上浮現出來的青蓮，倒更清晰了，在他懷抱中的紅衣女何其嬌柔可愛，撫琴而歌的潭畔青蓮，那哀怨欲斷人腸，不也像秋娘一般楚楚可憐麼？而她義正辭嚴時顯現出來的大智慧，又何等令人敬。不用比較，在他心中，青蓮不但驅散了一直困擾他的疑雲，而且那倩影更鮮明了，是她那活色生香的倩影，掩蓋了心中的疑雲，而且幾乎淹沒了秋娘的影子，像增强的光輝中，秋娘的影子在逐漸消逝了。

不，他雖然有强烈的慾望，要想去山中尋找蓬萊仙境，但羞愧總是立即打消了這念頭，若是昨晚並非夢幻，而是萬確千眞的眞實，那他那還有臉去見青蓮，若然那一聲怒喝是發自王屋仙翁，他眞是被仙翁扔了出來，仙翁又豈容他再入仙境。

天亮了，他跳了起來，他毅然地作了個決斷：回去太行山中，證實昨晚酒後，那不過是夢幻，不過是與秋娘夢裏相會。

當然，神劍的心法絕不能落入桑媽娘手中，否則，青蓮說得不錯，那將是武林的大浩刧。

## 苦折磨　秀士斷臂

「噯喲！」

大叫一聲，白秀士醒來了，雖然他左臂劇痛如折，而且清楚地感覺得到，額上有冷汗下淌，但仍使勁把眼睛睜開了，噯！咦！

他再一聲噯唷，因爲稍一移動，那臂眞像斷了一樣，但只聽得半聲，又已驚呼了，因爲他已看得明白，他不是在床上，而是躺在草地上，那是甚麼草地啊，不過是被掩在草裏的亂石堆，亂石都碎小，但他感覺得到，却鋒利如刀，尖銳也如刺，也才知道疼痛的不僅是臂，身下也無不疼痛，只不過沒像左臂一樣，痛得那麼厲害而已，只不過左臂的劇痛，掩蓋了渾身的疼痛。顯然的，他是被人擲到這亂石堆上的，而且擲得必也很重，只怕渾身都被亂石割傷刺傷了。

不！這怎可能，他分明是睡在床上了，也許因爲太疲倦，也太困惑，因此也倦極，睡得熟了些。

不！他究竟是醒了，還是又在另一個夢中？若不是在夢裏，誰能把他從床上擲到這亂石堆上來？那麼，是在另一個惡夢裏嗎？

他想敲敲自己的頭，人們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在夢裏，總是會敲一敲自己的頭，或是咬一咬舌尖。他也想敲，那知他右手支撑上半身，忘了左臂的痛，一伸左臂，其實是想抬起來，只不過抬不起來，只是伸了伸，已又痛得他一聲噯唷！

那麼，這分明不是在夢裏，眞眞實實，是被人扔在這亂石堆上。

他再不是文弱書生的白秀士了，無論內功劍術，在武林中已是出類拔萃，誰有這樣的能耐，把他扔到這亂石上來而不覺呢？何況他從未與武林中人結怨，江湖中



人並無交往，當然也沒仇家。

且慢！想一想，除非他在熟睡中被人先點了穴道，不知人事，不錯，他記起來，在他覺得痛楚之前的一剎那，背心上被人拍了一掌，那一定是解了他被封閉的穴道，只不解左臂奇痛像斷了一樣，難道眞是在他失去知覺時，被人折斷了！

有了這一陣功夫，他已看清四外的景象了，月亮已擱在西邊山頭，是後半夜了，身在曠野裏，亂石堆後，是山脚，原來是在一座山下，只不過林木茂密，亂石堆是近處唯見的空地，只生亂草沒有樹木。

驀然間，有亮光一閃，是微弱的亮光，而且是幾縷亮光，乍暗又明，那一定是屋子的板壁縫隙裏射出來的，可不是麼，在亂石堆的左後方，林邊的樹下，隱約可見有房舍。

亮光穩定了，也更明亮了些，他看得更清了，不過是幾間簡陋的茅屋，牆壁用樹枝編織而成，不怪透光了，忽然間，一片更强的光亮射出，原來是屋中人亮了燈火後，把牆上的窗戶也支撑起來。有人背着光亮，把頭探出來向他這裏瞧了兩眼。

是瞧他嗎？一定是的，可惜那光亮不過從籬牆縫隙中射出來的縷縷光亮强些而已，那人又背着光，是以一時看不清楚。

是誰呢？難道便是把他擒來，斷了他的左臂，再把他扔在亂石堆上的人？

別不見人了，當然就是此人，白秀士登時怒火中燒，但那人縮回頭去，燈光才照亮了那人的半邊臉，一股從心頭昇起來的涼氣，登時熄滅了他的怒火，登時驚恐佈滿全身，不禁一陣震顫。

其實他不用再看清楚，只見紅影，他就知那人是誰了，他早該想到的，除了她，再不會是別人？

是桑媽娘！殺人不眨眼的，昨日剛屠殺了二十餘人，連婦孺也不放過的喪門魔女！

他那心中不過暫時熄滅的怒火，登時又燃燒起來，他早該想到是她的，昨日才在王屋鎭上殺了那麼多人，怎會就以爲她遠走了呢？竟沒想到她也許並未遠去。他雖不非常聰明，但也不蠢啊，怎會打從昨日起，就沒想過，喪門不是爲殺那些人而來，竟沒想到是爲他而來？

想想看，桑媽娘不殺王屋仙翁，當年的終南劍客，誓不甘休，因爲力所不能，才以秋娘的婚事來要挾他，要他來盜取王屋仙翁的心法，他在王屋山中百日，離開太行，已有四個多月了，她那會不望眼欲穿，必是等得不耐煩，故爾來到這王屋山下守候。

慚愧，他一直被情愛所苦，也被情愛蒙蔽了，若不是昨日那青蓮姑娘對他當頭棒喝，他豈不成爲千古罪人！

身上的痛楚已痛出他一身汗來，現在，驚怒與慚愧，令他更是滿面冷汗了。却又不解，桑媽娘並不問他是否已得王屋仙翁的神劍心法，他也還不曾拒絕傳授，爲何先這般折磨他？

白秀士噴出怒火來的眼睛更睜大了，秋娘！原來秋娘也來了？

秋娘從窗戶的一邊露出半邊臉來，睡眼仍惺忪，顯是剛從睡夢中被喚醒來。

那麼，昨晚眞不是夢！

秋娘在揉她的雙眼，秀士一聲噯唷，因爲他乍見秋娘，一時忘了臂上的劇痛，像是心靈相通一般，他也想揉一揉雙眼，但臂擧不起來，他倒痛得叫出聲來。

雖然他的叫聲是被壓抑着的，但那秋娘仍聽到了，怔了怔，手仍停留在臉上，說：「娘，誰在叫啊？你不是又……又殺了人吧？」

但不待桑媽娘回答，她倒又說了，搖頭道：「不，這左近沒有人，又沒人得罪你，白天你又不出去，夜晚更不會有人令你氣惱了。」

「住嘴！」桑媽娘喝了一聲，在窗口乍隱還現，顯然她在走來走去，但白秀士仍然看得清楚，她在不時瞧她的女兒一眼，像是在想甚麼，打不定主意。

秋娘嚇得退了半步，白秀士要使勁挪一下身子，才能看得到她的鼻和嘴，和她飄飛起來的頭髮，灌入窗口去的夜風，不但令燈火乍明還暗，而且令她蓬鬆的頭髮飄飛。

這是甚麼地方啊？她怎說，左近無人，那麼是在荒凉的山野裏了，可是在王屋山中麼？

屋中的秋娘微張着嘴，桑媽娘仍在踱步。他也眞不解，桑媽娘從睡夢中把他擒來也罷了，爲何要點他穴道，他的手臂一定斷了，躺了這一陣，仍然劇痛入骨。她費盡了心機，千方百計要得到王屋仙翁的神劍心法，而且迫不及待的來到山下等候，怎生問也不問他一句，難道不要了？

他心頭忽然涼透了，因爲只有一個解釋，桑媽娘已知他背叛了她，不顧成爲千古的罪人。是了，她自稱紅魔女，確也名副其實的是個去來無踪的魔女，她不是已早在這山下了麼，必是把那青蓮姑娘的話聽了去。

秀士這裏咬緊牙關，因爲臂上的劇痛非但不減，而且痛得他幾乎再又暈過去了，何況他驚恐非常。桑媽娘若知他背叛了她，豈能饒他，豈僅他和秋娘的好事難諧，也不僅斷臂了，只怕性命也不保。

他這裏咬緊牙關，才把眼睛一閉，忽聽得秋娘在屋裏驚叫道：「娘！你要做甚麼？」

「我要瞧瞧他有多愛你！」桑媽娘的聲音，冷冷地說。

嘩啦一响，眼前陡然大亮，只見連窗帶牆，向外倒了下來，因是樹枝編成，一幅牆倒，房屋却只幌了一陣，整個屋子並未塌下，沒了牆壁的遮擋，燈光也把外面照亮了。陡然的光明加上驚恐，白秀士眼前倒突然一黑，再能看清時，屋中已無人了。秋娘的哀聲呼叫，却自右前面傳來。

只看得一眼，白秀士已髮爲之指，眼中像要噴出火來。

「娘，你說甚麼啊？你要做甚麼？」秋娘在哀聲呼叫。

白秀士怒極了，也想喝問，只是憤怒令他窒息，叫不出口來。原來桑媽娘用一根繩子，栓牢了秋娘的長髮，正把她往樹上吊。

那是亂石堆傍的一株大樹，一根橫枝向亂石堆這面伸展過來，離地面約有兩丈高下，桑媽娘正把她的親生女兒吊在那橫枝上，只容秋娘的脚尖觸及地面，而且把

秋娘的雙手反縛在後。

白秀士怒極了，喝叫道：「你你……你做甚麼，放下她來！」

桑嫗娘有如未聞，秋娘却聽得清楚，啊了一聲，說：「秀士，是你麼？你在那裏啊？可是惹娘生氣了？」

桑嫗娘後退了一步，看了看，說道：「乖女兒，他就在你的脚邊，只因爲你太年輕了，天下男兒又多薄倖，我這是在考驗他，瞧他究竟有多愛你，是眞愛還是假愛。」

秋娘叫道：「娘，你明知他是眞愛的，我我……啊喲，我的頭！」

別說秋娘毫無武功，便是一個有一身功夫的人，這樣被吊起來，也是禁受不起的。一綹頭髮如何能承受她的全身重量，每根頭髮，必也有如刺入頭皮的鋼針，雖說脚尖能觸地，但秋娘身無武功，向來又柔弱，一個脚指姆，如何用得上力。

白秀士不顧疼痛，右手撑地，爬一步，仆一下，他前面不過是一塊高不逾尺的石頭，也費盡了他的力氣，才勉强爬上了，他不過是憑一股急憤之氣，是喘不得氣的，那口氣一洩，只覺渾身劇痛，不僅是左臂。劇痛攻心，登時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寒涼，令他醒了過來，原來已是天亮了，那變幻無常的山地天氣，晨早下了一陣雨，他的衣衫已盡濕了，也許就是那雨水的寒意，令他醒了過來。

他仍是俯臥石上，石塊兩傍尚未枯萎的野草上，仍在滴着水珠，滴落在身上。

他立即記憶起來，一抬頭，他嚇呆了，秋娘仍高高吊在那橫枝上，面如死灰，面容也被頭髮扯得變了形。像已死去一般。他如何不驚嚇，那憤怒的火焰，又如何不燃燒他。桑嫗娘却跡踪不見，從那倒塌下來的牆壁望進去，亦不見那喪門魔女。

他驚怒交加，也是他這一陣長時間的暈迷，倒回復了些力氣，更不顧一動彈又痛入心髓，靠一臂和雙膝之力，爬出了亂石堆，雖然一歇再歇，總算再沒暈過去，終於爬到了秋娘身下。

「秋娘！秋娘！」

他連聲呼叫，但無應聲，懸吊着的身子，只在晨早的山野勁風裏微幌，濕透了的衣衫，緊貼在她那瘦弱的身軀上，更顯得身軀已僵硬了。

他撲上去，單臂包住她的脚，把她向上舉了舉。

「秋娘！秋娘！」

秋娘的上身向傍邊微倒，那拴吊着的頭髮，倒把她的頭皮蚩可裏扯了一下，只聽秋娘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啊！她沒死，她還活着。

不，這樣不成，秋娘的脚步是高了，但上身却側倒了，不仍然痛苦，不行，何況他的右臂用勁太久，也感到痛極了，右臂雖然沒斷，一定也有不少傷，也不能支持多久的。

有了，他忙不迭再爬行一步，翻過身來，幾經辛苦，才能把秋娘的雙脚放落他的兩腿上。雖然痛得他眼前一陣陣發黑，但秋娘的痛苦却能減輕了，令他也加强了忍受力。

樹上的雨水滴落在他臉上，和汗滴混和了，令他的眼難睜，睜開也模糊，滴落身上的雨滴，每一滴都像一鞭撻，可知他身上眞是遍體鱗傷。

他明白了，其實身上無傷，不過是被桑嫗娘分筋錯骨，傷了他的奇經六脈。那是武林中最惡毒殘酷的重手法，除非和對方有深仇大恨，不會施爲的，到底是爲甚麼？爲甚麼桑嫗娘要這樣折磨他！

「秋娘，你聽到麼？站穩了，站在我身上，你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他用身子來給秋娘墊脚，墊高了，頭髮不再扯緊她的頭皮，秋娘的痛苦自然大減了，果然，她的呻吟聲也大些了，漸漸醒了過來。

「秀士，是你麼？你在那裏啊！」她微弱的顫聲說。

「我……在你的脚下。秋娘，可憐的秋娘。」

其實，他的痛苦比秋娘何祇多十倍，若不是他近年來內功精進，任誰都不能忍受得了的。想想連雨水打落在他身上也疼痛，何況是秋娘站在他身上。他之所以能够支持，只因減少了心愛的秋娘的痛苦。

忽聽得桑嫗娘的聲音說道：「王屋仙翁的神劍心法，果然非凡，恭喜你不虛此行。」

他看見了，桑嫗娘不知何時走出來，端了一張櫈坐在茅屋前，雨過雲開，旭日的光輝下紅魔女的紅衣似火紅，他的頭一側就見到了。

她的女兒秋娘都已二十歲出了頭，當年生秋娘時的紅娃，豈僅已名滿天下，而且惡名已令江湖中人喪胆，該有多少歲了，至少也該有二十多歲，那麼，這紅魔女豈不已是半百之年了，雖然不妖艷，但看來冷艷亦如三十許人。

白秀士一見就眼中噴出火來，憤怒得渾身抖顫，其實劇痛早已令他渾身抖顫了，只不過現在抖顫得更厲害了。

秋娘說：「娘，我們做錯了甚麼啊？你爲何要這樣折磨我們？爲甚麼啊？」

紅魔女有如不聞，也不看她女兒一眼，繼續對白秀士道：「不是麼，你休想騙我，我早已料到，以你這樣的資質稟賦，是打着燈籠也難找的，除非那王屋仙翁要把神劍帶到棺材裏去，否則他必以作傳人，果然神劍非凡，只看你不過短短百日，功力倍增就知道了，你的內功眞力若不是倍增了，如何能忍受得了這分筋錯骨之苦呢。」

果然他被這魔女分筋錯骨了。白秀士怒極了，怒道：「是便又如何，我已盡得仙翁的神劍心法。你既已猜到了，你要把我怎的？」

「我還猜到，」桑嫗娘說：「仙翁能知過去未來，知道你是奉何人之命上王屋山，得到了他的神劍心法後，要去傳與甚麼人。」

白秀士怒哼一聲，說道：「却是我眞沒猜到，你不僅惡毒，淺薄亦如那些世俗鄉愚，竟也以爲世上眞有甚麼神仙了。」

從紅娃到紅魔女，普天之下，誰敢這樣對她說過話，桑嫗娘大怒，一怒起身，但只跨前一步，便又退回坐下了，但也只是忍住了沒動手，仍然怒道：「你以爲我不知王屋仙翁就是終南劍客，終南劍客即是何許人。」



何許人，原來王屋仙翁本名何許人，眞是姓何！啊，那麼，他果然猜得不錯，那蓬萊仙境就在王屋山中，何青蓮不是仙女，眞是王屋仙翁的女兒！

白秀士是橫了心啦，再哼了一聲，說道：「你知道了又如何，既知仙翁即是終南劍客，怎說他知道過去未來，他也不知我是奉何人之命上山，哼！我倒希望他知道我是奉你之命上山，若是前知，那倒好了！」

桑嫗娘突然一聲怪笑，說道：「你對他知道多少？老賊岸然道貌，其實心藏詭詐，如何瞞得過我。」

「住嘴！」白秀士大怒，王屋仙翁在他心目中，明知非仙，亦當他是天上神仙來尊敬的，豈容桑嫗娘侮辱他，怒道：「仙翁超凡入聖，坦蕩蕩的君子，豈容你誣衊。」

桑嫗娘非但不怒，反而面露喜容，道：「這麼說，他眞以神劍心法傳與你了，你對他感恩，故爾你坦護他，我不過說他心藏詭詐而已，又不是說他甚麼壞話。」

她要做甚麼？白秀士的怒火被心上湧現的寒涼熄滅了，因爲桑嫗娘向他們走過來，不知道要如何折磨他們，他知道，桑嫗娘這女魔面上不現怒色，比發怒還可怕，不料他這次猜錯了。

桑嫗娘道：「好吧，就算他不心藏詭詐，但他可有個詭計多端，狡詐百出的女兒，那丫頭一再潛入太行山中，我雖然都及時發覺，却都被她狡獪脫逃了，我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他，不但也知道有你這個白秀士，而且不只一次在暗中見過你，因此，我命你上王屋山，必也瞞他不過。」

「王屋仙翁有一個女兒，那麼，是眞的了。」白秀士渴望知道是不是眞的，因爲他還只是猜想，那何青蓮姑娘雖然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但却未承認她即是王屋仙翁之女。

「甚麼？」桑嫗娘一怔，說道：「你和那老兒在山中論劍數月，難道沒見過那丫頭？」

白秀士道：「我自結廬而居，仙翁仙居雲深不知處，我何曾見過仙翁有女。」

桑嫗娘愕然，說：「那麼，你和那老兒論劍……」

白秀士道：「仙翁或隔一日，或三五日始來一會，論劍難道要日復一日，論個不休？」

「是了，我信你。」桑嫗娘說：「我信你，但你至少也知道那老兒有一個女，你剛才已承認了。」

「我只是疑心，」白秀士說：「我不過猜想她是仙翁的女兒，你你……你要做甚麼？」

桑嫗娘轉來轉去，那目光從不放過白秀士面上的表情，他言尚未落，忽地裏一脚踢出，一旋身快如電閃，白秀士其實只覺眼前一暗，兩脚下的期門穴，皆已被她的脚尖點了一下，頓覺身上的痛楚大減，原來是桑嫗娘把他被封閉的經脈解開了。

白秀士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痛楚一減，反倒有如癱瘓了一般，渾身軟弱無力，腿上的肌肉一鬆弛，雙脚踏在他腿上的秋娘，便墊脚不穩，向側倒去，那頭皮自又被懸吊的頭髮猛扯了一下，痛得秋娘噯唷一聲，頭皮像被揭去了一般。

白秀士慌忙把她的小腿扶牢，却忘了左臂已折，只痛得他的叫聲倒比秋娘更大了，登時又復怒火中燒，說道：「你磨折我也罷了，秋娘是你的女兒，無端端的，你爲何也要如此磨折她，眞不知你是甚麼心肝。」

桑嫗娘忽然一聲怒嘯，說：「我的女兒，我一人可也生不出她來，哈哈！我的女兒。」

這女魔的哈哈之聲，入耳眞令人心悸，是了，秋娘的生身之父是王屋仙翁，這女魔恨極了王屋仙翁，因是也恨了秋娘，他現在才明白了，爲何桑嫗娘對秋娘愛恨無常，恨也倍多於愛，原來見到女兒，不由她不想起她的生身之父，因恨其父也及其女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桑嫗娘把秋娘吊起來，試試那秀士對秋娘的愛有多少。

他不敢言語了，他不怕加於他的折磨，何況怕也沒用，却怕桑嫣娘惱怒起來，更折磨秋娘。

桑嫣娘氣平了些，說道：「現在，我問你的話，問一句，你得老老實實答一句，你已嚐過了錯脈分經的痛苦，也不過只斷了一條臂，若是不想另一條臂也折斷，也不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白秀士怒道：「你何曾問過我甚麼，我已回答你的，那一句不是老老實實，你未問得一句，先斷了我的左臂，你也太狠毒，太不講理了。」

桑嫣娘得意地哈哈大笑，說：「好，你老實答我，那老兒並未告訴你有一個女兒在身邊，也沒別人對你說過，你怎知他有女？我信你說的，你沒同時和這父女兩人見過面，但那老兒不在的時候，你是見過的，是也不是？」

白秀士正有太多的疑團待解開，忙道：「我只見過山中有一位姑娘，可不知道她是否便是仙翁的女兒，你且說來聽聽，仙翁的女兒名叫甚麼？」

「你見到的那姑娘可是名何青蓮？是麼？那就是了，那丫頭就是老不死的女兒，現在，你不准有半句謊言，量你也不敢，其實我早猜到了。她一定對你說，老不死的把神劍心法傷傳授給了你，不許你再傳授給別人，嘿嘿……嘿嘿……」

桑嫣娘在切齒咬牙，憤怒與邪惡把她仍然相當美的面形也扭歪了，已完全昇上地平綫的旭日照亮了大石堆，而且也驅走寒意，但白秀士感到一陣可怕陰森，慌忙把秋娘扶穩了，因為他打了個寒顫，令踏在他身上的秋娘又恍了一恍。

但白秀士沒有嚇得說不出話來，反倒打斷了她的話，說道：「你……聽到了，那麼……那麼……」

「那麼眞不是夢，前日一天一夜中所經歷的，都不是夢，都是眞眞實實，眞有蓬萊仙境那樣一處地方，何青蓮也不是夢裏的仙姬，而是個有血有肉的眞眞實實的姑娘，眞實的王屋仙翁的女兒……」

他心裏却在想，他明知不是夢，明知一切一切的經歷都是眞眞實實，他可眞也不明白，儘管一再證實了，為何他仍懷疑那是在夢裏。

不，令他難以相信的，只是秋娘，他要證實，迫不及待要證實的，只是羅帳魂銷，秋娘的投懷送抱，雖然秋娘的出現他不再懷疑那是夢中，但仍想從這紅魔女和秋娘口中再眞確地得到證實，他的目光傳達了無限柔情，轉向秋娘，扶住秋娘的手也在把她撫愛。

「秋娘！啊！秋娘，告訴我，我要你親口對我說，那是眞的，我的……妻，你已作了我的妻子，她……我是說你娘，她聽到你姑娘對我說的話，她去了那蓬萊仙境，那麼，是他把你也帶去了，那麼，眞不是夢，你眞已作了我的妻子？」

只有無限柔情，他的目光，他的手，都在傳達那無限的情意，因是也看不見桑嫣娘面上的錯愕疑惑，簡直就是驚疑，可惜他看不見秋娘的面容，因為懸吊的頭髮扯緊了她的頭皮，她俯不下頭來。

「你莫非……瘋了！」桑嫣娘邪惡的面容上，竟也顯露出驚疑來：「你不是瘋了吧！甚麼蓬萊仙境，我那去過，甚麼蓬萊仙境，我也沒帶她去過任何地方，自從帶她來到這裏，秋娘從沒離開過這裏一步，丫頭，你說，你沒有趁我不在的時候，離開過這裏，你說……」

「娘，我沒有。」秋娘有白秀士墊了這一陣脚，已悠悠氣轉，完全醒過來了，說：「娘，你知道，我從來聽你的話，你沒吩咐，我一步也不敢離開過，娘啊，求你放我下來，為何你要折磨我們啊？」

「甚麼！」白秀士的無限柔情，登時他為失落的空虛，說：「雖然來到王屋山下，但，秋娘啊，你眞是一步也沒離開過這裏，你也沒到過那蓬萊仙境，不是海上的神山，我是說山中的蓬萊，何姑娘的話，你也沒親耳聽到。」

「你一定瘋了，」桑嫣娘說：「我倒是想入山去的，但怕被那父女兩人發現，壞了大事，我又何必去呢？那老不死的若不是留下了你，傳你神劍心法，你會入山百日也不出來麼，但我知道，老不死的雖然老了，但並非老胡塗，既知你從太行山去的，那會不知你是奉我差遣，尤其是那詭詐狡獪的丫頭，是絕瞞不過她的，也是我心急，少了計較，你入山前沒曾吩咐過你，不可說出是從太行山去的，我為何迫不及待跑到這山下來等候你，就是因為我事後想起來，越覺不妙，也越心急了。」

白秀士嘆了口氣，喃喃地說：「那麼，仍然是個夢，不過是夢裏眞眞。」

桑嫣娘不轉眼地瞧他，要知道他是不是眞瘋了，說：「我不過是朝思暮想，思前想後，日復一日，想了又想，你百日不出山，一定是老不死的留下你，傳你神劍心法了，但他一時胡塗，一旦明白你是奉我之命而去的，他後悔已來不及了，他會如何呢？老不死的假仁假義，劍上從未沾過半滴血腥，他不會拿你來開殺戒，那麼會如何呢？一定會對你說我如何惡毒，說你若把心法傳給我，就會如何如何……」

「他沒有，」白秀士說：「難道你不惡毒麼，誰不知道喪門魔女歹毒兇殘，但仙翁沒說你半句，壓根兒就沒提過你，他沒問過我，甚麼也沒問，甚至也沒懷疑過我。」

「但你敢說那丫頭也不懷疑麼，你已承認了，承認她對你說過了，」桑嫣娘說：「我猜了，是麼，好了，那麼，你也該明白了，我為何斷了你的左臂，分你的經，錯你的骨，為何把你這個心愛的人吊起來……」

她越說越快，轉轉停停，可見她心急又不安。

「住嘴！不許岔嘴，」她說：「你聽着，你斷了的左臂，仍可接合，可復原，但要即刻，只要過了午刻，你這條臂就廢了，你心愛的人兒也是我的女兒，雖然痛苦，但三兩個時辰之內，是吊她不死的，只要我放她下來，就不損她毫髮，只要你……只要是你把神劍心法傳給我。」

秋娘的身子輕微的顫抖，他也有如心在絞痛翻騰，不會武功的秋娘脚踏在他的腿上，而他恐懼又憤怒，加上斷臂的劇痛，身子在抖顫，原已站立不穩的秋娘，如何踏得穩實，如何不幌動，她身子只要稍稍幌動傾側，懸吊的頭髮就會如萬千鋼針



刺頂，是以秋娘雖然咬緊牙關未叫痛，他的心也在絞痛。

他是想氣沉丹田的，但他辦不到，增添的憤怒也令他閉不住那口氣；也咬不緊牙關，世間上那會有這樣歹毒的女人，秋娘何辜，且是他親生的女兒啊，她一句未問，他也還未拒絕為何便已受她如此酷刑磨折！

不，他非壓抑着憤怒不可，氣不能沉凝丹田，就會增添秋娘的痛苦，一開口，那口氣更閉不住了，他索性把眼睛也閉上了，忍着痛苦，壓抑下憤怒，把呼吸緩緩調勻。

但他無言的沉默，倒把桑嫣娘激怒了，怒道：「我說的話，你聽到沒有？神劍心法，傳是不傳？」

那口氣總算沉住了，白秀士緩緩說道：「你明知……我不能……開口，你不見秋娘有多痛苦，除非……」

「除非把她放下來，是麼，哈哈！」桑嫣娘一聲邪惡的大笑，道：「如何不能，你不是已開了口，你不忍心她受苦，為何還不傳我心法？」

「你好狠的……心，她是……你的女兒啊。」

「也是那無情無義的老不死的女兒。」桑嫣娘說。

原來秋娘眞是王屋仙翁的女兒，她恨仙翁無情，也把仙翁的女兒也恨上了，不怪他幾番錯認那青蓮姑娘是秋娘了，原來是同父異母的姊妹。

他忽然心中一動，似有所悟，但桑嫣娘已叫道：「你傳是不傳，是不是要我把她的手臂也折斷了你才傳！」

白秀士慌忙把秋娘的腿扶得牢實了，斷臂的痛苦不是減輕，而且令他痲木，右臂也就用上些勁了，道：「我再問你，你未曾問我，我也未曾向你覆命，又未說不傳心法，你為何先折斷我的左臂，為何先折磨秋娘？」

「好，」桑嫣娘說：「你一定要先明白，那我就告訴你，你和老不死的論劍百日，你在劍術上的造詣，原已登堂入室了，一旦得到了那神劍心法，雖然你的功力尚淺，就算現下仍然不能勝我，若是聽信了那丫頭的言語，背叛我，只怕我也奈何你不得了。」

白秀士好恨，說道：「你不過是猜想，不過是疑心，便也暗算我，先下手為…強……」

「你眞聰明，」桑嫣娘說：「一猜便着，正是如此，第一，令你不敢反抗我，第二，你用劍可是右臂，不妨碍你傳神劍，我一再向我自己說，他若倔強，仍然不肯呢？於是……」

「於是你就折磨你親生女兒。」

「因為她是你的心上人啊！」桑嫣娘得意地說：「果如我所料，像那老不死的一樣倔強，幸是我熟慮深思，事先把她帶在身邊，我看你敢不敢再倔強。」

白秀士恨在心裏，說道：「但你不把秋娘放下來，我這斷臂的疼痛不止，如何能傳心法？」

不料秋娘忽然顫抖急叫：「不！你不能，不能傳給我娘，你一旦傳給了她，我們……都會……沒命了。」

桑嫣娘不是大怒，而是大吃一驚，從來柔順，逆來順受的秋娘，竟然叫出這樣的話來，一時竟呆住了。

白秀士如何不明白，即使先前不明白，難道現在還會不明白，桑嫣娘對終南劍客因愛成恨之前，千方百計要得到神劍心法，就是不許有人強過她，一旦得到了，既不會放過王屋仙翁，又豈會容他活着，不錯，他想到了，這也是是桑嫣娘暗算他，先斷他左臂之故，但不哄得桑嫣娘放下秋娘，止住斷臂的疼痛，如何能逃得出桑嫣娘的魔掌。

白秀士柔聲說道：「秋娘，你錯了，虎毒也不食子，何況你是她的親生女兒，她不過要得神劍心法罷了，滿足了她的心願，為何還要殺我們，何況我的功力遠遠及不上你娘，我增一分，她進一尺，也永不能勝她，為何要殺我們。」

「你不知道，你……那會知道。」秋娘顫聲帶喘，說道：「我早知道我的生身之父是誰，也知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姊姊，因為我娘提起我的爹來就恨，一恨起上來，一些她從不告人的往事，也就無意中說了出來，她恨無可洩，就拿我來出氣，我從小就被她折磨，從小被她折磨到大，如何不明白，她不會容許別人的武功強過她的，你一旦把神劍心法傳授給她，她就會立即殺死你……」

「住咀，好丫頭，你想死了！」桑嫣娘怒吼道。

「我早就不想活了，」秋娘說：「從小到大，我受盡了你的磨折，逆來順受，吞聲忍氣的活下來，不過是想在死前，得見我生身之父一面……」

「丫頭，你是作夢？」

「這不是是夢，娘，我幾乎疑心在做夢的是：不料你會帶我前來，竟會有這麼一天……」

桑嫣娘尖聲大笑，說道：「好丫頭，我幾乎被你騙過了，我一直以為你怯弱柔順，原來……嘿嘿，可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我眞要把你帶到他跟前去，但你到他跟前時，就是……就是你這丫頭死的時刻，我要殺死他的女兒，當着他的面前，殺死他的女兒……」

白秀士聽得毛髮根根豎立起來，也怒不可遏，道：「好毒狠的女魔，難道不也是你的女兒！」

桑嫣娘的怪笑之聲更淒厲，白秀士的話有如不聞，繼續說道：「我要他知道，你這丫頭就是他的女兒後，就當着他的面前殺死你……」

秋娘急促地喘氣，說：「我知道……你會的，你恨了他二十多年，恨得把牙也咬碎了，初時我不知道為甚麼，你從睡夢中把我抓起來，擲在床前，摔得我半死，那時我太小了，也嚇得傻了，不明白是為甚麼，後來我知道，只不過為了恨他，恨起上來，就拿我來出氣，我也恨，恨不得早死！」

「我不會讓你早死的，丫頭！」桑嫣娘說：「我要你活下來，只為要當着他的面前，才殺死他的女兒，要他知道，無情無義是甚麼結果，我這二十多年的活寡，是甚麼代價，我要氣得他先發狂，氣得他半死，才殺死他。」

「因你自知不是他的敵手，」秋娘說：「除非亂其心神，你是不能殺他的。」

白秀士的心頭一陣冷，一陣緊，也驚訝，這那裏是平日怯弱柔順的秋娘？

「但我不會教你稱心如願的，」秋娘說道：「雖然我未能得見生父一面，但能死在他的脚下，我巳心滿意足了，你想拿我來要挾他，迫他把神劍心法傳給你，你也是做夢，我反正是死，爲何要教你稱心如願，白郎，你知她有多歹毒了，一旦她得了神劍心法，天下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有多少無辜的人慘死在她劍下，白郎，我先走一步了……」

白秀士大驚，叫道：「秋娘，你要做甚麼……啊，呀……」

他駭呆了，因爲隨着血光，懸吊在他身上的秋娘倒了下來，腿上陡然一輕，眼前却一片黑，不僅是血光遮眼，那洒下的鮮血，灌入他張大的口裏，也罩住了他睜大的眼睛。

他一定是霍地撑起身來，雙臂向倒下的秋娘抱去，秋娘的身子也眞入了他的懷抱了，他忘了左臂巳斷，驚嚇與劇痛齊攻心，再加秋娘的身子把他半撑的身子擊倒下來，後腦猛撞在碎石上。

在他像死去一般失去知覺前，他模糊聽得桑媧娘也發出一聲驚嚇的呼叫！

## 苦命女　須死還生

是在人間？還是在黑地獄裏！

他睜開眼來了，似醒非醒，眼前一片黑。是茫茫的黑夜？還是黑地獄。

其實，他的眼睛在一睜之下，又閉上了，其實連甚麼也看不見，其實，他只是想睜開眼來，但雙眼被甚麼糊住了，並沒睜開來，也不能看見甚麼，只是漸漸清醒了，記憶也漸漸回復了。

不！記憶也一片迷濛，他尚未記憶起甚麼來，入耳的音響却先清晰了，他不去記憶，不自覺地去分辨那入耳的音響。

是的，那是瀟瀟雨聲，還有風聲，那麼，他眞清醒了，他連雨打殘荷的聲音，也分辨得出來，多熟悉的聲音，這是那裏啊？

他努力去記憶，但又有入耳的聲響令他又分了神，是的，是脚步聲走過來了。

那脚步聲是急促地，而且很沉重，看啊，他眞清醒了，那脚步聲其實並不很響，不很響的脚步聲，但也聽得是急促而沉重的。

原來那是一個人在走來走去，在他身前踱步，近來了，又遠去，走走又停停。

忽聽一聲浩嘆，在遠處，不，不很遠，踱步的人停下步來了，但又一聲嘆息之聲入耳，聲也幽幽，在身邊，原來他身邊也有人，而且是一個女子，像是等候在他身邊。

他努力想睜開眼來，但不能，原來他的眼睛不但被甚麼糊住了，而且全身都不能動彈，甚至眼皮也不能動，但他越來越清醒了，不是麼，他感覺得出身邊一遠一近，有兩個人，一個守候在他身側，他也感覺得出來。

忽聽一聲蒼老的聲音說道：「可憐的孩子，苦了你了，可憐的孩子。」

剛覺出這聲音也熟，忽聽身邊的女子開了口，說道：「爹，她即使能活下去，她也再沒頭髮了，再不會長出來，豈不是今生今世，到老也成了個老尼姑？」

遠處那個蒼老的聲音道：「她頭頂上的頭皮也揭去了，若非救得及，她連命也保不住了，沒了頭皮，那還能再生得出頭髮來，這苦命的孩子，唉！」

又是一個浩嘆，嘆聲蒼涼，欲斷人腸，簡直令人覺得嘆聲像哭。

白秀士明白了，他知道在甚麼地方，這兩人是誰了，那人是王屋仙翁，他是身在蓬萊仙境，不怪那殘荷雨聲那麼熟悉，那麼，身邊幽幽嘆息的女子，當然是何青蓮了，這麼說，她眞是王屋仙翁的女兒，仙翁所說揭去了頭皮的苦命孩子，當然就是秋娘了，那麼，他沒死，只是不能睜開眼來，秋娘只是揭去了頭皮，也沒死，揭去了頭皮，駭煞人，那是多重的傷，可憐的，苦命的秋娘，而且今後再長不出頭髮來了。

他身邊果然是青蓮姑娘，說：「爹，幸好我們到得正是時候，爹，我是說你到得正是時候，不然連我性命也不保了，原來那桑媧娘，呸！」他啐了一口，才又咬牙道：「那無恥歹毒的女魔，劍術果然了得，不到二十招，我巳連番遇險，幾乎傷在她劍下，原來爹暗中跟隨在我身後。」

王屋仙翁道：「不許……無禮……」

青蓮姑娘霍地站起身來，白秀士聽到了她碰着櫈子，發出一聲響，氣憤憤地說道：「難道我說錯了，難道那女魔不歹毒，不無恥，你看看這兩個人，人家秀士奉她之命上王屋，也還未曾拒絕把你的神劍心法傳給她，甚至連面也未見，她却先斷了人家的左臂，斷臂還不算，再錯骨分筋，你說她歹毒不歹毒，秋娘是她親生的女兒，只因也是你的女兒也恨上了她，這二十多年來，她受了多少磨折，現在好了，就算我們救活了她，終生也是一個沒頭髮的尼姑，何其歹毒，難道她不無恥，難道……爹，難道你要我也不顧羞恥的說出來嗎！」

王屋仙翁只是嘆了口長氣，白秀士連青蓮姑娘急促的呼吸也聽得到，可知她近在身邊，而且氣極了。

半晌，只聽王屋仙翁道：「青蓮，却是你怎知秀士被桑媧娘擄了去，又知她落脚之處……」

青蓮道：「我那知她把秀士擄去了，爹，其實我沒告訴你，我早知道秀士是奉桑媧娘之命而來，我就想，那賊賤歹毒的女人狡獪之極，怕不怕我們知道秀士的來意，曉以利害，她怕不怕秀士背叛她，於是，我就猜想，那賊賤的女人一定尾隨秀士而來，也一定不敢入山，必然守候在山下，果然被我料中了。」

「原來你早知她來到山下了，青蓮，她雖太毒狠些，也不許你這麼叫她。」

青蓮姑娘說：「我想：她尾隨秀士而來，怕我們發現她的踪跡，白天必不敢露面，那麼，她躲在那裏呢？當然是最荒僻，最隱秘的地方，於是我就在那樣的地方尋找，想到她可要屋子住，也要飲食，我知道山中所有獵戶的茅屋，心想她必在其



中一家，果然，毫不費力，不用半日，我就把她找到了，爹，你說那賊賤的女人有多歹毒，她佔用人處的居屋也罷，竟把人家一家三口殺死，棄屍在山澗裏，却是我因發現了那三具屍體，立即想到是怎麼回事了，因此也輕易找到了她落脚之處。」

「於是，你暗中監視她，」仙翁說：「你好大胆，其實論劍術，她和我也相差不遠，論功力，你却遠不及她了，若被她發現……」

「爹，」青蓮說：「但你忘了，論地形與道路的熟悉，她却遠不及我，山深林密，我又在暗處，我才不怕她哩！」

王屋仙翁嘆了口氣，說道：「你既然早就料到了，料到了有這結果，爲何他二人……不在他二人被她磨折之前，即時阻止，可憐秋娘，可憐的孩子。」

白秀士忘了自身的痛苦，他也想哭，若是能哭出聲來，他一定爲秋娘痛哭一場，他不過斷了一臂，斷臂是可接合的，但秋娘失去了頭皮，即使不死，即使頭皮能再長出來，也再長不出頭秀髮來了，原來秋娘也不是自己一直以爲的那樣怯弱柔順的，原來也是性烈得很，她若是知道自己變成了怎麼個模樣兒，她會不尋死麼？

只聽青蓮冷冷地說道：「爹，你還怨我哩，你若不是把他扔在山野裏，我找他不到，去王屋鎭上等候了半日，也不見人，若然我一直跟在他身後，他那會在睡夢中着那女魔的道兒，秀士若不是落在她手中，她又怎會折磨你那可憐的秋娘，我若不是尋找不到，懷着萬一之想再去她落脚之處找一趟，只怕他們兩人都沒命了。」

原來他被王屋仙翁扔出蓬萊仙境，不是夢，是眞的，原來他在山中尋找仙境，青蓮姑娘却去王屋鎭上尋他等他去了，必是等候了一日，絕了望，才走去的，眞是鬼使神差，不用說，他在日落之時到鎭上，她必定離去不久，若是他遇到了這青蓮姑娘，他得知桑媧娘其實並未離去，他怎會着桑媧娘的道兒。

那麼……那麼……那晚投懷送抱的，且慢，秋娘可沒離開過那獵人的茅屋，雖然並非如他一直以爲的怯弱柔順，但秋娘一點武功也不會，可是眞的，青蓮姑娘也並非法力無邊的仙姬，不是把秋娘攝去和他成其好事，那麼，秋娘又怎會來到這仙境裏？便能來，也瞞不過桑媧娘？

陡然間，白秀士睜不開的眼前，現出了亮光，他的心也劇跳起來，他曾把潭畔月下撫琴的青蓮姑娘，一開始就誤認作是秋娘，雖然後來發覺誤認了，但不僅乍看相像，仔細一看，仍有幾分相似處，原來她們是同父異母的姊妹，年齡又相差不過一兩歲，他又心中念念不忘秋娘，不怪要錯認了，那麼，她若是穿上了秋娘平時穿着的衣衫，在那昏暗的屋子裏，他是否把青蓮再次誤認作秋娘？而他又是那麼醉眼矇矓……

不，他又更清楚地記憶得更多了，並非是人家投懷送抱，根本就是他把秋娘……那時他毫不懷疑她是秋娘，他久別重逢的戀人，是他把人家摟入懷中……

且慢！青蓮姑娘並不是怯弱的姑娘，但王屋鎭上他初相遇的紅衣女，爲何要假裝出那麼可憐生的嬌柔來？男女尚且授受不親，她爲何任由他擁抱而行，不是一會，而是大半日？那是爲何？

是的，他從未見過青蓮姑娘，雖在山中百日，只有王屋仙翁每日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從未見過她，否則他也不會以爲遇仙了，但從他進入王屋山中，青蓮姑娘豈僅知道，只怕日常都在那左近，早巳認識他了，再想想那幽怨的琴聲和歌聲，再想想她語帶幽怨，豈是無因？豈不是再再說明了，她巳對他生了情愫！

幸是他不能動彈，不能開口，甚至不能睜開眼了，顯然仙翁和他女兒都不知道他巳醒了，把他們的談話聽得清清楚楚。

正因如此，那王屋仙翁和青蓮姑娘的談話，也毫不避諱！

天哪！那是青蓮，不是秋娘，摟入懷中的原來是青蓮，他錯把青蓮當秋娘了，他是醉眼模糊，但她，爲何一聲不响啊，她沒拒絕，絲毫也沒掙扎一下。那時她若出聲，他一定能分辨得出來的，但她沒有。天啊……

現在，踱步的不再是王屋仙翁，而是他的女兒青蓮了，不但快，而且脚步沉重。忽然，她停下步來了，顯然是在王屋仙翁的面前。冷冷的幽怨的聲音也變成了質問，說道：「爹，都是你，你若不把他扔去山野裏，我尋找不到他，若是我尾隨在他身後，豈會有這樣悲慘的結果……」

「住咀！」王屋仙翁突然喝道。

他發怒了，山中百日相處，白秀士從未見過仙翁發過怒，從沒這樣嚴厲而又大聲地說過話，令他也嚇了一跳。

但青蓮姑娘却一點也不怕，反而冷笑了一聲，道：「我要說，我隱忍得久了，今天我不再忍了，我要說出來，爹，你太不公平了，秋娘是你的女兒，難道我不是，前晚他懷中若是秋娘，你會把他扔去山野裏麼？一定不會，你發那麼大的脾氣，只因那是我，不是秋娘……」

天哪，前晚果然是青蓮姑娘，天啊！

「你你！你竟這樣不知羞恥……」仙翁氣得話也說不下去了。

「羞恥！我爲何要羞恥！」她說，眞令他吃驚，這樣的話出自一個姑娘的口！竟不害臊，而且語氣竟理直氣壯，怎不令他吃驚！

「爹，」她繼續說：「在你尚不知道秋娘是你的女兒之前，難道你不是希望我嫁給他麼，甚至帶着我去尋訪他，你不僅希望，而且口頭上說了出來，爹，那算不算是父母之命，在我心目中，也當他是夫郎，一個貞節的女子應不應從一而終，既然我早巳是他的人了，有甚麼羞恥的。」

「但你明知他和秋娘巳有婚約，不錯，我希望過，我也說過，因爲天下雖大，只有他才配得上你，但你們連面也沒見過，他去終南山中沒有尋訪到我，鬼使神差，我帶着你去尋訪他，他却巳入太行山中，倒先結識了秋娘，可知姻緣前定。」

「但你把我許配給他在先，」青蓮說：「我和他才是姻緣前定，爹，你太不公平了，只不過因爲她是你的女兒，你才這麼說，爹，難道我不也是你的女兒，其實，甚麼姻緣前定，你明知桑媧娘這麼毒的女人不會把秋娘嫁給他的，不過是用她迷惑秀士，達到她要挾和利用他的目的。」

青蓮姑娘越說倒更氣壯，而且越更有氣了，白秀士連做夢也不曾想到過，王屋仙翁，當年的終南劍客有女，他沒有尋訪到，不料人家也在尋訪他，而且要把女兒嫁給他。

天啊！前日的情景，又歷歷壽上心頭，當他初遇紅衣女，以後入仙境，幾疑那是蓬萊月下，當他幾番誤認青蓮是秋娘，他也不自覺地把兩人一再作過比較，雖然兩人有幾分相似，但青蓮姑娘無不勝過秋娘，尤其是青蓮的嬌媚和風情，無不是秋娘所欠缺的，甚至她月下撫琴而歌時的幽怨，亦勝過楚楚可憐的秋娘，教人憐惜，更何況似幻疑眞，誤當她是仙姬，令人覺得她的美更神秘，更迷人。

他不是一個見異思遷，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的寡情人，但往事歷歷上心頭，也不禁怦然心動，他是感覺愧對秋娘呢？還是喜悅？此時情，那感受，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有人又在踱步了，一定是仙翁，因爲他聽到仙翁又發出一聲長嘆。

只聽青蓮姑娘又在說了，聲調也柔和了，說：「爹，非是我不顧羞恥，現在我已是他的人，你不作主也不行，其實莫不如了你的心願，你有了女婿，也有了傳人，再說，我這妹妹即使能活命，她的頭髮已被揭去，便有仙方妙藥，亦是長不出頭髮來的了，她不出家，也成了個尼姑，即使秀士仍要她，你想，爹，她會嫁給秀士麼，何況人家還有親生的娘在，會允許秋娘嫁給背叛她的人麼？」

「不要說了。」嘆了一口氣的仙翁說：「這可憐的孩子，從小受折磨，來到我身邊，却……」

「爹！」青蓮說，「這不是可憐她的時候，別忘了，那女魔不會甘心的，難道你想不到，她不甘休，會尾隨我們而來麼？爹，我也眞不明白，你既然可憐秋娘，爲何一再手下留情，不殺死這個歹毒的女魔，永除後患。現在想起來，仍令我心寒，爹若是晚到一步，我的命也不保了，原以爲我便不能勝她，至少也能和她打個平手的，不料這女魔果然厲害。」

王屋仙翁道：「你就該知道，我如何爲你担心了，由於恨我，連她自己親生的女兒也恨上了，何況是你，你背着我暗中數上太行，眞眞胆大妄爲，若論她的劍術，與我原不差上下，這些年來她懷恨在心，更在劍上苦疎功夫，而我却以劍養性，並沒把這劍擱下，却無寸進，認眞拚鬥起來，我要勝她，也實是不易，你開口閉口說殺她，談何容易。」

青蓮姑娘哼了一聲，道：「爹，你不過不願殺她罷了，你已身與劍合，任她劍術便一日千里，你也能永遠勝她一籌，否則那女魔也不會千方百計要得到你的神劍心法了，昨晚若不是她怕了你，怎會任由我們把人救走，分明未敗在你的劍下，倒先逃走了，爹，你說，以她恨你之深，却未敗先逃，是否她另有詭計？」

秀士現在是完全明白了，原來桑嫣娘帶着秋娘來到王屋山下，這青蓮姑娘早知道了，甚至連桑嫣娘在太行山中的一舉一動，也逃不過她的偵查，以紅魔女那樣歹毒狡獪的女魔，竟然沒發覺，可知這青蓮不但功於心計，而且已得到了王屋仙翁的眞傳，她說不敵桑嫣娘，也許是眞，但武功劍術相去必然也不遠。

其實，他也並非現在才明白的，這個人間天上的蓬萊仙境，顯然是她一手建造出來的，雖說半出自然，亦可見她的匠心巧思。

是的，他明白了，初相遇的紅衣女，並不嬌柔怯弱，她不昏厥，他怎會把她懷抱而行，當然都是她的矯揉造作，用意何在？現在他明白了，不過是要博取他的愛憐，要他知道，不僅秋娘才楚楚可憐。她一定知道他對秋娘是由憐而生愛的。

她一定知道的是，他儘管用對秋娘的記憶和懷念來警惕自己，仍不能抑制怦然心動；她不知道，她的美，和那樣長時間軟玉溫香抱滿懷，是一個男人無法拒抗的，於是，她失望了，於是，故作神秘地讓他把人間當作天上，把他接到準仙境中來，於是，才有月下潭畔的琴挑，是了，一定是的，當她知道，他心中仍然不忘秋娘的時候，她不但用上了色之媒的酒，而且換上了秋娘平日穿着的衣裳，她原已與秋娘有幾分相似的，醉眼看來，當然也十分相似了，於是……

他是爲她的苦心與愛戀感動麼？不，他感到心上襲來陣陣凉意，連紅魔女桑嫣娘也逃不出她的手掌，更何況他了，比起她來，秋娘是太純潔了。

「怎麼辦？現在？」他不知道，他眞不知道他醉酒後，把她當作秋娘，究竟做過甚麼，但王屋仙翁一聲怒喝，把他從床上抓起來時，青蓮姑娘却眞是躺在他身邊的，從王屋仙翁的憤怒斥責，以及無可奈何的嘆息，若還不知道，她也親口說出來了，她是這樣說的：她是他的人了，天啊，他一定已作出對不起秋娘的事來了，可憐的秋娘。

怎麼沒人聲了？可不是父女兩人都去了，但這麼一凝神，可聽出聲響來了，那聲響是一片樹葉飄落，但他聽得出來，知道是來了人。

是仙翁父女回來了麼？好高絕的輕身功夫，便他也不能如此輕如風飄。

不，若是這父女兩人之一回了來，又何必要躡脚走路，只用脚尖點地，秀士若不是全神貫注，幾乎聽不出那移動的脚步聲。

脚步聲移向秋娘，顯然在秋說躺臥的地方停下步來了，若不是外來人，豈會如此小心翼翼。

白秀士心頭一驚，是的，那人小心翼翼，雖然他不能見，却聽得更清楚了，聽得出那人小心翼翼，不讓脚步發出聲來，甚至在摒住呼吸。這可令他驚恐了，若是來人對秋娘不利。仙翁不在，他又不能動彈，誰能保護她？

他終於吐出那口氣來了，因爲那人的脚步聲又在移動了，雖然是向他這邊走來，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心下坦然，當今天下，江湖上，武林中，他連結識的人也沒多幾個，更無仇家，他有何懼怕的呢？

脚步聲漸近了，更停在他面前，雖然心下坦然不懼，仍不免吸了一口氣，因爲他感到那噴在他面上的呼吸，這個停身在他面前的人，顯然俯下身來，在查看他。



看甚麼呢？

他被閉住了兩處穴道，但閉他穴道的人，不過是爲了減少他的痛苦，顯然怕他驀然醒來動了斷臂，令他傷上加傷，也許還另有目的，不願他太快醒來，却不料他功力在這百日中突飛猛進，幾處重穴未閉，亦未阻碍他的眞氣運行，是以手脚雖然仍不能動彈，其實早醒來了。不過是要聽清兩父女的談話，不動聲色而已。還有，他雙眼亦不能睜開，那不過是秋娘的血把他的雙眼凝結了，那冷凝的血塊，成了厚厚的眼蓋。

他心下坦然，除了那悖謬得不近人情的桑嫣娘，沒有人會加害他的，他怕甚麼呢？是以連呼吸也不急促，那人一定以爲他未醒，離開他，直起腰來了。

奇怪，這人會是誰呢？當然不會是仙翁父女，前日有個小姑娘接引他進來，當然也不是那小姑娘，因爲若是這三人，就斷不會如此小心翼翼，顯然是外來的人。

忽然間，秀士的血液在凝結了，感到一陣透心的寒凉，因爲那人才走開兩步，就不再移步了，忽然冷冷地哼了一聲。

雖然只得一聲不很响的冷哼，他已聽出是甚麼人了！

桑嫣娘！偏偏就是桑嫣娘！

這喪門魔女要做甚麼？難道還不放過他和秋娘！

那一聲冷哼顯露桑嫣娘心下的得意，只聽她自言自語，說道：「任你這丫頭奸似鬼，可也着了我的道兒，不怪我在山中尋找那麼多日子，也找不到你們落脚之處了，我幾乎要相信眞有甚麼奇門遁甲了，原來不過是障眼法兒，嘖嘖，眞是奇妙大成。巧也巧奪天工，我在這山前來去何祇十數次，竟沒發現了，敢情就在眼前，便別有洞天！」

白秀士知道她指的是甚麼，不怪他昨日尋找了老大半日，也尋不到地方，連這魔女在跟前來去了十數次，也不得其門而入。

她一定在向花籬外眺望，若然這裏就是他那日醉臥之處，他記得，說是花廳，才眞名副其實，因爲三面皆是花籬作牆，屋頂更妙絕人間，乃是由崖壁上遙伸出來的虬松，夭矯盤曲，成了天然的華蓋，只是不知雨天是否也能遮雨水。

他聽到桑嫣娘移動了兩步，就停下來了，聲响是從右面傳來，那麼，她必是被潭上景色吸引住了。可惜，他只在黃昏日落時候，數過潭上的羣峯，那日醉臥松雲，醒來後已是皓月當空了，潭上的羣峯隱現在月下的烟霞裏，乍隱還現，縹緲若在雲端，眞是神仙境界。這時候，聽適才那父女兩人說來，該是在白天了，難道大白天，景色更有勝於月下？要不然這麼個乖戾殘暴的女魔，豈會爲眼前景色迷住了？

桑嫣娘一定是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否則豈會毫無聲息，忘了她身在何處，忘了身邊躺着秋娘，桑嫣娘當然是爲他而來的，她怎會放過他，容許人把他救走呢。

但一時也把他忘了。

她可不是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麼，在松濤之聲隱傳，雨也瀟瀟中，他聽到桑嫣娘吸了一口氣，當然是迷人的景色令她窒息。因爲那是在黃昏，在月下，他無數次被那變幻的景色迷住了，也曾有同樣的感覺。他眞想看看，當陽光穿射過崖頭飛瀑所濺發出來的水花，和透射過遠些的濛濛水霧，又是如何景象。

難道比月下的景色更美？忽然他連想到雨後天空上的彩虹，瀰漫的水霧籠罩寒潭，那麼，有日光，必有彩虹，那麼？莫非寒潭羣峯，也籠罩在幻化的彩虹光影之下，那一定絢麗極了。

桑嫣娘倒作了他的眼睛，他眼前登時幻化出一片日下的景色來。

這是甚麼時刻，仙翁和青蓮姑娘不在的時候，桑嫣娘却突然現身出來，當然也就是大禍臨頭，被就磨折的苦難開始的時候，他倒被幻想出來的景色所迷。

他的幻覺立即幻滅了，因爲桑嫣娘突然怒哼一聲，隨聽她恨聲說道：「好哇，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恨海中沉淪，這老賊却在這神仙境界裏作仙翁，享清福，這樣的好地方，竟被這忘恩負義的老賊住了這麼多年……」

她在咬牙，那格格的咬牙聲令他不寒而慄，她不是連眼前的美景也恨上了吧？

是眞的，那瞬間，他把這神仙境界看得比臨頭的大禍還重要。想到這魔女視人命亦如草芥，何況她恨人及景，因景太美更恨人。

但白秀士立即放心了，因爲桑嫣娘的脚步緩緩的移動了，脚步輕盈，並未顯示出恨來。她一定仍在瀏覽景色，因爲她連聲說好，自言自語道：「果然好地方，待我殺了老賊，荒寒的太行山，我也早住厭了，正要找一個落脚之處，妙極了，當然也不饒那丫頭，只不過殺了她，倒太便宜她了，我要她終生給我爲奴作婢，好……好……」

難道這桑嫣娘也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竟忘了仙翁父女隨時會回轉？聽她這口氣，簡直就不把那父女兩人放在眼裏。

白秀士倒怔住了，就在昨晚，這父女兩人不是剛把桑嫣娘打敗了，把他和秋娘救來此地麼？但聽她這口氣，怎又不把兩人放在眼裏？莫非她昨晚之敗並非眞敗？

就在這瞬間，風聲颯然，白秀士心頭一緊，知是仙翁父女兩人回來了，眼下必有一場惡鬥。趁快，把眼上的血塊剝落，他忽然記起手脚都不能動彈，却不料右臂竟已被他移動一下。

敢情他的手臂已能舉起來了，不過，他反而並不舉起，因爲他又怔住了，難道桑嫣娘已不在此？

只聽有細碎的步子快步走過來，秀士又感到有呼吸噴在他的臉上了，他知道是誰，忙調匀呼吸，像是仍不能動彈，甚至仍未醒來一樣。

快步走來看他的正是青蓮姑娘，只不過是望望他的臉色，無暇仔細查看。

呼吸離開他的臉上了，却是那面仙翁的話聲先入耳，只聽他喚道：「秋娘，我可憐的孩子。」

他的呼喚聲仍帶顫抖，無限愛憐。

秀士身前的青蓮姑娘開口了，說：「爹，她沒事的，只不過再不是好模好樣了，而且失血也多了些，沒有三五月的療養，是不能下床的，爹，我會替你看護她，你還是去吧，千萬不能讓她進來。」

仙翁嘆了口氣，說道：「她的脈息倒是強些了，總算小命兒是保住了，青蓮，我方寸已亂，你說，桑嫣娘眞會尾隨我們而來麼，但裏裏外外我們都搜查過了，連影兒也見不到。」

「爹，看來你眞是方寸亂了，」青蓮說：「你不想想，她分知未敗，爲何你一出手，她就逃了，可知不是眞逃，這女魔一生好勝，來到王屋山下差不多一月了，仍查不出我們的居室在何處，她可不是一個輕易認輸的人，說眞的，先前我一見他受了重傷，急怒之下，也亂了方寸，沒有想到，適才我一再想，一再問我自己，她既然要秀士入山來騙取你的神劍心法，既知他已得到了，爲何倒不問心法，先斷他一臂呢？這女魔到底是何存心？」

「是啊，」仙翁說：「我可眞不明白，而且現在仍然不明白。」

「我可想到了。」青蓮說：「表面上她把秋娘吊起來，是迫秀士就範，這女魔惡毒，行事狠辣，用心如此，必也不假，但另有目的，就是讓我們方寸大亂，顧住救人，再不會防範她了，她就尾隨我們，找到這裏，我猜的一定不會錯。」

「是的，是的。」仙翁連聲說：「你說得有理，她一生好勝，來了一月，連我們的居處她也找不到，她怎肯甘休，青蓮，適才你爲何不早些說呢？爲何等到回來才說，她必已在左近了。」

「因爲她狡猾得很。」青蓮說：「我猜她也想到只能瞞得我們一時，待我們醒悟過來，必要搜查的……」

「我明白了，」仙翁說：「她要我們再沒戒心，再不防範了，她才溜進來。」

「正是如此，爹，」青蓮說：「我們若不裝模做樣，出去尋找一下，倒不合情理了，反倒令她生了戒心，所以眞眞假假，和爹你出去轉了一下，現在，我們反其道而行，也令她沒了戒心，爹，你現在出去，守候在入口，正是時候。那入口不過是利用天然地形，稍加佈局，到底也不是甚麼奇門遁甲，瞞得過普通人，絕騙不了她，她知道了入口何在，就能進來，爹，千萬不能讓她進來。」

仙翁道：「你說得是，秋娘和秀士重傷在此，這也是兩人緊要的時候，危險期尚未濟過，可不能再有意外了，我這就去了。」

白秀士心想：「任你們妙算如神，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却不知人家早進來了。」

「她已是他的人了。」她是這麼說的，連仙翁也加以證實了，不由他再以爲那是夢裏眞眞，是以也不由他不着急，那知他尚未出聲警告，只聽青蓮姑娘冷冷道：「不用躲躲藏藏了，你能瞞過我爹，休想瞞得過我，出來罷，我知你已進來了。」

她說甚麼，敢情她早知桑嫣娘已進來了？而且顯然已出了屋，話聲自右面傳來，那麼，她已在潭邊了。

秀士的心兒裏一陣劇跳，眞是滿腹驚疑，也發出了無數疑問，既知桑嫣娘這女魔已進來了，爲何她倒把她爹支開，她倒不怕？既然故意把仙翁支使開了，她一定有恃無恐，究竟有何所恃呢？

忽聽一聲冷哼，是桑嫣娘現身出來了，話聲也傳自花籬之外，說道：「好一個狡猾的丫頭，原來我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你……」

「該說是都落入我的妙算之中，」青蓮姑娘的聲音冷冷地說道：「任你再奸狡惡毒，你也只能瞞得過我爹，如何瞞得過我。」

桑嫣娘一定恨得咬牙切齒，說道：「昨晚我饒你不死，今天休想活命！」

白秀士聽得出來，不但這個人的聲音傳自花籬之外，而且必在兩三丈外，心中一急，慌忙揭開眼上的血塊，除了左臂不能動彈，雙腿也能伸出了，那床頭相距花籬不過數丈，只要坐起身來，外面的景象就清楚可見。

他見到了，青蓮姑娘在籬邊，不，再看清楚些，身下似有雲霧環繞，其實是在水中，只不過水面生烟，不過是水面一層薄霧，乍看起來，只見雲霧，不見水波，相距潭上最近的一個石峯，不過一丈遠，若不是他已熟悉眼前的景色，還眞不知她是站在水裏。

不，她也不是雙脚浸在水中，而是站在水面，驀然間，他記起前日那小姑娘接引他進來時，初時不知，竟以爲她是小仙女踏波而行，其實水面下，接近水波，也隱藏着有無數礁石，多有可接脚的地方。

莫非這就是她的有恃無恐？

他無暇去想，早見桑嫣娘一身紅，陽光下，紅裳分外耀眼，立身在一株垂柳之後，雖然恨得咬牙切齒，但顯然不把青蓮姑娘放在眼裏，走前了兩步，竟然嘖嘖連聲，說道：「好一個神仙境界，眞是一步一變幻，移動一步，景色已迥異。」

她是要出其不意對青蓮姑娘出手麼？爲何說出這般話來？還是眼前的神仙境界化減了她的戾氣，眞令她分神，變幻的景色令她眼前有敵，心中無敵了？

青蓮姑娘雲環霧繞，也不移動一步，說道：「只可惜我們這神仙境界，被你這一身血腥的女魔沾汚了，哼，昨晚我不過試試你的功夫，明知我爹隨後而來，不願當着他的面前殺死你，你倒以爲我怕了你啦，來啊，今天且看是誰休想活命。」

甚麼，白秀士一怔！她這話可眞麼？難道她眞已試出桑嫣娘的武功劍術高下，眞以爲能勝過桑嫣娘？看來眞是如此，要不，爲何明白知桑嫣娘已進了來，倒把她爹支使出去了，看她有多氣定神閒。

她是他的人了，她是這麼說的，她爹也這麼說，那還假得了，她也說得不錯，無一不勝得秋娘。而且簡直就是秋娘的化身，雖然明知不是，雖然他不是一個寡情善忘的人，在這樣强敵當前，生死關頭的時刻，何況青蓮姑娘的安危，也同樣是他和秋娘的生死關頭，是以如何不焦急。但繼而一想：青蓮是仙翁的女兒，神劍心法連他這個外人也傳授了，豈有不傳他的女兒的，也許她眞試出桑嫣娘的武功高下，眞不把放桑嫣娘放在眼裏了。

雖然只是一瞬間，他却已反覆想了，也就沉住了氣。

其實，沉不住氣又如何？他也不能出去相助。

桑嫣娘游移的目光終於又落回到她臉上了，說道：「丫頭，你想死，我可不急於要你的命……」



青蓮姑娘冷哼一聲，說：「你想等我爹回來，是不是？你以爲你爹回來了，她一念及舊情，就會護你，不讓我殺你了？你是做夢，除非我去替換，他是不會進來的。」

桑嫣娘呵呵笑道：「好極了，當着你那老不死的爹面前，只怕你也不敢說，對做過的事不敢承認，丫頭，在我殺你之前，有話要問你，要你死也死得明白。」

青蓮說：「原來你想死也死得明白，好，我成全你，你問吧。」

桑嫣娘道：「你先要明白，你當然知道，在這裏只有我們二人，你爹不會進來，花屋裏的兩人又皆昏睡不醒，話出你口，只入我之耳。」

青蓮道：「別嚕囌，問吧。」

桑嫣娘道：「這些年來，我在江湖之上，我確確實實，殺了無數人。」

青蓮冷哼道：「你歹毒成性，乖戾殘暴，殺人無數，江湖中人所盡知。」

只見桑嫣娘的兩道眉兒揚了起來，說道：「我一出道，那時年輕，並未與江湖中人結怨，你聽說過有人一生下來就嗜殺成性的沒有？沒有，那麼我爲何殺人？」

青蓮道：「那時你喜歡紅，一身紅衣紅裳，因此人家叫你紅娃，因爲你年輕時美貌又妖艷，勾引得江湖中的狂蜂浪蝶，圍繞在你身邊。」

桑嫣娘大笑道：「好一個狂蜂浪蝶，有道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容顏天生，美貌何罪，却是蝶浪蜂狂，該不該殺，我惱怒起來，殺了些江湖賤類，而且非是不分輕重善惡，殺的皆是平日仗恃有一身武功，爲非作歹的奸惡之徒，正因是奸惡之徒，也善於掩藏，平日作惡無人知，却在我面前暴露出來了，除奸懲惡，是否是乖戾殘暴？」

白秀士一怔，這可不是桑嫣娘平日的作爲啊？爲何分辯？不過他所說却是可理解的，一個美貌的年輕女子行走江湖之上，江湖中人身有武功，胆大妄爲，多行不義，自也倍於常人，她的遭遇也倍常險惡，那是想當然的。

只聽青蓮哼了一聲，說道：「我算你初出道並非嗜殺成性，殺的也都是奸惡狡獪之徒，我且問你，那先天無極門可是名門正派，却被你犂庭掃穴，那又何說？」

桑嫣娘登時怒形於色，也冷笑道：「好一個名門正派，丫頭，你那時還在你的娘胎裏，你那知道那先天無極門打着正派名門的幌子，壞事做盡，你知不知道，當年我也像你一般想，相信他們是正派名門，却幾乎着了他們的道兒，無極劍派的劍術確實有其獨到之處，正因如此，做起壞事來，令人倍加難以提防，我已落入他們手中了，若不是他們自相爭奪，我幾乎無法脫身，我一旦認清了他們的眞面目，大怒之下，未把他們殺盡，已是我劍下留情了，甚麼犂庭掃穴，我殺的不過都是我已眼見其惡之人，我也不用替我自己臉上貼金，要說憑我一人之力，那時的武功劍術，要把先天無極的人盡皆殺絕，豈能得够，犂庭掃穴，更辦不到了，他們若不把我說得兇殘惡毒，如何能掩其惡，遮其羞，因爲江湖上我先已惡名在外，是以無人究問我爲何殺人。」

白秀士又怔住了，是啊？此時此刻，若非理眞氣壯，她有甚麼不敢承認的，這麼說，難道江湖中的傳聞，雖然異口同聲，却是不能盡信的？

那桑嫣娘仍然怒不可遏，又道：「可惱的是，你爹不問青紅皂白，聽信一面之言，竟也認爲我濫殺無辜，和我作對，却不知他是在助紂爲惡……」

白秀士繼續在想：這桑嫣娘這麼大的年紀了，仍然風韻猶存，甚至仍說得上美艷，當年的紅娃，美得更是妖艷可知了，是男子漢，有幾個是不好色的，何況武林中人，便是正派名門，精於武藝，亦少受禮教薰陶，終南劍客當年怎生便輕信一面之言，果然也有不是了。

只聽那青蓮姑娘冷笑道：「我爹當年若不是手下留情，你這魔女再多幾條命也沒了，哼！你殺了人，便沒把無極門的人殺絕，死傷在你劍下的已是不少，那是盡人皆知，你還想强辯，你被我爹打跑了，懷恨於心，因爲不是我爹的敵手，竟想殺我娘來雪恨。」

那桑嫣娘竟不否認，反而點了點頭道：「那是眞的，那日我北上去到先天無極門的老巢，本是想找他們的長老與問罪之師，也不過是有所辯解，責他們對門下管教不嚴而已，原無惡意，不料他們被逃回去的門下一頓哭訴，不但先聽信了他們的謊言，且把你爹請了去，我一露面，簡直不容我開口，就對我羣起而攻。哼！我承認，你爹的劍術天下無敵，但丫頭，若憑他一人一劍，三五十招之內要想勝我，也不容易，更何況有先天無極三個長老相助，我當時眞恨極了你爹。」

「但我娘與你何冤何仇？」

「無冤亦無仇。」桑嫣娘道：「只因你爹行踪無定，山東道上我又不能逗留，得知你娘孤身上路，嘿！只要我守候在她身邊，還怕找不到你爹一決勝負。丫頭，你那娘手無縛鷄之力，我桑嫣娘再不肖，也還不會去殺一個身無武功的人。哼！」

當眞，桑嫣娘當年若要對青蓮的娘不利，或是心懷惡意，那還有命在，白秀士心想：難道青蓮姑娘所言，不盡是實情？

那桑嫣娘從樹下走出來了，只不過走前了兩步，絲毫不見有惡意，倒像要把青蓮姑娘看得仔細些，冷笑一聲，才又說道：「丫頭，若不是我守候在你娘身邊，豈僅今天我面前沒你這個丫頭，這世上壓根兒就沒你了，不料你這丫頭……」

白秀士心說：「如何不是，當眞，若不是桑嫣娘在她娘身邊，豈僅青蓮姑娘無所養，姑娘也死無所葬，這世上那還有她，可見傳言都是聽信不得的。」

不料青蓮姑娘冷冷地說道：「別以爲我會感激你，誰不知你惡毒賊賤，誰又知道你存着甚麼心，不過我却知道，你不過是要討好我爹。」

那桑嫣娘有如不聞，顯然已沉緬於往事之中，語氣柔和得令白秀士驚訝，簡直不像是從她咀裏說出來的。只聽她說道：「初時我對你娘雖無惡念，却也不是存着甚麼好心，不過想從她對你爹了解得多些，再就是江湖之上，兩强不能並立，有了你爹，就沒有我。

「那知我陪同你娘一路而行，不過一日行程，我就被她出奇的柔性溶化了，她對我不但絲毫未存戒心，連我的身世來歷也不多問一句，我說甚麼，她全信以爲眞，因爲我說孤苦無依，她竟百般安慰我，有生以來，從未有人對我那般呵護照顧，不用三兩日，我便是百煉鋼，也被她的柔情所銷溶了，忘了我對你爹的恨，甚至忘了江湖，忘了我身邊沾滿血腥的寶劍。」

崖上的飛瀑像是突然奔騰起來，那瀟瀟的雨聲也再入耳了，連那白天難得聽到的雨打殘荷聲也清晰可聞，因爲桑媧娘話聲停了，青蓮姑娘默然無語，白秀士雖在花蔭之下，亦感覺到那陽光的溫煦。

沒人會懷疑桑媧娘是虛假之言，因爲那是不必要的，她也沒必要要人家相信，她雖是在對青蓮姑娘說，但顯然她眼中並無青蓮，只不過是沉緬於往事中的自言自語。

她又在說了，幽幽地，先輕輕地嘆了口氣才說道：「我哭了，有生以來，我未曾落過淚，但我哭了，當你娘死的時候，要令一個人死亡，何其容易啊，但要救一個不該死的人，何其不易，我已盡我所能了，甚至一夜之間來回三百里地，去替你娘配購藥物，三更半夜，把華陰最有名的醫生從床上揪起來，逼着他替你娘開處方，但晚了，你娘仍然回天乏術，我抱着你，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眼淚是甚麼滋味，那是我第一次哭，也是最後一次流淚。我把眼淚抹乾了，因爲我要埋葬你娘，也得趕快去替你找個奶娘，甚麼也不爲，當然不是爲了你那個忘恩負義的爹，也不是爲了她，可憐你一生下來就沒了娘，只是爲了她，你那個死去的娘。」

白秀士目不轉睛地望着青蓮，他現在才知道，原來江湖中人以訛傳訛，當年的紅娃，並非如傳說中的那般邪惡，豈僅非淫賤，簡直心地善良得令人敬。雖說秀士時有聽人傳說，但都不過三五言，因爲江湖中人對桑媧娘畏如邪魔，更勝於蛇蝎，誰也不敢開罪她，便偶爾失言提及，必都立即噤若寒蟬。秀士不過從青蓮姑娘的敍述裏，才知道得多些，那也不過是兩日前的事。

他目不轉睛地瞪着青蓮姑娘，倒要瞧他慚愧不慚愧，桑媧娘說得不錯，若不是她在青蓮的娘身邊，青蓮還有小命兒麼？雖非親娘，也眞說得上是重生的娘。

不料那青蓮姑娘冷笑一聲，那目光，啊呀！他從沒見過那麼充滿仇恨的，邪惡的目光，人人都說桑媧娘邪惡歹毒，但秀士却從未自桑媧娘的眼中見過。

這那是甚麼可憐的紅衣女？更不是接引他的仙姬，亦不再是潭邊月下撫琴的怨女，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可怕的女子，一見那目光，令他心下也一陣寒。

她沒有移步，她脚踏在隱在水下的礁石上，也不能移步，水面的一層薄霧掩蓋了水波，她的上半身却在陽光下，是以她的眼神和面部的表情，清晰可見，他不明白，桑媧娘所說分明都是實情，爲何令她憤怒如此？

那是短暫的一陣沉默，桑媧娘在緬懷往事，凝眸潭上的烟波，目光深邃而遙遠，甚至像沒聽到青蓮姑娘的冷笑聲，也沒發覺她已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忽聽青蓮姑娘冷厲的聲音喝道：「住咀！任你舌燦蓮花，只能瞞得我爹，可惜我爹不在這裏，屋中倒有兩人，必都昏迷未醒，却騙不過我。」

她的話倒提醒了秀士，他本是躲在花籬之後的，爲了把兩人看得清楚些，不自覺從花籬上伸出頭來。好在人家都以爲他昏迷未醒，沒人向花籬這邊望。

那桑媧娘倒怔住了，像是不明白青蓮在說甚麼？

青蓮的目光簡直像兩把銳利的寒劍，道：「好不容易，我才等到今日，二十多年了，今天要你說個明白，你不用担心，我爹出去了，一時三刻也不會回來，花苑中的兩人也聽不到，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若死在你的劍下，也該叫我死個明白……」

「你……你說甚麼？」桑媧娘顯然已發現青蓮姑娘眼中的怨毒了，竟有些驚訝，道：「你要我說甚麼？」

「我要你老老實實招認，你是怎樣殺死我娘的，你說！」她切齒咬牙，聲音像破裂的寒冰：「我爹信了你的謊言，但我，打從我懂事以來，我就從沒相信過，我娘雖然不會武功，但隨同我爹遊遍天下名山，足跡遍五湖，豈是一個體魄不健强的人所能辦得到的，遊過名山五湖，便不健强的也健强了，我爹也放心她一人回山，這就是最好的明證，爲何突然死了？」

「你你……」桑媧娘睜大了眼睛，像是不信她所聽到的，說：「你懷疑我殺了你娘？你竟……」

「你敢不承認？」青蓮怒道：「你算準我爹回山之期，趁我爹未返，殺死了我娘，你假仁假義，埋葬我娘，不過是怕我爹找出你殺人的罪證，你好心得很啊，你把我撫養了，因爲若不如此，我爹豈會毫無所疑，你這惡毒又狡獪的女魔，你不但騙信了我爹，還讓他對你心存感激，於是，你施展你的狐媚伎倆，迷惑我爹……」

「住咀！」桑媧娘大怒，怒喝一聲。

白秀士和她相距不過才丈許，清楚看到桑媧娘不但大怒，而且怒得發抖。

桑媧娘恨極道：「我好心把你撫養了，救了你的一條小命，你竟如此忘恩負義，含血噴人！」

青蓮姑娘毫不相讓，面如寒霜，話如冰，道：「我明知你已進來了，爲何把爹騙出谷去？屋中的兩人昏迷不醒，那穴道是我點的，我也讓你親眼見到了，這裏現下只有我們兩人，不，一會功夫，就只賸下你一個人了，因爲我不是你的敵手，你就要殺死我。那麼，你怕甚麼不敢承認，既敢作了，也就要殺死我了，爲何不讓我死得明白？」

桑媧娘怒得一聲怪笑，再又走前，一步，又一步，美麗的面容繃緊了，她要做甚麼？眞要殺死青蓮？白秀士的心在緊縮，但他也不明白，直覺桑媧娘的話可信的成份多些，難道桑媧娘不知王屋仙翁已出谷去了，一時不會回轉，且已知苑中的兩人昏睡不醒，以這女魔平日的所行所爲，難道倒要說出好聽的話來討好青蓮麼？

那青蓮姑娘眼見桑媧娘一步步逼近了來，竟然脚下半步也不移動，道：「喪門



魔女殺人如麻，從來敢作敢爲，敢情也是個沒胆的匪類。」

「好好，」桑媧娘已走近水邊了，再走前兩步，她在望甚麼？嚇得秀士忙不迭一縮身，但桑媧娘的目光從花籬上一掃而過，再又向身後掃了一眼，才道：「這裏果然沒人了，丫頭，在我答覆你之前，我也有幾件事，要你親口承認，雖然我明知是你做的。」

那青蓮姑娘冷哼一聲道：「是我做的，我就敢承認，我也知道你要問甚麼。」

桑媧娘道：「好，王屋鎭上，客棧中，街頭上，和那戶人家……」

「那賊窖。」青蓮姑娘更正說。

「那賊窖。」桑媧娘點頭同意：「果然是死有餘辜的一個大盜的老巢……」

「讓我來說了吧，」青蓮揚着眉兒道：「那客棧、街頭、和賊窖，一共二十三口，全是我殺的。」

白秀士幾乎驚呼出聲，像陡然掉在冰窟裏。

桑媧娘道：「好！敢作敢當，你不但身穿紅衣，讓見到的人誤以爲是我，因爲一身紅衣的紅魔女，惡名喪門魔女，早已江湖有名，更在壁上題字……」

青蓮姑娘道：「那戶人家是賊窖，街上的四個賊子也滿身血腥，客棧的賊也都死有餘辜，除奸懲惡，仗義行俠，美名兒天下傳，我殺人，你得美名，你該多謝我才是。」

桑媧娘厲聲道：「但那僕傭和兩個婦人何罪，更有兩個才幾歲的孩兒，難道也都兩手沾滿了血腥？」

青蓮姑娘眉兒揚得更高了，說：「嘿！你眞蠢，若不殺了，就不是滅門，也就不像是喪門魔女的行事了，我把他們一劍一個殺絕，這是成全你啊，成全你得美名，你一生壞事作盡，惡名天下聞，有一樁好事，美名天下揚，難道我殺錯了麼？」

白秀士呆在那花籬後，有如泥塑木雕，眼前這兩個女子，誰最邪惡歹毒，已是顯而易見，原來王屋鎭上的滅門慘案，是青蓮做的，不，蠢的應該是他，他在現場見到了身穿紅衣的青蓮姑娘，竟被她騙信了，對她絲毫不疑，還以爲她眞怯弱可憐生，原來他懷抱了半日的青蓮姑娘，才是殺人的女魔，甚至此刻他也不相信，怎生她連殺了二十餘人，竟還能裝成怯弱的可憐相，却有一點他是相信的，換了桑媧娘，絕假裝不出來。

他腦子裏轟然一聲，眞像响了個晴天霹靂，耳邊也响起了青蓮姑娘先前的一句話：「我已是他的人了。」她是他的人了，這個虛假、邪惡的青蓮，是他的人了！

桑媧娘也在咬緊牙關，雖然憤怒的顫抖，但開口時，却聲調平和，說道：「那夥賊子果然皆是死有餘辜，當眞該死，雖在王屋鎭上隱匿了多年，却瞞不過你，但爲何等到那個時刻才殺他們，你那用心，我已明白。」

青蓮道：「好啊，你且說來聽聽。」

秀士也眞不解，桑媧娘連番移步，和青蓮姑娘相距已不到一丈了，她非是不見，但却毫無懼色，也不見她戒備，難道她眞是有恃無恐？所恃的是甚麼呢？

桑媧娘冷冷地，但聲調柔和地，說道：「你要殺他們，以你的武功劍術，家學淵源，可說易如反掌，不過留待我來到王屋山下，至少也要待留我在這左近出現的時刻……」

青蓮姑娘讚道：「你眞聰明，若不是有人見到你在這左近出沒，這二十多條人命賬，又豈會算在你頭上。」

「這還不算。」桑媧娘聲調越更柔和，但眼中的青光越來越盛：「你那老不死的爹久已和江湖中人斷絕了往來，又足不出山，便是再多的人被殺，他也不知曉，是以，你也算準他下山的時刻，讓他親眼見到我這個喪門魔女惡毒成性……」

「啊呀！」青蓮姑娘揚眉笑道：「了不得，我這苦心的安排與計算，一些兒也瞞不過你。」

「但這都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讓那書呆，那個讀書讀得呆了的白秀士親眼見到，我這喪門魔女何其惡毒。」

青蓮姑娘嘻嘻一笑，說道：「現在你該明白，爲何我連那婦孺與僕傭也不放過，一來是不能留下活口，二來麼，就不像是你這喪門魔女下的毒手了。我要讓他親眼見到，讓那書呆子相信是你這喪門魔女殺的，親眼見到你有多惡毒，看他還敢不敢把得自我爹的神劍心法傳給你。」

白秀士不但呆住了，而且渾身都凉透了，也才知道，原來在她們的心目中，他不過是個書呆而已。天啊，眼前這個曾被他視作仙女的姑娘，爲何竟是如此惡毒！

「他不敢把神劍心法傳給我，也就是背叛了我，於是……」桑媧娘悄沒聲左跨一步，但倒退回來了兩步，凝視着青蓮姑娘。道：「於是，我就不許他和秋娘成婚了，對你來說，只怕這才是你的主要目的，於是，那書呆子再是情有獨鍾，也不怕他不移情於你了。」

青蓮姑娘道：「你錯了，甚麼不怕他不移情，好教你得知，他不移情也不成，因爲我已是他的人了。敢情也還有你這女魔不曉得的。只可惜你這女魔沒命喝我們的喜酒了。」

沒絲毫羞赧之容，也沒半點愧慚之色，她竟然得意得神采飛揚。白秀士只覺兩腿一軟，便已跌坐在那花籬後了。這個曾被他他視作仙女的青蓮姑娘，何其可怕！

# 下期預告

## 滅門

（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蕭、黃、趙、白四家有一段極其密切複雜的關係。一日，趙公子與萬公子決鬥後，趙幸不死回家，回到家門才發現家人已被殺絕。接着萬、黃、白三家均慘遭殺害……兇手到底是誰？請看沈鷹及管一見如何再顯神通破案！

## 情天無情　情自苦

尖銳的笑聲如轟雷，把他喚醒了，原來他不過眼前一黑，並未昏迷，祇不過一霎眼間失去知覺。他跌坐在地，如何會無聲，但兩個女人皆全神貫注在對方身上，加上雨打殘荷聲，越來越响的松濤聲，以及高崖上隱隱如悶雷的飛瀑聲，把這聲响掩蓋了。

原來是桑媧娘一聲尖銳的大笑，道：「好一個他是你的人了，丫頭，若不是你把他灌醉，做出那樣無恥的事來，我也不先斷他一臂了，你只道人不知，鬼不覺，那想到他在睡覺中，竟自吐眞言，他口口聲聲呼喚秋娘，我立即知道你這無恥的丫頭，利用你的面貌與秋娘有幾分相似，趁他醉了酒，做出無恥的事來。」

青蓮一定會羞愧的，會嗎？咬緊了下唇的秀士雖沒起身，但花籬下倒比有茂盛的枝葉遮擋的上面部份，對外面看得更清楚，只見那青蓮姑娘非但無羞愧之色，反而掀了掀眉兒，冷笑道：「若說這也是無恥，那麼當年你向我爹投懷送抱，不也無恥了，我不過有樣學樣而已，何況當年，幾年前，我爹原是要把我許配給他的，只因他去終南尋訪不到我們，轉去太行，被你們迷惑，把他困在山裏，一困數年，好哇！原來你恨他不要你的女兒了，竟一怒斷他左臂。」

白秀士也才恍然大悟，原來桑媧娘斷他左臂，是這個緣故，這桑媧娘也眞不講理，太乖戾了，明知他是醉後誤認青蓮作秋娘，爲何仍下此毒手！

只見桑媧娘大怒，語調再不似先前一般柔和了，道：「丫頭，當眞你敢作敢當，做過的事，都不怕承認。」

青蓮姑娘道：「我是叫你死得明白，有甚麼不敢。」

「好！」桑媧娘道：「我在江湖道上，惡名在外，而眞正的喪門魔女，甚至殺人不分邪正的紅娃，就是你這個陰險狡獪丫頭，你也敢承認麼？」

白秀士更是大吃一驚，她這是怎麼？誰不知桑媧娘是喪門魔女？難道江湖上更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紅娃！

不料青蓮姑娘毫不遲疑，揚眉道：「不錯，都是我，因爲我知道爹從沒忘記過你，表面上他斷然拒絕了你，其實他心中仍在時刻懷念你，甚至好幾次，我聽他在睡夢中也呼喚你的名字，而你又糾纏不休，我又不能永遠守在我爹身邊……」

「於是……」桑媧娘恨聲道：「我殺人，不過是誅首惡，除奸邪，而你……你却隨後去滅門，把那人家斬盡殺絕。殺得那人家鷄犬不留，而且一次又一次，一家又一家！」

「甚至你沒誅首惡的人家，只不過你曾在那左近出沒，我也去滅了門，把那人家斬盡殺絕，因爲有了你在那左近出沒，就不愁人家不把那筆帳算在你頭上。」

「就像王屋鎭上的血案一樣！」

「就像王屋鎭上的血案一樣，」青蓮姑娘得意地說道：「火一般紅的紅衣有多顯眼，不愁人家見不到，是甚麼人恁地心狠手辣啊？不用說，人家首先立即想到，必是早些年的紅娃，近年的紅魔女……」

「你這丫頭……太歹毒了，爲甚麼啊？」桑媧娘早已知道是她嫁禍，但聽到她親口承認，竟仍不免驚訝，說道：「我眞難相信，有你那樣一個女菩薩一般的娘，會生出你這樣一個心狠手辣的丫頭。」

白秀士也目瞪口呆，雖然聽到她親口承認，竟然仍難想像。

青蓮道：「爲甚麼嗎？因爲我恨你，我娘死了，死無對證，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但我疑心，我娘一定是你殺死的……」

「你胡說！」桑媧娘大怒吼叫！

「瞧你急成這個樣兒，我已說死無對證了，我是否因爲恨你，才這麼疑心，但我也並未追究了，我只是不許你把我爹從我身邊搶走，我要我爹也恨你，對你厭惡鄙棄，斷了娶你爲妻的念頭……」

「夠了，夠啦。」桑媧娘無限厭惡地說：「你們都聽得明白，我揹了這麼多年的惡名，任我如何明查暗訪，始終沒查出是甚麼人心狠手辣，近年來雖然漸有所疑，但仍不相信，不料眞是她，她才是眞正的喪門魔女！哈哈！」

白秀士愕然長身，從那花籬後站了起來，難道除了他，更有人在？因爲桑媧娘的目光從他隱身之處掃過，落在她身後。

青蓮姑娘一聲驚呼！面色大變，隨着桑媧娘的目光，一見白秀士長身出來，簡直像見了鬼怪一般，也像秀士一樣，向桑媧娘身後望去，都以爲王屋仙翁也會現身出來！

桑媧娘說你們，當然就不只白秀士一人，另外更有人，當然就是王屋仙翁！

但沒有，桑媧娘身後並無人現身。

青蓮姑娘的眼睛閉上了，吸了一口氣，顯然地，白秀士的現身令她吃了一驚，但並非她面色大變之故，不見她爹現身，却鬆了一口氣。

她的眼睛怒瞪，面色也由白轉青，怒道：「你既已明白了，還等甚麼……」

「不不……不要！」白秀士也厭惡要作嘔！叫道：「別上當，她身在水中！」

原來青蓮姑娘才是眞正的喪門魔女，這個如花似玉，曾被他視作仙女的姑娘，天啊！她如何滅門，以往的不知道，但王屋鎭上的血案他可是親眼見了，那幾個婦孺的慘死之狀，就像在眼前，他是絕望？還是驚駭！只覺一陣寒凉的麻木，令他窒息，眞像要作嘔！

青蓮姑娘向他瞪了一眼，怒道：「你你……竟幫這賊魔女！」

桑媧娘狂笑道：「丫頭，我要殺你，也不用等到此時此刻了，你明明不是我的敵手，爲何有恃無恐？我已知你有蠱惑，如何騙得了我？」

霧氣湧現了一片寒濤，青蓮亮出劍來了，只見她把劍一揚，道：「好啊，那你爲何不敢過來。」

桑媧娘道：「丫頭，你也太小看我了，這一月來，我在山中尋找你父女藏身之處，十數次打從外面經過，竟不得其門而入，我若不狠起心腸來折磨他二人，只怕仍然進不來，雖是狡獪，亦可見你的匠心，這七八年來，我無辜揹上了喪門魔女的惡名，你處心積慮，陰謀陷害，把天下人都瞞過了，甚至瞞騙你爹，今天若不是你



親口承認，豈僅令我百口莫辯，便有千口萬言，也難辯白，丫頭……」

桑媧娘恨得切齒咬牙。青蓮姑娘冷冷地道：「那又如何，既然你恨極了我，爲何還不滾過來，出手啊，其實，要說狡獪，看來我仍不及你，今天我不也上了你的當，不是仍被你闖進來了，賊女魔，可惜我發覺上了你的當，太晚了些。」

桑媧娘嘿嘿兩聲，道：「丫頭，任你有多狡獪，豈不聞智者千慮，也必有一失，何況我折磨他們二人，一個是你的情人，一個是你爹的愛女，不怕你們不爲了救人，一時亂了方寸，只是太苦了他們兩人了，尤其是我那女兒秋娘，只怪那蠢丫頭不明白我的苦心，也太性烈了些，否則怎會重傷……」

她在悔，也在恨，白秀士恍然大悟，桑媧娘是在拖延時刻，也許有所待，是不見王屋仙翁現身，在等待他麼？

青蓮姑娘也明白她的用心了，道：「你不用等待了，我早已告訴你，我爹一時不會回來的，賊女魔，你的心機看來又白費了，我已上過你兩次當，不會再有第三次了，適才我眞被你嚇了一跳，我要教你仍然萬口莫辯，也教你死無對證！」

桑媧娘大叫道：「小心！」

白秀士那料到青蓮姑娘會對他遽下毒手，尚未明白她的話意，雖有桑媧娘的示警，仍然晚了一些，躲過了咽喉，右肩頭一陣劇痛，三根銀針已釘在他的肩骨之上，登時又跌坐在地。

他心胆俱裂，但肩上的劇痛，却不及心的寒凉所給予他的那一陣收縮的痛苦。

她竟要殺他滅口！這個剛對他投懷送抱過的姑娘！

桑媧娘已搶過來了，劍雖快，却快不過青蓮姑娘發於無形的飛針。

桑媧娘大怒道：「好丫頭，竟把我的銀針絕技也練成了，你用銀針殺他，若教你趁心如願，被你爹見到了，不用說，我又是有口難辯了。丫頭，這竟這般惡毒，我再不能饒你！」

她只是怱怱向白秀士的肩頭望了一眼，即躁腳縱出，向青蓮立身之處撲去！

只聽青蓮姑娘一聲冷笑，咦！人呢？只見桑媧娘被滾滾翻翻的霧氣環繞，落在青蓮姑娘適才立身之處，青蓮姑娘連人與劍皆已隱去。

不料飛瀑所濺發出來的水霧，瀰漫潭面，在當空的陽光照射之下化爲霧氣，更濃於月下，白秀士想出聲阻止，竟張口而無聲，竟發不出聲來，他肩上的劇痛消失了，但痲痹的感覺却迅速在蔓延。他雖然仍清醒，明白銀針上有劇毒，却已說不出話來。

糟了，桑媧娘必遭毒手！

就在這瞬間，白秀士驀覺一陣疾風打身後掠過，可是疾風拂花枝，打在他身上麼？雖然那痲痹的感覺已在加深，但仍還感覺得到。

他知已中了劇痛，但仍全神貫注在桑媧娘身上，也許因爲銀針是桑媧娘的絕技，桑媧娘若無恙，也就能够救他。

他想示警，但發不出聲來！他能聽，亦能見，就是發不出身來。

只見桑媧娘怒吼一聲，向青蓮姑娘再現身之處，劍在身先撲了過去！

青蓮姑娘不過從那滾滾白霧中，露出半個身子來，那桑媧娘尚未撲到，却已縮身不見了，白秀士稍稍鬆了一口氣，因爲桑媧娘看準了青蓮姑娘現身之處，故爾仍能落腳在水下的礁石上。

「賤女魔，我在這裏。」

再現出身來的青蓮姑娘，已在桑媧娘身後，又是乍現倏杳，眨眨眼間，激怒的桑媧娘已撲了數次空。

完了，白秀士明白，他心下是否眞明白？不，他只是意識到，桑媧娘必遭青蓮的毒手，他眞正明白的是，那處潭面，必是青蓮姑娘處心積慮所設下的陷阱，必有一兩處水面下的礁石是活動的，她落腳有石，縱身時踢開了，桑媧娘便會落入她的陷阱中。

完了，白秀士眼前已模糊了，他只能見到幌動的模糊景象，甚至分不清誰是桑媧娘，誰是青蓮，只不過心下仍然明白，也還能聽得到怒吼聲！

糟了！桑媧娘先前以爲王屋仙翁在身後，但仙翁並沒現身，青蓮姑娘再傷了秀士，再出言相激，她如何還能沉得住氣，青蓮姑娘不但身有霧氣可藏身，而且對水面隱藏的礁石瞭如指掌，桑媧娘必遭她的毒手。他努力氣沉丹由，希望在那劇毒攻心之前，保持清醒，這百日來他的內功眞力大增，甚至出乎青蓮姑娘的意外，全靠他自身的功力衝開穴道，提早醒來，那麼，他運用眞力護住丹田，保持一會清醒，也許能够。

（以下轉入第64頁）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 一刀斬

## 怪風驟起

時令已是深秋。

這一日，雖然烈日懸空，但秋風却一陣緊過一陣，刮得塵飛土揚，吹在人身上，針刺般生寒。

這種一邊出太陽一邊猛刮秋風的天氣，據那位在襄陽城腳下開了二十三年酒鋪的掌櫃——鄭老裕說，還是頭一遭眼見，所以，今日坐在酒鋪內的客人，都在談論着這罕見的天氣。

「毛老哥，你瞧瞧，風吹起的塵沙，簡直將日頭蔽住了，這種鬼天氣，你倒說說，幾曾見過？」一個穿灰褐色短夾衣的中年漢子一手執着酒杯，朝一個坐在店門角落的老漢噴着唾沫說。

被稱爲毛老哥的老漢年紀大約六十開外，頭髮稀疏斑白，臉上皺紋縱橫，但身板骨挺直，精神矍鑠，語聲也很洪亮。「翟三，你剛才沒有聽到鄭掌櫃的話麼？這二三十年，不要說是你，就是我，也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鬼天氣！」

「咳」地吐了口痰，毛老爹又開口了，神態顯得有點怪異。「咳，聽上一代的說，這……這種天氣，可不是好兆頭。」

那漢子翟三一聽，心頭跳了一下，顯得有點驚恐地看着那位毛老哥，猛古丁拿起酒杯「咕」地一口喝了個乾，喉頭聳動了一下，急聲道：「毛老哥，這……這是怎麼說？」

「怎麼說？」毛老爹猛往喉嚨裏灌了一口酒，嗆得他猛咳了幾聲，才臉紅脖子粗地啞聲道：「那我是說，可能有什麼天災橫禍的事情會發生！」

## 命案頻生

毛老爹說到最後一個字，他自己的臉色也變得難看，並且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直着眼瞧着毛老爹的翟三像受到感染般，猛古丁抖顫了一下，變顏變聲地道：「毛老哥，這……這……是眞的？」

毛老哥倏地雙眼一睜，臉上却顯出驚怖的神色，喘口氣道：「我曾經聽我爺爺說——距今沒有一百年也有九十年，也出現過像今天這樣的天氣，結果，死了上千上萬人，隨處可見到屍體。」

毛老爹說到最後，不自主地抖顫了一下。

翟三聽着，不但臉色變了，連眼色也變了。「毛老哥，令祖有說到底發生了什麼……災禍沒有……以至……死……死了這這麼多……人……」

毛老爹乾咽了口口水，沙啞着聲音說：「聽說……聽說那是一場瘟疫，患上的人乍寒乍熱，不停地打擺子，結果……」

毛老爹沒有再說下去，但不說，翟三也明白那結果是什麼，所以，他悶聲不响，將杯中的酒一口喝乾，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顫抖了一下。

「唉，但願不要像當年一樣……」毛老爹唉嘆着，話也沒有說完，便朝咀裏直灌酒。

毛老爹那句說話雖然沒有說完，但翟三却明白說的是什麼，一顆心猛地往下一



沉。

這時酒鋪內還坐了三五個客人，這幾個客人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他們的臉色，也可以看出他們心內的憂懼。

風一陣緊過一陣，而日頭在漫天迷漫的塵沙遮蔽下，只露出濛濛的一團光影，風吹在人身上，不但吹得人針刺般痛，還感到乍熱乍涼的。

猛一陣風「嗖」地疾刮入酒鋪內，毛老爹翟三等人但覺一股風沙撲打而來，忙不迭以袖掩臉……

及至睜開眼睛一看，不但衣服沾了塵沙，連桌面也鋪了一層灰黃的塵砂，杯中的酒，更是喝不得了。

毛老爹與翟三不由怔怔互相呆望着。

那位鄭掌櫃的灰黃着一張臉，眼光驚怖地呆怔怔望着外面。

「好猛的風！」一個客人脫口道：「連酒招也吹折了！」

衆人們聞言俱不由心頭一震，齊往外望，果然，那面旗招被吹折了，跌落在鋪門外的地上。

鄭掌櫃的這時的一張臉不但灰黃，而且慘白，咀裏嘟喃着，不知在說些什麼，神態似乎有點不正常。

毛老爹與翟三互覷了一眼，不由倒抽了口涼氣，喉嚨像被什麼堵塞了一樣，硬是說不出話。

又一陣猛烈的急風從門外刮過，那面酒招被吹刮得颼地斜斜飛起，隨風而去，眨眼不見了。

鄭掌櫃的這時候臉如死灰，眼內盡是驚怖之色，咀裏仍然嘟喃着，毛老爹翟三依稀聽出一兩句——

「……天……天亡……我也……」

毛老爹翟三一聽，臉色立變，如何還坐得住，喝得下？慌急急站起來，掏出銀子，放在桌上，急步離開酒鋪，冒着風砂往家走。

其餘的客人跟着也一窩蜂地放下銀子走了。

刹那，酒鋪內只剩下鄭掌櫃一個人呆坐在櫃枱內，像白痴一樣，咀裏仍在嘟喃着。

酒鋪內本來有一個伙記招待客人的，這時，也不知躲到那裏。

但呼嘯的風沙，依然遮天蔽日，灰濛濛一片。

× × ×

猛烈的秋風刮了一天一夜，直刮得日月無光，混沌一片。

翌日，風終於止遏了。

但却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酒鋪老板鄭掌櫃的一家大小，連帶那位伙記，遭人殺害了。

發現這宗慘案的是嗜酒如命、無酒不歡的毛老爹。

毛老爹大清早就起了床，一看天朗風止，心頭那份高興，簡直無法形容出來，「骨嘟」一聲吞了一口饞涎，無奈天色尚早，還未到酒鋪開門的時候，所以他只好忍耐着，直到日頭升上了鎮東頭那棵大槐樹的樹頂，他便急不及待地出門朝酒鋪跑去。

鄭掌櫃的酒鋪開設在鎮南街頭。

毛老爹遠遠地看到酒鋪仍未開鋪，心內不由嘀咕起來：「鄭掌櫃的今早怎麼哪，這時候還不開門的做生意，賺够了不成？不，不對，莫非他睡死了？唔，不對不對，他不是這樣貪睡的人，莫非……」一絲不祥的念頭陡然從他心中閃過，「莫非也遭到……」

毛老爹不敢再想下去，驚悸地抖了一下，腳步却不停，像鬼使神推般，直往酒鋪走去。

這時候，他期望一杯在手的那份喜悅已飛散了，換之的是好奇與驚恐。

「難道昨天刮的那場怪風，眞的不是好兆頭？」毛老爹想到這裏，忍不住身子悚慄一下。

正在胡思亂想間，毛老爹已經來到酒鋪前。

酒鋪的幾扇門關閉着，房內靜靜的，一點異樣也沒有，但毛老爹的心頭却已泛起一絲異樣的感覺。

酒鋪太靜了，靜得令人感覺不到一絲生氣。

緊接着，毛老爹的鼻子猛然抽吸了幾下。他是因爲隱約嗅到一絲腥味才用力嗅吸的。

「血腥味？」他終於從嗅吸中辨認出了，心房猛烈抽搐了一下，眼中臉上，盡是驚悸之色。

「老鄭——」他忍不住高聲朝屋內叫，但酒鋪內却一絲反應也沒有。

「莫非他眞的……」毛老爹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却忍着心頭的驚悸，走前兩步，從門縫往內窺看。

眼睛貼在門縫上，那陣嗅之欲嘔的血腥味更濃，毛老爹忍不住乾嘔了一下，極力忍耐着，往內瞧。

屋內雖然很昏黯，但朝陽剛好從門縫內射進去，所以毛老爹的老花眼仍能看到鋪內近門口的那張桌子前面的地上，躺着一個人。

一個腦袋離開了脖子的死人。

「啊——」毛老爹活到這把年紀，還頭一遭看到沒有腦袋的死人，心房猛然收縮，手脚冰冷，驚呼聲中，由不住猛往後踣退。

「毛老哥！」不知是誰在後面招呼他，並且一掌拍在他的肩頭上。

毛老爹立時兩眼一翻，一口痰湧上喉嚨，雙腳一軟，朝後便倒。

幸虧在背後招呼他的人手腳快捷，及時一伸手扶住他，否則，毛老爹就會昏倒在地上。

「毛老哥，你怎麼哪？」扶住毛老哥的人却原來是翟三，鄭記酒鋪的常客。

毛老爹雙眼翻白，微張着口，喉嚨「咕嚕」作响，臉色灰白，手腳微微動着，就是說不出聲。

翟三初時一看毛老爹的情形，心頭不免大吃一驚，幸好他驚而不亂，發覺到毛老爹只是痰上頸，於是慌不迭伸手在毛老爹的心胸上搓揉起來。

搓揉了一陣，毛老爹的喉頭「咕嚕」猛响，接喉頭一動，張口吐出一口痰涎，跟着胸脯急劇起伏，喘息起來。

翻白的雙眼慢慢翻轉，蹩得瘀紅一片的臉色，也漸漸消褪。

「咳——」毛老爹終於長長吁了一口

氣。

翟三一見，一顆提到喉嚨的心才算放下，急不迭道：「毛老哥，你怎麼哪！」

「死不了，」毛老爹喘了口氣，翻眼一看，「翟三，原來是你，剛才差點沒有被你嚇死了。」

「這是怎說？」翟三詫異地瞧着仍在喘氣的毛老爹，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樣子，「毛老哥，光天化日之下，我翟三又不是妖魔鬼怪，相貌也長得不怎麼難看，怎會嚇倒你？」

毛老爹長長地吸了口氣，張口再吐了一口痰涎，才微微喘着，滿臉驚怖地道：「若是平時，不要說是白天，就是月黑風高夜，你也休想嚇得了我，但……」

下面的話，毛老哥抖着聲再也說不下去，一雙眼驚懼地直望着鋪門緊閉的酒鋪，伸出顫抖的手指，指着酒鋪驚怖地道：「你……去……瞧瞧……瞧吧！」

翟三從毛老爹的神態舉止，看出酒鋪可能發生了事——因爲他現在也發現酒鋪仍未開門的做生意——這是一種罕見的現象，據他記憶所及，自他開始光顧鄭記酒鋪以來，這麼遲仍未開門做生意，還是頭一遭。

「莫非鄭掌櫃眞的出了事？」翟三的心頭猛地震慄了一下，驚疑地直視着毛老爹。

毛老爹抖着咀唇，顫聲道：「你去看……看……就知……知道……了……」

「你站穩了，」翟三深深地吸了口氣，胆氣陡壯，兩步走到門縫前，張眼自門縫往內瞧。

未瞧清楚，他巳先嗅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差點沒有吐出來。

及至仔細瞧清楚了，那剎那他被嚇得僵木了一陣，然後驚怖地嘶聲尖叫起來。

「不……不好了……殺……殺人啦……」

一張臉煞白得毫無血色，全身震顫着，連連往後踉退。

幸好毛老爹及時讓開，不然，會被翟三撞倒。「翟三，你說嚇不嚇人？」

見翟三像木頭人一樣連連後退，不應他，毛老爹急忙扯住翟三的衣袖，急聲道：「你怎麼哪？」

翟三像是靈魂離了竅般，不聞不應，急得毛老爹用力搖幌他，他才如夢初醒，眼珠一轉，驚怖地望着毛老爹，一迭聲說：「死了人，死了人，地上躺着一具沒有頭的屍體，眞……眞可怕……」

「發生了什麼事？」突然一陣人聲湧來，毛老爹翟三忙回轉頭望去，原來有不少人正紛紛奔來，大概是因爲翟三剛才一聲驚叫，驚動了附近的人，所以趕來看個究竟。

「酒鋪內出了人命！」毛老爹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

「轟」的一聲，好像在水潭中投下了一塊巨石，聚攏過來的人羣起了騷動。

「毛老爹，你說酒鋪內死了人？」

「別是你眼花看錯了吧？」有人大聲說：「昨晚我還看見鄭掌櫃帮着小李上鋪門呢。」

「不得了，不得了啦，酒鋪有人死了！」有人大聲呼叫起來。

「酒鋪內確實有人死了，腦袋被砍下來，不信，你們去瞧瞧！」翟三驚急地大叫。

這時聞聲趕來的人更多，嘈嘈亂亂的，有人大叫：「咱們去看看！」

「哄」的一聲，也不知是誰推誰，總之你推我擁的，擁向酒鋪門前。

「砰匍！」一聲，你推我擁的人羣收勢不住，走在最前的那個猛地身不由主撞在門上，將緊閉的門一下子撞開了。

若是拴起來的門，肯定不會一撞就開，這不用說，門是虛掩着的。

「哇——媽呀！」

「啊——我的娘！」

驚叫聲剎那响成一片。

令到那些人驚呼慌叫的原因，是因爲那些人在大門被撞開後，一眼看到酒鋪內，離大門不遠的地上，躺着一具無頭屍體，屍體附近的地上，一地是血，但巳凝結了。

死人相信不少人見過，但這樣恐怖的死狀，相信沒有多少人瞧過，難怪那些人在乍然看到之下，會如此驚怖慌亂。

×　×　×

既然死了人，自然驚動了里正地保，隨之，也驚動了官府中的捕快差役。

捕頭舒毅聞報，匆匆帶着手下一干捕役趕到來，立刻將聚集在門前瞧熱鬧的人羣驅散，獨獨留下最先發現命案的毛老爹及翟三。

舒毅雖然當了捕頭不到一年，但却聲名遠播，甚受當地百姓的欽戴。

因爲自他上任開始，不管大案小案，到了他手上，無不迎刃而破，連那些積案也給他破了，這怎不令人欽戴？

別看舒毅幹練沉毅，年紀却只不過三十出頭，身材精壯，相貌平凡中透出一股精警，雙眼神光內蘊，一望而知是個非常精明的幹捕。

至於他怎會無端端來到這地方當上捕頭，那就無人知道原因了。

酒鋪內一共死了三個人。

躺在店堂地上的那具無頭屍體，那顆首級經已被發現了，原來滾到櫃枱側邊，毗牙裂嘴的，雙眼暴睜，那種似笑非笑的可怖表情，就連素以胆大出名的舒毅副手沈眞，在看到那顆首級後，也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經過辨認，認出那具腦袋是酒鋪伙記小李的。

換言之，地上那具無頭屍身就是小李的身體。

至於另兩個死了的人，却是酒鋪老板鄭掌櫃與他的妻子。

不過鄭掌櫃夫妻不是死在地上，而是死在寢室的床上！

不過有一點相同的是，鄭掌櫃夫妻的兩顆頭顱，也是被劈掉，滾落在床前地上，從頸上流出來的血，不但將枕頭床褥染紅了，連床前的地上，也染紅了。

鄭掌櫃夫妻的兩顆頭顱臉上的表情，與伙記小李臉上的表情一樣，那似笑非笑的神態令人覺得詭異而可怖。

現場一點打鬥的跡象也沒有，屋內一切物件及傢俬擺放得非常整齊。

只有一個擺放在粧枱上的首飾箱，顯示出曾經被人搜查過的跡象。



因爲，不少首飾雜亂地放在枱面上，有一串珠鍊還搭在箱沿上。

至於那個首飾箱是否原本就擺放在粧枱上，那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那個首飾箱之外，屋內任何物件也沒有被移動過的跡象。

舒毅先仔細地查看了三個死者的情形後，在屋內巡察了一遍，發現不到值得注意的地方，然後才對着那口首飾箱，細心地檢看起來。

明顯的，那口首飾箱被人翻搜過，至於失去了什麼，那就無從得知了——因爲物主巳經死了。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殺死鄭掌櫃夫婦的兇手，目的是要找尋一樣物件，至於找不找到，暫時還不能肯定。

忍着刺鼻欲嘔的血腥味，舒毅目光烱烱地注視着床上的兩具斷頭屍體一會，又注視着床前地上那兩顆死相詭怖的頭顱。

頸腔與頭顱的斷口切面整齊平滑，舒毅的心沒來由地跳動了一下。「好犀利的刀法。」

「頭兒，咱還是第一次見過這樣犀利的殺人手法，這兇手不但有一柄好刀，刀法也極高明。」沈眞語聲有點怪怪地說。

舒毅目光一抬，頷首答道：「行兇的人無疑是個使刀高手，咱們以後要加倍小心。」

沈眞應道：「那是當然，頭兒，你認爲這是兇殺案還是另有別情的刦殺案？」

舒毅沉吟道：「兩者皆有。」

接語聲略高道：「去將那兩個最先發現命案的人帶入來。」

毛老爹與翟三在看到床上的那兩具無頭屍體，驚嚇得雙腿發軟，差一點站不住，驚怖得說不出話。

「你就是毛老爹？」舒毅望着毛老爹問。

毛老爹困難地點點頭。

「那你就是翟三了。」舒毅見翟三點頭，接問：「兩位最先發現命案的？」

「不，是毛老爹。」翟三急急伸手一指毛老爹。

「嗯，你們看看，這兩顆人頭是否鄭掌櫃夫婦的？」舒毅忽然閃開一步，伸手指着地上的兩顆人頭。

毛老爹與翟三目光順着舒毅的手指望落去，不禁驚呼一聲，雙眼一翻，搖幌着往後便倒。

幸得舒毅與沈眞手快，及時將兩人扶住。

輕輕拍打了一陣之後，毛老爹翟三醒轉過來。

「兩位不用怕，人死了，有什麼好怕。」舒毅語聲沉亮，「看清楚一點。」

毛老爹翟三心中的驚恐眞是無法形容，若是由他們選擇，他們會轉身拔脚就跑，有多快跑多快，離開這恐怖可怕的地方，可惜，他們却沒有得選擇，只好强忍心中的驚恐，瞧清楚地上那兩顆死相詭怖的人頭。

「確是……鄭……掌櫃……夫婦的……人頭。」毛老爹抖着聲呻吟般艱難地說出來。

翟三則連聲也說不出，只是點頭。

「認清楚了？」舒毅目光在兩人臉上移動：「沒有認錯？」

「錯……不了……」毛老爹顫抖着聲說。

翟三依然以點頭代替回答。

「嗯，兩位請出去外面坐坐。」舒毅扶着毛老爹走出外面店堂。

沈眞自然也扶着翟三走出去。

外面店堂地上那具店伙的屍體巳經被件工搬到屋角去，用一塊布遮掩起來。

扶兩人坐下之後，舒毅與沈眞也坐下來。

「毛老爹，說說你是怎樣發現鋪內死了人的？」

毛老爹乾咽了口口水，長長地吐了口氣，艱澀地將發現酒鋪內死了人的經過，說了一遍。

聽完毛老爹的述說後，舒毅也要翟三說一遍。

於是翟三斷斷續續地說了一遍。

舒毅對兩人的說話聽得很仔細，他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要兩人說一遍，無非是想在兩人的說話中，找到綫索。

可惜，却一點綫索也找不到。

「兩位可以走了。」舒毅對毛老爹翟三說。

兩人如獲大赦，嘘了口氣，兀自急急脚奪門而出。

舒毅却像見不到一樣，雙眼望着地上，一動也不動。

沈眞知道他在想着這宗兇殺案，也默默地坐着，不敢打擾他。

好一會，舒毅才將頭抬起來。

沈眞忍不住問：「頭兒……」

舒毅長吁一口氣，苦笑搖頭道：「一點頭緒也沒有。」

接吩咐道：「着件工將三人的屍體抬回衙門。」

×　×　×

對於鄭掌櫃夫妻以及伙記被殺這宗恐怖的兇殺案，鎮上的人莫不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爲，鄭掌櫃的被殺，必然與那場怪風有關係。

更有人認爲，鄭掌櫃之死，只是開始，可能還有人會被殺。

這一來，可就令到鎮上的人人心惶惶了。

舒毅也聽到這些議論，他立刻吩咐手下四出打聽發出後一種議論的都是些什麼人。

對於鄭掌櫃夫妻以及伙記被殺與昨天那場怪風有關的議論，他不以爲然，他認爲那只是鄉愚之見，迷信之說。

對於後一種議論，他之所以這樣重視，是因爲他認爲這可能是有人——最可能是兇手——故意散播出來的謠言，目的是爲他的下一步殺人行動作好準備，所以，若是能够找出最先散佈這種言論的人，就有可能找到破案的綫索。

×　×　×

由於發生了鄭掌櫃夫妻及伙記被殺的慘案，鎮上的人在天才黑，就關鋪上門，待在家裏不出街了。

所以，平日很熱鬧的唯一的大街，這時候却烏燈黑火，只有三數個胆大的夜歸人像孤魂野鬼一樣急匆匆地走着。

興記銀號是鎮上唯一的銀號，雖然關

了門，但門縫中仍然有一綫燈光透射出街外。

二更天還未到，一陣急勁的夜風吹刮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吹起一陣塵砂。

這一陣急風才吹過，驀地，從興記銀號中傳出一聲短促，但却尖厲如鬼嘯的嘶叫聲。

這一聲嘶叫雖然短促得乍响倏止，但還是驚動了附近的人。

居住在銀號左隣右舍的人，在乍然聽到這一聲尖厲的嘶叫的剎那，一顆心不由一緊，突突地跳起來。

但這一聲短促的尖厲嘶叫過後，再也聽不到其它的聲响，那些聽到嘶叫聲的人俱有一種恍如置身地獄深淵的感覺。

那是因爲尖厲的嘶叫聲响起時刺人心弦，消失之後，却沉寂得令人感到一種死寂的感覺。

「嘯」地一下，一陣急風掠過長街，凡是聽到那聲尖厲嘶叫的人，莫不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在他們聽來，急風刮過的聲音，有如鬼嘯一樣可怖。

「莫非又有可怕的事發生了？」不少人心裏閃過這個不祥的念頭。

果然是有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由於昨夜誰也不敢出門看個究竟，所以事情直到翌日早上，才被一個在外住宿，早上趕回來開舖的銀號伙記發現。

那伙記是在拍門無人應，情急之下湊在門縫中往內窺看才發覺到出了事情的。

當時他嚇得大叫一聲，面無人色，一頭昏倒在地上。

那伙記的驚叫暈倒，自然驚動了附近的人，立時有不少人跑過來將那伙記扶起來。

據他後來醒轉對人說，他從門縫往內看，一眼就看到一顆人頭正睜目毗牙地朝着門口怪笑，所以一驚之下，暈倒在地。

圍觀的人中當然有昨夜聽到那聲鬼嘯般的尖厲叫聲的人，眼見那伙記無端端暈倒，聯想到那聲尖厲叫聲，立刻猜到銀號內必定是出了事，有人立刻去報衙門。

舒毅與沈眞爲了鄭掌櫃那一宗兇殺案，推敲思想了大半夜，却一點綫索也找不到，臨天亮才在班房躺下睡着，一聽手下報告，忙一骨碌從床上跳下地，也顧不了抹把臉立刻趕去銀號。

由於門在裏面閂住，推不開，拍門又沒有人應，舒毅巳心知不妙，情急之下，也顧不了那樣多，伸手一掌抵在門閂部位，運勁於臂，接一吐，「勒」一响，那條門栓齊中而斷，兩扇大門應掌而開。

「啊——」不少聚在門前看熱鬧的人在兩扇大門乍然而開的剎那，發出一聲驚叫，潮水般向後退。

舒毅也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距離打開的門口不足五尺，一顆人頭正睜眼毗牙裂嘴，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正對着門口。

那顆人頭臉上那詭怖的表情，任是再大胆的人見了，也會毛骨聳然。

舒毅一看到那顆人頭，立刻就認出了那是銀號一個小伙記——一個叫小賴子的人頭。

由於有幾次到銀號兌銀子，所以他見過這名打雜的小伙記小賴子。

圍觀的人羣不少也從舒毅的身側窺看到地上那顆人頭，驚叫聲「哄」地响成一片，有些胆小的顫着腿朝後猛退，後面沒有看到的爭着擠上前，場面十分紊亂。

沈眞站在舒毅的身側，一眼看到那顆人頭，也不禁猛古丁顫了一下。

「吩咐弟兄們守着大門口，你跟我進去！」舒毅扭頭對沈眞說，抬腿跨入內。

沈眞忙大聲吩咐隨來的幾名捕快在大門口把守，自己也跟了進去。

進門之後，舒毅的鼻翅鼓張了兩下——他嗅到一陣濃烈的血腥味，目光隨即四下一掃，立刻發現了一具無頭屍體躺在大門左側的地上，屍體附近的地面，凝結了一大灘鮮血。

舒毅在這剎那，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忙長長吐了一口氣，壓抑着那種感覺。

「頭兒，這不就是小賴子的屍體？」沈眞的語聲竟然有點震顫。

吸了口氣，舒毅點點頭，默然注視着那具無頭屍體。

「頭兒，看小賴子的死法，與鄭掌櫃夫妻被殺的情形一樣，亦是一刀斷頭！」沈眞說話時的神態顯得有點激動。

「表面上看，完全一樣。」舒毅語聲很低沉，脚步一移，「入去看看。」

穿過一條通道，舒毅沈眞進入內宅。

在內宅門口，舒毅沈眞的脚步不由一停。

令到他們停下來的原因，是他們發現了兩具屍體。

兩具無頭屍體！

兩人的臉色不由同時遽變了一下。

目光一轉，舒毅沈眞巳發現兩顆人頭，一起滾在門角邊。

看兩名死者的裝束——一身勁裝，加上腰間兩柄還未出鞘的刀，舒毅沈眞立刻就知道兩名死者的身份——興記銀號的護院。

這兩名護院的身手如何，不得而知，但總有兩下子，不然，銀號的老板霍時興也不會聘請兩人爲護院，但這兩人竟然連刀也來不及拔出來就給人一刀斷頭而死，兇手的身手之厲害，可想而知！

想到這，舒毅的心頭不由生出一股寒意。

沈眞這一次沒有說話，有點呆怔地望着那兩具無頭屍體。

舒毅也是一聲不發，不過雙拳揑得緊緊的，輕輕一縱，越過那兩具無頭屍體，縱入內室。

沈眞吸口氣，亦一個縱步躍入內堂。

內堂佈置得很雅緻，兩排紫檀木嵌雲石的坐椅排列在左右牆壁，中間一張紫檀木嵌雲石的大圓桌，配上八張亦是嵌了雲石的圓櫈，靠裏是一張長案，長案上擺放着八仙鍍金銅像，正中却是一具用玉石雕成的觀音座像，觀音像上面的牆壁懸掛着一幅中堂，左右兩邊是一副對聯。

內堂連一絲打鬥的跡象也看不到，所有的陳設均沒有移動過及損毀的跡象，舒毅流目一掃之下，心頭又加了幾分沉重。

沈眞跟在舒毅的身後左張右望，有點高興地道：「頭兒，霍老板……」

下面他本來想說：「大概沒有遇害。



」但當他一眼瞥到通往內進寢室的門縫下正有一縷血流像蝸牛爬行一樣慢慢滲淌出來的剎那，他立刻將咀閉上，臉上的神色也變了。

舒毅也看到了，臉色倏變。一步標向那道門。「凶多吉少！」四個字出口，他巳一掌將那道門推開。

門推開，他沒有一步跨進去，反而疾退了一步！

沈眞一邊看到，以爲有什麼變化，嗆然抽出長刀，衝了過去。

但他立刻像中了邪般，暴退不迭，同時驚叫出聲，臉上充滿了無法形容的驚恐之色。

舒毅也變了顏色，但目光却呆呆地射入裏面。

裏面是一個小小的內廳，但此刻在舒毅沈眞的眼內，却像屠場一樣。

小小的內廳裏，一共躺着四具無頭屍體，從四具無頭屍體頸腔內噴湧出來的鮮血，簡直就像一條溪流，流遍了廳內地上，那四具無頭屍體就那樣浸在凝而不結的血水中。

四具屍體兩男兩女，是從身形去分辨，照舒毅的分辨，兩具大人屍體、可能是霍時與夫婦，兩具小的，可能是他們的兒女。

因爲他曾經見過霍時興的一對兒女，所以才會這樣認爲。

「瞧！」沈眞的語聲有點怪怪的，令到聽的人禁不住汗毛倒豎。

舒毅確實在聽到沈眞那一聲怪叫後，全身汗毛倒豎，但當他一眼看到廳內當中擺着的一張圓桌上排列整齊的四顆人頭的剎那，他的頭皮也發炸了。

那四顆人頭表情各異，却非常之詭怖，任是胆量再大的人看到，也禁不住心頭發毛。

舒毅的胆量可算大了，但也禁不住心頭發寒，吸了口氣，臉上血色盡退。

沈眞的胆量也算大，但此刻他却將臉別轉，不敢看，握在刀柄上的手，竟然有點發抖。

舒毅忍受着刺鼻欲嘔的血腥味，仔細打量分辨桌上那四顆恐怖的人頭。

經過辨認，他終於認出中間那兩顆人頭是霍時與夫婦的，至於左右那兩顆人頭，却是霍時與的兒女的。

「兇手不但身手高明，而且心狠手辣！」舒毅咬着牙在心裏嘀咕，身形一縱，躍了入去，落足在圓桌旁的一張圓櫈上。

沈眞却再也沒有勇氣入內，連退幾步，一屁股坐在一張椅上，用手捂着臉。

舒毅的心情何嘗不與沈眞的一樣難受，但職責所在，他只好硬着頭皮，查看下去，對於沈眞此刻的感受，很是理解，所以任由沈眞在廳上坐。

廳內雖然倒了兩張圓櫈，但舒毅認爲那不是打鬥弄倒的，可能是霍時與一家四口在乍然發現兇手出現時，受驚之下弄倒的。

而廳內除了那兩張圓櫈傾倒外，其餘的擺設絲毫沒有異樣，站在圓櫈上察看了一會，他的身形一動，掠入了廳後那間寢室。

寢室內一切皆整整齊齊，床上的被鋪摺疊得好好的，堆叠起來的箱槓也沒有被移動搜查的跡象，就只有那張粧枱被翻搜過的痕跡。

由於地上沒有血，所以舒毅可以在地上隨意走動查看，他走到粧枱前，目光立刻被一只精緻的首飾箱吸引了。

首飾箱是用堅硬的紫檀木造的，箱內的首飾散佈在粧枱上，一看就知道被人翻搜過。

「鄭掌櫃家那個首飾箱不也是被人翻搜過？」舒毅心頭一動，拿起那個首飾箱查看起來。

「莫非首飾箱內有什麼秘密？」舒毅一念及此，轉動着那只首飾箱仔細地查看起來。

但他却看不出首飾箱有什麼地方不對，說起來，這種首飾箱雖然精緻，但一眼就看到底，根本不可能藏着什麼秘密。

但他却不死心，他隱隱感到，這首飾箱必然藏着什麼秘密，不然，兇手斷不會大肆翻搜。

既然用眼看不出什麼，他就動手敲那首飾箱的四壁及底部，但却一點異聲也沒有，敲下去發出的聲音很沉實，若是有夾層，發出的聲音應該是有點空洞的。

舒毅的眉頭不由皺起來，但他仍不死心，捧着那個首飾箱端詳起來。

倏地，他的目光一亮，曲指敲在箱蓋上。

「篤」一聲，聲音有點空空的，他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

他急忙將箱子放在枱面上，將箱蓋打開，邊查看邊摸弄起來。

好一會，他仍然看不出箱蓋有什麼地方不對，也摸不到有何異樣的地方。

換言之，他雖然看出了箱蓋有夾層，但却找不到打開它的地方。

整個首飾箱造得非常精細，連一絲縫也看不到，就像用一整塊木雕琢出來一樣，舒毅足足查看了有一柱香時間，依然找不出開啓夾層的地方。

於是，他又用手摸弄起來。

終於，他有所發現了。那就是鐫刻在箱蓋面的一只鳳凰的眼珠。

整個箱蓋面都雕刻滿了龍鳳圖案，雕刻得不但精細，而且栩栩如生。

舒毅是在觸摸到那只鳳凰的眼珠時，那顆眼珠竟然微微轉動了一下，發現有異的。

深深地吸了口氣，舒毅目光發亮，抑止着心跳，觸摸着那顆眼珠，試着轉動起來。

那顆眼珠慢慢轉動了一圈，但箱蓋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停了一下，舒毅再轉動那顆眼珠。

第二圈又巳轉動了，箱蓋依然沒有動靜，舒毅不由吐了口氣，望着那顆眼珠發起呆來。

「這應該是開啓那夾層的樞紐，到底應該怎樣才能將它弄開呢？」舒毅在心裏暗忖着，莫非轉動的方向錯了？

一念及此，舒毅準備將那顆鳳眼珠朝相反的方向轉動。

他的手指原本摸着那顆鳳眼珠，用力揑着正欲轉動，外面却猝然傳來一聲：「頭兒，屬下發現還有人死了！」

這一聲呼叫來得突然，舒毅的一顆心不由被嚇得劇跳了一下，揑住鳳眼珠的手指不知怎的向下一按。

奇跡也就在那一按出現了。

那顆鳳眼珠竟然在他的手指一按之下，猝然向內一陷。

舒毅不由怔了一下。

因爲他在未轉動那顆鳳眼珠時，曾經用手指按過，却動也不動，這時一按即向內陷，怎不令他一怔呢？

一怔的刹那，却驚喜地差點沒呼叫出聲，一聲極輕微的「咔」一聲，箱蓋的裏面竟然彈了開來。這眞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想不到無意一按之下，將箱蓋的夾層打開了。

「頭兒，你怎麼哪？」外面又傳來呼叫，原來是沈眞發出的。

舒毅忙不迭應道：「沒什麼，你就守在外面吧！」一邊說，一邊急不及待地往夾層內瞧。

但夾層內却空空如也，什麼東西也沒有。

舒毅却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失望，因爲這早已在他意料中——很可能兇手已將夾層內藏着的秘密取走了。

雖然夾層內什麼也沒有，但他却敢肯定，這之前夾層內肯定有什麼，而且是兇手必欲得之的，相信兇手已得到了。

這是一條非常寶貴的綫索，雖然不知道夾層內藏的是何物件，但只要循着這條綫索追下去，不難將兇手擒獲。

舒毅這一刻心裏的興奮，可謂無法形容，雖然一夜未睡，此刻却精神奕奕。

他小心地將首飾箱蓋的夾層還原，然後將箱子挾在腋下，來到寢室門口，接一縱，掠到內廳一張圓櫈上。脚尖一點，掠出內堂。

沈眞正站在內堂上，一臉焦急之色，一眼瞥到舒毅從內廳掠出來，不禁釋然而喜，急道：「頭兒，你發現了什麼？」

舒毅含笑道：「發現了這首飾箱。」

沈眞有點不明白，他瞧着舒毅腋下挾着的首飾箱，不以爲然地道：「這種首飾箱幾乎每一個太太小姐都有一個，有什麼出奇之處？」

舒毅故作神秘地一笑：「平常的首飾箱當然不出奇，但這個却出奇得很，若要破案，全在這個箱子之上。」

沈眞更加大惑不解。「頭兒，請你說清楚點好嗎？」

舒毅曲指敲在沈眞的頭上，笑罵道：「看你不是那樣蠢笨的人，難道還要我說嗎？」

沈眞一手撫着被舒毅敲過的頭皮，雪雪呼痛，恍然道：「莫非這個首飾箱內裏有乾坤？」

「算你聰明！」舒毅目光一凝，「你剛才大呼小叫什麼？」

沈眞立時吸口氣，語聲有點澀澀地道：「方才屬下到後面花園轉了一圈。發現有三個護院死在花園牆脚下，另外有兩個下人死在厨房中，還有兩個丫環死在一間房內！」

說時臉色陣青陣白。「他們的死法都與這兩個人一樣！」說到後來，語聲有點抖顫，伸手指一下倒在內堂口那兩具無頭屍體。

舒毅沉聲道：「斬盡殺絕，這兇手可謂殘暴！」

接語聲略高道：「這裏的事讓他們處置，你跟我到鄭掌櫃那間酒舖走一趟！」

沈眞有點惑然地道：「頭兒，這時候去鄭掌櫃那間酒舖幹麼？」

「快走吧，在路上我再告訴你。」舒毅話未說完，人已一陣風般衝出內堂。

沈眞摸摸後腦，一溜烟般跟在舒毅身後。

## 突遭狙擊　真相大白

「頭兒，究竟爲了什麼要這樣急趕去鄭掌櫃那間酒舖？」沈眞跟在舒毅身後，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爲了這個首飾箱。」舒毅頭也不回，伸手拍一下挾在腋下的首飾箱。「你記得嗎？鄭掌櫃寢室內不是也有一個式樣與這個相同的首飾箱嗎？」

「記得！」沈眞急喘着說：「怪不得我在見你挾着這個首飾箱出來的時候，覺得有點眼熟，原來兩個式樣是相同的。」

喘過一口氣急問：「頭兒，你到底在這個首飾箱內發現了什麼秘密？」

舒毅脚下如飛，接道：「發現了夾層。」一頓接道：「沈眞，你以爲夾層是否用來收藏秘密東西的？」

沈眞一口接道：「若不是用來收藏秘密東西，費那樣多心機裝夾層幹嗎？」

接急不及待地道：「倒底夾層內藏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空空如也。」這時他們已可遙遙望到鄭掌櫃那被封了的酒舖。

「既然什麼也沒有，你怎說發現了秘密？」沈眞喘口氣，詫異地問。

「若是一般的首飾箱，你說，是否有夾層？」舒毅不等沈眞說出來，接着道：「應該絕對沒有！那麼，這個首飾箱內有夾層，是否有個秘密？」

沈眞只好應了一聲：「是。」

「首飾箱的夾層內雖然什麼東西也沒有，但我敢肯定，這之前肯定藏有東西，之所以如今沒有了，可能是被那兇手取去了。」

「頭兒，你的意思是說，兇手就是爲了要取到夾層內的東西，殺死了霍時與一家！」沈眞若有所悟地急急接上。

「應該是！」舒毅應道：「從鄭掌櫃與霍時與兩家被殺的情形來看，兇手目的是得到夾層內的東西！」

「若是刦殺，兇手斷無理由只翻動首飾箱，其他的財物一件也不動，而首飾箱內的珠寶首飾一件也沒有失去，其他的財物也沒有被取去，這擺明了不是刦殺。」舒毅喘了口氣，續道：「霍時與是開銀號的，銀子有的是，却一兩銀子也沒有失去，鄭掌櫃家也是那樣；若說是仇殺，那殺了人便一了百了，爲何兩家的首飾箱都有被人翻搜過的跡象？這絕對不是巧合，這證明兇手的目的是在找尋首飾箱夾層內的東西。」

舒毅的話才說完，兩人已一前一後來到鄭掌櫃的酒舖門前。

舒毅立刻煞住脚步，一雙眼精警地打



量着舖門緊閉，貼上封條的酒舖門面。

沈眞大大地喘了幾口氣，便要上前將封條撕下。

但却給舒毅一手拉住了。

「咱們從後面進去。」舒毅悄聲對沈眞說。

沈眞有點不解地望着舒毅。「爲什麼不從前面進去？」

「從後面進去省一番手脚，也不至驚動左隣右舍的人。」舒毅說完，身子一轉，繞向屋後。

沈眞無可奈何地望了業已閃到左側的舒毅一眼，身形一動，跟在後面。

× × ×

酒舖的後面是一個小院子，院牆不太高，伸手一跳就可以抓到牆頭，沈眞奔到去時，舒毅已扳上了牆頭，身形一翻，翻落牆內。

沈眞急不迭伸起雙手一跳，抓住牆頭一扳一翻，翻了進去。

雙脚落地時，目光一瞥之下，恰好看到舒毅閃進了一個門口內。

他急忙譚前，尾隨而入。

但他才標到那道門口前，裏面已傳來一聲叱喝：「什麼人？」接着是一下激越的兵器撞擊聲。

沈眞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一面揚聲高叫：「頭兒，發生了什麼事？」一面已快手快脚抽出鋼刀，衝了進去。

由於門窗俱閉，裏面的光綫很黯，乍然從外面衝進去的沈眞一時間看不清楚屋內的景物，只好閉一閉眼睛。

就在他眼睛一閉的刹那，驀覺頭上生風，嚇得他急忙睜開眼睛，手中刀疾迎上去。

可是仍然慢了。

但覺森寒的勁風刺頸，令到他不由打了個顫，不自禁大叫一聲，抱頭彎腰。

適時「鏗」的一下激响在他頭上响起，震得他的耳鼓「嗡」然生痛！

他本能地一刀撇了出去。

但却撇了個空。

「沈眞，怎麼哪？閉着眼亂揮刀！」沈眞一聽就知道是舒毅，忙將頭抬起來。

經過這短暫的時間，沈眞已習慣了昏黯的屋內光綫，一眼就看到舒毅正與一個黑衣黑褲，黑布套罩頭的漢子激鬥得兇險萬分。

沈眞猛地嘶吼一聲，舞刀撲向那個幪面黑衣人。

× × ×

舒毅在閃進屋內的刹那，一道刀光有如駭電驚雷一樣斬劈向他的頭頸！

由於乍然才從外面進入屋內，所以月光有點模糊，黯濛一片，所以他只好眨動雙眼，以適應屋內的光綫，冷不防眼前亮光一閃，森寒的勁風急襲而來，令到他差一點措手不及，擋避不了。

尚幸他一直暗加警惕，慌不迭頭一低，順勢一刀橫掃出去！

說險眞是險，舒毅但覺頭頂嗖地一涼，驚得他不由抽吸了一口氣！

還好，那猝然襲來的一刀被他閃避得快，只是將他的皂帽斬落，髮髻削去一半，髮絲簌簌地飄飛落地，但他已驚得心頭劇跳，手心揑汗。

他的頭若是低那麼小小，就會被那猝然襲來的一刀將半截腦袋斬下！

但他掃出的一刀也將那名偷襲者逼退了一步！

「好快的刀。」舒毅在心裏嘀咕一聲，斜跳開一步。

但那偷襲者一退立進，撲前一刀疾斬而下。

舒毅忙雙腿一蹲，舉刀擋架。

「鏗」的一响，星花四濺，硬擋了一刀，但也震得舒毅一條手臂發痳，虎口生痛。

心頭暗懍，急不迭又躍退一步。

沈眞那一聲呼叫就在這時傳進來。

他剛想開聲喝止，沈眞已一頭衝了進來，而那偷襲者故技重施，一刀有如駭電一樣斬劈向沈眞的頭頸！

舒毅一驚之下，長刀急遞，堪堪截擋住那一刀，不然沈眞絕對躲不過那一刀。

那幪面黑衣人的刀法剛猛沉疾，一柄刀舞得霍霍有聲，聲勢的確嚇人。

沈眞一刀揮斬過去，被那幪面人偏身閃開舒毅斜削過來的一刀，反劈一磕，磕在沈眞的鋼刀上，「鏗」然大震聲中，沈眞被震得蹌退開去。

舒毅一刀削空，手臂一擰，刀勢一改，刀尖疾挑而起，挑劃向幪面人的面門。

幪面人悶哼一聲，昂頭仰身，一脚飛踢舒毅小腹。

舒毅一眼瞥到，左掌一沉，截斬幪面人腿面骨。

幪面人腿一收，刀光電掣，斜斬向舒毅頭肩。

舒毅這一次學乖了，不再硬擋硬接，半身一旋，刀光「颯」地從他頭側肩上閃過，手中刀急戳向對方的脅門。

幪面人身形打橫躍開，「嘿」的一聲，一刀疾劈向沈眞的頭頂！

沈眞硬擋了幪面人那一刀，不但被震退，也震得他虎口崩裂，右臂痠痳，胸中血氣翻騰，蹬蹬蹬退到牆邊，雙腿一軟，一屁股坐在牆脚地上，急忙長吸一口氣，壓抑住翻湧的氣血。

掙扎着才想站起來，幪面人的一刀已挾風雷之威斬劈下來，驚得他差點沒有暈死過去，欲閃避滾開已來不及，當此生死存亡的刹那，他想也來不及想一下，鋼刀一橫，左手托着刀背，急迎向那道飛虹一樣斬下的刀光！

「錚」一下震响，星火激濺，沈眞雙臂一痳，雙手虎口崩裂，雙臂一挫，橫架着的鋼刀一沉，離他的頭頂一寸不到。

當此生死存亡之際，沈眞咬着牙拚力撐拒着，額上青筋暴現，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暴沁出來。

幸好從側面撲來的舒毅一刀直搠向幪面人的腰脅，逼得那幪面人不得不收刀斜躍開去，否則，沈眞將會被壓下來的刀背將腦袋「切」開！

只要再慢那麼一刹那，沈眞就會支撐不住，在那幪面人斜躍開的刹那，他巳雙臂一垂，鋼刀脫手墜在地上，一口氣蹩在胸中，悶死過去。

「你到底是誰！爲何藏頭露尾？」直到這時，舒毅才有機會喝叫出聲。

幪面人斜躍開七八尺外，悶聲不响，

一雙精光炯炯的目光從兩個眼洞中透射出來，兇厲地射在舒毅的臉上。

「你以為不說話我就不知道？」舒毅冷冷一笑，說道「你就是殺害鄭霍兩家的兇手！」

那幪面人仍然悶聲不响，目光却更加凌厲！

「以你的身手刀法，肯定不是無名之輩，你雖然不肯以眞面目示人，但只要從你那剛猛沉疾的刀法這方面去探查，相信不難探查出你的身份！」舒毅一雙精明的目光一直注意着幪面人的眼神變化。

幪面人的眼神似乎變了一下。

舒毅立刻暗暗警惕，深吸了口氣，戒備着。

果然，幪面人眼神倏變之後，驀地暴喝一聲，人刀有如驚電一樣飛斬向舒毅！

舒毅若是閃退不是不能，但這一來氣勢必弱，而且先機亦失，接下來就只有捱打的份兒，加上身側還有一個昏死過去的沈貞，他若一退，沈貞在毫無抵抗能力之下，不被對方劈斬成兩片才怪，考慮到這兩點，舒毅只好硬着頭皮，不但不退，而且舉刀迎上去！

「鏗鏗鏗鏗」一連十幾下撞擊聲中，星火接連激濺，舒毅一口氣擋接下幪面人威勢驚人的十九刀。

每接一刀，舒毅的脚根就擦着地面向後移動，十九刀擋接下，他向後移退了足有兩尺！

而他的雙臂也被震得痠痲痲的，虎口劇痛，胸膛急劇起伏，一張臉脹紅。

「再接我這一刀！」這是幪面人第一次說話，語聲瘖啞。

這句話出口，幪面人這一次雙手執刀，斜舉過頭，鋒利的刀鋒泛閃起冷森森的刀芒，瞧幪面人這種威凌霸道的刀勢，大有吞河嶽，裂泰山之勢。

舒毅一眼看到幪面人擺出這種刀勢，一張臉不由刷地血色盡褪，因為他一瞧這種刀勢，就知道自己絕對接擋不住對方劈斬過來的一刀，連閃避也不可能，換句話說，他已陷於絕地！

但他却毫不退縮，依然挺站着，拚力執着長刀，擺出一個刀勢。

幪面人一瞧到舒毅擺出的刀勢，目光閃過一抹驚詫之色，但一閃即逝，跟着目光變得兇殘起來。

而從他身上刀上發出的煞氣刀炁，直襲向舒毅。

舒毅這時已別無選擇，明知接得下接不下對方那雷霆萬鈞的一刀也是死，他却一點退縮之意也沒有。

箭已在弦，當然不得不發。

幪面人那一刀，亦是不得不發。

驀地，就在這千鈞一發的剎那，前面傳來一陣急驟的拍門聲：「舒頭兒，你在嗎？」

這陣拍門聲突如其來，令到舒毅與那幪面人同時臉色一變。

不過，舒毅臉色變是因為驚喜；而幪面人臉色變是因為心中吃驚。

雖然手下找到來，舒毅却一點也不敢放鬆，因為幪面人隨時可在剎那之間攻出那致命的一刀。

而且他也不敢回答手下的呼叫，恐怕一開口說話，分神之下，與幪面人有可乘之機。

「頭兒說來這裏，怎麼聽不到他回答，莫非……李超，咱們撞開門進去看看。」門外面又傳來一個人焦急的語聲。

舒毅一聽就聽出說話的是手下樊勇。

「砰嘭」一下大响，舒毅知道外面的手下撞門進來了。

但他却不敢分心大意，目光仍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幪面人。

幪面人却在撞門聲响起的剎那，目光急變，緊接揮斬出那霹靂一刀！

舒毅這剎那臉色遽變，吸口氣，拚盡全身之力，揮刀迎上去。

他根本就沒有信心接得下幪面人這一刀，他之所以硬接，是因為別無選擇餘地，不得不接。

幪面人那石破天驚的一刀才斬出，却刀勢一迴，雙腿力蹬，身形像激矢一樣倒射向後，刀光閃舞中，護住了全身。

舒毅却料不到幪面人斬出的那一刀只是虛招，不由怔了一下。

就這一怔，幪面人已一頭撞在後面封閉起來的窗口，嘩啦聲中，撞破了兩扇窗，隨着激射四濺的碎木，穿出了窗外。

舒毅只有眼睜睜看着那幪面人射出窗外，長刀一垂，以刀支地，整個人像脫力般，萎靡下來。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也就在這時奔過來，夾着呼喝聲。

脚步聲剎那奔到來，人隨聲現，來的果然是李超樊勇。

「頭兒，你怎麼哪？」李超樊勇一眼看到舒毅那搖搖欲墮的樣子，大驚失色，左右奔上前欲扶住他。

「沒什麼，你們快瞧瞧沈貞怎麼了。」舒毅再也支持不住，乾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李超樊勇聞言，目光四下一掃，立刻看到沈貞倚坐在牆脚邊，雙眼緊閉，暈死過去。

兩人大驚之下，標過去左右蹲在沈貞身邊，李超伸手一探其鼻息，不由吁了口氣，朝舒毅道：「頭兒，沈副頭兒只不過暈了過去，沒什麼大碍。」

舒毅一顆懸着的心這才放落。

「頭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樊勇目光盯着那兩扇破碎的窗子。

長長吐了口氣，舒毅心有餘悸地道：「咱與沈副頭兒發現了一個幪面人，差一點沒有喪命在他的刀下，幸好你倆及時趕到。」

李超與樊勇聽得睜着雙眼瞧着舒毅，有點不大相信，在他們的眼中，舒毅的身手非常高明，他們簡直望塵莫及，如今聽舒毅這樣說，怎不令他們驚詫萬分？

竟然有人身手比頭兒還要高明！

「跟着那幪面人飛身撞破窗子，你們就進來了。」舒毅經過這一番歇息，氣力恢復過來。

「你兩人看着沈貞，我進去看看。」舒毅說着站起來，一手提着刀，朝鄭掌櫃的寢室走去。

× × ×

「頭兒，那個首飾箱眞的不見了？」沈貞望着眉頭攏在一起的舒毅。



這時候，兩人已坐在班房內。

「我搜遍了鄭掌櫃夫婦那間寢室，就是不見了那個首飾箱！」舒毅一掌拍在桌子上，「一定是那個幪面人取走了！」

「哼，讓那傢伙捷足先登了！」沈貞氣恨恨的樣子。「頭兒，這一來，咱們不是很難證實鄭掌櫃妻子那個首飾箱也藏有秘密？」

「不，這正好證實了，那個首飾箱確實有秘密！」舒毅雙眼一睜。「若是一個普通的首飾箱，那傢伙斷不會冒險潛入鄭掌櫃家拿取。」

「有道理！」沈貞佩服地望着舒毅。

而事實上，他一直以來都很佩服舒毅的能力，自舒毅接掌捕頭之職後，可說沒有一件破不了的案。

「頭兒，那傢伙的身手很高明，而今他又溜了，只怕很難再找到他。」沈貞有點担憂地嘆了口氣。

說眞的，他到現在，對於那幪面人心裏仍然存有驚懼。

「那傢伙的刀法確實厲害，連我也瞧不出他是何家數。」舒毅目光一閃，摸着下頷道：「正因為他的身手很高明，而咱們又與他交過手，敗在他手下，這就令到他不將咱們放在心上，只要他的目的未達到，他一定會再次進行行動，那就不愁找不到他！」

沈貞接道：「頭兒，你是說，鎮上可能還有人擁有那樣的首飾箱？」

「很可能。」舒毅滿有信心地說：「晚上咱們辛苦一點，很可能就有收獲。」

舒毅含笑望着沈貞。

「到底那首飾箱藏有什麼秘密，令到那傢伙不惜殺了那樣多人？」沈貞困惑地搖頭喟嘆出聲。

「只要捉到那兇手，自然什麼也明白，去睡一覺吧，不要想那樣多了。」舒毅伸手拍拍沈貞的肩頭，走了出去。

沈貞伸了個懶腰，嘟喃道：「眞的要去睡一覺了。」

× × ×

二更天。

天上有星也有月。

但大部份時間却讓飄浮不息的浮雲掩住了，所以夜色很黑黯。

風也很勁，一陣一陣吹刮過，發出嗚嗚的呼嘯聲，吹在人身上，簡直像刀割一樣，既寒且痛。

接連發生過兩宗命案之後，鎮上的人莫不驚慌恐懼，天才入黑，便生怕寃鬼上門索命一樣，家家關門閉戶，連大街上的店舖也寧願少做點生意，提早上鋪關門。

而事實上，這兩晚也很少人在街上遊逛，這一晚更加連鬼影也沒有一隻，整座鎮沉寂得有如一座墳墓一樣，黑沉沉，死寂寂，連狗吠聲也不聞一聲。

夜風在大街大巷刮過，發出呼號聲，有如鬼嘯一般，令到鎮內平添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

這時候，街上已行人絕跡，就連狗也不見一隻。

但在鎮中最高那座樓房——怡紅閣的屋瓦上，却伏着兩條人影。

怡紅閣是鎮上唯一的青樓，在附近一帶倒也頗為出名，閣高三層，是全鎮最高的房屋，站在怡紅閣最高處，可以將全鎮收在眼底。

夜色驟然一黯，黑沉沉的，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原來是一塊黑壓壓的浮雲將彎月遮住了。

伏在屋瓦上的兩條人影也被黑黯吞沒了。

但却吞不沒兩人的低語聲。

「頭兒，這是不是俗語所說的守株待兔？」

「你說對了，這是個笨辦法，但在沒有一絲半點綫索能够將那幪面人找出來的時候，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聽兩人的語聲稱呼，不是舒毅沈貞還有誰？

「萬一那傢伙目的已達，不再採取行動，咱們豈不是整晚吹風挨凍？」是沈貞在悄聲說。

「那也沒辦法，除非你想到一個比這個更好的辦法。」說話的是舒毅。「相信你也不希望鎮上再有命案發生吧？」

「當然不想。」

「那就辛苦一點吧。」

兩人不再說話，全神掃視着鎮上四周每一處地方。

也不知過了多久，夜色陡地一清——那塊浮雲飄過了彎月。

也就在這剎那，舒毅的身形微微動了一下。

「頭兒你瞧！」沈貞盡量壓低聲音。

其實舒毅早就望到了，距他們伏着的瓦面東南方大約二十丈左右，一條黑影在瓦面上躍掠如飛。

要不是那塊浮雲及時飄開，他們肯定發現不到那條黑影。

「追！」舒毅身形一掠，直追那條黑影。

「頭兒這個守株待兔辦法果然有效。」沈貞暗讚一聲，身形跟着疾掠出去。

× × ×

三條人影先後在櫛次鱗比的屋面上飛掠，眨眼間，前面那條人影已閃沒在一座宅院中。

舒毅沈貞由於恐怕被那夜行人發覺，所以一直不敢跟得太貼，始終保持在二十丈左右距離。

那黑影閃沒在那座宅院之後，兩人的身形倏然加快了。

兩人飛掠到那座宅院的牆頭上，目光四下一看，已不見了那夜行人的影跡。

「頭兒，現在怎辦？」沈貞拿眼望着舒毅。

「當然是下去看看了。」舒毅一揮手，身形一縱，便躍下去。

就在這剎那，一聲短窒的尖叫聲從宅院內响起。

「快！」舒毅耳聽那聲短窒的尖叫，心頭一緊，雙脚才沾地，便用力一點激矢一樣朝傳出尖叫的地方掠去。

沈貞雙腿在牆頭一蹬，飛掠出去。

發出尖叫聲的正是宅院後進一間廂房，敞開的窗口有燈光透出來。

舒毅一掠再掠，三掠已掠到那間廂房前，不敢貿然衝進去，腰一伏，狸貓一樣竄到那敞開的窗下。

沈眞緊接掠到，身形一拔，躍上了屋簷，夜貓子一樣輕手輕脚竄到那間廂房的瓦面，伏下來。

伏在窗下的舒毅屏息靜聽，却聽不到人聲，只聽到一陣翻尋物件的聲音。

跟着，聽到一聲低呼聲。

舒毅再也忍不住了，悄悄直起腰，貼着窗邊往內一瞥。

這一瞥，他看清楚了房內的情形。

房內，那張向着房門口的床上，躺着兩具屍體，頭顱滾落在床前地上，兩具屍體的頸腔兀自突突地冒湧出大股大股鮮血，流了一床一地，而在床對面牆邊那張粧枱前，站着一個黑衣幪面人，正微彎着腰，從一個首飾箱中小心地取出一幅白絹。

舒毅一眼就從那幪面人的身形認出是在掌櫃家襲擊他與沈眞的幪面人，心頭暗喜不已，左手一按窗台，人已穿了入去，右脚在窗沿上一蹬，人刀有如駭電乍閃般，飛斬向幪面人。

幪面人發夢也料不到有人自窗外射進來飛斬他，加上神智全被手上那幅白絹吸引了，直至閃亮森寒的刀光臨身，他才驚覺。

「嗤」一响，饒是幪面人反應得快，身形歪閃，肩背上仍被劃出一道血口，鮮血暴泌而出。

痛哼一聲，幪面人目光一閃，一刀斬向舒毅。

舒毅領教過對方的厲害，不敢硬接，身形一弓一彈，平空彈起四五尺，幪面人那一刀從他身下斬過。

「嗖」一下急响，舒毅在身形彈升的剎那，刀鋒一偏，削斬幪面人的手臂。

幪面人急不迭縮臂，雖然避過了舒毅那一刀，但手上抓住的那幅白絹却被削下一幅。

兩招得手，舒毅身手更加靈敏，身形下墜的剎那，雙足連環踢出，疾踢幪面人的面門咽喉。

幪面人悶哼聲中，被逼得閃退開去。

舒毅目的正是想逼退幪面人，見他一退，身形下墜，落在地上，接左脚一挑，挑起地上那塊白絹，一手攫在手中。

幪面人一退才驚覺到手上那幅白絹少了一截，恰好看到舒毅一手攫在手中，不禁怒吼一聲，猛虎一樣撲向舒毅。

刀光緊接閃現，幪面人一口氣猛斬出三十三刀。

舒毅這時已無法不接，但仍然避重就輕，身形急閃中，接十五刀，閃十八刀。

一口氣還未喘過，幪面人又斬出了三刀。

這三刀却將舒毅的身形封死了，若不硬接，那就只有束手待斃！

而舒毅根本沒有信心接得下幪面人這三刀，因爲他剛才接了十五刀之後，手臂被震得痠痳，心頭血氣翻湧。

但他又豈肯束手待斃？

所以他咬着牙，拚盡全身之力，硬接幪面人那三刀！

「鏗鏗鏗」，三下激响有如一响，舒毅被震得身形倒翻出去！

「是你自己找死，那你就去死吧！」幪面人叱喝聲中，人刀有如一道飛虹，飛斬向已失了抵抗力的舒毅！

舒毅確實失去了抵抗力，接下那三刀之後，他雙手已虎口迸裂，雙臂痠痳無力，那柄刀仍然能够握在手中不墮落地，已是奇跡，胸口一悶，終於忍不住張口「咯」地噴出一口鮮血，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能抵抗得了幪面人那電閃雷劈的一刀嗎？

「莫非沈眞嚇得溜了？」舒毅一念及此，乾脆閉上了雙眼。

也就在他閉上雙眼的剎那，驀地，像屋塌下來一樣，「嘩啦」震响聲中，瓦面破了個大洞，破瓦灰屑碎木激飛濺射中，一條身形在破瓦灰屑碎木中，飛墮下來！

這一下變故，可說大出幪面人意料之外，也大出舒毅意料之外。

不過舒毅立刻猜到飛射下來的是誰。

他不由猛然睜開雙眼。

他只看到「嘩啦」暴瀉飛揚四濺的灰屑破瓦碎木中裹着的那條人影飛射而下，却聽到那幪面人發出的一聲慘叫聲。

他不由驚喜得連自己後背飛撞在一面牆上也不覺痛，大叫一聲：「沈眞，你好嘢！」

舒毅不知怎的，竟然會叫出一句廣東話來！

「好嘢是什麼意思？」飄瀉的灰屑遮蔽了舒毅的眼睛，令他看不到沈眞，只能聽到沈眞那一聲近乎呻吟的說話。

「好嘢就是精彩……大概就是這意思了。」舒毅倚坐在牆邊，一時想不出更好的注解。

「這是什麼話？」

「廣東話。」

「你去過廣東？」

「當然去過，不然，怎會說『好嘢』這句話？」

「但我却不妙。」沈眞又呻吟一聲。

「你怎麼哪？」舒毅坐直了身體。

「一條腿被那傢伙一掌劈斷了。」沈眞「哎唷」叫了一聲，接吐口氣道：「不過，那傢伙也挨了我一刀！」

「那傢伙是生是死？」舒毅急急問。

「頭兒，我不過一刀將他的大腿刺穿，釘在地上，點了他三處穴道，你倒說說看，死得了死不了？」沈眞怪聲怪氣地笑着說。

「當然死不了！」舒毅笑罵一句，掙扎着站起來。

那幪面人果然死不了。

當灰屑瓦屑碎木落盡之後，舒毅走到那名躺在沈眞身旁的幪面人面前。

那幪面人側躺在地上，睜着一雙兇毒的眼睛，望着走近來的舒毅。

「你還能够支持吧？」舒毅望着沈眞那條褲管染了血漬的斷腿。

沈眞苦笑一聲道：「幸好斷的不是頸脖，而是腿，否則，早已一命嗚呼了。」

「那就忍着點，將這位的幪面布罩除下來，讓咱們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舒毅說時舉手抹去咀角的血漬。

「遵命！」沈眞扮了個鬼臉，伸手一扯，將幪面人的頭罩扯脫。

× × ×

「你……你不是鄭掌櫃？」舒毅一眼見到幪面人的眞面目，像見了鬼一樣，驚詫得退了一步。



沈眞更是臉色大變，全身汗毛倒豎，頭皮發炸，張大口說不出聲，眼中盡是驚駭之色。

「鬼……鬼……」良久才吐出這兩個字。

幪面人却陡地哈哈大笑起來。「虧你們還是個捕快，鬼？鬼也有血流的嗎？」

確實，他那條被釘在地上的大腿，正汩汩流出鮮血。不過，這人的面貌神態確實似足了鄭掌櫃，而鄭掌櫃已經被殺死了，兩人在乍見之下，怎不聯想到鬼！

吸了口氣，舒毅目光在幪面人的臉上轉個不停，始終分辨不出此人與死去的鄭掌櫃有絲毫不像之處，不由惑然道：「你不是鄭掌櫃是誰？」

幪面人目光閃動了一下，有點激動地道：「我就是那狠心狗肺的兄弟！」

「原來你是鄭掌櫃的兄弟，怪不得這樣相像。」沈眞長長地噓了口氣。

「同胞兄弟？」舒毅目光依然停在幪面人的臉上。

「不錯！」幪面人一張臉因流血過多，蒼白得怕人。

「沈眞，替他點了傷處附近的穴道，不然，他將會失血過多而死！」

沈眞應了一聲，挪動一下上身，出指點了幪面人傷處附近的穴道，傷口慢慢停止了流血。

「那你應該也姓鄭，」舒毅含笑望着幪面人，「請教大名。」

幪面人倒很爽快。「一刀！」

舒毅與沈眞聽得不由一怔。「一刀？什麼意思？」

幪面人傲然道：「意思就是，姓鄭，名一刀！」

舒毅剎那臉色遽變，驚聲道：「鄭一刀，你原來就是江湖人稱『一刀斬』的鄭一刀！」

沈眞一聽舒毅說出「一刀斬」這三個字，一雙眼睛震驚得大睜着，眨也不眨地望着鄭一刀。

要知道一刀斬鄭一刀在江湖上可是個名震四方的使刀高手，其刀法自成一家，剛猛沉雄狠絕，凡是與他交過手的人，不論高手低手，俱是被他一刀斬下腦袋喪生的，故此江湖上送了他這個「一刀斬」的外號。

「想不到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刀客『一刀斬』原來是鎭上賣酒的鄭掌櫃的兄弟。」舒毅冷笑：「那麼，鄭掌櫃也不是無名之輩了？」

「二十年前，他確是名震一方的江湖客，說出來你們也可能不知道，不說也吧。」鄭一刀狠狠地道：「他以爲隱居在這一鎭上，我就找不到他，哼，他仍然躲不了。」

舒毅問道：「不知你爲了什麼原因殺死自己的兄弟？」一頓，接揚一揚手中那截白絹，續道：「相信與這有關係吧？」

鄭一刀剎那變得激動莫名，憤恨地道：「不錯！這本是我之物，他爲了謀奪它，不惜夥同霍時與，還有這個賴富，殺我全家，將我擊至重傷跌落一口井中！」

略一頓，喘口氣道：「他們却不知那是口枯井，還以爲我重傷之下，必死無疑，加上又驚動了左隣右舍的人，所以他們不及落井下石，匆匆奪去我三個首飾箱逃了。」

「每個首飾箱的夾層均藏有一幅這樣的白絹？」沈眞忍不住問。

「不錯！」鄭一刀目中盡是怨毒之色。「皇天有眼，他們不知怎的，奪到首飾箱之後，竟然不立刻去取寶，却隱居在這裏，終於讓我找到他們！」喘口氣切齒道：「他們殺我全家，我如今也將他們全家手刃，痛快！」

說完，重重地吐了口氣。

「這三幅白絹是否分別繪着藏寶地點的一部份？」舒毅目光灼灼盯着鄭一刀。

「不錯！」鄭一刀竟然笑起來。「三幅若是缺了一幅，都不可能找到那藏寶的地點。」

「那寶藏一定是很大的了。」沈眞道：「你是怎樣得到這三幅白絹的？」

「這你無需要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鄭一刀冷然道：「寶藏確實很大，足够任何人十世也揮霍不完，不然我那無情無義的兄弟又怎會狠得下心殺我全家？」

「但現在却有一截在我手上！」舒毅揚一揚手上那截白絹。「少了這一截，相信你就算得到那兩幅與你手上那一截，也無法找到那藏寶的地點。」

「找得到找不到現在經已無關重要！」鄭一刀目中露出一片湛然之色。「最重要的是，我已報了大仇！」

「難道你不想得到那批寶藏？」沈眞急聲問。

「以前想得到，現在不想了。」鄭一刀目光一片空茫。「我殺了這樣多人，是不是死罪一條？」

沈眞不自覺點頭道：「殺人者死，當然是死罪！」

「那麼，我還要那些寶藏來幹什麼？」鄭一刀倏然大笑起來。「陪葬？」

沈眞聞言立刻閉口不語。

「你可以用這批寶藏來做一些有益的事！」舒毅脫口道。

「我得到這三幅藏寶圖後，未見其益，却先自受其害，足證是不祥之物，留下來只會遺害更多人，不如毀了它！」鄭一刀說到這裏，狀如瘋狂，嘶聲大叫中，伸手入懷，掏出那兩幅白絹，與拿在手中的那截白絹合在掌中，一陣猛搓。

「不可！」沈眞情急之下，上身猛撲，雙手急探，欲抓住鄭一刀的雙腕。

可惜却遲了，一股粉末從鄭一刀的掌隙指縫中簌簌瀉下。

「你——」沈眞氣惱得呆住了。

舒毅却不言不動，若有所思地望着鄭一刀。

「眞後悔方才不將你的軟痳穴也點了！」沈眞氣恨地鬆開了鄭一刀的手腕。

「哈哈哈……」鄭一刀大笑不絕，「現在我死也瞑目了！」笑語聲中，倏然抬掌反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噗」一下暴响，血漿飛濺中，腰身一挺，接一歪，躺地死去。

一聲鷄啼聲也就在這時傳來。

「天快亮了，案也破了，走吧。」舒毅打個呵欠，神情一下變得很疲累，轉身朝門口走去……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 天下名捕快

春雨連綿。

查四在這連綿不絕的春雨下趕了三個時辰的路，一身衣衫早已濕透，身上大小十七處傷口無不在作痛，彷彿全都要迸裂開來。

他很倦，但始終都沒有歇下來，一直到現在，看見了路口那座破廟，才突然生出歇一歇的念頭。

那座破廟看來也不知多少年沒有修葺，一半已塌下，還有一半本來是好好的，但到查四來到門前，竟然亦塌下。

查四很明白自己已交上了霉運，却怎也不相信倒霉到這地步，脚步一收同時，雙手便抄住了腰間纏着的那條寒鐵鍊。

迷濛烟雨中，塵土飛揚，磚牆倒塌，瓦片紛墮，到一切靜止，查四的目光便落在神壇上。

神壇一角已崩落，一尊殘破不堪的山神塑像倒在壇下，原來供奉這塑像的地方，現在却標槍也似的挺立着一個灰衣人。

那個灰衣人眼蓋低垂，年紀看來已不輕，鬚髮俱灰白，面色亦是灰灰敗敗的，

## 幸遇有心人

毫無血色，若不是風吹衣衫飄舞，不難令人錯覺以爲只是一個土偶。

他混身上下也沾滿了灰塵，却竟似一無所覺。

查四盯着這個灰衣人，一聲也不發，雙手低垂，暗運眞氣，走遍全身。

灰衣人木立不動，面無表情，那滿面刀刻也似的皺紋彷彿已完全硬化，一些變化也沒有。

連運十三遍眞氣，查四雙手終於收縮了一下，寒鐵鍊「嗆」的一响。

灰衣人眼蓋即時一顫，緩緩張開來，一雙眼睛赫然也是灰灰白白的，陰森而恐怖，語聲也一樣，突然開口，問：「你已經休息够了？」

查四道：「雖然還不够，但是你老人家肯給我這個休息的機會，我已經感激得很。」

「你沒有忘記老夫？」

「灰鶴田老前輩……」

「何不直呼田貞一？」灰衣人冷笑。

查四冷靜的道：「恭敬不如從命。」

「你還記得有老夫這個人，當然也沒有忘記老夫當日說的話。」

「我的記性若是不好，也不能在六扇門立足這麼久。」

田貞一冷笑接道：「老夫惟一的兒子犯了姦殺罪，不幸落在你手上，在你將他押往滄州大牢之前，老夫曾經私下暗中找你求情。」

「還準備了萬兩黃金作酬勞。」

「只要你在押解途中佯裝疏忽，讓老夫的兒子有逃走的機會。」田貞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可是你堅決拒絕，老夫惟一的兒子結果就鬱死在滄州大牢之內。」

「我吃公門的飯，一切當然得秉公辦理。」

「是麼——」田貞一露出揶揄之色。

查四沒有作聲，田貞一接道：「當時老夫就發誓一定要將你親手殺掉，挫骨揚灰。」

「承蒙老人家高抬貴手，查四才能够活到現在。」

田貞一厲聲道：「老夫一直所以不殺你，只是因爲你是公門中的名人，上動天庭，不想冒抄家滅族之險。」一頓接道：「本以爲這一生是沒有希望的了，那知道天開眼，畢竟給老夫等到了這一天，你這個名捕終於被逐出公門。」

查四冷然說道：「那你老人家還等什麼？」

田貞一大笑。「要殺你的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老夫原可以等一等，殺一個舒舒服服，却又担心你眞的給別人砍倒錯過了手刄仇人的機會。」



查四不能不承認田貞一說的是事實，他身上的十七處傷口，也正是要殺他的人所賜。

要殺他的人非獨多，而且顯然都出動了。

他十七歲入公門，十六年來破案無數，拘捕的犯人也無數，由於他的機智，武勇，正直，使他成爲天下三大名捕之一，名動朝野，當今天子甚至召之進宮，賞賜丹書鐵券。

以一個捕頭能够得到這種榮耀，簡直是空前絕後，也由於他這種特殊的身份，部份犯人的親屬雖然恨之刺骨，也不敢公然對他怎樣。

以他這個年紀，當然前途未可限量。

却也就在他這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竟然犯了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若非有丹書鐵券保命，他早已難逃一死，而命雖然保存了，他的官職也已被革除，這是十天前的事。

由始至終他沒有爲自己分辯過一句，交代好一切，一個人飄然出了衙門。

沒有人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但他的仇人在得到消息後，早已窺伺在衙門外。

十天下來，他先後已遇上了八次襲擊，雖不是怎樣厲害的對手，爲數實在不少，他雖然一一闖過，亦難免一傷再傷。

灰鶴田貞一絕無疑問武功在那八撥人的任何一個之上，而沒有必勝的把握，這個田貞一相信也不會一個人等候在這兒。

那半邊破廟也正就是被他震塌，內功練到這個地步的人並不多，查四自問亦做不到。

他很清楚彼此的武功有一段距離，可是他亦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看樣子他甚至毫不在乎，而且還催促對方動手。

這只是他不想將太多的時間放在這方面，生死也好，速戰速決。

死，自是一切到此爲止，僥倖能够活下來，他必須盡快上路，繼續完成未了的心願。

他當然希望能够活下來，否則也不會選擇這條路。

這條路他原是以爲最安全的一條路。

田貞一可不知道那許多，大笑着搖搖頭，接道：「你也不必向老夫求情。」

查四冷截道：「我不是傻瓜，你老人家也最好別再來這麼多廢話。」

田貞一笑容一斂，一聲「好！」道：「姓查的果然是一條漢子，老夫留你一條全屍！」語聲一落，沉腰坐馬，雙手前後左右「霍霍」幾下虛式。

那雙手枯瘦如鶴爪，可是一動之下，勁風呼嘯，聲勢奪人。

查四只是懶洋洋的向田貞一招招手，似乎根本就沒有將這個人放在心上。

田貞一看在眼內，一股怒火陡然由心底湧上來，鶴唳般一聲長嘯，拔起身子，周圍的灰塵同時被帶動，疾揚起來，他人在半空，雙臂一振，衣袖「劈拍」一下暴响，身形凌空一個翻滾，雙手暴伸，曲指如鈎，當頭向查四抓落。

查四一條寒鐵鍊立即蛇騰般開展，疾捲向田貞一的脖子，田貞一的身形同時一弓，右手五指一合如鶴嘴，啄在鐵鍊上。

這一啄就像是啄在蛇的七寸要害上，那條寒鐵鍊一盪，立時在半空軟下來，田貞一緊接撲下，尖嘯聲中，左手抓向查四的咽喉，右手緊接向他眉心啄落！

查四身子及時往地上一倒，貼地滾開，寒鐵鍊同時反揮，再擊向田貞一。

雙手落空，田貞一身形又一弓，往上拔起來，鐵鍊從他的脚下掃空，他雙手一沉，凌空又襲向查四，迷濛烟雨中，遠看來竟眞的像一隻灰鶴。

查四却有如一條黑蛇，翻騰在地上，一身衣衫，遍是泥濘。

田貞一連連撲擊，時左時右，忽前忽後，也竟是將查四當做蛇一樣戲耍，一面尖叫怪笑不絕，樂不可支。

好像他這種高手，當然看得出查四有多少斤兩，看得出查四絕不是他的對手。

他却也不急着置查四於死地，一心要將之弄個筋疲力盡，拿下來折磨上三五天，才消得心頭那股怨恨。

查四知道田貞一打的是什麼主意，他雖然看不透田貞一的心，却已看到了那眼中的怨毒。

他反而放下心來，以田貞一的武功，若是一開始便下殺手，他絕對招架不住，那是死定了，現在他反而還有反擊活命的機會。

他繼續滾動閃避，彷彿根本不能够站起來，其實就是在等候機會。

這當然也因爲他知道田貞一的武功特長，他們雖然沒有交過手，田貞一那個寶貝兒子已經在被他抓起來的時候給了他一個清楚明白。

他若是站着，整個身子便都成爲田貞一攻擊的目標，這樣在地上滾動最少將目標減少了一倍，那條寒鐵鍊也因爲他精通地趟身法，仍然能够發揮相當威力，只是對田貞一完全不能够構成威脅。

百招一過，他越滾越慢，相反田貞一越來越靈活，雙手尋隙抵暇，再來十招，也不知在查四身上抓啄了多少下。

查四一身衣衫被抓啄得片片破裂，遍體鱗傷，再接一招，寒鐵鍊亦被啄脫，田貞一意猶未盡，長嘯聲中，雙手一啄一抓一拋，將查四拋進了前面丈外的一個水坑內。

水花激濺，坑裏的水迅速被染紅，查四身上的傷口給冷水一刺激，一陣刺痛，不由一聲呻吟，雙手撫胸，才從水坑站起來，又倒了下去。

田貞一在水坑旁邊落下，看見查四這樣子，不禁放聲大笑起來，也就在他大笑聲中，查四水坑裏怒龍般一滾，雙手掀起了一股濁水，潑撞向田貞一的面門，當中竟還夾雜着十數枚暗器。

田貞一那剎那眼前一片水光，耳聽暗器聲响，知道閃避已來不及，雙手往胸前一貼，再一陣亂抓，竟然將那十數枚暗器完全接下，那股濁水却撞上了他的面門，雖然傷不着，亦將他潑得落湯鷄樣，好不狼狽。

那也不是什麼暗器，只是十數枚銅錢，田貞一一入手便知道，脫口一聲：「不好！」雙脚已感到一陣痳痹。

查四在濁水銅錢出手同時，身形亦箭一樣撲向田貞一下盤，雙手隨即扣住了田貞一雙脚穴道，猛一掄將他拋進水坑裏。

田貞一的反應實在不算慢的了，雙手扣着的銅錢立即射出，但還是比查四慢了一步，身子已被拋出，銅錢齊皆射空。

查四毫無疑問已經將所有的距離以及每一個動作需要的時間都算準，全部動作一氣呵成，本來表現得那麼疲乏的身子那剎那前所未有的靈活，接倒下，貼地一滾，探手將寒鐵鍊抓回，向水坑那邊疾揮了過去。

田貞一給那一拋，一頭撞進水坑裏，聽覺視綫反應完全被坑水擾亂，也就像常人一樣，慌不迭從水裏將頭抬起來，那條寒鐵鍊立即纏上了他的脖子，在他雙手抓向鐵鍊之前。鐵鍊已勒斷了他的咽喉。

他所有的動作立時停頓，一個身子突然僵直，仰面倒下，雙睛怒突，他武功還在查四之上，樂極忘形，一下疏忽，反爲查四放倒，當然死不瞑目。

查四亦倒下，仰臥在坑旁，攤開手脚，張開嘴巴，不住喘氣，混身的氣力彷彿都已經耗盡。

一聲馬嘶即時傳來，查四入耳驚心，混身一震，循聲望去，只見破廟後不遠的幾株樹旁，轉出了一匹灰馬。

那匹灰馬連鞍子韁繩都是灰色，不問而知，是灰鶴田貞一的坐騎，查四精神立時大振，掙扎着爬起身子，一面喘氣，一面跌跌撞撞的向那匹灰馬走去。

× × ×

夜已深，雨仍然飄飛。

查四一騎終於進了白沙鎮長街，那匹灰馬雖然是千中選一的駿馬，這一段路走下來，亦已經疲乏不堪，查四更就不用說，雙手緊抱着馬脖子，伏在馬背上，隨着灰馬的前行左搖右擺，看樣子隨時都會從馬背上摔下來。

長街兩旁的店子都已經關上門戶，疏落有幾點燈光，一片靜寂，灰馬走過，「的得」蹄聲，份外响亮。

轉過街口，前面一片空地一面高牆下，油布拉開，擺了一個麵檔，三套殘破的木櫈桌。

每套櫈桌都有一個客人，當中是一個一身銀白色衣衫的青年，額勒玉帶，腰佩明珠寶劍，完全是富有人家公子裝束。

在他左邊的也是一個青年，一身衣衫都是破破爛爛，脚踏一對前面賣生薑，後面賣鴨蛋的破鞋，非獨沒有像那個富家公子的坐得端正，而且是蹲在櫈上。

右邊的一個年紀比兩個青年加起來似乎還要大，簑衣竹笠，竟然是一個漁翁，在他的桌上還放着一條釣竿。

三人的面前都放着一碗麵，却都沒有動筷子。

麵檔只有一盞破燈籠照明，三人的面龐也都是藏在燈影中，煮麵的是一個大胖子，看來是悶慌了，也給自己煮上了一碗，而且吃得很起勁。

麵香隨風飄送入查四的鼻子，查四的鼻翅抽動了一下，緩緩抬起頭來，看到那塊迎風招展，寫着老大一個「麵」字的布條，精神大振同時，飢餓的感覺更強烈，一帶韁繩，策騎向那邊奔去。

來到麵檔前面的時候，那個大胖子已經將麵吃完，正將碗中麵汁倒進嘴巴裏，「呼嚕呼嚕」的狂喝，對於自己煮的東西顯然極欣賞。

富家公子却即時一皺眉，歎息道：「這之前，我不時聽到別人罵你不是人，現在才知道，罵得對極了。」

胖子碗仍覆在面上，含糊地「哦」一聲。

富家公子的目光接落在面前那碗麵上，搖頭道：「這碗麵那裏是人吃的。」衣袖一拂，那碗麵從桌上飛起來，向胖子飛去。查四已滾鞍下馬，看在眼內，一顆心突然沉下去。

那碗麵正撞在胖子手中的空碗上，竟然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也沒有濺出點滴，胖子手中的空碗給這一撞，却立時像長了翅膀般，與富家公子飛撞來那碗麵一齊飛出了丈外，他方才用碗覆着的那張臉立時現在查四眼前。

查四的瞳孔剎那暴縮，胖子的相貌並不難看，笑容尤其親切，一雙眼睛正笑得被擠成兩條縫，查四却已看到了從縫中透出來的狠毒光芒，右手已握在寒鐵鍊上。

胖子隨即笑對查四道：「你朋友是一個公正嚴明的大捕頭，來評評道理，我那裏不是人樣，怎會不是人。」

查四沒有作聲，暗運眞氣。

富家公子接道：「你弄的那碗麵怎麼我這個人却是連一口也吃不下？」

胖子歎息道：「這只是你公子養尊處優，平日吃的全都是珍饈百味。」

「那麼小汪？」富家公子笑問。

那個衣衫襤褸的青年應道：「我隨便煮的都要比他煮的好吃，自是提不起興趣



。」接對胖子道：「我看你還是做回你的老本行，劏鷄殺鴨去好了。」

「花老九——」胖子轉向那個老漁翁。「你怎樣說話？」

漁翁搖頭道：「老夫只吃海上鮮。」

胖子笑罵道：「你們却鼓勵老子買下這個麵檔？」

富家公子笑笑道：「到現在你還不知道這只是因爲我們四個當中，只有你像個煮麵的。」

這四個人自顧說話，竟沒有再理會查四，查四也沒有插口，只是一遍又一遍暗運眞氣。

富家公子隨口道：「客人來了，你怎麼還不上前招呼？」

胖子好像這才醒覺，一拍腦袋，道：「查大人，請——」

查四終於開口，冷冷道：「閣下認錯人了。」

胖子一怔，舉手揉了揉眼睛，試探地道：「你朋友不姓查？」

「我姓查，可不是什麼查大人，也不是什麼公正嚴明的大捕頭。」

胖子大笑，樂不可支地手中一對煮麵用，長逾兩尺的竹筷子不住的敲在旁邊的幾隻大碗上，敲得「崩崩」亂跳。

其他三人若無其事，富家公子接擺手。「查爺，請坐——」

查四搖頭。「坐了還是要起來，不坐也罷。」

「查爺果然是一個爽快人。」富家公子笑笑。「我只知道坐着好說話。」

查四冷冷道：「這大概因爲你能够坐着說話的機會並不多。」

小汪笑顧富家公子，道：「他是說你在金龍堂中只有站着的份兒。」

富家公子淡然道：「所以能够坐着的時候，我總會坐着。」

查四目光一掃，冷冷道：「幾位在這裏等我就是要跟我說這些廢話？」

富家公子撫掌讚道：「爽快爽快。」

花老九終於忍不住插口：「我們這位孫公子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小汪搖頭道：「一個酸氣十足，一個老氣橫秋，一個傻氣大發，這樣下去，只怕天亮也未了事，還是我來說好了。」

花老九冷笑。「只怕你狗口長不出象牙來。」

「狗口當然長不出象牙。」小汪說着懶洋洋的從櫈上站起身子，接對查四道：「堂主發出金龍令，要我們全力追你的人頭，你自己了斷還是由我們動手？」

查四又問：「他怎麼不親自來拿？」

小汪道：「當然就是有我們出動已經足够。」語聲一落，身形已離開櫈子，風車般一轉，在查四頭上滾過，落在查四的後面。

查四沒有動，他知道這個小汪一身輕功高强，絕不是他傷疲之身所能够追及。

花老九一手抄起漁竿，接一抖披着的簑衣，緩步走了出去，孫公子第三個動身，與花老九一左一右將查四夾在當中。

胖子仍然在狂敲竹筷，簡直就像一個瘋子，那幾隻碗已經被他敲得片片碎裂。

查四沒有將這個人當做瘋子看待，他知道這個人雖然看來又胖又笨，身手其實在小汪三人之上，狠辣更有甚之，小汪三人殺的人加起來也沒有他的多，現在雖然在那裏亂敲竹筷，第一個動手的人說不定反而就是他。

查四也並不在乎這四個人如何出手，無論一齊上抑或一個個的來，以他傷疲之身都絕不可能闖得過去，但他的手並沒有將寒鐵鍊鬆開，反而握得更緊。

雨飄飛不絕，凄迷的燈光下有如烟一樣。

孫公子忽然伸手往面上抹一把，再一抖衣衫，道：「你們難道不知道我這襲衣服是今天才換上的。」

小汪笑道：「我只是知道這襲衣服是穿在你的身上。」

花老九接道：「老夫這一身裝束，就是在雨下站上個半天也不要緊。」

「那我只好先出手了。」孫公子歎了一口氣，右手「嗆」的拔出了腰間明珠寶劍。

查四仍然不動，孫公子長劍挽了一朶花，道：「請——」

與之同時，花老九的釣竿亦一動，纏在釣竿上的一條發亮的銀綫曳着一個老大的鐵鈎脫出，半空中一旋，落在花老九的左掌中，小汪亦自腰間帶出一柄軟劍，迎風抖得筆直。他們話是那麼說，還是要一齊動手，那邊的胖子同時亦停下了敲動竹筷，笑望着查四。

查四也只是一抖手中寒鐵鍊，五人都沒有再動，但已是一觸即發之勢。

正當此際，一個清朗的聲音突然傳來：「四位都是江湖上的名人，聯手來對付一個受傷的人，不怕傳出惹人笑話？」

除了胖子，查四等全都不由得循聲望去，只見麵檔後面的高牆上，不知何時已經坐了一個人。

這個人一身衣白如雪，長髮披肩，相貌雖然不太英俊，却是說不出的瀟洒。

「沈勝衣！」孫公子第一個叫出來。

花老九小汪應聲變了面色，胖子笑容即時一歛，肩頭激動，看似便要從麵檔內竄出來，到底沒有，這個人看來盡管瘋瘋顚顚，事實比其他三人冷靜得多。

查四大喜，亦自一聲：「沈兄！」語聲神態俱都非常激動，不全是因爲沈勝衣武功高强，有之相助便可以轉危爲安，還因爲他一路浴血苦戰，遇上的全都是敵人，到現在才遇上一個朋友。

他的朋友本來就不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更就不敢指望他們會相助，不是他們全都不够義氣，乃是因爲他們的武功要非太糟，就是行踪太飄忽，再說他亦不希望牽累任何朋友。

但他的朋友現在到底還是來了。

沈勝衣目光接落在他身上，道：「查兄莫怪我，這兩天以來，我們已經跑折了四匹馬。」

「你們？」查四一怔。

「還有小武。」

「小武？」查四又是一怔。「那天小武看見我走出衙門，立即飛身上馬，絕塵而去，其實就是趕去找你？」

「難道你以爲他是那種一見你失勢便避之則吉，惟恐惹禍上身的朋友？」

查四歎了一口氣，道：「我雖然知道

不是，但看見他那樣子，難免亦有些奇怪，他人現在呢？」

「他日以繼夜趕路，找着我的時候，已累得站也站不穩，因爲放心不下，仍然跟了來，到這兒來與我分開，分頭去打聽你的消息。」

「你們如何知道我這個時候必會到這兒？」

「你說的醉話雖然不多，對找尋你的下落已經足够。」

查四輕「哦」一聲。「那天我喝醉了，說了一些醉話，原來他都記着。」

沈勝衣笑道：「若是那天他也醉倒，聽不清楚可就麻煩了。」

查四苦笑了一下，問：「你旣然來了，我就是趕也趕你不走的，是不是？」

沈勝衣道：「小武够朋友，我若是不够，你不罵，小武的嘴巴也不會饒我。」

「這我什麼也不說了。」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就是說，那四位也未必有耐性聽下去。」

花老九聽到這裏，冷笑道：「你說了這許多，只有這一句我們聽得進耳。」

孫公子接一聲冷笑。「姓沈的，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難道不是金龍堂的？」

孫公子道：「你若是插手這件事，就是與整個金龍堂爲敵。」

小汪接道：「若是再與這個姓查的拉上關係，那便等於要與所有江湖上的朋友爲敵了。」

沈勝衣道：「幸好這裏只有我們幾個人。」

胖子笑接道：「罵你小汪不懂說話沒錯，有誰不知道姓查的懲惡除奸，與他作對的都是壞蛋，你那麼一句話，所有江湖人都變成敗類了。」

沈勝衣道：「有名胡說八道的人說話有條理，說話應該有條理的人反而胡說八道，實在有趣。」

胖子應道：「我叫胡來，也只是胡來，胡說八道的只是說我胡說八道的人。」

沈勝衣沒有作聲，身形突然離開了牆頭，一支箭也似疾射下來。

與之同時，孫公子的劍突然猛刺向查四面門，小汪軟劍亦刺向查四後，花老九魚竿一揮，鐵鈎曳着銀綫飛向咽喉。

胖子胡來也動了，却是一個酒罎也似滾過麵檔，貼地滾向查四的下盤，雙手已多了一對奇形鈎刀。

查四暴喝，寒鐵鍊奮力抖開「嗆啷啷」環身飛舞，一個身子勉强向上拔起來。

雙劍被寒鐵鍊震開，鐵鈎變了鈎在查四的小腹上，裂帛一聲，鈎開了一道血溝，胡來雙刀當然落空，身形却緊接往上彈起，雙刀再鎖向查四雙脚。

沈勝衣這時候也掠到，劍在左手出現，正中查四那條寒鐵鍊，查四只覺一股奇大的力道撞來，連人帶鐵鍊被撞飛丈外，正好避開了胡來與孫公子小汪雙劍的再襲擊。

沈勝衣亦借這一撞風車大翻身，落在查四的身前，花老九鐵鈎隨即飛至正迎上他的劍，銀綫迅速將劍鋒纏了一個結實。

花老九大喜，那知道猛來一股大力一拖，連人帶釣竿向沈勝衣那邊飛去，他這才知道沈勝衣非獨看透了他的心意，而且搶制先機。

小汪孫公子雙劍齊上，反被花老九所阻，只有胡來完全不受影响，雙刀滾地斬至！

眼看這雙刀便要斬上沈勝衣雙脚，一個人突然飛至，擋在沈勝衣之前，胡來一看那裝束便知道是花老九，暗罵一聲，雙刀一頓，「鯉魚打挺」一躍而起，雙刀改從花老九脅下刺出。

花老九實在想不到沈勝衣的內力如此强勁，人在半空，猛又被再一牽，不由疾落在沈勝衣面前，他的反應也不慢，釣竿一分爲二，齊插向沈勝衣胸膛。

兩支鋒利已極的緬刀同時從斷口中彈出來，這兩截釣竿便變成了兩支長刀。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只可惜沈勝衣的劍雖然仍纏着銀綫，並不受銀綫牽制，已在他落下同時刺回，刺進了他的咽喉。

花老九悶哼一聲，身子一仰，但立即被胡來撞回，胡來的雙刀仍從脅下刺到。

沈勝衣抽劍偏身，讓來刀，出右拳，疾擊在花老九胸膛上。

花老九中拳倒飛，胡來及時矮身，讓花老九頭上飛過，貼地一滾，雙刀便削向沈勝衣兩脚小腿，小汪孫公子左右齊上。

沈勝衣劍從銀綫脫出，身形急拔而起，在他後面的查四把握機會，寒鐵鍊當頭抽下，却被胡來雙刀擋去，小汪孫公子緊追着沈勝衣拔起的身子，雙劍交擊，一擊不中，沈勝衣便從小汪頭上滾過。

小汪半空轉身，揮劍追擊，一劍削空，第二劍還未削出，沈勝衣的劍已刺進了他的眉心，鮮血一股箭也似激射。

沈勝衣身形接一落一轉，又擋在查四之前，封住了胡來攻向查四的雙刀。

胡來雙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盤旋飛舞，連攻百刀，可是沈勝衣身形緊接上下，他竟然一刀也攻不進去。

查四沒有退下，寒鐵鍊一抖，轉攻向孫公子，他眼看沈勝衣連擊倒二人，精神大振，鐵鍊縱橫，一口氣竟然將孫公子迫出了丈外。

孫公子劍勢飄忽，查四根本不理會那許多，鐵鍊揮舞，沒頭沒腦的抽下，孫公子劍勢才起變化，便已給鐵鍊截斷，一連數次都是如此，不由怒道：「姓查的無招無式，是什麼武功。」

查四冷應道：「我又不是在賣武討賞，要那許多招式幹什麼？」

說話間他鍊下不停，抽得孫公子一支劍「嗆啷」直响，所有的招式變化，亦盡被抽散，孫公子連聲冷笑，暴退三丈，脫出查四鐵鍊所及的範圍，繞着查四轉動起來。

查四揮鍊三擊不及，沒有再出手，靜立在那裏，孫公子長劍立即配合身形，虛虛實實，吞吞吐吐，繞着查四連連襲擊。

查四沉着應付，一連接下了孫公子三十九劍，突然欺前，揮鞭疾擊，孫公子一聲冷笑，身形繞弜，冷不防後面沈勝衣一劍襲來。

沈勝衣劍迎着胡來雙刀，以快鬥快，那片刻之間已對拆百招，突然暴退，劍截孫公子旁繞的身形。

孫公子那刹那只覺一股劍氣襲來，奇



寒徹骨，身形一繞不開，便迎上查四襲來的鐵鍊，他腦後沒有長着眼睛，查四却是看着沈勝衣欺向他才往前撲擊，接連七鍊都抽在劍上，孫公子身形頓亂。

沈勝衣一劍截擊，立即回接胡來雙刀，十九刀接下，身形暴長，在孫公子身旁掠過，胡來一聲「小心」出口，他的劍已刺進孫公子後背。

孫公子若不是應聲偏身，這一劍便得刺進他的後心，但劍上蘊藏着的內力仍然將他撞得一個踉蹌，查四看準機會，一鍊隨即抽在他握劍的右臂上。

他那條右臂迎鍊斷折，長劍脫手飛出，慘呼聲中，鐵鍊已纏上他的脖子。

沈勝衣身形接轉，撲擊胡來，孫公子三人都已倒下，他現在當然可以放開手脚，專心對付胡來了。

胡來肥胖的身子同時撲倒，却不是滾地攻向沈勝衣，而是陀螺般一轉，疾退了回去。

他雖然肥胖，正好配合那種怪異的身法，眨眼間已到了麵檔之前，一彈而起，上了那塊張開的油布，再一彈，油布倒下，他肥胖的身子却已滾上了高牆，再滾而消失。

沈勝衣一看知道很難追及，也不放心留下查四在這裏，沒有追前去，伸手扶住查四，查四已實在支持不住，將孫公子勒倒，一個身子亦倒了下來。

以他現在這種情形，金龍堂若是還有人在一旁窺伺，無須胡來孫公子那樣的高手亦可以隨便將他擊殺，沈勝衣這又怎會瞧不出。

查四一把扶着沈勝衣，身子立即又挺起來，喘着氣，道：「不要緊……」

沈勝衣搖頭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條鐵漢，你却也莫要因此就當自己是鐵打的。」

查四苦笑道：「你們根本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可是我們都清楚你的爲人，深信你絕不會做出違背道義的事情。」

查四歎一口氣，道：「你們最好也知道金龍堂的勢力有多大。」

「據說南七北六十三省都有金龍堂的分舵，每發生的十件案子裏就有一件是由金龍堂的人做的，而那些案子大都令人髮指，所以金龍堂的聲譽非獨不好，很多人甚至認爲金龍堂這三個字與卑鄙下流同樣意思，也所以金龍堂勢力儘管大，堂中的人都不敢在江湖上公開承認。」

查四道：「這都是事實，白道不在話下，即使黑道中人亦大都甚爲鄙視金龍堂的人，他們亦明白自己犯了衆怒，在江湖上完全吃不開，可是到這個地步，已無可藥救，惟一的辦法，就是將金龍堂解散，連金龍堂這個名字也不要，從頭來過。」

「那需要很大的決心，魄力。」

「現在這個金龍堂主肯定沒有這個決心，魄力。」查四長歎。

沈勝衣扶着查四在麵檔的一張櫈上坐下，道：「據說金龍堂中地位比較重要的身份都非常秘密。」

「你也知道的，那是爲了避免麻煩，就好像胡來四人，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人並不多，我所以知道，只因爲在職期間不住與他接觸。」

「以我所知，你爲了對付金龍堂，花了很多心血……」

查四道：「這是値得的，只要毀去金龍堂，天下間的罪案最少便可以減少十份之一，更不知可以救回多少無辜性命。」

沈勝衣道：「小武跟我說，你做得很成功，甚至金龍堂堂主那麼重要，那麼秘密的一個人也終於給你找出來。」

查四垂下頭，一會才道：「這個人的確秘密得很，五個月前，我抓住了一個在金龍堂中身份尤在胡來之上的人，也竟然一樣不知道他們的堂主是什麼人，但他却知道這個人的一個秘密，他就憑這個秘密保住了一條命，而我也就憑這個秘密將人找出來。」一頓又道：「這個人有一種怪癖，有那種怪癖聲價又遠在一般以上的人並不多。」

沈勝衣頷首。「越是不擇手段的人越是懂得享受，一個人若是甘於淡薄，也根本不會做那些令人髮指齒冷的事情，爲了掩飾他的財富來源與從容得到一般人不能够得到的享受，當然需要一個比較特別、比較煊赫的地位。」

「要接近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利用這個人的怪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令他墮入陷阱，同時試出他眞正的身份。」

「要將他抓住，只怕也並不容易。」

查四歎息道：「那名副其實是一場血戰，他雖然在陷阱中，到我將他抓住的時候，與我同去的十八個手下亦無一倖免。」他又一聲歎息，接道：「也因爲他身份的特殊，在開始行動，未能够完全證實，我們都不能够作任何透露，知道所有秘密的，其實只有我，而我事前惟一能够做的就是將有關的一切錄下，連同聖上所賜的丹書鐵券封起來，存放在張押司那兒，留言有什麼不測，在約定時間回不來，則由他將密函呈交有關。」

「張押司就是你曾經對我提及的鐵押司？」

「不錯，這個人鐵胆鐵心腸鐵手段，所以有鐵押司之稱，密函交給他保管，最適合不過。」

「以金龍堂主的經驗當然會考慮到你是有備而去，即使沒有落在你手上，相信要將你殺掉，也不敢草率行動。」

「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掌握住什麼綫索，怎會找到去，可是他的手下未必會考慮到這許多，所以我只有帶着他直接回滄州。」

沈勝衣接道：「小武說消息還是傳開，很多人都知道金龍堂主已經落在你手中，也因此滄州附近百里的捕吏官兵俱都奉令出動接應，但他們看到你的時候你却是只得一個人，而回到滄州，又隨即到鐵押司那兒將封存的函件取回，以至連鐵押司也不相信金龍堂主中途乘你不備逃去，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你拒絕透露所拘捕的金龍堂主到底是什麼人，甚至拒絕交出前此所得到的任何證據。」

查四歎了一口氣，沈勝衣又道：「這在官府來說應該是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幸好你有丹書鐵券，否則在滄州便已難逃一死。」

（未完．一）

##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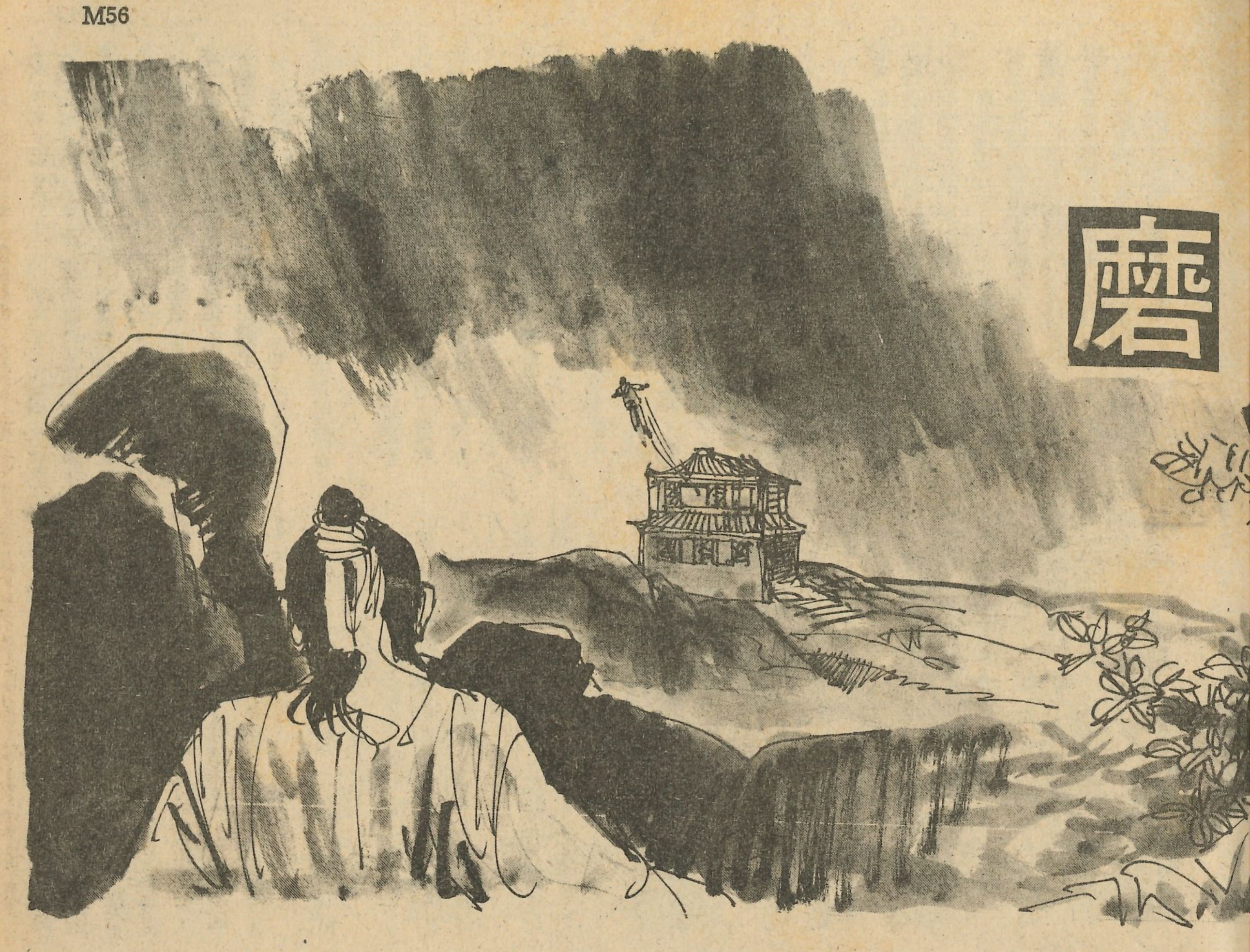
前文書至楚峻被諸葛浩打至重傷，由章文虹暗中將他救起送到南桐村林村長兄弟家裏養傷，原來那被救的村女是村長的姪女，得他們慇懃照料，章文虹爲他治傷，經過章文虹的勸導，加上用氣功治療，楚峻很快便復元，且決心跟章文虹習文練武，又回到諸葛莊陪侍諸葛浩攻讀了。二人在章文虹的教導下，赴考縣試中了童生和生員，次年又中府試，諸葛莊不免有一番熱鬧，楚峻所習武功，亦大有長進展，用輕功蹴毬，別具風格，被諸葛家兩位小姐賞識，邀請賜教，設宴謝師，飲至深夜，從內堂經內花園出來，看見莊主諸葛錦暉出現，連忙匿在假山後躲避……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磨劍江湖

文·西門丁　圖·可飛

## 師徒話別　重出江湖



明月在雲端忽隱忽現，諸葛莊內花園一片靜寂，只偶爾傳來一兩道夏虫叫聲。

抬頭望去，內宅的樓舍都已沉湎在黑暗中，只東北角的一座小樓，燈光尚未熄滅。

楚峻匿在假山後，一顆心怦怦亂跳，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諸葛錦暉負手立於樹後，不斷瞻望那扇尚露燈光的窗子，一臉焦急。

一忽，忽聽諸葛錦暉發出一道長嘆。

嘆息聲一入楚峻雙耳，他心頭便是一動，忖道：「莊主何故嘆息，這嘆息聲所包含的情感極之複雜，令人難以分辨其心情……唔，他貴爲一莊之主，又是附近的首富，名利、妻妾、子女全已有之，尚有什麼不能稱心如意的？」

驀地腦海中泛上那個美婦人的相貌來。「他妻子也是一副愁容，難道他們也有什麼難以解決的心事？我還以爲像我這種人才有煩惱，原來富有之人，同樣也有煩惱，當眞令人難明！」

心念未了，遠處已傳來三更的梆子聲，諸葛錦暉仍然挺立如山，毫無離開的意思，楚峻心頭更是焦急。

忽見諸葛錦暉目光一閃，隨即轉身隱於樹後，這刹那，楚峻才驀地發覺一件事：「原來莊主還是個深藏不露的武學高手，我當眞走眼了！」

他以爲有人來了，豈知並沒人經過，抬頭望向小樓，只見那扇窗子忽已關上，但燈光依然燦爛。

過了一忽，諸葛錦暉冷哼一聲，重新自樹後走了出來，輕聲罵道：「好一個賤人，三更半夜讓一個漢子進入香閨，還把窗子關上！」

楚峻心頭一跳，這才知道諸葛錦暉爲何中宵佇立於花園內。暗想道：「不知這座小樓，住的是莊主的那一房妻妾！這女人也眞大胆，竟敢在莊內偷漢！」

心頭一動，忽又浮上了一個念頭：「此是諸葛莊，諸葛錦暉既是莊主，又身具武功，他妻妾與人通姦，他爲何不上去捉姦，却反而在下面苦候？」

心想至此，楚峻頗覺好笑：「若我不曾聽到他的話，還以爲他是替人把風的！」心頭的疑雲更盛，只覺不可思議之至！

過了一陣，估計三更將盡，小樓的燈光忽然隱去，諸葛錦暉忙又閃入樹後。

楚峻抬頭望去，隱見窗子重又打開，自上飛下一條矯捷無比的黑影。那黑影身裁頎長，動作瀟洒俐落，脚尖在瓦面上一點，身子倏地橫掠而去，越過矮垣，向中院處飛去！

就在此刻，月兒忽然自雲後露了出來，那黑影在隱沒之前，背影倏地一亮，旋即逝去！

雖只一閃，楚峻已然看出那人的身份，師父兩字幾乎脫口呼叫出口！

這刹那，他只覺腦海中嗡地一响，便是一片空白。過了好一陣，才逐漸定下神，心中暗叫：「不是師父，不是師父！師父絕對不是這種人！」可是這五年來日夕相處，章文虹的身形，動作以及武功，他無不一清二楚！儘管他內心極希望自己的眼花看錯，但心中始終生了個疙瘩。

他定一定神，想道：「不知莊主看到沒有，假如他若發現奸……那個男人是師父，不知會怎樣……」想到此，便悄悄向外探望一下，不料諸葛錦暉已不知在何時離開了！

楚峻凝神靜聽了一陣，斷定附近再無別人，於是也忙竄出內花園。

諸葛莊雖說防衞森嚴，但護院們在夜間大多守在外圍，內宅與中院人手反而較少，加上楚峻地形熟悉，一路潛回聽竹軒，都沒被人發覺。



到了聽竹軒，他忍不住悄悄走前幾步，望一望章文虹的寢室，但見門窗一片漆黑，心頭猶疑難決，終也返回自己寢室。

這一夜，楚峻躺在床上，雙眼一合，不是浮上諸葛雙姝的倩影，便是泛上內花園黑影掠空的那一幕，竟然睡不下去，眼看天色將亮，便索性坐起，打坐練功。

這之後，竟然一切如常，章文虹固然照舊教書，諸葛錦暉也似渾沒所覺般，楚峻猜不透這個道理，又不能與別人商討，只好悶在心中。

過了幾天，章文虹已把四十招的「無量劍法」的口訣及動作全部傳授完畢。楚峻大着胆子問道：「師父，弟子記得當年在南桐村時，曾聽你提過，說章文虹三字是您的化名，不知師父的眞姓名是如何稱呼？」

章文虹把燈剔黯了一點，道：「不錯，這件事也早該告訴你了，否則將來你行走江湖時，若有人問起，你也不知道，豈不要讓人笑掉大牙！」

他說罷呷了一口茶，又頓了一頓才道：「爲師姓薛，草名文鴻，爲師出身邪道，所以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

楚峻輕啊一聲，道：「師父氣節清高，聲名不好，料是他人誤會而已！」

薛文鴻微微一笑，似覺頗爲安慰。「世上俗人都是如此，爲貪方便只把人分成兩種，一種是好人，一種是壞人。正如舞台上的紅面及白面一般！不但如此，爲求省事，又把天下各大門派分成正邪兩方，被目爲邪魔的門派，不管如何，其門下弟子都是當然的邪派，而所謂九大門派，或同道互相吹噓的正人俠士，其門下弟子即使有惡行，也屬正派，極其量被目爲糊塗或偶然失足而已！

「根據此種看法，爲師被人目爲邪派，自不奇怪，因你師祖『白衣神魔』，昔年曾於峨嵋金頂，連創九大門派的十三高手，這邪魔兩字自然洗不脫了！」

楚峻從未想到這個問題，聞言不由一呆，怔怔地望着薛文鴻。

薛文鴻冷笑一聲：「世人皆醉吾獨醒，爲師也不理人家如何看我，我行我素，總之爲師若看不過眼的，便不管是正是邪，都要管一管，是故爲師的仇家既有所謂大俠，亦有所謂大盜！不過爲師這條命還算大，幾番被圍攻都能憑機警而逃脫，久之，也有人出來持公平之論，說爲師是介乎邪正之間！」

薛文鴻說至此，忽然哈哈一笑，道：「介乎邪正之間，這個評語，倒大合爲師的胃口。不管是正還是邪，爲師都有頗多地方不以爲然，也所以才會把兩方面的人都得罪了！同時爲師不善吹迎巴結，自不爲人所喜，因此長期以來，爲師都是獨來獨往，極少朋友！」

楚峻問道：「既然如此，師父又爲何會甘於寂寞，蟄居於此莊中，莫非後來有了甚麼變故？」

薛文鴻嘆了一口氣，道：「後來的確是發生了一件事故……唉，假如不是這件事故，爲師又怎會在諸葛莊一住十餘年？」一頓問道：「如今武當派的掌門人是否仍是青柏道長？」

楚峻抓抓頭，道：「弟子記得一個父

執提過，當今的武當派掌門人，好像是抱月道長！」

薛文鴻默算了一下，道：「雪松傳與一休時，已年將九十，他的弟子也都已近六十，如今死了也不出奇，若以輩份論起來，爲師與抱月同輩，你則與他弟子同輩，不過你若使出『無量劍法』，怕武當派會大興問罪之師！」

楚峻道：「弟子即使他日需要重踏江湖，也不會隨便與人動手！」

薛文鴻失笑道：「峻兒，世事豈能盡由人來安排？尤其在江湖上行走的，更加身不由己，你不犯人，人來犯你，難道你不動手保護自己？」

楚峻默然，只聽薛文鴻續道：「何況你尙有家仇要報！」

刹那之間，楚峻但覺腦內「嗡」的一響，一股熱血衝了上來，五六年前在九華山家內發生的事，如閃電般翻上心頭。他身負的血仇，豈止他楚家一家數十口？而且外祖父及奚敬德共兩家，這些人命加上來，達數百人，假如他查出了兇手，難道會不動手？

這段仇恨他本已埋藏在心中數年了，如今經薛文鴻一提，便又「蓬」的一聲，燃燒了起來，脫口道：「師父，那些人臉上全部幪着罩巾，這段仇只怕報不了！」

薛文鴻笑道：「也非全無綫索可尋！最低限度，你也知道那些兇徒之中，有一個是練了『鐵臂功』的！何況紙包不住火，即使完全沒有綫索，也有可能查得出來，只要你不暴露身份，暗中調查，那些兇徒之中必有破綻露出來！」

楚峻吸了一口氣，道：「弟子雖然不喜殺生，但屆時也免不了要開殺戒了！」

薛文鴻道：「在風險的江湖中，爲人須能審時度勢，若無把握時，千萬不可妄爲，否則不但自己報不了仇，而且尙要把自己的一條小命賠上去！」

「弟子知道，今後一定要更加勤練武功！」

薛文鴻忽然又長嘆了一聲，道：「可惜爲師不能陪你去調查兇手！」

楚峻想起昨夜那一幕，脫口問道：「師父，難道你隱居在諸葛莊另有目的？」

「是的，爲師是爲了一個人，一個女人……」

楚峻心頭怦怦亂跳，大着胆子問道：「這個女人是誰？」

「她已成了諸葛錦暉的妻子！」

楚峻禁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薛文鴻道：「你覺得奇怪麼？她本是爲師的表妹，爲師跟她青梅竹馬，雙方家長也已有了婚約之議，可惜……」

「可惜什麼？」楚峻忍不住問道。

「後來的事你也不必多問了！她身罹奇疾，爲師需協助她抵禦病魔的折磨，是以……」

楚峻恍然大悟，心上的一塊大石才放了下來。薛文鴻見他神態有異，問道：「峻兒，你想說什麼？」

「沒有……師父……」楚峻本想說諸葛錦暉已知道了這件事，却又開不了口，一急之下便讓他想到一個話題：「師父，弟子覺得諸葛莊主好像是個武學高手！」

薛文鴻道：「爲師一眼便看出他學過武功，但高手兩字尙稱不得！」

楚峻自然相信薛文鴻的眼光，便不再說。薛文鴻又道：「你以後在莊內不要四處亂跑，書也不用再讀了，先把劍法練好再說，爲師有個感覺，咱們的緣份似乎將盡！」

楚峻一怔，脫口道：「師父對弟子恩重如山，弟子一定服侍你……」

薛文鴻止住他的話，道：「你如今年紀還小，加上一向只專心讀書練武，又天生淳厚，不知人心險惡，世事難逆！唉，天從人願之事，本就不多，夜深了，你回去吧！」說罷揮揮袖。

楚峻見師父滿懷心事，因不能爲其分担，而頗爲不安，囁嚅地道：「請師父寬懷，說不定一切會有所改變。」

這樣子又過了幾個月，眼看天氣已寒，不時下着雪。諸葛浩怕冷也不要楚峻陪他蹴毬了，楚峻樂得安靜。

這天楚峻自養心軒返回聽竹軒，忽見走廊上立着一個俏婢，認得是諸葛翡翠的貼身婢女侍棋，不由一呆，怔怔地一笑。

侍棋見他一副傻相，「噗嗤」失笑一聲，道：「侍書，小妹已等你很久了！」

楚峻又驚又詫，生怕諸葛翡翠又來找他去蹴毬，忙問道：「姐姐找我可有什麼事？」

侍棋又是一笑，道：「看你怕成這個樣子，難道小妹的模樣凶惡麼？」

「不是不是，小弟決無此意！」

侍棋忽輕聲道：「你怎還不請我入房去？」

楚峻吃了一驚，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侍棋忽然伸手把門一推，反客爲主地道：「還不快進來，我還得趕着回去向小姐覆命！」

「不知小姐……有何吩咐？」

侍棋忍住笑道：「小姐沒有吩咐，她說很感激你陪她蹴了兩次毬，如今天氣冷了，着我送了件厚衣與你禦寒！侍書哥，你好福氣呀！這件皮裘還是小姐親手縫製的！」

楚峻急得手足無措，半晌才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

侍棋臉色一變，道：「小姐是千金之體，她親手爲你縫製寒衣，如何使不得？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哪！」

「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楚峻把手急搖，「奴才如何受得起小姐的厚賜，眞是折殺我也！」

侍棋道：「小妹來此時，已與小姐立下『軍令狀』了，假如你不收受，回去便得吃三十大板了！你便算是同情同情我吧！」說罷目光泫然。

楚峻心想這與自己的名節攸關，便道：「這件事，在下也是愛莫能助，惟有先向姐姐告罪一聲了！」

侍棋收起淚珠，道：「小妹聽你琴棋詩畫，樣樣皆能，小妹欲向你討教一下棋藝，不知侍書哥肯否指教一二？」

楚峻道：「小弟棋藝粗淺，那敢跟姐姐較量？再說，現在，在這個地方也不方便！」

「你也知道不方便麼？你若不陪我奕棋，小妹便要大聲說話啦！」

「你？」楚峻又急又怒：「姐姐到底



意欲何爲？何必故意爲難小弟？」

侍棋笑嘻嘻地道：「侍書哥，你這樣說不叫小妹難爲情，其實小妹的意思剛才已經說了！」

「好吧，那麼小弟收下就是，煩你代向小姐致謝！」楚峻心想只要我不把那衣服穿在身上，便沒人知道了。

侍棋喜道：「如此多謝你啦，請你寫張收條，好讓小妹回去交差！」

楚峻道：「小弟既已收下，何必多此一舉？」

侍棋道：「你若不寫張收條，小姐還以爲小妹把她那件經過千針萬綫才能縫好的衣服隨便拋掉了！」

楚峻心想這也有道理，便磨了墨，揮筆寫了張收條，侍棋看了一眼，道：「你這收條怎寫得這般簡單？全沒點體貼的話兒？」

楚峻臉上飛紅，只聽侍棋嬌笑一聲，道：「衣服已放在你床上，我走啦！」說着一陣風般走出房子。

楚峻發了一會怔，忙把房門關起，走回床前，果見床上放着一個包袱，楚峻伸手把其解開，裏面包着一件輕黃色綢面的裘衣。

楚峻心頭一跳，眼前立時浮上諸葛翡翠的臉龐來，但覺五內一陣紊亂，分不出是什麼滋味，不期然又再發了一陣怔。

過了半晌，才略爲定下神來，低頭看着手上的裘衣，但見針脚綿密精緻，忍不住把其披在身上，只覺大小甚爲合適，而且看來名貴而不奢華，正好適合自己的身份。

楚峻又是一陣激動，此刻任他如何痴呆，也知道諸葛翡翠的情意，但自己跟她身份懸殊，何況諸葛錦暉也不會答應，便收起心猿意馬，把裘衣重新包好，鎖入櫃中。

正想去找薛文鴻，忽聽房門被敲響，他走前兩步，把門拉開，只見外面慌慌張張地站着一個俏婢，却是諸葛明珠的貼身婢子侍畫。

侍畫見門一開便閃了進來，楚峻一驚，忙道：「姐姐，你……」

侍畫道：「快把門關上，別讓人看見！其實是小姐派我來的！」

楚峻心頭一跳，大覺頭痛，却不得不問道：「不知二小姐派你來有何吩咐？」

「嘻嘻，小姐派小妹送一對鞋來，她說現在下雪了，不穿棉靴會把脚凍壞！」侍畫說罷自身上摸出一雙鞋子來，道：「侍書哥，快寫張收條來，好讓小妹回去交差！」

楚峻道：「二小姐的盛意，奴才只能心領，這禮物萬萬接受不得，請姐姐做個好心，替我向二小姐美言幾句！」

侍畫柳眉一豎，道：「你們男人好不公平，爲何大小姐的皮裘你肯收，二小姐的鞋子你却不收？難道二小姐對你不如大小姐的好？」

楚峻急道：「小弟絕無此意，好吧好吧，我這就寫！」

侍畫笑靨如花，道：「其實這是你的福氣，小姐是第一次爲你拿針綫呢！」

楚峻只爲早點打發侍畫回去，奮筆疾書，耳邊却仍不時聽到侍畫的喋喋不休。

「嘻嘻，二小姐一共做了七雙，磨壞了十指指尖，才敢拿出來……」

楚峻一呆，只覺心頭沉甸甸的，不由停下筆來。

侍畫道：「這是二小姐對你的情意，不許你笑她！」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小弟怎敢笑她？只是，只是她這樣做可使小弟心頭難安了……不必她有否想到此事若讓老爺知道的後果麼？」

侍畫道：「正是如此，才顯得二小姐情義之深！」

楚峻道：「侍畫姐，小弟身世悲慘，心中毫無奢念，只求能平安渡過一生而已，請以後二小姐千萬別再賞賜物品與小弟，小弟便已心生感激了！」

侍畫詫異地道：「我家小姐貌如天仙，不知多少王孫公子要求一見，都未能如願，你却說出這等薄倖的話來？」

楚峻正容道：「侍畫姐姐，莊內的規矩，你自比小弟熟悉，你說說看，假如這件事讓老爺知道之後，小弟這一條小命尙留得下來否？」

侍畫一呆，一時說不出話來。半晌妙目飄了他一下，道：「小妹不與你多說了，我得回去了！」

侍畫去後，楚峻又發了一會兒怔，才把鞋子收好。此刻他心中再無柔情蜜意，只隱隱覺得諸葛莊已非久住之所。

這天，楚峻如同夢遊太虛般，悶悶不樂，薛文鴻似亦有心事，也沒問他。

過了幾天，諸葛翡翠又派人送了一套春秋來，這次侍書倒不再勉强，寫了收條打發來人回去。

不料，諸葛翡翠一送禮，次日諸葛明珠也送來了一條綉花汗巾。

楚峻不勝其煩，只得把這件事告訴薛文鴻。薛文鴻眉頭一揪，道：「爲師說咱們緣份已盡，看來果然靈驗了！此地已不能住，過了年你便離開吧！」

楚峻神色一黯，喟然道：「眞是世事難料，在此之前，誰能想得到諸葛莊的兩位小姐……」

薛文鴻問道：「是否你上次自個不檢點？」

楚峻忙道：「弟子這幾年來，一顆心全放在文武兩途之上，連父母之大仇也少想及，又怎會想到男女之情？何況她倆是千金之體，弟子却是個奴才，怎敢心存非份之想！」

薛文鴻冷笑一聲，道：「千金小姐又如何，只不過她投胎投得好罷了，你知書識禮，不偸不搶，乃是頂天立地之大丈夫，怎會配她倆不起？」

「但弟子根本……」

「這個爲師自然知道，總之你準備一下吧，過了年便向諸葛錦暉請辭！橫豎你五年賣身之期，早已屆滿！」

「是的，但師父……弟子以後如何和你相見？」

薛文鴻哈哈一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何況將來也不一定沒有再見之機！」

× × ×

過了幾天，楚峻忽然自諸葛浩口中得悉一件事，諸葛翡翠及諸葛明珠不知因何鬧翻了，甚至病了起來。

楚峻心頭沉重，不知諸葛雙姝不合，是不是因自己而引起的，正在怔忡，只聽諸葛浩輕嘆一聲，道：「早知我不該帶你去蹴毬！」

楚峻心頭猛地一跳，不敢答話，幸而此刻薛文鴻已進來了，諸葛浩拿出書來，準備上課，楚峻才不致更窘。

這夜，楚峻也沒心練功，正想上床睡覺，忽聽房門一响，楚峻只道是薛文鴻來找他，也沒在意，拉開房門，不料敲門的却是侍茶。「侍書，老爺在大廳等你，叫你去一下！」

楚峻一呆，一顆心怦怦亂跳，不知諸葛錦暉深夜找自己是爲了何事，便道：「侍茶哥，你可知道老爺何事找小弟？」

侍茶搖了搖頭，道：「老爺叫你立即去！」

楚峻只得道：「好吧，我換件衣服便去！」

「天氣寒冷，我先回去睡了！記着，老爺是在前堂大廳等你！」

楚峻應了一聲，連忙披上外衣，把門帶上，正想走去跟薛文鴻商量一下，却是侍茶站在走廊上，沒奈何只得走出聽竹軒，望前堂走去。

他邊走邊想：「老爺深夜傳我，莫非是爲了小姐的事？難道小姐贈物與我的事已讓人知道了！」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見樹後走出兩個漢子來，借着樹上的風燈一望，却原來是延壽及鴻壽兩人。

延壽冷冷地道：「好小子，竟然要打碎了大爺倆的飯碗，你也會跑來前堂？哈哈，今次咱們兄弟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楚峻忙道：「老爺在前堂大廳等我，兩位有話等一下再說如何？」

延壽道：「你不必拿老爺來嚇人！」

「是眞的，兩位再不讓開，在下可要張叫了！」

延壽哈哈一笑：「叫吧叫吧！你一叫，大爺們的弟兄們一過來，你便是有十條命也得死！」

楚峻閃身向側竄去，不料鴻壽比他更快一步，手臂一伸，把其去路攔住！

楚峻怒道：「兩位如此相欺，當眞以爲我怕了你倆麼？」

「最好不要怕！否則架便打不成了！」延壽忽然自後攻出一掌！

楚峻心想當眞呼叫不得，否則其他護院一來，自己學武的事便洩底了，却要累了師父！心念一落，當下伸臂一格，手腕一翻，手指如鈎，望其腕脈抓去！

鴻壽見延壽動了手，也不怠慢，倒退半步，左臂使了招托手式，望對方臂彎撞去。

楚峻沒奈何，只得撤招緩退一步，不料他一退，對方立進，延壽揉身急轉，鴻壽却把對方的退路封住。

楚峻見對方出手如此兇狠，不禁有怒，五年前的那段仇恨刹那間充盈胸廓，他輕斥一聲：「莫欺人太甚！」左掌使了一招「霧罩深山」，把延壽的攻勢封住，左脚尖支地，擰腰一旋，右脚飛起橫掃對方腰腹。

這一腿走勢極快，毫無先兆，把延壽迫退一步，鴻壽見狀，也忙探身施爪，五指如鈎，抓向楚峻後腰的穴道！

不意楚峻那一腿，乘勢兜了過來，左脚尖一旋，面對鴻壽右脚反蹬向其腰腹。

鴻壽連忙變招，五指改向其足踝抓去，同時吸身凹腹！

他變招不能謂不快，但楚峻經明師指點，所學又是武林中罕見之絕技，已非鴻壽及延壽之輩能望其項背，只見他右腿一沉，左腿凌空踢起，直奔對方心窩。

這一記無影腿，如同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鴻壽那裏閃避得開，只聽「砰」的一聲，應聲仰天跌倒地上！

延壽一見，大叫一聲：「老子跟你拚了！」標前幾步，飛腿向楚峻剛落地的右脚掃去！

楚峻聞得風聲，右脚尖急忙一蹬，彈高三尺，堪堪避過，人在半空擰腰轉身，待得落下地來時，已臉對延壽！

延壽咬牙說道：「小子，今日有你無我！」

「五年前那筆帳，我還未跟你清算，你既然要自找麻煩，唯有連利息，也討回來！」

楚峻一言未畢，延壽已連擊三拳四掌，楚峻閃動身形，在對方的攻勢中進退自如，他有心先試試自己的身手，是故不急於下殺手。

延壽連施十七招，連對方的一片衣角也沾不着，心頭大駭，叫道：「兄弟們，一齊上。」

楚峻知道附近必還有人，便急於脫身，眼見對方一掌印至，他上身一歪，左手一翻，五指扣住對方的腕腿，臂上一用力，延壽身子麻痺，拿不住樁子，蹬蹬蹬前進三步，楚峻右拳直擊其脅下，只聽「喀嗤」一聲，延壽大叫一聲，暈死過去。

原來楚峻惱其狠毒，那一拳竟擊斷其三條肋骨。

延壽慘叫聲一起，花叢後及大樹後，立奔出七八條漢子，提着兵器，氣勢洶洶地衝過來。

楚峻吃了一驚，忙叫道：「我是少爺的書童侍書！」

一個大漢喝問道：「既然是莊內的人，爲何毒打自個兄弟。」

楚峻道：「是他倆先動手的，在下迫於無奈才反擊，請諸位亮察！」

「你住在中院爲何跑出來外堂？即使雙方有什麼誤會你出手也不該這般重。」

「那是老爺派人傳我到前堂大廳！」

「笑話，老爺除非接見外來的貴客，否則絕少出外堂，你分明是做了什麼鷄鳴狗盜的事，要想離開，被延壽及鴻壽發現才攔阻你！」

楚峻心頭一沉，忖道：「莫非不是老爺來傳我？但侍茶與我交情不錯，他絕不會無端端來害我！」

正在沉吟間，只聽一人喝道：「別跟他廢話，先把其擒了再說。」

話音一落，衆大漢便仗着兵器搶前，楚峻未曾遇過這種場面，心頭驚恐，連忙後退。

「這小子要逃，分明心中有鬼！」

大漢們立即把楚峻圍了起來，刀劍並舉，楚峻手無寸鐵，全憑輕身功夫閃避，他雖得名師指點，但毫無對敵經驗，只十



多個回合便陷於險境。

眼看一條長棒擊至，他腦海火光一閃，身子一歪，左手抓住棍身向前一送，那大漢廣不及此，長棍暴長，撞及一個同伴的前胸。

這一着力道甚大，那人中棍之後，大叫一聲，拋劍踣倒！

楚峻不顧生死，標前幾步，彎腰向地上的長劍抓去！

刹那，一柄單刀已剁至，楚峻於百忙中，擰腰滾落地上，饒得如此，左肩依然被劃開一道血槽！

楚峻這一滾可算福祿深厚，恰好同時躲開幾件兵器的襲擊。

這時候，他腦海忽然清醒起來，右臂一伸，抓住長劍，把劍一舞，護在身上，再伏地一滾！

衆大漢見他倒地，紛紛圍來，楚峻長劍一揮，斬向一個大漢的小腿，那大漢一躍閃避，但楚峻疾如車輪般再一滾，劍光過處，登時削斷一個大漢的一條小腿。

這一來，旁邊的幾個大漢立時退開，楚峻見機不可失，連忙彈腰自地上跳起，喝道：「少爺也跟你們拚了！不怕死的便上來吧！」

剛才那個手持長棍的護院，大叫一聲，棍花一挽，使了一招「雪蓋華山」，望楚峻頭頂擊下。

楚峻格開一柄單刀，身子一錯，長劍貼在棍身上，那護院正想翻棍以棍壓住長劍，不料楚峻標前兩步，只聽「刷」的一聲，劍刃已削下其幾隻手指。

楚峻心想既然不能善了，只得大開殺戒了，不但不退，反而向人叢中飛去！人未到，「無量劍法」一展，但見劍光點點，如夏夜的星星，望衆大漢頭頂上洒下。

衆護院見他來勢凶猛，忙不迭閃開，待楚峻落地才一湧而上。

楚峻冷哼一聲：「你們讓不讓開！」手腕一抖，絕招叉生，把幾件攻來的兵器格開，無量劍法無論是攻或守，都是以綿密見稱，攻時如水銀瀉地，守時又潑水難入。

一個護院忽道：「小子，你既然自言沒有犯莊規的，何不放下兵器，與咱們去見莊主！」

楚峻一想，暗道：「要我放下兵器，假如他們反悔的，我豈非要任人魚肉？」當下冷笑一聲：「你們做夢，快讓開一條路，讓我去見莊主！」

「你既然不肯跟咱去見莊主，咱們也不能再混下去了，兄弟們要發嘯召人來，把他殺了吧。」

刹那，只聽幾道尖哨聲同時响起，遠處立即傳來一陣急亂的脚步聲，楚峻暗叫不妙，待要飛身離開，經已來不及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羣黑衣護院自四面八方奔來，叫問道：「兄弟們，發生了什麼事？」

「這小子打傷了咱們的人！」

一個身裁高大的中年漢子越衆而出，看了楚峻一眼，道：「這小子不就是少爺的書童麼？老爺視他如同子侄，他却恩將仇報，眞正可惡！」

一個護院笑道：「也許這小子天生的腦後見腮，是個判徒胚子！」

楚峻沉住氣，道：「在下的確是接到老爺的命令，趕來前堂聽命的，剛才延壽及鴻壽無故動手，在下是在自衞的情況下才出手的！」

那中年漢子是諸葛的莊護院領班之一，姓岳名湛，當下道：「此事可是眞的！」

一個護院道：「小這子身懷絕技却來莊內當書童，可見其用心可疑，他的話信不得！」

岳湛頷首道：「不錯！請你拋下兵器跟我去見莊主！」

「見莊主正是在下之本意，但要在下拋劍可就難了，萬一有人突然偸襲，在下豈非只能任人魚肉？」

岳湛臉色一變，沉聲道：「你連岳某也信不過？」

「不是在下信不過你，實是這些人無理取鬧，他們對在下心具偏見，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二！」

岳湛眉頭一皺，道：「任何人去見莊主都不能携帶兵器，你這樣做，豈非要岳某砸破飯碗！唔，這樣吧，假如你接得了岳某十招，岳某便叫他們離開，只由岳某陪你去見莊主，但假如你連十招也接不住的話……」

「在下只能怨自己學藝不精了！」

「好，爽快！你們退開一點！」岳湛使一柄潑風刀，重及十七斤，當下喝道：「取刀來！」

他一個親信立即把刀捧上，岳湛抓住刀柄，輕輕一掄，挽了一個刀花，衆護院立即大聲喝起采來！

岳湛得意地一笑。「第一招來了！」輕吸了一口氣，刀子如猛虎下山砍前！

武學上有云，劍如游龍刀如虎，意即劍法以輕靈爲主，刀法則以沉猛見長，岳湛這一刀已深得神韻，楚峻心頭一懍：「這人能當領班，果然有不凡的技藝！」

心念一動，不敢大意，長劍一挽，先取守勢，在身上洒下一片劍網！

那知岳湛那一刀使至一半，手腕一翻，刀子劃了半個弧圈，竟自側劈至！

這一刀變化微妙，更具功夫，楚峻被其氣勢所奪，慌忙把劍一橫，堪堪把刀架開！

只聽岳湛猛喝一聲：「第二招來了！」刀刃由上直劈下來！

楚峻劍隨刀變，向上一橫，又把刀格開！

只聽到「噹」的一聲巨响，刀劍相交發出一蓬火星子來！岳湛勢猛刀重，楚峻一格之後，但覺虎口一麻，長劍幾乎拿捏不穩。

說時遲，那時快，岳湛的第三招叉至！這一次楚峻不與其硬拚，雙脚一踏，連忙閃開！

不料岳湛能爲諸葛莊衆護院的領班人物，每年拿五百両白銀的薪餉，自有過人之能！

這第三刀看似經已勢盡，不料刀身一抖，刀尖自楚峻劍底突進，直刺其脅下！

那一劈是刀法，這一刺却隱含劍招之長，是岳湛的平生絕技之一，有個名稱喚「迴光反照」，端的厲害無比！

楚峻全無經驗，枉有一身武功，竟然發揮不出四成本領，岳湛這一招更是閃避

不開！

霍光火石之間，只見他手臂暴長，長劍急刺對方胸膛！這一劍全無章法可言。只是下意識的一個動作，但却恰好是解救之法！

岳湛勝券在握，那肯跟對方同歸於盡？急忙倒縱兩步閃開，叫道：「好功夫！讓岳某再領教一下！」正待發出第四招，但楚峻巳被剛才那一劍悟出一個道理：以攻爲守，刀是上乘，是以長劍一抖，泛起五朶劍花，向對方刺去。

岳湛見楚峻這一劍，飄忽不定，難測方位，心頭一凜，只得先操守勢。

楚峻一劍爭得主動，攻勢綿延不絕，眨眼巳過八招，岳湛想起剛才的諾言，心頭大急，忽然倒退三步，身子一躍，縱高一丈，刀勢自上向下劈至！

這一刀蘊雷霆萬鈞之力，威猛絕倫！

楚峻峙立如山岳，待得刀將至，才倏地標前兩步，手臂一擧，反刺對方小腹！

但見岳湛腰一曲，忽然一個沒頭跟斗翻出，越過楚峻頭頂，刀刄砍向楚峻的後肩！楚峻上身向前一俯，長劍腋下反刺而出！這一招凶險之至，只要兩人都不收招，便得落個兩敗俱傷。但一刀一劍全都是有去無回之勢，誰還能收得住勢子？

千鈞一髮之際，只聽「噹噹」兩聲，兩塊石子自斜刺裏飛來，分擊在刀劍上，岳湛與楚峻手腕同時一痳一偏，俱都刺在空處！

與此同時，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來：「住手！」

楚峻及岳湛同時轉頭望去，只見諸葛錦暉自廳後走了過來。刹那間兩人心頭同是一跳：「那石子是不是莊主發射的？」

此刻諸葛錦暉尚離他們二丈六七，能在這個距離以石子撞開刀劍，這份內力當眞動人心魄。心念未了，諸葛錦暉巳至身前，喝問道：「侍書！老夫傳你到前堂大廳，你怎地反而在這裏鬧事！」

楚峻忙道：「奴才接到命令後，立即披衣趕來，奈何他們……」說着把剛才的經過述了一遍。

諸葛錦暉轉頭問道：「可是如此！」

一個護院道：「咱們是聽見延壽的叫聲而趕來的，見他下手凶狠，是以才要把他擒下治罪！」

諸葛錦暉道：「這事由老夫處理，你們都散去吧，侍書，你跟老夫走！」說着轉身走向大廳。

楚峻心頭怦怦亂跳，也不知爲了何故，忙抛下長劍，跟在諸葛錦暉身後走上大廳，大廳只點了一根蠟燭，諸葛錦暉入廳而不停，却推開旁邊一間廂房的房門，走了進去。

楚峻呆呆地跟他走進去，只見那房裏是間小客廳，裏面放了兩排椅子，諸葛錦暉在正中坐下，雙眼直瞪住楚峻不放。

楚峻心頭一懍，低頭道：「不知老爺找奴才來此，有何吩咐？」

「齊高，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隱瞞武功！」

楚峻忙道：「不是奴才有心隱瞞，只是莊主不曾詢問！」

「嘿嘿，你書讀了不少，連咀也利了！是誰教你這身武功的？」諸葛錦暉雙眼迸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快說！」

楚峻心頭一動，忙道：「莊主，這是奴才的家傳武藝！」

「放肆，既是家傳武藝，爲何五年前你不敵延壽及鴻壽，如今反給你打倒？」

「五年前奴才年紀尚小，氣力不足，自然不是他倆的對手！如今一來巳長大了，二來經過苦練，自然不同！」

諸葛錦暉一呆，他雖懷疑楚峻的話未必眞實，奈何又想不到什麼話反駁之，只是廸聲冷笑。

楚峻反問道．「不知老爺傳奴才來此，有何吩咐？」

「哼！老夫視你如子侄，讓你讀書去考取功名，但你竟敢到內堂去蹴毬！」

楚峻心頭一沉忙道．「奴才本不敢，但公子執意要奴才去，奴才不敢不去！」

「若不是這個原因，老夫早叫人把你打死了！五年之期滿了沒有？」

楚峻道：「奴才入莊時十四歲多，如今巳將屆二十，是期滿了！」

「很好！既然五年之期巳滿，老夫便不算失信，你立即給老夫滾吧！」諸葛錦暉語氣冰冷地道：「往日以及今夜之事，老夫也不再追究，但你以後切莫再踏進本莊一步，否則便打斷你的狗腿！」

楚峻心頭忽生怒氣，挺胸道：「在下本也想離開，免得痳煩，莊主既有此意，倒使在下省得開口！」

「哼，你倒是怪老夫先開口了？」諸葛錦暉臉色一沉，「今夜老夫找你來的原因便在於此！」

「不知莊主尚有其他事否？否則在下要告辭了！」

「沒有其他事了！」諸葛錦暉忽然雙掌一拍，道：「侍茶進來！」

房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侍茶拿着一個大包袱走了進來，楚峻一怔，只聽諸葛錦暉道：「把包袱給他！齊高，你現在立即換掉本莊的衣服，給老夫離開！不得再停留半刻！」說着走出小廳。

侍茶望了望楚峻一眼，目光帶着幾分歉意，也走出小廳。

這刹那，楚峻腦海靈光一閃，全部明白了，所有這一切全是諸葛錦暉安排的！目的便是要試試自己的武功，否則若只爲通知自己被解僱，何須來至外堂？

諸葛錦暉甚至令侍茶在自己離開房間之後，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好帶了出來，自己去前當受人阻攔，爲何侍茶沒有？這其中的道理實在顯淺不過。

諸葛錦暉這樣安排當然是不讓自己離莊前會做出什麼不利於他的事來，甚至不讓自己與師父道別。

想至此，楚峻心頭一動，一個念頭浮了上來：「諸葛錦暉叫人試我的武功，目的是否爲了要對付師父？」

這念頭一起，他便打了個冷顫，深覺師父巳陷虎穴，可惜自己不能通知他！

「侍書，你換好了衣服沒有？」侍茶輕輕敲動房門。

「快了！」楚峻霍然一醒，連忙打開包袱，目光一落，登時又怔住了。

原來包袱內不但楚峻歷年來的積蓄分文不減，而且侍茶連諸葛雙姝贈與楚峻的衣物鞋子也一併包了。



侍茶對楚峻的確不錯，並無乘機打刦。楚峻忙把那套家丁的服飾脫下，但包袱內除了那件裘衣之外，便是前年諸葛錦暉所贈的那件綢袍。他心念一動，把綢袍放在椅上，穿上諸葛翡翠親手縫製的裘衣，以及諸葛明珠所贈的棉靴，然後把其他東西包好繫在腰上，用皮裘蓋住。

楚峻走出小廳外，只見大廳內站滿了護院，剛才那個領班岳湛道：「莊主有令，着你立即出莊，永遠不得回來！」

「哼，在下既然巳是自由身，以後來不來你還管得着麼？」楚峻知道此刻要想到聽竹軒向薛文鴻拜別是毫無可能的事，便索性大聲道：「在下認不得路！請兄弟們方便則個，提盞風燈引路！」

岳湛臉色一變，要想發作，奈何想起諸葛錦暉的吩咐：不得傷他生命，只得忍下道：「老何，你帶路！」

一行人如同押着囚犯般，把楚峻左右夾住，向大門走去。

出了莊門，楚峻回身抱拳道：「今日之事在下絕不怪諸位！再會！」

說罷轉身踏雪而去，冷月照在他身上，那件淡黃色的裘衣發出一片柔和的光輝，更增其挺拔瀟洒，衆護院忽覺楚峻再非以前的那個書童侍書了。

楚峻踏雪走了一陣，想起這五六年的歲月，心頭不無感慨，忍不住回頭望了諸葛莊一眼。但見偌大的一座莊院，如同猛虎般伏在雪地上，說不出的凶猛。

楚峻心中記掛着師父的安危，決定在附近過一夜，明日看看能否尋機潛入莊內通知薛文鴻，叫他小心諸葛錦暉。

走了兩里路，見前面有座小樹林，心想不如在林內過一夜吧，便走了進去，忽覺林內傳來一個呼吸聲，他心頭一懍，後退兩步，喝問道：「誰？」

只聽林內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峻兒，可是你麼？」

楚峻大喜，奔入林內叫道：「師父師父，你怎會來此？」

只見樹上跌下一個頎長的人來，正是薛文鴻。「輕聲一點！上樹再說吧！」

兩人藏在一棵大樹上，薛文鴻道：「爲師見你被趕出莊，便悄悄跟出來了，料你必來此處等我，所以我先來一步！」

「師父，急死弟子啦！那諸葛錦暉不是好人，你得小心一點！」

薛文鴻道：「他是不是好人，爲師還會不知道麼？」

楚峻急道：「不是！他追問弟子這身武功是誰授的！」說罷把夜內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

薛文鴻眉頭一皺，道：「爲師自會小心！諸葛錦暉眞要跟爲師撕破臉皮，爲師也不是沒有辦法應付，你放心就是！難道你對爲師也沒信心？」

「弟子對師父的本領佩服得五體投地，怎會沒信心！只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諸葛錦暉城府旣然如此深沉，難保他不會使奸！」

薛文鴻道：「他若使奸，爲師便制住諸葛浩，迫他放爲師離開！」

楚峻這才放了心。薛文鴻又道：「峻兒，爲師傳你之練功口訣，你都記住了否？是否尚有不明之處？」

楚峻心頭一陣溫暖，雙眼模糊，幾乎滴下眼淚。當下把幾處尚未弄通的劍訣提出，薛文鴻一一爲其解答。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弟子不能終生服侍師父。」

「痴兒，爲師尚未老，還須人服伺麼？天快亮了，你快走吧！」

楚峻忽道：「請師父下樹，待弟子向你叩三個頭！」

薛文鴻輕笑一聲，本待不許，終於同意。

楚峻叩了頭，道：「請師父保重！」

薛文鴻也有點依依不捨，忽道：「今日是臘月十四，明年的臘月十五日，咱們在伏牛山摩天嶺的山神廟相會！」

楚峻大喜，道：「弟子無論如何一定趕去！」

薛文鴻問：「你如今打算去那裏？」

楚峻一呆。「弟子尚未想到去處，料只能四處閑蕩，調查仇家！」

「對付仇家要小心一點，大仇未報之前，不可洩露身世！須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江湖險惡，人心複雜，絕不像舞台上紅面白面那般一目了然！

薛文鴻道：「你若暫無去處，可先到南桐村，找尋林家父女，多謝他們當年欵待之情！當年爲師曾答應林仙姑，在你傷好之後，陪你去一趟的！如今爲師不去了！」

「好吧，弟子去一趟就是！」

薛文鴻又叮囑了一番，才展開輕功向諸葛莊的方向馳去。

楚峻發了一陣怔，天色便亮了。他獨自一人孑孑而行，走向南桐村。

南桐村離諸葛莊只六七里，走了一陣便巳至村口，楚峻舊地重履，又生了一番感慨。走入村，遠遠便見到林家大屋了。

三九嚴寒，大門緊閉。楚峻沉吟了一下。終於伸手拍起門來。一忽，大門打開，探出一個家丁來。楚峻抱拳道：「請問林村長在家否？」

那家丁見他身穿裘衣，又眉清目秀，狀似富家子，態度甚恭：「請問公子如何稱呼？」

「在下齊高，你只須對村長謂是五年前的一個故人來訪便是！」

那家丁一聽是故人，便把他帶上大廳。不久林村長兄弟聞報出廳，見到齊高，甚覺臉生，忖道：「山村之中，幾時有這等富家公子的故友？」

楚峻一揖到地，道：「小可齊高，不知兩位記得否？」

林氏兄弟一聽，歡呼一聲，道：「你便是昔年的齊公子？」

「正是！當年小可落難時，得兩位欵待，今日特來拜謝！」

林二大聲叫道：「帶金帶金！快通知小姐，說昔年的齊公子來了！」

楚峻含笑道：「林姑娘回娘家耶？」

林大及林二互望了一眼，臉上泛起一道苦笑。「這丫頭尚待字閨中，如今又病了，幸好公子來得及時！」

楚峻一怔，心想林姑娘病了與自己來得是否及時，又有何關係，心生疑惑，却也不便相問。

當下林大招呼他坐下，問起近況，楚峻簡略說了一下，林二問道：「齊公子爲何離開諸葛莊？」

「五年賣身之期巳滿，東主不再僱請，只得另謀出路！」

林氏兄弟見他爲人書童，却身着皮裘，心頭都非常詫異。林大輕咳一聲：「不過齊公子今後欲往何方？」

「小可家破人亡，今後隨遇而安！」

林二問道：「不知諸葛莊主是否會替你成親？」賣身爲奴的，若得主人寵愛，常會選個丫頭替其成親，林二見楚峻衣着光鮮，故有此一問。

楚峻連連搖頭，道：「小可只是賣五年，東翁豈會爲此操心！」

林大及林二臉色齊是一鬆，互視了一眼，道：「如此便好了，齊公子以後便在本村住下吧！」

楚峻道：「在下大仇未報，怎有心情安定下來？」

「是極是極！但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先住一段日子再設法報仇也未遲！」

楚峻一怔，心想：「這兩人說話怎地如此奇怪。」當下問道：「兩位老丈爲何要小可在貴村住下？」

林二看了乃兄一眼，輕咳一聲，道：「也沒什麼，公子遠來是客，待會吃飯時再慢慢商量吧！」

楚峻見他說話吞吞吐吐，疑雲更盛。當下道：「在下尚有要事待辦，有空才來叨擾一杯吧！」

林大及林二同時在他身前一攔，道：「不許走！」

楚峻臉色微微一變，道：「到底是什麼事，兩位何不說一說？」

林大苦笑一聲，道：「實不相瞞，舍姪女的病是因公子而起的……公子明白了沒有？」

楚峻心神一震，一顆心幾乎脫腔跳出，這事對他來說實在匪夷所思，還怕自己會錯意，道：「小可不明白？請明言！」

林大及林二老臉發熱，訕訕地有點不好意思，林大道：「老二你說吧！」

林二尷尬地道：「說來羞人，小女自從上次與公子相識之後，對公子便一直念念不忘，不時到諸葛莊外等候，年復一年，最近又害起相思病來，一個人只瘦得皮包骨！老朽勸她另擇良人。詎她死心眼說公子一定會再來，今日果然天見可憐…」

楚峻一聲：「怪哉！當年在下只是個少年人，對情愛全然不懂，令嫒怎會…」

林大道：「但如今公子巳經長大成人了……再說咱家只此一個閨女，日後你們成了親，這份家業便都是公子的了！」

楚峻佛然道：「小可是這種人麼？」

「是是，是老朽說錯，但公子便請可憐可憐她吧……」

楚峻正容地道：「這種事豈能可憐？對不起，小可要走了！」雙脚一錯，自林氏兄弟之間穿了出去，眼看他只須一縱，躍上屋頂，便能擺脫痲煩。不料廂房忽傳來「咕咚」一响，接着只聽帶金叫道：「不好啦，小姐暈死過去啦！」

楚峻一怔，便被林二抓住衣袖，道：「公子，你就算是鐵石心腸，小女爲你患病，你也該去看看她吧！」

楚峻靈魂好像脫竅而出，呆呆地點點頭。（未完・五）



# 紅娃

（本文承自第36頁）

他聽到桑娘嫣的厲聲吼叫，那是被激怒的人的吼叫聲，但青蓮姑娘仍然在冷笑，不停地冷笑，仍然不停地激怒她，一劍，又一劍，又一劍，劍與劍碰擊的聲响，秀士默默地在心中記數，究竟是誰攻誰守？還是互有攻擊？他不知道，忽然間，一聲水响，秀士的心在下沉，那必是有人落水，當然是桑嫣娘落水，不好了，原來青蓮姑娘昨晚與桑嫣娘交手，因爲知道她爹在身後，是以並未顯露出眞實功夫，從適才她迎敵桑嫣娘有守有攻就知道，可知兩人的武功劍術，其實相差不遠，而今她却佔了地利，又在暗處。

驀聽又一聲大喝，喝聲令白秀士那口眞氣提不起來，眞氣一散，他又昏迷了過去，但在他失去知覺的刹那，他仍能辨得出，是王屋仙翁發出來的。

王屋仙翁適時趕到了嗎？是否巳制止了那功惡鬥？可惜他來不及知道，眞氣巳散了。毒巳攻心，他昏迷了！

## 尾聲

一聲幽幽地嘆氣，是眞的，他聽到一聲幽幽地嘆息。

白秀士的知覺回復了，更清醒了。

「你終於醒來了。」耳邊的聲音說。多熟悉的聲音，又多柔和，多淒楚。是誰啊？當然不是青蓮，也不是桑嫣娘的聲音，但是一個年輕的女子的聲音，會是誰呢？但他睁不開眼來，他想坐起身來，也軟弱無力，反倒引致左臂斷處的劇痛，仍又癱軟地躺着。

他努力去回復記憶，他記起來了，呼吸也跟着急促起來。

「你，你是誰？」

他終於說得出話來了，但聲音一定微弱得很，身邊的人也聽不到，他感覺到有人俯下身來，一定是見到他咀唇在動。

「你要說甚麼啊？我是秋娘！」身邊的柔聲帶顫地說道。

啊！秋娘！是的！秋娘，他記起來了，秋娘只揭去了一塊頭皮，不過爲了減少她的痛苦，才點了她的睡穴，一定的時刻就會醒來的，他不該驚訝。

他伸手摸索，但他那不聽使喚的手，只能輕微移動一點，他感到一隻溫柔的手把他的手握住了。

「不要動，爹說，你雖服了解藥，但體內的劇毒一時不能盡除，唉！她她……也太狠了，她爲何也要對你下毒手啊？若不是爹即時在你昏迷前，閉住了你的幾處大穴，毒一攻心，你就不能救了！」

她說的爹，當然就是王屋仙翁，那麼，他們父女巳相認了。

秋娘的咀移到了他耳邊，他感覺她的呼吸的溫暖。

「你別動，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我會告訴你的，爹說，你的視力也受損了，最快也要一年半載才能復原，是以也不要睁開眼來。」

「告訴我，你娘，和你那……姐姐，怎麼了？你爹又在那裏？」雖然語聲微弱，總算斷斷續續說了出來！

秋娘先嘆了一口氣，聲調無比的悽楚，說道：「爹走了，他永離這塊傷心地，他留下我們兩人，再不回來了。」

白秀士的心在下沉，她爹走了，再不回來了，離開了這傷心地，那麼，桑嫣娘與青蓮姑娘，一定巳雙雙死了！

「是的，她們都死了。」秋娘幽幽地說：「本來可以不死的，只因爹閉了你的穴道後，匆匆進來，解了我的穴，對我指示了解救你的方法，只因這一躭延，只是一步之差，我娘巳死在水中了，我知道爹爲何要離開這傷心地，因爲他在一怒之下，殺了姐姐，爹雖沒說，但我聽到我娘死時發出那一聲慘叫聲後，又响起了一聲慘叫。我知道那是姐姐，她死了，後來我見到她和娘的屍體，雙雙漂浮在潭面，我巳埋葬了她們，娘是一劍穿腦而死，姐姐的天靈蓋巳碎裂。」

他親手殺死了多年來相依爲命的女兒，白秀士嘆出一口氣來，若是他，若他是王屋仙翁，眼見她殺死桑嫣娘，他也會如此的，甚至到了此刻，他幾乎仍難相信，那麼一個他曾當她是仙女的姑娘，竟是如此歹毒，惡毒的令人難以相信。

「你爹……秋娘啊，難道你爹就沒再回來？」

她聽到了麼？但秋娘回答了他的疑問，說道：「後來我才明白爹爲何不先把娘和姐姐分開，阻止她們惡鬥下去，却先來解開我的穴道，指示我解救你之法，原來他是下了决心，再不回來了，原來……我相信，他知道這裏將成爲他的傷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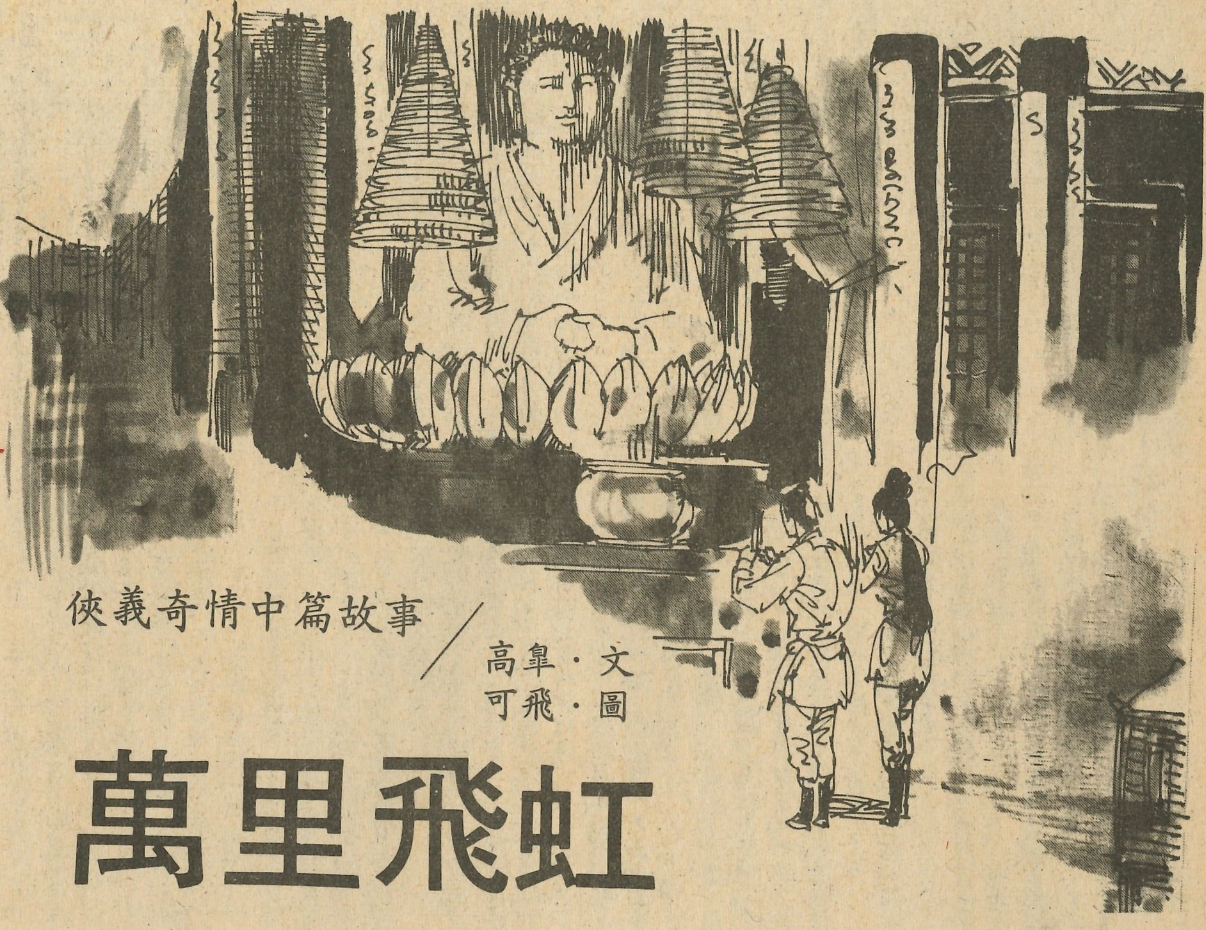
「爹走了，他原巳是閒雲野鶴的世外人，我把潭上和岸邊尋遍了，都不見再有屍體，也不見人，等了幾天，今天巳是第三日了，亦不見爹回來，我才明白，爹是再不回來的了。」

秀士嘆了一口氣，沒有悲傷，他只感到失落了甚麼，只感到無比的空虛，他若不是讀書會稽山中，雨夜偶然得到那古劍，也從那時起醉心劍術，豈會惹來這麼多煩惱，牽連這場恩怨中，是的，有志者事竟成，他在劍術上窮十數年之功，歷經磨折苦難，劍術是有成了，但他究竟得到了甚麼呢？除了煩惱與是非。

他再又嘆了一口氣，他苦笑，他搖頭，在心裏問：王屋仙翁，當年的終南劍客，劍術是通神了，但他又得到甚麼呢？對世人，對江湖，究竟有何益，多少無辜的死者，便不都直接或間接死在他那通神的劍下……

秋娘在他身邊柔聲道：「我知道你爲何搖頭，你原就不是江湖中人，原不該習劍的，我更恨劍，尤其是我見娘死後，仍緊握她那利劍在手，姐姐也是的，死也不放手，我厭惡極了，我埋葬了她們，同時也把她們的劍，沉入寒潭深處。但願寒潭之水，能洗去那劍上的血污。却是我搜遍了你身邊，不見你把古劍。」

「早沉了。」秀士說，他感到一絲溫暖的喜悅，是這溫暖的喜悅給了他的力量麼？他握住秋娘的手，他感到他們之間的心靈相通，他要永遠握住這隻溫暖的手，他慶幸他的劍早巳沉入寒潭深處。（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彭小娟被王府銀霞郡主留住，王爺聘請姜雲岫為西席，教小王爺玉擎武功，他倆只好留下來，暫時不回鐵馬莊，王府晚上來的夜行人，原來是高煦郡王派來的，原因是高煦為子求婚不遂，派高手侍衛鄭家兄弟來滋擾生事，豈料被姜雲岫點穴制服，寫下了供詞，高煦再派番僧試探，又被彭小娟捉弄，知道成王府藏有高手，不敢再來，但不肯罷休，準備假手於神燈教再和成王爺作對。目前王府比較寧靜，姜雲岫和彭小娟到報國寺一遊，拈香拜佛以後，發覺紅娘子的丫環和兩名大漢跟踪，誘至偏僻處揍打他們一頓……

## 拜辭郡主　回家省親

這場是非總算結束了，姜雲岫是旁觀者，全由彭小娟一手包辦。

此時他才站了起來，長長一吁道：「江湖上的恩怨竟然如此可怕……」

彭小娟撇撇嘴道：「怕甚麼，咱們就鬥鬥神燈教，我不相信鬥不過他們。」

姜雲岫道：「神燈教是一個極端可怕的組織，上自王侯公卿，下至販夫走卒，都有他們的教徒，羽衣說要我四海難容，這話絕不過份。」

彭小娟道：「不要看輕自己，大哥，咱們身負五家之長，放眼天下，能夠勝過咱們的一定不多。」

姜雲岫道：「話是不錯，但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不是全憑武功可以解決的。」

彭小娟道：「瞧你婆婆媽媽的，今後咱們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姜雲岫不再說甚麼，抱着一副沉重的心情，與彭小娟回到王府。

侍衛長路峯瞧到他們，快步迎了上來道：「姜先生！有家書，在郡主那兒。」

姜雲岫心頭一喜，道：「多謝。」腳下同時加快，逕向郡主的居處奔去。

待見過銀霞郡主，他就忍不住了：「郡主，聽說我有家書？」

銀霞郡主道：「是的，你們出去不久，就有黑旗鏢局一位姓吳的鏢師送來，不過你別急，吃過晚餐我再拿給你看，小菁，快擺上來。」

晚餐是擺在銀霞郡主的房裏，他們邊吃邊聊，飯後銀霞郡主取出書信交給姜雲岫道：「拿去慢慢看吧，如果家裏有甚麼需要儘管告訴我。」

姜雲岫告辭回到自己的房間，及拆開信封一瞧，禁不住面色一變。

信是他爹寫的，父母平安，門庭依舊，只是他的妻子却因病死亡，其次是說他娘年老多病，恩子殷切，希望他能回家一趟，以慰父母的老懷。

父母年邁，妻子死亡，自己却浪跡江湖，惹上一身洗不清，擺不脫的是非，實在愧對父母，也對不起死去的妻子，想到



這些，一股急淚忍不住湧了出來。

彭小娟早已跟進來了，只是不敢驚動他，此時見狀吃了一驚，緩緩走到他的身旁。道：「大哥，怎麼啦？」

姜雲岫收攝一下心神，道：「家母有病，妻子死亡，我該回去了。」

彭小娟略作沉吟道：「小王子已經獲得你六成眞傳，在京師一帶很難找到對手了，王府既然無事，咱們實在沒有留下去的必要，你打算甚麼時候走？」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我恨不得脇生雙翼，飛回家門，自然越快越好。」

彭小娟道：「好，我去跟郡主說，咱們明天天亮就走。」

姜雲岫道：「小娟，妳也要走？」

彭小娟瞪他一眼道：「怎麼，想甩掉我？」

姜雲岫道：「別誤會，小娟，我是說妳應該找找令尊才對。」

彭小娟道：「家都沒有了到那兒去找？再說爹知道咱們在一起，他會來找你的，所以我更不能離開你。」

這是一個十分正當的理由，姜雲岫就算不想同意也不行，待她離去之後，姜雲岫將小王子找來，告訴他自己要回家探親，囑咐他好好的用功，文武兩途都不可荒廢。」

他們師徒正談論之間，銀霞郡主與彭小娟帶着小菁匆匆走來，姜雲岫趕緊讓坐，並說明自己不得不走的原因。

銀霞郡主幽幽一嘆道：「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的，但想不到來得會如此之快，唉，我眞恨我為甚麼生在帝王家，連行動都受到嚴格的約束……」

姜雲岫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郡主勿須為此事傷感，今後如果可能，我會來王府探望你們的。」

銀霞郡主道：「好，希望你記住你說的話，小菁，呈上來。」

小菁捧來一個錦緞包裹，交給姜雲岫道：「這是咱們王子及郡主的一點心意，談不上謝師禮，希望先生予以哂納。」

姜雲岫不知道裏面包的是甚麼，但猜想必然十分貴重，因而推辭道：「寒家薄有田產，生活無慮匱乏，郡主的厚賜在下心領了。」

銀霞郡主道：「大哥棄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任何財貨都不會使你動心的，不過你說過，朱門酒肉香，野外有餓殍，用這些王府的廢物，去救濟生活困頓的百姓，不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麼？」

經她這麼一說，姜雲岫倒不便推辭了，因而接過來交給彭小娟道：「我不善理財，妳代為保管吧！」

彭小娟沒有推辭，接過來收了起來，女人原是應該替男人理財的，她自然樂於接受。

然後，姜雲岫雙拳一抱道：「郡主，在下不說客套的話了，請交待魯總管替咱們準備兩匹馬，明早咱們不向妳辭行了，王爺王妃那兒，也請代咱們告個罪。」

銀霞郡主道：「小菁，去告訴魯總管，即刻準備兩匹駿馬，先上好料，天亮就要用的。」

待小菁去後，銀霞郡主再度感慨的一嘆道：「人生聚散如浮萍，想不到咱們會相聚，而這一年多的小聚，却使咱們姊弟收獲良多，終身受用不盡。」

姜雲岫道：「好說，時間已晚，郡主姊弟應該安歇了。」

經姜雲岫的再四催促，銀霞郡主姊弟才依依不捨的離去，彭小娟再跟姜雲岫商談了一些明早離家的細節後才分別就寢。

× × ×

松林店是涿縣以南的一個鎮集，姜雲岫與彭小娟在晌午時分到達鎮上，準備打一個尖趕到高碑店投宿。

他們一腳踏進一家飯莊的店門，迎面遇到兩名老者，及三名勁裝大漢攔住去路，其中一名青衣老者哈哈一陣大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姓姜的，咱們又見面了。」

敢情此人是金陵鐵王爺的妻舅雷鞭胡混，此人曾經是姜雲岫的手下敗將，他居然敢當面叫陣，必然有所仗持。

如果他當眞有所仗持，必然是他同行的四個人了，因而姜雲岫的目光不由向那四人瞧去。

這四人之中最令人岔眼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此人目光如電，氣定神閒，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其餘三人一律勁裝打扮，臉上冷冰冰的，找不出絲毫感情。

姜雲岫瞧出這四人全不好惹，但憑他與彭小娟的一身功力，還不致將他們放在心上。

於是他冷冷一哼道：「我並不怕你，只是我不想惹事。」

雷鞭胡混嘿嘿一笑道：「你不想惹事？嘿嘿，可是楊教主已經傳下武林帖，要天下武林同道除去你這個叛逆，你不想惹事那你就自裁吧。」

姜雲岫愕然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但究竟是個甚麼詞兒，閣下不妨說來聽聽。」

雷鞭胡混道：「怎麼，你還想裝傻？說你私通高麗沒有冤枉你吧？」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說詞，不過這個題目太大了，在下承担不起。」

雷鞭胡混道：「承不承認是你的事，武林同道却不會放過你，走吧，咱們鎭口見。」

姜雲岫道：「閣下先請，咱們餓了，先吃點東西再來討教。」

雷鞭胡混道：「這個……」他實在不敢做主，因而扭頭向灰衣老者瞧去。

灰衣老者道：「讓他們做個飽死鬼吧，咱們走。」

姜雲岫沒有理會這些，逕自要來酒菜，與彭小娟慢慢的吃喝起來。

彭小娟撇撇嘴道：「大哥，門外還有一個守在那裏，讓我教訓他一下，你看可好？」

姜雲岫道：「別理他，吃飽再說。」

飯後走出店門，一名面目冷肅的勁裝大漢果然在那兒守着他們。

彭小娟存心整他一下，腳尖輕輕一挑，一顆餓卵大小的泥塊，呼的一聲逕向勁裝大漢飛去。

此人面目冷傲，雙眼翻天，一副不可

一世的傲慢之色，待他發覺風聲有異，忍不住扭頭一瞧，這扭頭一瞧可就糟了，那塊泥土噗的一聲，正好擊中他的嘴唇。

這塊泥土被彭小娟貫注了强勁的眞力，雖然她不想殺人，但那塊土仍然撞破勁裝大漢的嘴唇，擊落他滿口的大牙，然後直衝喉管，向他的肚裏灌去。

勁裝大漢這一下可就慘了，一般人常說「打落牙齒和血吞」，這一點他當眞做到了，泥土帶着牙齒直衝喉管，他不想吞也不成。

姜雲岫與彭小娟相視一笑，逕自展開脚步，向鎭口奔了出去。

離鎭兩箭之處，是一片蔓草叢生的空地，雷鞭胡混，灰衣老者，及兩名勁裝大漢正在那兒等候。

直待姜彭二人緩步踏上草地，被打落牙齒的大漢才跌跌撞撞的奔了過來，他滿嘴流血，言語不清，灰衣老者却面色一沉，還罵了他一聲「飯桶」。

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另一名勁裝大漢向灰衣老者提出請戰的要求。

經灰衣老者的允許，他拔出長刀，躍前幾步道：「姓姜的，你出來。」

彭小娟道：「大哥！讓我打發他。」

姜雲岫道：「好吧，手上收住一點，非必要不要殺人。」

彭小娟應了一聲，掏出她的獨門兵刄「流星」，走到勁裝大漢丈外之處，道：「出招吧，朋友。」

這批面色冷傲的勁裝大漢，是神燈敎特別訓練的殺手，他們功力頗高，手段更爲殘酷，因而在江湖上博得無情殺手的渾號，一般武林人物，見了他們無不退避三舍。

彭小娟只是一個女孩子，居然如此大胆，敢向無情殺手挑戰，除了姜岫雲，所有在場的人無不大爲驚異。

彭小娟見無情殺手還未出招，竟然撇撇嘴道：「怕了麼？大塊頭，這樣吧，只要你叫兩聲姑奶奶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沒有人敢對無情殺手如此說話，就算有，那人必然已經不在人世了，因而在一聲怒叱的同時，一片凌厲的刀光已然繞體而至。

無情殺手果然名不虛傳，這一刀之威，當得是江湖罕見。

但這威力絕倫的一刀竟然走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一刀究竟劈到那兒去了。

再看彭小娟，人家好像那些瞧熱鬧的，手中在把玩着她的流星，斜着眼瞅着無情殺手冷笑。

如此一來更兜起無情殺手的殺機，口中一聲暴喝，展開一輪狂攻。

其實他再攻一千招還是白廢，絕對沾不到彭小娟的一絲衣角。

在一般來說，無情殺手的刀法算得是兇悍絕倫，世無其匹，但，如若跟西霸天的陰陽界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不値一提了。

彭小娟是西霸天的傳人，已經獲得「陰陽界」絕世刀法的眞傳，無情殺手是孔夫子門前賣字畫，他那能討得好去！

不過，他雖是技不如人，兇悍之氣却半點都沒有減少，一個勁兒的狂呼衝殺，完全是一種不要命的打法。

彭小娟原是要他知難而退，誰知他竟然沒完沒了，這樣她可就不客氣了，右掌一吐，流星像閃電般的飛出。

噹的一聲脆响，流星擊中無情殺手的長刀，刀身經不起流星的强力碰撞，自刀尖以下約莫五寸之處忽然斷折。

更巧的是折斷的刀尖迅速飛回，噗的一聲竟然扎在無情殺手的喉管之上。

這叫做情屈命不屈，他命該橫死在自己的刀尖之下，任誰也救他不得。

但彭小娟却神色一呆，她無意殺人，結果還是有一個大活人倒在她的脚下。

她走回來不安的道：「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姜雲岫道：「我知道這不能怪妳。」

他們只交談了兩句，灰衣老者已經出場挑戰了。

「姓姜的勿怪敢於如此大胆，原來已經有了仗持，現在老夫向你挑戰，你總不能老躲在女人的裙子裏面！」

這位灰衣老者的年齡不算小了，說起話來竟這麼難聽。

姜雲岫沒有生氣，緩緩走到場中，道：「閣下是那位高人？也是神燈敎的？」

灰衣老者道：「老夫司馬竟成，現任神燈敎的護法，你還有甚麼要問的？」

姜雲岫道：「沒有了，你出招吧。」

司馬竟成名滿關中，以掌力稱雄江湖，對鐵筆也有極深的造詣，是當代幾位少數的高手之一，想不到這樣的一個人物竟然晚節不保，投到神燈敎當起鷹犬來了。

而且他是存心要將姜雲岫力斃掌下，出手一招就使出了九成眞力。

姜雲岫不明白司馬竟成的功力深淺，不敢跟他硬拚，脚下一挪，避開了這一記强勁的掌力，右掌倏的一吐，以食中二指截向對方的肩井重穴。

他使的是天下無雙的飛虹手，司馬竟成一時大意，幾乎被他點個正着。

此時這位神燈敎的護法才知道姜雲岫並非弱者，他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只得使出混身解數，狠狠的拚鬥起來。

可惜他却想錯了一點，總認爲憑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在內力上必可勝過姜雲岫，因而他時時在找機會，希望以內力取得勝利。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提足十成眞力與姜雲岫來了一記狠拚。

及雙掌對實，他才知道估計錯誤，九重天威懾百派，豈是他能够承受的。

但聽得喀嚓一聲脆响，司馬竟成腕骨盡折，身體也被震得飛了起來，同時洒出滿天血雨，落地之時已經氣息全無了。

姜雲岫嘆息一聲，向目瞪口呆的雷鞭胡混道：「請你轉告楊敎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如果一定要跟在下過不去，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小娟，咱們走。」

他們回到鎭上，跨上馬匹，聯騎向高碑店奔去。

此行聯騎千里，沒有人再向他們找碴，松林店一戰，使人們聞名喪胆，除非不想活了，誰敢找他們的麻煩？

可是他們却越來越氣憤，越走越納悶，這天到達河南遂平縣以南的駐馬店，彭小娟再也忍不住了。

原因是這一路之上，他們被人認爲洪水猛獸，兇神惡煞，不只是武林中人避開他們，就是一般平民有時也指指點點，用異樣的眼光瞧着他們。



因而他們剛剛走進駐馬店，彭小娟就惹來一個不算太小的痲煩。

駐馬店位於官道之上，平時來往的旅客本就不少，近半月來更是人馬喧騰，客棧裏家家客滿。

這般忽然增加的客人，有一個共同之點，他們豪放兇狠，動輒傷人，因爲他們全是武林豪客。

姜雲岫與彭小娟到達鎭上，已是炊烟處處的傍晚時分，他們需要飲食，也要找個客棧投宿。

「三喜客棧」是駐馬店的老字號，房間多，招待好，也是遠近馳名的，姜彭二人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却找到三喜客棧來了。

進門的右側是櫃台，左面有一間很大的食堂，裏面擺着十二張桌子，沒有一張是空着的。

彭小娟一見此等情形，小嘴噘了起來，道：「大哥，這是怎麼啦？這般人好像是……」

姜雲岫微微笑道：「好像跟咱們過不去，這兒是官道，妳能來人家也能來。」

他不再理會彭小娟逕向櫃台裏的一名老者道：「掌櫃的，咱們要兩個房間。」

掌櫃的道：「對不起，客官，只剩下一間客房了，要不你們到別家瞧瞧。」

語音一頓，掌櫃的又微微一笑道：「咱們的房間最多，如果敝店客滿，別處只怕更難找到房間了。」

姜雲岫還在遲疑，彭小娟却接下去道：「看情形，掌櫃的說的不假，咱們就將就一晚吧。」

姜雲岫道：「好吧，那就定下這間，小娟餓了吧，咱們吃東西去！」

吃東西先要找坐的地方，十二張桌子都有人，那該怎麼辦？

姜雲岫流目一瞥，瞧到臨窗一張桌子只坐了兩個人，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再去將就一下。

那兩位客人是一名獐頭鼠目的老者，一個年約四旬的中年和尚，他們靠着窗子對面而坐，在喝着聊着。

桌上四菜一湯，全是鷄鴨魚肉，敢情這位出家人原是一位酒肉和尚。

這些別人管不着，他也不怕別人管，兩個人大碗酒大塊肉的吃喝着，談笑之聲聲震屋瓦，一副旁若無人的神情。

姜彭二人自然也不會管他，只不過要借坐位，在禮貌上不能不打一下招呼。

雙拳一抱，姜雲岫向那名老者道：「兩位請了，咱們借一個座，可以嗎？」

老者鼠目一瞥姜彭二人，登時面色大變，同時吁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大師，咱們走。」

酒肉和尚沒有站起來，神色依舊的一笑道：「別緊張，鼠大哥，野和尚別的不行，相人嘛，這可不是吹的，別人說他們是叛逆，是惡魔，我原就有些不信，今日一見，更證明我的想法不錯，坐下來，姜少俠，野和尚敬你一杯。」

那位獐頭鼠目老者訕訕的抱拳一拱：「老朽洪渠，別人叫我地鼠，希望姜少俠不要見笑，快請坐，小二，添杯筷來。」

江湖人物就是這樣，言語拿順了就像故舊重逢一般。不過野和尚三泉，地鼠洪渠，是兩位名聲狼藉的人物，但是武功極高，他們的行爲雖然爲人們所不齒，却沒有人敢對他們怎樣，姜雲岫如果交上這麼兩個朋友那就糟了。

現在偏偏仰交上了這麼兩位朋友，而且交談甚歡。

仰們原本就是幾位令人側目的人物，現在「邪」與「魔」扯上了關係，同流合污，相濟爲惡，豈不要天下大亂！

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形下，人們明哲保身，紛紛離開了食堂。

去留是個人的自由，沒有人願意管那門子閒事，只不過有些人在離去之際，會向他們投下輕蔑與厭惡的一瞥，這種眼色野和尚及地鼠瞧得太多，幾乎已近痲木，他們當然不會在意。

姜雲岫也不在乎這些，他歸心似箭，不願意節外生枝，惹出意外的痲煩。

但彭小娟却在乎這些，她原本早就蹩了一肚子的怨氣，此時如何再忍耐得住！

其實點燃她怒火的還不是那些離去的食客，而是留在食堂的幾位客人。

這是除了姜雲岫等四人外，惟一還留在食堂的一桌，不過坐着飲食的只有一個，其餘四男四女只是站在他的身後而已。

在外面吃飯，居然擺出如此一個排場，這人當然不是等閒可比，既然不是等閒人物，自然不會跟別人一樣的拔腿開溜。

這也沒有甚麼，他不走沒有人會找他的痲煩，問題是別人不找他，他可是找上了別人，好像他看不慣邪魔相串，要以霹靂手段，非來它一個平妖伏魔不可。

可是他又喜愛憐香惜玉，覺得彭小娟入魔不深，所以想網開一面的放她一馬。

於是他拉開嗓門，嘿了一聲道：「好好的一個女孩子，爲甚麼要跟魔鬼混在一起？妳過來，姑娘，本王子拉妳一把，願意保護妳今後的安全。」

這才叫「買鹹魚放生，不知死活。」

彭小娟一肚子的火氣正無處發洩，他居然找到頭上來了。

「小賊種，你敢對姑奶奶如此說話？給我滾！」

彭小娟這回眞的爆發了怒火，纖掌猛的一甩，手中的一雙筷子呼嘯着向那位王子奔去。

王子勃然大怒道：「大胆的魔女，妳，妳……」

妳怎樣？下文他接不下去了。

彭小娟的暗器手法得自北魔天，在當代武林之中，能够逃過她暗器攻擊的實在太少了，何況在雙筷齊發，她是存心要那位王子的好看。

姜雲岫吃了一驚，一揚手也將竹筷用出，因爲他不願惹事，更不願招惹官府，那人既是王子，最好是敬而遠之。

彭小娟的筷子在離手之後，就分作兩條路綫進行，一隻射向王子的嘴部，一隻直奔他的胸口，不管那一隻射中，他縱然不死也够他躺個三五個月的。

姜雲岫的筷子也分兩路含尾急追，一隻攔腰撞中那隻奔向胸口的，使王子得免竹筷貫胸之危。

另一隻有了偏差，只撞上前面筷子的尾部，如此一來，它的方向就有了改變，去勢加速了不只一倍。

這像是魔術表演，所有的人都瞧得目瞪口呆。

被人當作獵物的王子也在發呆，因為他估不到那雙筷子的來勢是如此的勁急，念頭還沒有轉完右頰便已傳來一陣疼痛。

敢情奔向他嘴部的那隻筷子方向一改，竟然擦過王子的右頰，帶走一塊右耳。

他伸手一摸，摸到滿手鮮血，在面色一變之後，呼的一聲跳了起來，同時戟指彭小娟叱喝道：「該死的魔女，竟敢向本王子行兇，給我殺！」

他身後的四名彪形大漢暴諾一聲，拔出兵刃像瘋虎一般的衝了過來。

野和尚哼了一聲，一口老酒噴了出去，酒珠如同彈丸飛擲，射向衝來的四名大漢。

野和尚氣勁如山，酒箭是他成名的絕技之一，不要看輕那些小小的酒珠，如果被它擊中要害，生命可能就會撂在這裏。

王子手下的四大護衛，早已知道野和尚酒箭的厲害，一見酒珠迎面暴射，立即彈身倒縱，他們見機雖快，仍有兩人中了幾滴，痛得他們齜牙裂嘴，再也不敢前進半步了。

王子氣得跺脚道：「很好，這筆賬本王子記下了，今後那兒見那兒算，走。」

四衛四婢擁着王子狼狽的遁去，此時的食堂顯得清靜無比。

野和尚哈哈一笑，招呼店小二道：「小二，添酒上菜，和尚有了新交，今天要喝個痛快。」

店小二應了一聲，忙着去添酒上菜，姜雲岫則雙拳一抱道：「多蒙仗義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野和尚道：「好說，蹧蹋了一口酒罷了，有甚麼好感激的，來，和尚敬賢伉儷一杯。」

一仰脖子，野和尚的酒已經灌進喉管中去了，姜雲岫原想解說他跟彭小娟只是師兄妹關係的，此時倒有難於啓齒之感。

再說他們只定了一個房間，這應該如何向人家解釋？

還有，彭小娟雖是面呈紅霞，現出一副令人動心的嬌羞，但她却默默的承受了那賢伉儷三字，端起面前的酒杯，緩緩送往櫻唇。

在如此情形之下，姜雲岫更不便解釋了，只得喝下了這杯苦酒。

這的確是一杯苦酒，因為他剛賦鼓盆之歌，妻子屍骨未寒，他却與另一名女子假鳳虛凰，弄出一個伉儷的關係來了。

不過他是豪放的，不太重視小節，何況他們與野和尚及地下老鼠只是萍水相逢，明天就各自東西了，也沒有一定要解釋的必要。

但有一點他要弄個明白，就是關於那位王子的。

「請問，適才那位王子是……」

地老鼠面色一正道：「這是一個麻煩，咱們將來可能會遭到不少困擾！」

姜雲岫不安的道：「在下十分抱歉，使兩位無端的受到牽連！」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這是甚麼話？為朋友兩肋插刀是江湖道上的常事，何況咱們也不是好惹的。」

地老鼠道：「此人姓王名小龍，在江湖上有粉面王子之稱，其實他並不是什麼王子，只因他爹王盤龍雄據西南，江湖朋友因為他姓王，就送給他一個西南王的尊號，只是此人功力通玄，橫行武林數十年從未遇到過對手，並且擁有一股龐大的勢力，天下任何門派無不對他們禮讓三分，而且此人十分護短，王小龍破了相，他必然放咱們不過！」

彭小娟撇撇嘴道：「怕甚麼，只要他劃下道來，咱們接着就是。」

野和尚雙掌一拍道：「不錯，他怎麼來咱們就怎麼接着，和尚早就想鬥鬥姓王的了。」

地老鼠道：「野和尚，你有沒有想到，如此一來豈不就誤了咱們的大事？」

野和尚呆了一呆，道：「這個麼，說實在的，和尚這次前往西南，只是想去湊湊熱鬧，憑咱們這副德性，也想得到那人間異寶？」

地老鼠點點頭道：「這話不錯，就拿姜少俠伉儷來說，只要他們出頭，咱們絕對沒有希望。」

姜雲岫道：「兩位在說些甚麼？在下不懂。」

地老鼠一怔道：「怎麼，賢伉儷不是去奪寶的？」

姜雲岫道：「在下不知道那兒有寶，也沒有奪寶的興趣，咱們是回家只是路經此地而已。」

地老鼠啊了一聲，沒有再說甚麼，野和尚却大聲道：「那可不行，姜少俠，血龍可是千百年來難得一見的異寶，咱們為甚麼不去碰碰機緣？」

彭小娟道：「血龍是什麼寶物？」

野和尚道：「據傳說是一種變形的何首烏，再受日月精華，及山川靈氣的孕育而成的血龍，它長約三寸，粗如姆指，全身赤紅如血，形狀宛如龍蛇，所以人們才替牠取了這個名字。」

彭小娟道：「血龍有甚麼好處？怎樣才能得到牠？」

姜雲岫道：「哼，小娟，妳問這些作甚麼？」

彭小娟道：「好奇嗎，大哥既然不喜歡聽，算我沒有問就是。」

野和尚道：「你聽我說，姜少俠，血龍本是無主之物，咱們去碰碰機緣，並沒有構成一個貪字，再說，練武之人如果服食血龍，就可練成元嬰，達到金剛不死之身，然後挾絕技行道江湖，為千萬生靈謀求福祉，豈不是上應天心，下順人願，達到普渡衆生的最大善果？」

姜雲岫道：「這個……」

野和尚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和尚不敢勉強兩位，不過，如若血龍一旦落入壞人的手中，未來的江湖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姜雲岫道：「多謝大師的啓示，不過在下必須返家一行，只好辜負大師的一番心意了。」

野和尚道：「這不要緊，傳說血龍每年都在夏至前後出現，從這時一直時現時隱，直到大暑才躲藏起來，這段時間長得很，少俠遲點來不會誤事的，至於如何才能獲到牠，那就難說了，牠是個通靈之物，除非機緣巧合，只怕誰也得牠不到。」



姜雲岫不慕名利，不求聞達，但却具有強烈的好奇之心，因此，他坦然應允道：「好，兩位先請，在下一旦將家務處理完畢，當去碰碰機緣，但不知血龍出沒之處是那個名山？」

野和尚道：「雲南鷄足山，在賓川鄧川二縣之間。」

姜雲岫立起身來，雙拳一抱道：「在下歸心似箭，明晨就不向兩位告辭了，如果可能，咱們雲南再見。」

別過兩位新交的朋友，他與彭小娟返回客房，現在又面臨一個新的難題了，一張床榻叫他們如何睡法？

彭小娟似已忖知他的心意，秀目一瞥床榻，嬌靨上印上一抹紅暈，說道：「大哥，你睡吧，我在這兒打打坐就行了。」

姜雲岫道：「那怎麼行，妳去睡，我在桌上打個盹兒。」

彭小娟幽幽道：「大哥：我有點弄不明白，到現在你還跟我如此生份，難道你不想要我？」

姜雲岫一嘆道：「別這麼說，小娟，妳應該明白我現在的心情……」

彭小娟道：「我明白，我沒有對你作過份的要求，你也應該知道，彭小娟今生今世不能再嫁他人，咱們同床而眠又算得了甚麼？」

姜雲岫道：「好吧。」

彭小娟的笑靨展開了，儘快整好被褥，服侍姜雲岫睡下，然後門好房門，吹熄油燈，滾到床榻之上去了。

翌晨他們迎着東方的曙光，沿着官道急馳，他們第一個目的地是九江，一路曉行夜宿，不敢作半點躭擱。

這天夕陽含山時分，他們趕到了鐵馬莊，但姜雲岫却神色一呆，因為他瞧到的是一個十分陌生的環境。

那是荒烟蔓草，一片焦土的淒慘景象，鐵馬莊不再存在了，它已是歷史的陳跡。鐵馬莊遭到無情的浩刦是不錯的了，但八位莊主難道全都遭到刦難？

他初到成王府就曾經馳函鐵馬莊及他的老父，結果他獲得家書，但鐵馬莊却音訊全無。

就姜雲岫所知，鐵馬莊的八位莊主全都身負絕學，如果說他們會全體被人所害，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但莊院被毀，滿目瘡痍，這鐵一般的事實，又當如何解說？

彭小娟瞧到這般景象，心中也感到難過，她却雙目凝神，時時在留意姜雲岫神情的變化。

姜雲岫的確在變，由驚訝疑慮，轉變為滿面殺機，這位秉性仁恕的少年，看來是動了眞火。

彭小娟輕聲勸慰道：「別急嘛，大哥，賈大莊主他們也許去追緝縱火之人去了，咱們何不找人問問？」

姜雲岫道：「對，咱們到城裏去。」

城裏珊記糧行與鐵馬莊素有交往，店東于珊出身八卦門，跟二莊主劉三變交誼極深，鐵馬莊慘遭奇禍他應該頗為瞭解。

及姜雲岫找到于珊，他竟然一問三不知，對鐵馬莊的慘禍，推得乾乾淨淨。

他說他是生意人，從來不跟江湖中人來往，他很同情姜雲岫，却有着愛莫能助之感。

這不能說于珊沒有道理，或是不近人情，生意人不願招惹是非，他的立場並無差錯。

但姜雲岫却為難了，這一無頭公案，叫他如何處理？

最後彭小娟像是忽然想到了甚麼，一臉嚴肅的道：「大哥，有幾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姜雲岫道：「咱們之間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快說吧。」

彭小娟道：「我認為你不必茫無頭緒的亂找，如果鐵馬莊的八位莊主，當眞遭到慘禍，不必你去找兇手，兇手也會來找你的。」

姜雲岫道：「為甚麼？」

彭小娟道：「你不是江湖中人，不知道江湖人物的狠毒，他們有一個信條，就是斬草除根，以免留下後患，你是鐵馬莊的九莊主，他們自然也放你不過！」

姜雲岫道：「妳說的有點道理，不過我不相信八位兄姊全都遭到慘禍。」

彭小娟道：「要是這樣，那你就更不必担憂，他們不在九江必然是追緝兇手去了，依小妹之見，咱們還是早點回家，待處理了完家裏的事就去雲南，說不定會在西南遇到鐵馬莊的賈大哥他們。」

姜雲岫沉吟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吧。」

他們在九江歇了一晚，翌晨繼續聯騎趕路，待趕到姜雲岫的老家石橋驛，已是離開九江的半個月之後了。

姜雲岫的爹姜剛是一位飽讀詩書的老儒，他對愛子雖是期望甚殷，却也不願勉強他去追求富貴，只是媳婦難產死亡，留下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難免有些傷心罷了。

不過這個出世就失去娘的小孫子，却也為姜剛夫婦帶來一份安慰，老年愛孫是人之常情嘛。

姜雲岫帶着彭小娟回家，老夫婦原是有些不高興的，媳婦屍骨未寒，他就帶回來一個，在情理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

但彭小娟玲瓏乖巧，善伺人意，幾天下來，老夫婦就喜歡她了，他們認為彭姑娘是一個賢內助，在家的觀點上來說，還有甚麼比賢內助更重要的？

在家裏待了半個月，姜雲岫婉轉的向父母說明必須到西南一行，以尋找失踪的結義兄姊，老夫婦知道兒子身負絕世武功，也就未加攔阻。

於是他們辭別父母，再離家鄉，雙雙聯騎向西南奔去。

他們沿荊襄官道南下，經荊門，至宜昌渡江到平善壩，再西奔建始，直趨四川的綦江縣城。

這一路千里奔馳，關山跋涉，待抵達綦江，已有人困馬乏之感。

此時才只晌午，他們先找酒館飽餐一頓，然後就去客棧定下房間，今天不走了，偷得浮生半日閒，也好讓多日的緊張輕鬆一下。

待住進客棧之後，他才知道想法錯了

，敢情店裏住的客人很多，大半都是武林人物。

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惹的，一言不合就會挺身而鬥，跟這般人待在一起，豈不是自找麻煩？

不過這家客棧是如此，別家只怕也會差不多，反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怕事不見得就能免禍。

待閉上房門之後，彭小娟忽然眉峯一皺道：「大哥，情形似乎有些不對。」

姜雲岫道：「妳瞧出甚麼來了？」

彭小娟道：「我覺得這般人好像都是一夥的，你不覺得奇怪？」

姜雲岫道：「一幫人結夥而行是常事，這有甚麼稀罕。」

彭小娟道：「別人都急急忙忙的趕往鷄足山，他們却待在這裏……」

姜雲岫道：「也許他們在等人吧。」

彭小娟道：「不錯，他們是在等人，而且已經等到了。」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小娟，閉着眼休息一會不行麼？儘說廢話。」

彭小娟櫻唇一噘道：「別認爲我在說廢話，如果他們等的人就是咱們……」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江湖越老，胆量越小，妳還沒有闖過幾天江湖，胆量却越來越小了。」

彭小娟道：「誰說我胆小了？哼，到時候你別手忙脚亂就是。」

話一說完她就投身姜雲岫的懷中，一張櫻桃般的紅唇，火辣辣的送了上來。

這是他們的常課，紅唇慰相思，一路上倒也驅除了不少的旅途寂寞。

然而此時却轟的一聲巨响，房門竟然被人一脚踩開，此人當眞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甚麼時候不好找碴，偏偏要挑這個時辰！

好在姜彭二人的反應極快，就在房門被踩開的剎那之間，他們已經霍的分開，雙雙併肩立在床榻之前了。

踢開房門的是一名三十多歲的赭衣大漢，他身後是兩名年逾半百的夫婦，紅袍青衣，並肩而立。

再後面是一羣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黑壓壓的一片，人數怕不近百。

彭小娟娥眉倒豎，向這般人叱喝一聲道：「說，爲甚麼？」

語氣冰冷，像是由寒冰地獄裏迸出來的，可見彭姑娘動了眞火，如果讓她出手，這般人只怕要遭到慘報了。

氣勢洶洶的赭衣大漢呆了一呆道：「我師弟王小龍是不是你們傷的？」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閣下原來是西南王的門下，不錯，王小龍的確是咱們傷的，不過，閣下爲何不問問咱們爲什麼傷他？」

赭衣大漢身後的紅袍老者怒叱道：「傷了本王的兒子，百死難蔽其辜，這裏不夠寬敞，咱們在南門外了斷。」

語音一落，人影急閃，這般糾糾武夫一起向南門之外奔去。

只有赭衣大漢還帶着兩個人在等他們，好像怕他們溜掉似的。

彭小娟撇撇嘴：「閣下怎樣稱呼？」

赭衣大漢道：「蘇茂嵐，西南王的三弟子。」

彭小娟忽然右臂一吐，一縷指風捷逾閃電，破空向蘇茂嵐奔去，他分明瞧到彭小娟出手，却無力予以閃避。

指風着體，如遭雷殛，蘇茂嵐痛得悶哼出聲，一顆顆豆大的汗珠，迅速由額頭暴了出來。

他目露恐怖之色，張口結舌，吶吶半晌，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彭小娟輕蔑的哼了一聲道：「姓蘇的，賴在這兒做甚麼？還不帶路！」

彭小娟這一指使蘇茂嵐像是忽然之間得了嚴重的風濕病，全身酸痛，四肢無力，但行動並無大碍。

他不敢再說甚麼，由兩名屬下扶住奔往南門。

南門之外官道的近旁有一片平坦的山坡，是一個搏殺的好場所，此時已然擠滿了一片人潮，幾乎全是瞧熱鬧的。

姜彭二人及蘇茂嵐到達山坡，人們讓出一條通道，他們由人羣之中穿過，進入氣氛嚴肅的鬥場。

西南王的近百名部屬已經擺下一個刀陣，他們二人橫刀立在陣前，現出一股驃悍的氣勢。

及瞧到蘇茂嵐的景象，西南王心頭一懍道：「茂嵐，你怎麼啦？」

蘇茂嵐道：「弟子無能，中了那女的一指。」

西南王道：「你過來。」

他伸手貼着蘇茂嵐的脊心，輸出一股熱力，但幾度運功衝擊，都無法解開蘇茂嵐的穴道。

他的妻子王冠英道：「王爺！强敵當前，茂嵐的穴道以後再解吧。」

西南王收回手掌，目光一抬，向當面的這一對少年男女瞧去。

這是一對風光霽月，仙露明珠般的金童玉女，風華氣度之優美，有如鶴立鷄羣一般。

西南王雖是橫行武林，雄霸西南，但也是一個久闖江湖，見多識廣的一代高人，他想不出是甚麼人能造就出如此一對出衆的弟子。

不管怎樣，兒子受傷破相，徒弟穴道受制，如若不討回這個公道，西南王的金字招牌豈不是被別人砸了！

於是他以十分威嚴的口吻道：「兩位怎麼稱呼？尊師是那位高人？」

姜雲岫道：「在下姜雲岫，這位是彭小娟，至於師門麼那你就不必知道了。」

西南王道：「好，咱們不談是非恩怨，只在功力上一較强弱，兩位是跟咱們夫婦過招，還是鬥鬥咱們的神浪刀陣？」

姜雲岫笑笑道：「西南王威鎭邊陲，名滿八荒，今天有幸相遇，豈能當面錯過，請。」

他踏前幾步，雙手下垂，並未取用兵刃，那是要以徒手相搏了，西南王雖是帶有一柄寶刀，身爲武林前輩，自然不好意思取用。

他們互相對立着，兩人一言未發，只是大眼瞪小眼的彼此凝視着。

這一對不好玩，瞧熱鬧的都聚精會神的瞅着另外一對雌老虎，因爲她們使的是兵刃，不只是鬥得熱鬧，而且精彩無比。

王冠英使的是柳葉雙刀，憑她數十年



的精湛修爲，這對柳葉刀已達爐火純青，潑水難入的境界，她要報復愛子毀容之仇，刀刀兇狠，儘往彭小娟要害之處招呼。

彭小娟使的是獨門兵刃「流星」，飛騰閃爍，威風八面，無論王冠英如何兇狠，就是近身不得。

既傷其子，不忍再傷其母，彭小娟原是存着慈悲心腸，但王冠英不領這個情，竟使出從不輕用的家傳絕學「燕雙飛」。

當彭小娟的流星吐盡，去勢將竭之際，她突然向前一截，肩頭着地一個翻滾，雙方的距離就伸手可及了。

在她肩頭着地，身形一翻的同時，兩柄柳葉單刀也擲了出去。

沒有人想到她會脫手擲刀，以單刀當做暗器使用更是聞所未聞。

在如此接近的距離，她以全力擲出雙刀，勁道之强，有如急雷撼山，天下武林能够逃過他這招「燕雙飛」的，千百人中很難找到一個。

因而她這一祖傳絕招百不爽一，從來沒有失過手，今天自然也是志在必得了。

然而天下任何事都會有個意外，只是她沒有想到祖傳獨門絕技會栽在一個女孩子的手裏。

也許彭小娟的兵刃當眞是流星吧，分明它去勢將竭竟然會倏的回頭，以流星逐月之勢，追上柳葉單刀，噹的兩聲脆响，柳葉雙刀已然被擊得飛出數丈之外去了。

雙刀丟失，王冠英是孫悟空丟了金箍棒，沒得耍了，她知道大事不妙，雙掌往地上一撐，就待縱身逃走，誰知身形還未撐起，一股强大的勁力忽然壓上背脊，她竟然來了一個狗吃屎，幾乎連牙齒都碰掉了，接着脅下一陣酥麻，她再也動彈不得了。

好看的戲結束了，不好看的還在有氣無力的週旋着，其實他們只是出招較少，而且稍沾即走，一般人瞧不出所以然罷了。實則他們每出一招，無不精彩絕倫，一般武林高手，如若瞧到他們過招，必然會得益不淺。

待王冠英趴在地上，西南王不想再鬥下去了，他瞧得出姜雲岫沒有盡展所學，是想替他深留一點面子，如若再要不知好歹，只怕更會丟人現眼了。

於是他停止了攻擊，同時雙拳一抱，道：「青山不改，但願咱們後會有期，告辭。」

姜雲岫道：「前輩好走。」

他借着拱手爲禮之勢點出一指，爲蘇茂嵐解開穴道，然後與彭小娟緩步入城。

四川民風强悍，練武之人極多，對英雄人物更是十分崇拜，姜雲岫溫文爾雅，彭小娟美勝姮娥，而且他們的年歲如此之輕，居然能够使西南王鎩羽而逃，這怎能不使綦江城引起一陣震撼。

先是城裏有頭有臉的人物，再是當地武林各派的領導者，甚至慕名造訪，求教拜師者絡繹於途，客棧前車水馬龍，幾乎門限爲穿。

好不容易打發走了一批批的訪客，彭小娟櫻唇一噘，嬌軀往姜雲岫的懷裏偎了過去，道：「大哥，累死人……」

小妮子好作怪，妳累莫非別人不累。不過她那神韻，嬌憨之中帶着幾分清新，具有增進情趣，啓人遐思的作用，就算姜雲岫當眞有點累，現在也會毫無累的感覺了。

他一把摟着她的纖腰，頭一低四片紅唇立即嚴密的合在一起了，他們的脚下在緩緩移動，待到達床榻之前就一起倒了下去。

不過他們親密的程度也到此爲止，不管彭小娟如何扭，如何哼，姜雲岫都不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主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與彭小娟的未來，還沒有獲得彭鴻的認可，其次是他忘不了八姊白昭容。

因此他輕輕在彭小娟的耳畔道：「小娟，起來，咱們調息一下還要趕路。」

彭小娟一怔道：「爲甚麼？大哥，這麼晚了。」

姜雲岫道：「妳適才不是說累麼？今晚要是不走明天就更累了。」

是的，明天慕名而來的會更多，那才是不勝其煩。

彭小娟無可奈何，只得起來打坐調息，然後悄悄叫醒店家，會過賬便越城而出，兩人展開身形逕向貴州境內奔去。

他們南下貴陽，再西奔昆明，一直到達祥雲縣，連一個武林人物都沒有瞧到。

及經過賓川，到達平川鎭，可就熱鬧非凡了。

平川是一個小鎭，位於鷄足山的東麓，山鎭沒有客棧，除了一些賣日用品的店舖，也談不上甚麼商業，酒館飯莊倒有兩家，是供鄉下人趕集的時候聚聚的。

但這個貧瘠的山鎭，此時却住了不少客人，他們是住在普通居民家裏，這當然要多花一點銀子。

這般客人幾乎全是武林人物，一個個佩刀跨劍，楞眉豎眼的，鎭上居民惹不起，他們看中了要住那一家，也沒有人敢拒絕他們。

姜雲岫與彭小娟是晌午時分趕到鎭上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吃飯的問題，但兩家飯莊全都擠滿了食客，他們連脚都插不進去。

彭小娟噘着嘴道：「怎麼辦？大哥，看來食宿都成問題了！」

姜雲岫道：「別着急，旁人能够找到食宿的地方，咱們也能……」

他語音未落，一個獐頭鼠目的瘦老頭兒忽然迎了過來，道：「姜少俠彭姑娘，路上辛苦了，咱們找好了落脚的地方，老朽給兩位帶路。」

姜雲岫見來人是地老鼠洪渠，不由一喜道：「那敢情好，洪大俠請。」

他們寄居之處，是一幢三房一廳的磚瓦房，屋主姓黃是一名獵戶，只有夫婦二人，野和尚地老鼠二十天前就來到鎭上，他們的食宿都包給屋主，還爲姜彭二人留下一個房間。

姜雲岫先向這兩位新交的朋友表示了謝意，然後詢問鷄足山的情形，野和尚道：「兩位只怕餓了，你們先清洗一下，待會咱們邊吃邊聊。」

姜雲岫道：「好的。」

待他們清洗之後，廳上的菜飯已經擺好，有山珍，有好酒，這頓飯吃得倒也不錯。

（未完．十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仲池前赴白衣文士之約，被一個疤面老人截住，向他借用身上的明珠和黃金葉子，然後離去，甘仲池繼續前行，又遇到一統盟盟主的女兒淳于巧兒，要他加盟，甘仲池不答應，又被她制服，幸得疤面老人解救，約甘仲池到四方客棧。原來這老人是百年前南宮世家的僕人，他把「歸元秘笈」能尅制「禹王秘笈」與「黃帝神弓」的淵源說出，並告之歸元秘笈已在一個魔頭的手中，希望甘仲池與他合作，發揚武林的正義感，甘仲池在他的感召下，義不容辭的答應了，二人携手，商議今後的行動……

## 聯合各派　打擊叛逆

胡大明道：「是的，遠在我童年時，也就是約莫四十年以前，南宮世家就已成爲默默無聞的破落戶了。

「當時的小主人南宮瑞，比我小一歲，我跟他，可以說是青梅竹馬之交，名雖主僕，却是情如兄弟。

「我眞不知道是老天爺的好意還是惡意，當老主人去世，南宮瑞接掌這個破落戶的門戶時，居然於無意中獲得白陽眞人的『歸元秘笈』，當時，我跟南宮瑞才都不過是三十出頭的人……」

說到這裏，一嘆住口。

甘仲池忍不住注目問道：「以後怎樣呢？」

「以後，」胡大明又嘆了一聲，道：「以後的事，還是後才說。」

一頓話鋒，才幽幽地接道：「方才，我已說過，我跟南宮瑞，名雖主僕，實則情如兄弟，同時，由於我的資質稟賦也還不錯，很受老主人的寵愛，所以，我也學到了南宮世家一半以上的不傳絕藝。

「也由於這原因，南宮瑞獲得『歸元秘笈』之後，也一秉初衷地和我共同研練，可是，我是個很知足的人，也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

「我明白，儘管做主人的不把我當僕人看待，但我畢竟是一個僕人，做僕人的不應該保有跟主人一樣的武功。

「所以，不論是南宮世家的武學，和『歸元秘笈』上的武學，我都只學到三分之二就藉詞婉拒了。……」

甘仲池又忍不住截口輕嘆，道：「如果武林中的人都有你們這樣的胸襟，那就眞的是天下太平了。」

胡大明道：「可是，現在我却後悔了，後悔沒有學到『歸元秘笈』上的全部武功。」

甘仲池苦笑着欲言又止。

胡大明沉思着道：「南宮瑞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儘管他已練成了傲視當代武林的絕藝，却仍然守着那已經沒落的南宮世家，一點也沒有重振家風的打算，武林中人也沒人知道他已經具有一身驚世駭俗的絕代身手。



「這樣平淡而又平靜的日子，過了十五年，也就是五年之前，終於發生了意外的慘劇，就跟令兄的太保莊一樣，南宮世家於一夜之間化成一片刼灰。」

甘仲池身軀一震，道：「那是甚麼人幹的？」

胡大明道：「我也不知道，當時，我能逃過那一刼，是我命不該絕，鬼使神差，於事前赴城中採購日用品，但於回程中還是受到一連串的暗殺，最後，逼得我負傷跳入大江中，才保住這條老命。

「以後，我改裝易容，暗地查察，經過兩年的工夫，毫無綫索可尋，但在第三年的開始，也就是現在說來的約莫三年之前，終於有了意外的收獲。」

甘仲池插口問道：「那是誰？」

胡大明道：「就是如今自稱爲一統盟盟主的淳于石。」

甘仲池道：「憑南宮瑞的絕代身手，淳于石又怎能輕易得手？」

胡大明道：「問得有理，但，如果南宮世家中有內奸，而這個內奸又是南宮瑞的床頭人，情況又如何呢？」

甘仲池訝問道：「內奸竟然會是南宮夫人？」

胡大明道：「是的，南宮夫人姓刁，名亞男，也是名門閨秀，美而艷，而且駐顏有術，四十多歲的人看起來還像是二十七八歲的少婦，相夫教子，也頗具賢名，平常也不多言笑，外表頗有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味道。」

甘仲池道：「像這樣的女人，怎會幹出謀殺親夫的事情呢？」

「這叫做『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算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胡大明長嘆一聲，道：「不過，嚴格說來，刁亞男之所以墮落而繼以謀殺親夫，我那小主人南宮瑞也有責任。」

「哦……」

「南宮瑞可眞是一個怪人，不但淡泊名利，即使對女色方面也興趣不高，而刁亞男雖然外表冷若冰霜，實則熱情如火，尤其當她狼虎之年，需要特強時受到夫婿的冷落，一旦遇到有人挑逗，自然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這個乘虛而入的人，是不是那淳于石？」

「是的，淳于石本來就是一個採花大盜，對付女人，也本來就別有一套功夫，兼以天賦異稟，更是能格外獲取女人的歡心，所以，他們兩人一搭就上手，一上手就難捨難分，終於戀姦情熱，而導致南宮世家的滅門慘案。」

「南宮瑞有沒有子女脫險的。」

「沒有，二子一女，全都遇難？」

「那刁亞男竟然連親生子女也不肯放過？」

「這，叫作最毒婦人心啊！」

「對了，」甘仲池笑了笑道：「這些，您又是怎麼知道的？」

胡大明輕嘆一聲，道：「是那一對奸夫淫婦親口供出來的。」

「您……已經見過他們了？」

「是的，但他們沒見到我，上述的經過，是我冒着生命的危險，暗地跟踪，當他們抵死纏綿過後，於閑話時所洩漏。」

他一頓話鋒，又道：「當時那情形，現在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甘仲池道：「您的行跡被察覺了？」

胡大明道：「是的，當時，我跟淳于石交手三招，一看情形不對，趕快開溜，幸虧我這幾年來，在輕功方面特別用功，才得以逃脫，當我逃出十多丈外時，刁亞男也趕了過來，這奸婦一口斷定我就是兩年前漏網的胡大明，所以，自那時候起，爲了避免他們的趕盡殺絕，才自毀面容，變成目前這個樣子。」

甘仲池道：「那妖婦的武功又是怎麼樣？」

胡大明道：「由於妖婦的資質，秉賦都很好，研練『歸元秘笈』上的武功的時間也較長，所以，我判斷，她的武功，絕對在淳于石之上。」

甘仲池道：「這是一統盟兩個最厲害的魔頭？」

「不錯。」

「其次呢？」

「其次就是淳于石的髮妻所生的兒女，淳于長青和淳于巧兒。」

「以您目前的成就，如果跟兩個老魔正式交手，可以支持多久？」

「我想，最多只能支持兩三百招。」

「對那兩個小的呢？」

「可能打成平手。」

甘仲池默然無語。

胡大明又道：「但，以你的資稟，武功基礎，以及超絕的情性，我想，只要能獲得『歸元秘笈』，最多半年之內，就可以超過他們。」

甘仲池苦笑道：「老大哥，別把我估計得太高了。」

胡大明道：「我自信老眼未花，絕對沒有過於高估。」

甘仲池道：「就算是沒有高估吧！但是，要想獲得『歸元秘笈』，又是談何容易。」

胡大明道：「這就是我要求你合作的原因了，不錯，要想由一統盟中獲得『歸元秘笈』，不但不容易，而且險阻重重，但，如果你先由這兒學到三分之二的『歸元秘笈』上的武功，再配合我的計劃，就必然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而且，我敢保證，當你學到『歸元秘笈』上的三分之二的武功之後，你的武功必然超過我。」

甘仲池道：「老大哥，你好像是在說神話。」

胡大明道：「絕對不是神話，我保證，一個月之後，就有事實證明。」

「但願如此。」

「不是『但願』，是必然會如此。」

「那麼，你的計劃，又是『計』將安出。」

「我這計劃，談不上甚麼新奇，但我可以保證，絕對管用。」

接着，他以傳音入密功夫將他的「妙計」說了一遍，才笑問道：「小老弟，你說如何？」

甘仲池尷尬地一笑道：「這個……」

胡大明道：「別這個那個的了，俗語

說得好，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所以，老哥哥我認爲，你大可不必有甚麼顧慮。」

窗外，忽然傳來一聲冷笑道：「胡大明，乖乖地出來領死吧！」

胡大明目光陰晴不定，沒接腔。

敵人已欺近窗外，居然不曾察覺，胡大明的臉上雖然不能有甚麼表情，但，由他那陰晴不定的目光中，不難想見他心中的震驚。

那窗外語聲又道：「胡大明，你雖然不過是一個奴才胚子，但以你的武功成就而言，在目前的武林中，也該算是一號人物了。不應該龜縮着，要做得像個人物的樣子。……」

隨着話聲，窗外無聲而啓。

艷陽普照下，窗外三丈處，站着一個身材頎長，白衫飄拂的中年文士。

由外表看來，此人約莫三十五六的年紀，儘管是穿着一襲儒衫，却是濃眉大眼，滿臉的絡腮鬍，全身都洋溢着一股子粗獷、慓悍的氣息。

此種類型的男人，在某些女人的心目中，是很有男人味道而特別有興趣的。

但，很可惜，目前，室內的二位都不是女人。

所以，室內的二位，不但對這位不速之客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而且還有一種特別的恐怖感。

因爲胡大明是認識這位不速之客的。

他，就是由一個採花大盜，搖身一變而成爲一統盟主的淳于石。

淳于石背後約十二三丈外，還並排站着一男一女——西門子都，淳于巧兒。

× × ×

當淳于石以無比的巧勁使窗戶無聲而啓時，淳于巧兒却嬌聲說道：「爹！莫傷了他。」

淳于巧兒口中的「他」，指的當然是甘仲池。

淳于石含笑接道：「乖女兒放心，爹出手自有分寸。」

接着，却向胡大明沉聲說道：「胡大明，你怎麼說？」

胡大明冷笑，說道：「誰還怕了你不成！」

說完，又以傳音入密功夫向甘仲池交代了幾句之後，才穿窗而出。

但他的身形才一着地，就陷入淳于石的漫天掌影之中。

胡大明一經陷入淳于石的漫天掌影之中，淳于巧兒却乘機欺近窗前，向室內的甘仲池媚笑道：「甘少俠，你還是乖乖地跟我走吧！」

甘仲池笑一笑問道：「姑娘好像很健忘？」

淳于巧兒微微一楞，道：「你指的是今天凌晨的賭約？」

「眞難爲妳還記得。」

「我當然記得，所以，說來健忘的該是你自己。」

「噢……」

「當時，我曾經說過，賭注算你贏了，你可以離去，但以後，我隨時隨地都要將你抓回來。」

「這麼說來，倒眞算是我健忘了。」

「那麼，你就乖乖地跟我走吧！」

甘仲池苦笑着道：「姑娘，打個商量怎麼樣？」

淳于巧兒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甘仲池說道：「何必做得這麼絕哩！我之所謂商量，不過是請妳展期三個月而已。」

淳于巧兒道：「這是說，三個月之後，你自動跟我走？」

「不錯。」

「爲何要展延三個月？」

「因爲，我還有很多瑣事，必須先料理。」

「我還是不答應，因爲，光陰無價，青春無價，我爲甚麼要浪費三個月的時間，再說，這是一般人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事！你也實在沒甚麼理由要推三阻四的，是不是……」

這時，胡大明跟淳于石的惡鬥已到了決定性的階段。

在淳于石那雷厲風行的攻勢之下，胡大明已形成守也守不住的頹勢。

淳于石一面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胡大明，只要你還能支持十招，本座可以放你一馬。」

胡大明咬牙苦撐，沒接腔。

淳于石沉聲喝道：「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

三招中，胡大明被迫退八尺有餘。

「第四招……」

一道人影疾射而前，跟胡大明聯手拒敵，居然將淳于石逼退了三大步。

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是一個身着黑色長袍，頭戴黑布套，只露出一雙精目的怪人。

也由於他只有一雙精目露出，因而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甚至也分辨不出來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他的武功，顯然也是出自「歸元秘笈」，而且造詣很高。

胡大爲在極端劣勢之下，居然天降救兵，自然精神爲之一振，而反守爲攻，而節節進逼，一陣快攻，將淳于石逼退二丈七八。

也就在這當口，那神秘的黑衣怪人忽然大喝一聲：「停！」

「停」字聲中，黑衣怪人首先停止搶攻。

胡大明也只好虛幌一招，後縱丈外。

這位黑衣怪人忽然半途參戰，取得優勢之後又忽然叫停，這情形，不但使胡大明滿腹疑雲，連淳于石也爲之大惑不解。

一旁的甘仲池和淳于巧兒，也是感到「莫名其土地堂」而靜觀究竟。

少頃過後，淳于石才目注那黑衣怪人，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黑衣人扯着沙啞嗓音道：「自然是對頭寃家。」

淳于石道：「我的對頭寃家太多了，能否報個萬兒？」

那黑衣怪人冷笑道：「你看我這個樣子，會將萬兒告訴你嗎？」

淳于石道：「你服過變音丸？」

「不錯。」

「頭戴布套，又服過變音丸，看來，你是我所頗爲熟悉的人？」



「唔……」

「你這『歸元秘笈』的武學，由何處學來？」

黑衣怪人道：「『歸元秘笈』是你淳于家的武學嗎？」

「那麼，你也是南宮世家的漏網之魚了？」

那黑衣怪人哼了一聲，道：「我是甚麼來歷，你毋須多想多猜，時機成熟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方才，我爲何叫停，你知不知道？」

淳于石道：「不知道。」

那黑衣怪人道：「那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方才，我跟胡大俠雖然佔了優勢，但如果加上你女兒之後，恐怕要十招以上才能分出勝負，但，目前你我雙方都有很多重要事情待辦，所以，我認爲，咱們不如到此爲止，一切問題都等以後再說。」

淳于石冷笑說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那黑衣怪人也冷笑道：「你如果不同意，咱們也不妨先分個高下再說。」

淳于石拈鬚微笑道：「我當然同意，錯過今天，不怕你飛上天去。」

擧手一揮，向淳于巧兒沉喝一聲：「乖女兒，咱們走……」

大白天，也不怕驚世駭俗，說完之後，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胡大明立即向那黑衣怪人抱拳長揖，說道：「多謝兄台義伸援手，在下謹此致謝。」

黑衣怪人幽幽地道：「區區微勞，不足掛齒，而且，方才我冒險助拳，也是爲我自己。」

「爲我自己」這四個字不難理解，很可能他是別有用心。

但，「冒險助拳」的語意，就令人費解了。

憑他方才所表現的高明身手，還說是「冒險助拳」，難道他認爲，憑他跟胡大明聯手，仍然不是淳于石的對手？或者是故意自謙？

因此，胡大明、甘仲池二人都以頗爲困惑的目光，向他注視着，却都是欲言又止。

那黑衣怪人透過黑布套的目光，向胡大明、甘仲池二人臉上一掃，道：「閣下，咱們去室內再談吧！」

胡大明欣然點點首，道：「好！兄台請！」

憑窗觀戰的甘仲池連忙讓開窗口，胡大明，黑衣怪人先後穿窗而入。

分賓主坐定之後，那黑衣怪人才輕嘆一聲，道：「二位對我方才所說的話，都感到很困惑？」

胡大明、甘仲池二人同聲答道：「是的。」

那黑衣怪人道：「以方才的情形來說，我等于是『由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而實際上，我也的確跟當年的程咬金一樣，只有開頭那三板斧能夠唬唬人，說來也可能是天心厭亂，淳于石那魔頭，居然被我那『三板斧』給唬住了。」

胡大明却仍然不太相信地苦笑道：「兄台太謙虛了。」

那黑衣怪人道：「不！我說的都是實情，不瞞二位說，方才我所使的『歸元秘笈』上的武學，不過是偷學來的一些精招，不耐久戰，如果纏鬥下去，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胡大明道：「那麼，兄台這些『歸元秘笈』的精招，又是由誰的手中偷學而來的？」

「淳于石。」

「淳于石？」

「絕對假不了。」

「那……兄台果然是跟淳于石很熟悉的人？」

「其實，又何止是熟悉的人而已。」

那黑衣怪人幽幽地一嘆，道：「所以，方才，我必須戴上頭套，並服下變音丸。」

胡大明不勝欣羨地道：「兄台僅憑偷學到的一些精招，就有如此高深的成就，令人好生敬佩。」

那黑衣怪人苦笑道：「胡大俠，儘管你是言出由衷，但我這個身受者，却只有更增慚愧而已。」

「兄台此話怎講？」

「因爲，我除了偷學到一些『歸元秘笈』的精招之外，同時也是『黃帝神弓』的得主。……」

「噢……」

「但，我對于『黃帝神弓』上的武學的成就，却還不及我的使女……」

說到這裏，他扭頭向甘仲池道：「甘兄弟，你夫人柳如眉和白姑娘口中的那位『怪姊姊』，還記得嗎？」

甘仲池一怔，道：「當然記得，她帮過我們很大的忙。」

那黑夜怪人道：「她叫哈玉珠，是我的使女，也等於是我的徒弟。」

甘仲池道：「那麼，哈姑娘之所以帮助我們，是奉您的命令？」

那黑衣怪人道：「不是，她是受令兄的請托。」

甘仲池身軀一震，道：「家兄？您是說，家兄當年並未遇難？」

那黑衣怪人道：「是的，而且，賢昆仲不久之前，還曾經見過面，只是相見不相識而已。」

「有這種事？」

「是有這種事，前此，當你被辜若萍所困時，有一位面幛紗布的白衫人士替你解圍，還記不記得？」

「那就是家兄？」

「是的。」

「那……那……他爲甚麼不認我這個弟弟？」

「他有他的難言之隱，當你了解全部實情之後，就不會有此一問了。」

甘仲池苦笑着一嘆，道：「這麼說來，以往一直在暗中相救助，並阻止我向存仁山莊尋仇的，也都是家兄了？」

那黑衣怪人道：「不錯。」

「那麼，家兄已投入存仁山莊了？」

「不是投入存仁山莊，而是受了公孫大娘妖婦的挾持。」

「但是，看情形，現在家兄好像很自由？」

「是的，令兄現在很自由，那是由於哈玉珠的關係。」

甘仲池蹙眉說道：「哈玉珠是您的使女，她能影响存仁山莊，是不是表示存仁山莊已受到您的節制了。」

那黑衣怪人道：「我是有這個企圖，但目前情況很複雜，長孫尚義能不能接受我的節制，還在未定之天。」

胡大明插口苦笑道：「老天！目前這情況，已經够我頭大了，如果還有更複雜的情況，那怎麽得了！」

是的，目前的情況，的確已經是複雜得令人頭大的了。別的姑且暫時不說，單就當年冰消瓦解的太保莊來說，誰會想到，太保莊莊主「八臂哪吒」甘仲文居然還活在人間。

甘仲文雖然還活在人間，但由於他連自己的弟弟都不敢相認，可以斷定，他活得並不怎麽愜意，這些……究竟原因何在？

那黑衣怪人道：「情況雖然複雜，但當胡大俠了解全盤眞相之後，就不會感到頭大了。」

胡大明苦笑道：「好！請說下去。」

那黑衣怪人沉思着道：「我想，先說明白甘仲文大俠的經過，然後再介紹我自己，這複雜的情況，也就大致明朗了。」

略頓話鋒，才目注甘仲池道：「甘兄弟，你該知道，令兄是一位到處留情的風流劍客？」

甘仲池尷尬地一笑，沒接腔。

那黑衣怪人又道：「而且，江湖傳言，令兄天賦異稟，凡是跟他有過一段情的女人，都會死心塌地的賴上他？」

甘仲池苦笑無言。

胡大明揷口笑道：「有道是：有其兄必有其弟，你老弟也不賴哦……」

甘仲池截口苦笑道：「胡大哥，你好意思尋我開心。」

那黑衣怪人道：「二位也知道，公孫大娘是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婦，儘管他名義是長孫尚義的老婆，但實際上面首無數，甘仲文大俠也早就成了她的入幕之賓。」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均未接腔。

那黑衣怪人道：「這情形，長孫尚義當然明白，但他對他老婆的別的野男人都可以忍受，惟獨對甘仲文大俠，却處心積慮，必欲殺之才甘心，所以，當年太保莊之所以被摧毁，所謂『萬流秘笈』不過是一根導火綫，主因却是『情殺』！」

他，略頓話鋒，又輕嘆一聲，道：「想想武林中人多麽可恨又可憐，自從太保莊被摧毁之後，多少人爲了一本根本不值得重視的『萬流秘笈』擾攘多年，殺人無數，結果還是一場空。」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也爲之長嘆出聲。

那黑衣怪人接道：「甘兄弟，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當年將令兄由死神手中搶救回來的就是公孫大娘。所以，令兄不得不接受那妖婦的挾持。」

甘仲池蹙眉問道：「家兄既然已受那妖婦的挾持，爲甚麽還能那麽自由，而武功方面，也比以前精進得太多了？」

那黑衣怪人道：「那是由于令兄已被另一個武功比公孫大娘更高的女人所收服。」

「噢……」

「那個武功比公孫大娘更高的女人，也就是我的使女哈玉珠。」

說到這裏，一嘆住口。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都默然無語。

那黑衣怪人又是一聲輕嘆，道：「甘兄弟，你想想看，令兄以一位叱咤風雲的大俠，只因造化弄人，結果一敗塗地，身不由主地一再受到女人的挾持，撫今思昔，他還有何面貌面對武林同道和你這位胞弟？」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這眞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那黑衣怪人道：「其實，愛好美色，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嚴格說來，令兄並未犯甚麽過錯。」

甘仲池道：「我了解，而且，我也並未怪他，何況，他還一再地在暗中帮助着我。」

接着，又訕然一笑道：「他已經約我今天傍晚在這兒見面的，見面時，我一定好好地開導他。」

那黑衣怪人道：「我已經替你開導過了，今天的約會也替你取消了。」

甘仲池一怔，道：「那是爲甚麽？」

那黑衣怪人道：「因爲，我要爭取時間，令兄和你，都有特別任務。」

甘仲池苦笑道：「看來，您好像很……很……」

他「很」了半天，還是說不出口來。

那黑衣怪人道：「你覺得我這個人很專横，也很霸道，是不是？」

甘仲池含笑點頭。

那黑衣怪人道：「是的，我是很專横，很霸道，我也很想改一改，但，這是獲自先父的遺傳，想改也改不了的。」

胡大明接問道：「請恕我冒昧請敎，令先尊一定也是一位武林異人吧？」

「不是。」那黑衣怪人道：「我想，現在，我該介紹我自己的姓名來歷了。」

他的嗓音突然變得嬌甜起來。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方自心頭一震之間，黑衣怪人已揭下自己的黑布套，只見一頭如雲秀髮隨之披散，襯托那一頭如雲秀髮的，是一張無限美好的臉龐。

說她那臉龐無限美好，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她的臉型和五官，都配合得恰到好處，就像是頂尖兒的雕刻家手下的精心傑作。

如果說，這張臉龐也有缺點的話，那就是太冷漠，冷漠得令男人們對她滋生不出一點邪念來。

此外，由于她穿着一襲黑色長袍，沒法看到她的身材。

但，毫無疑問，她的身材也絕對不會差到哪兒去。

約略估計，她的年齡，可能是二十四五，最多也不會超過三十歲。

這片刻之間的轉變，就像變戲法。因此，見多識廣的老江湖胡大明，和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甘仲池，一時之間，都爲之張口結舌地楞住了。

「我性空，」她一面抬手整理她的如雲秀髮，一面似笑非笑地接道：「連名帶姓叫空谷蘭。」

胡大明含笑讚美道：「好一株空谷幽蘭，人如其名，美得令人心醉，却……」



胡大明忽然一笑住口。

空谷蘭笑了笑，問道：「爲何不說下去？」

胡大明訕然一笑道：「老朽的本意是想說，空姑娘，……哦！對了，空姑娘這個姓氏，好像未之前聞？」

空谷蘭道：「是的，關于這一點，待會我會另有解釋的，現在，請說你想說而不曾說出來的話。」

胡大明徐徐地道：「老朽的意思是說空姑娘雖然美得令人心醉，却格外具有一股無比高貴的氣質，令人不敢存一絲非非之感。」

空谷蘭點點頭道：「這些，我了解，先慈說得好：蘭乃王者之香，自然是有一股神聖不可侵犯的高貴氣質，所以才捨父母的姓氏不用，而取名爲『空谷蘭』，但，世間事物，有原則，也就有例外，所以，儘管絕大多數的男人對我不存非非之想，却偏偏會有人對我存有非非之想，而且還付諸行動，以卑鄙下流的手段，佔有了我……」

胡大明，甘仲池二人同聲驚「啊」：「那是誰？」

空谷蘭道：「淳于石。」

甘、胡二人身軀一震，却沒接腔。

空谷蘭道：「淳于石佔有了我之後，却又嫌我冷漠不解風情，而故意冷落我，一直到目前爲止，名義上我還是淳于石那衆多夫人中的一個，但也不過是還維持那麽一個名義而已。」

胡大明注目問道：「于淳石也不過問妳的行動？」

「不錯。」

「姑娘本來就有武功基礎？」

「是的，但身手平平，頂多只能算是一個四流角色，所以，淳于石才放心讓我自由行動。」

「淳于石不知道妳曾經偷學過他的武功？」

「當然！同時，他也不知道我已經是『黃帝神弓』的得主。」

甘仲池含笑插口道：「如果他知道這些，您就不可能有這麽自由了。」

空谷蘭道：「是的，事實上，現在我就是三五個月不同去也沒人過問了。」

胡大明道：「那麽，現在姑娘有何打算？」

空谷蘭道：「我當然有所打算，但，在說明我的打算之前，必須先行說明淳于石的野心才對。」

話鋒一頓，又道：「二位已經知道，淳于石已經是一統盟的盟主，二位也當然想到，淳于石想獨霸武林，事實上，以目前江湖上的各門各派，和一些帮會組織而言，都不够資格跟一統盟抗衡，所以，淳于石這個武林霸主的美夢，事實上等于已完成十之八九了，但，這老殺才却是狼子野心，其志不止于此。」

甘仲池禁不住脫口問道：「志不止此，難道他還想當皇帝不成？」

空谷蘭道：「甘兄弟，你猜對了，淳于石正是想覬覦大明的江山。」

「所以，他一面暗中收買朝廷中的某些不肖要員，一面又在江湖上招兵買馬，擴充實力，一俟時機成熟時，立即擇期學事。」

甘仲池驚問道：「如果讓淳于石的野心得逞，那這一場浩刧如何得了！」

空谷蘭道：「所以，我必須設法加以阻止，使其弭患于無形。」

胡大明道：「弭患于無形的最好辦法，是釜底抽薪，乘早消滅一統盟。」

空谷蘭點點頭道：「是的，但，由于淳于石的武功已無人能制，而我，又只有一個人，朝廷方面，對江湖人物，也有鞭長莫及之感。所以，要消滅一統盟，說來容易，做起來却實在太不簡單了。」

胡大明接問道：「那麽，姑娘是否已有甚麽腹案？」

空谷蘭道：「腹案是有，並已在逐步進行之中。」

話鋒一頓，又道：「第一，請朝廷加派高手，由我暗中部署；第二，由我調敎出來的使女哈玉珠出面，設法將存仁山莊和辜若萍這兩股勢力收爲己用；第三，物色資質特佳，而又具有良好武功基礎的年輕高手，設法混入一統門去……」

說到這裏，胡大明、甘仲池二人互視着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空谷蘭也微笑着接道：「到目前爲止，第一項進行很順利，第二項，哈玉珠也已有相當的成績，但最近却又發生意外的變化。」

胡大明道：「是甚麽意外的變化？」

空谷蘭道：「這個，且壓後再談，先說第三項。」

她頓住話鋒，目注胡大明神秘地一笑道：「我這個第三項嘛！無巧不巧，跟胡大俠看中了同一個人。」

胡大明目光爲之一亮，道：「空姑娘也看中了甘兄弟？」

「不錯。」

「很好！老朽雖然不是甚麽英雄，却不得不說一句『英雄所見略同』。」

空谷蘭正容說道：「胡大俠太謙虛了，姑不論目前你胡大俠和甘兄弟都已是英雄人物，俗語說得好：時勢造英雄。現在，只要我們同心協力，掃除一切險阻，消弭這一場浩刧，那麽，不但你們二位都是英雄中的英雄，連我這一介女流，也與有榮焉！」

甘仲池含笑接道：「到時候，您就是巾幗英雄中的巾幗英雄。」

「謝謝你！甘兄弟，」空谷蘭輕嘆着接道：「可是，目前，咱們這三人中，却以你的責任最大，任務也最爲艱險。」

甘仲池雙眉一揚，道：「這該算是小弟的光榮。」

空容蘭美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歉笑道：「很抱歉，方才，二位的談話，我都偷聽到了，儘管當時二位還沒說明如何混入一統盟的計劃，但，我却自信可以猜個十成十！」

甘仲他輕輕地「噢」了一聲。

胡大明却笑笑，問道：「空姑娘請說說看？」

空谷蘭美目向甘仲池瞟了一眼，輕聲道：「美男計，對不對？」

胡大明含笑點首，道：「完全對。」

甘仲池却苦笑道：「二位果然是『英雄所見略同』，只可惜我可並不是甚麽美

男子。」

空谷蘭道：「甘兄弟，你錯了。」

甘仲池道：「小可是哪一點錯了。」

空谷蘭道：「你認爲，你自己長得並不怎麼英俊，不能算美男子？」

「本來就是嘛！」

「但，你要知道，不論男人或女人，外型的好壞，固然會影响他的美與不美，但更重要的還是氣質，丰彩，和性格。」

「噢……」

「我，以一個女人的眼光來看，你最令女人傾倒、着迷的，也就是這一份特具的氣質，丰彩，和性格，何況，論外表，你也可以算是中上之姿。……」

說到這裏，她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甘仲池笑笑道：「多謝誇獎！」

空谷蘭道：「我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說的也是由衷之言。」

甘仲池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可眞是一個美男子了。」

空谷蘭道：「否則，淳于巧兒那浪蹄子怎會看中你，你要明白，那浪蹄子不是沒見過男人的小雛兒，是『閱人多矣』的大玩家了！」

甘仲池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

空谷蘭又道：「既然那浪蹄子看中了你，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所以，咱們必須打鐵趁熱，儘快將你送到那浪蹄子的懷抱中去！」

甘仲池苦笑道：「看來，小可我是巳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空谷蘭嬌笑道：「幹嘛要苦着臉，這是天大的好差事，世間多少臭男人終日裏燒香拜佛，還求不到哩。」

甘仲池似笑非笑地道：「多謝芳駕和胡大哥的大力栽培。」

空谷蘭「唔」了一聲，道：「這句話，還算有點兒人味，對了，你跟胡大俠巳經是以兄弟相稱的忘年之交，那麼，現在，加上我這個二姊，怎麼樣？」

甘仲池含笑接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胡大明拈鬚微笑道：「現在，最受用的將是我這個老大哥了，不但有了一位肝胆相照的ロ盟兄弟，還平空多出一位如花似玉的二妹來！」

空谷蘭嫣然一笑，道：「可是，我要提醒你，做大哥，可不是那麼輕鬆的，從現在起，你我都必須在最短期間內，將咱們所有的玩藝兒，傳給三弟，讓他混入魔巢之後，多一份自衞的能力……」

她，邊說邊忙着將黑布套回頭上，並立即吞下一粒變音丸。

胡大明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有甚麼不對？」

胡大明口中的「有甚麼不對」，指的是是否有強敵欺近。

空谷蘭當然了解對方的心意，她，搖搖頭，又以那種令人莫辨雌雄的含糊嗓音說道：「沒甚麼不對，我只是覺得，咱們必須爭取時間，立即啓程才對。」

胡大明道：「立即啓程？去哪兒？」

空谷蘭道：「去一個我曾經認爲很好的秘密場所，如果中途沒甚阻碍，我想，快馬加鞭，兩天之後，當可到達！」

不等有人接問，就站了起來，揮揮手道：「大哥，三弟，咱們走吧。」

當他們魚貫地走出客棧大門時，大門外巳備妥三騎長程快馬，馬鞍旁，乾糧水袋齊全。

空谷蘭沒說話，只示意甘仲池、胡大明二人分別上馬，立即縱轡疾馳而去。

×　×　×

當天午夜，甘仲池等人巳進入伏牛山的山區，胡大明才笑問道：「二妹，妳所看中的秘密處所，就在這伏牛山中？」

空谷蘭道：「是的。」

「還有多遠？」

「約莫還有六十里……」

「那很快就可到達了。」

「還不一定，再前行十里，就不能乘馬了，以後都是山路，完全不成爲路的山路，即使沒有阻碍，也得在明天午後才能到達，還好，這三位坐騎的脚程，快得出乎我的意外……」

說到這兒，前面不遠處，忽然傳來三聲刺耳梟鳴。

一馬當先的空谷蘭，立即勒馬停韁，後隨的甘仲池、胡大明二人也同時勒住坐騎，甘仲池並悄聲問道：「二姊……」

空谷蘭截口答道：「是自己人，但前頭必有事故。」

前面十來丈外的山徑旁，閃出兩道幽靈似的人影，一幌而前，向空谷蘭雙雙躬身施禮，道：「參見公主。」

那是兩個身材高大的青衣壯漢，一着青色長衫，一着青色短裝，年紀約在三到四旬之間。

短裝漢子佩刀，長衫漢子佩劍，都是一臉的慓悍神色。

而且，由他們那一幌而前的身法判斷，至少輕功是第一流的。

空谷蘭沉聲問道：「情況如何？」

那短裝漢子恭聲道：「回公主，今天傍晚，有四個行跡可疑的人由這兒經過，他們曾說到公主的事！」

空谷蘭道：「那是四個怎樣的人？」

「回公主，那是一個俗家半百老者，一個年輕道姑，兩個中年道士！」

「他們說些甚麼？」

「他們……那半百老者說，今夜午夜後，公主一定到達這兒……」

「他們巳知道我的身份？」

「好像還不知道，只說公主一行，一共是三位，都是強敵。」

「還說些甚麼？」

那短裝老者苦笑，道：「回公主，他們是邊走邊談，卑職不敢欺近，只聽到這些！」

空谷蘭低聲自語道：「這批魔崽子，可眞不簡單，居然將我的行踪，摸得這麼清楚。」

甘仲池笑問道：「二姊，那是不是一統盟中的人？」

空谷蘭道：「不是，但可能跟一統盟一樣的難纏難鬥。」

「哦……」

空谷蘭一揮手，三人一齊下馬，苦笑着道：「咱們不用乘馬了，現在，我給諸位引見一下，……這是我的ロ盟大哥胡大明，三弟甘仲池！」

那長衫漢子，短裝漢子同時躬身施禮



，道：「參見大爺，三爺。」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連忙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空谷蘭分別一指那長衫漢子和短裝漢子，道：「黃威，胡武，他們兩個都是御前三品帶刀侍衞。」

「御前帶刀」侍衞，是皇帝的親信，官居三品，地位也相當崇高。

但，這兩位侍衞大人，在空谷蘭的眼中，却好像微不足道地，直呼其姓名，並用上很不客氣的「他們兩個」的字眼。

當然，如果以黃威，胡武二人對空谷蘭的「公主」稱呼來說，空谷蘭對他們的這種態度，也算是正常而合理的。

只是，空谷蘭果然是貴爲金枝玉葉的「公主」的身份嗎？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的心中，自然有着太多的困惑。但目前却無暇發問，而只有含笑拱手道：「二位大人好！」

空谷蘭却搶先說道：「大哥，三弟，現在，他們暫時是江湖人，不必稱甚麼『大人』，直接叫他們的姓名就行了！」

胡大明一怔，道：「那……不太……好吧？」

黃威含笑接道：「胡爺跟甘爺既然是公主的ロ盟兄弟，那是應該這樣叫的。」

空谷蘭道：「大哥，三弟，咱們在這兒歇息一下，順便進點飲食，同時，也好將我的身份加以補充說明。」

於是，他們就在山徑旁就地坐下，由行囊中取出乾糧水袋，邊吃邊談將起來。

首先打開話匣子的還是空谷蘭，她那透過黑布套的目光向胡大明，甘仲池二人一掃，道：「二位對我這個『公主』的身份，一定有好些疑問還來不及發問？」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同聲答道：「是的。」

空谷蘭道：「那麼，我現在就先行說明自己的眞實身份，然後，再談咱們即將面對的那批神秘的敵人。」

話鋒略爲一頓，才幽幽地一嘆，道：「我這個公主的身份絕對眞實的，但，由於造物弄人，却不爲皇家所接受。……」

甘仲池忍不住截口一「啊」，道：「那是爲甚麼呢？」

空谷蘭道：「因爲我是個私生女。」

「噢……。」

「二位該聽說過，先皇帝，也就是先父是一位經常微服出巡，而又到處留情的風流皇帝，先母和我，就是他老人家到處留情下的受害者之一。

「平心而論，先父對我們母女倒的確是非常寵愛，並誠心要接我們母女入宮，但却不爲皇太后所諒解，因而儘管在物質享受上，較之皇宮並不多遜，但在精神上，我們母女却一直是見不到陽光的皇妃和公主！」

說到這裏，她又長長地嘆了一聲。

胡大明接問道：「這麼說來，當今皇帝就是妳的兄長了？」

空谷蘭道：「是的，所以，有關淳于石包藏禍心，企圖造反的事，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我都不能袖手旁觀。」

「今上也知道妳的身份？」

「是的，要不然，他怎會派出大內高手，接受我的節制。」

話鋒略頓又道：「不瞞二位說，今上也有意要我入宮共享榮華，但却被我婉拒了，這回爲了淳于石這案子，他還特別加封我爲『英武孝慈公主』，特頒佩劍和密旨，各地封疆大吏都得接受我的節制。」

甘仲池笑笑道：「那等於是『代天巡狩』。」

空谷蘭道：「不錯，但，我却始終認爲我自己是一個江湖人，到目前爲止，各地地方官，還沒人知道有這麼一個代天巡狩的公主在江湖上流浪！」

甘仲池道：「淳于石知不知道二姊妳具有公主的身份？」

「知道。」空谷蘭接道：「現在，二位該明白我以前所說的那些話意了。」

甘仲池一怔，道：「以前所說的？」

空谷蘭道：「是啊，你不是曾經認爲我太專橫，太霸道嗎？」

「噢……」

「當時，我說，那是由於先父的遺傳，現在，我再加以補充：自幼養尊處優，慣於頤指氣使，也是原因之一！」

甘仲池笑道：「貴爲金枝玉葉，本來就該具有一股專橫霸道的氣質的……」

胡大明忽然「噗哧」一笑。

甘仲池訝道：「胡大哥爲何苦笑？」

胡大明道：「你想想看，咱們這一對難兄難弟的遭遇，是不是很好笑？」

「我實在笑不出來。」

「多想想看，一個江湖草民，尤其像我，本來還是一個武林世家的家奴，如今，却能跟另一個武林世家的公子和權傾朝野的公主稱兄道弟的，豈不可笑之至。」

空谷蘭接口笑道：「胡大哥，我一向就認爲我是一個江湖人，所以，咱們兄妹，妹弟之間，今後，不許再提『公主』二字。」

甘仲池向她扮了一個鬼臉，道：「是！公主。」

胡大明也含笑說道：「二妹，這回，妳又露了一手『專橫霸道』的作風。」

「隨你們怎麼說吧，」空谷蘭苦笑了一下，又沉聲說道：「黃威，胡武，杜恆何在？」

胡武搶先恭應道：「回公主，杜領班巳趕到前站去了！」

空谷蘭道：「記着，傳諭杜領班，通令所有弟兄，從現在起，凡是大爺和三爺所說的話，都等於是本宮的令諭，必須凜遵勿違！」

「是……」

「還有，本宮跟大爺和三爺，都很少以本來面前示人，今後，他們二位，都持有本宮的金鳳令作爲信物，所有弟兄，都認令不認人！」

「卑職記下了！」

空谷蘭探懷取出兩支栩栩如生的小巧金鳳，分別遞給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道：「大哥，三弟，請妥爲保存，運用。」

「得令。」

甘仲池笑得好開心！

目前這三兄妹中，空谷蘭頭上戴着黑布套，胡大明則戴着人皮面具，都沒法看到臉部的表情，只有甘仲池這位「千幻神龍」反而是本來面目，所以，他的表情也顯得最爲突出。

（未完・九）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百里映紅和司馬皓等十一位少俠，在百劍堡晚上發現了黑衣少女，知道是棋后派來的人，但口裏不敢直說，怕這十一位少俠干預此事，萬一不測，難以向他們爲官作宦的父母交代，只好說大家包括自己都不敢干預，免找痲煩，各自散夥。晚上又和百里映紅折回百劍堡偵查究竟，設伏將一個黑衣少女捉住，帶出堡外，追查原因，果然是棋后派來的人，至於其中原因，黑衣少女矢口不答，只說你們已闖下大禍了……

## 眞誠感人心　棋女揭秘密

王烈道：「會怎樣？」

黑衣姑娘道：「滿門濺血！」

王烈一聽這話，不覺光火道：「滿門濺血？妳說的甚麽話？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居然說出這種毫無人性的話？」

黑衣姑娘道：「我如果毫無人性，就不會這樣事先警告你了。」

王烈道：「這麽說，我倒是要感謝妳了？」

黑衣姑娘道：「可以這麽說！」

王烈道：「我告訴妳一件事：雖然妳還有一位同伴沒有落入我們手中，但她並不知道我們的身份來歷。」

黑衣姑娘道：「錯了，我知道你是誰，她當然也知道你是誰！」

王烈道：「妳好像有恃無恐？」

黑衣姑娘道：「不錯！」

王烈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妳也許尚不了解我王烈的爲人，我是不怕恐嚇的。」

黑衣姑娘冷笑道：「我如果說慧圓女修士已落在我們手中，你們相信麽？」

百里映紅聞言吃了一驚道：「妳說甚麽？妳說我娘怎樣？」

黑衣姑娘道：「她闖入鬼風港，已被我們主母擒住了。」

百里映紅臉色一陣蒼白，道：「妳……妳騙人的吧？」



黑衣姑娘道：「是眞是假，妳同家一看便知！」

百里映紅一聽此言，便知她所言不假，不覺發慌起來道：「我娘甚麽時候去鬼風港的？她去鬼風港幹甚麽？」

黑衣姑娘道：「這巳是半個月前的事了，她認爲妳去了鬼風港，因此前去找妳……」

百里映紅一急，問道：「如今我娘怎樣？」

黑衣姑娘道：「我們主母發現她是對付棋王的一步棋子，便把她囚禁在地牢中，等時機成熟時再拿出來用。」

百里映紅驚慌失色道：「妳說的話都是眞的麽？」

黑衣姑娘道：「當然都是眞的！」

百里映紅又問道：「這件事棋王知不知道？」

黑衣姑娘道：「不知道。」

百里映紅轉對王烈道：「這下糟了，你看怎麽辦呢？」

王烈鎭靜地說道：「別慌張，妳家距此不遠，令堂在不在家，同去一看便知。」

百里映紅道：「對，咱們快同去看一看！」說着，便要攬起黑衣姑娘。

王烈阻止道：「慢着，就這樣把她帶去妳家不大妥當。」

「爲甚麽？」

「令堂是出家人，她不希望有人知道她的修行之所，如果這位姑娘所言不實，妳把她帶同家去，豈不種下了後患？」

「那怎麽辦？」

「妳單獨同家看看，要是令堂確實不在家中，咱們再作計議。」

百里映紅道：「你呢？」

王烈道：「我留在這裏看守她。」

百里映紅道：「好，不論我娘在不在家，我會在明日午前趕回此處，你可不要走開啊！」

「當然。」

於是，百里映紅走去附近的樹林內牽出坐騎，動身趕回家去了。

這時候，天巳將近破曉，天地間格外黑暗，王烈怕黑衣姑娘會運氣衝穴，再一次點了她的軟痲穴，然後自己便在一旁靜坐養神。

黑衣姑娘恨恨地道：「王烈，你會後悔的！總有一天，你要爲今天的行爲付出慘痛的代價！」

王烈微微一笑道：「不要威脅我，我行事的原則是只問對不對，絕不担心後果。」

黑衣姑娘道：「你以爲你的行爲對麼？」

王烈道：「如若有錯，請指出我的錯誤所在。」

黑衣姑娘道：「你大錯特錯！」

王烈道：「請加說明。」

黑衣姑娘却不肯說明，只是冷冷說道：「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王烈含笑道：「妳這樣說是不會使我信服的，妳成爲棋后的棋女有多久了？」

黑衣姑娘不答。

王烈道：「眞是奇怪，妳們這些年輕貌美的姑娘，竟肯犧牲一切忠忠耿耿的跟隨着棋后，究竟妳們爲的是甚麼呢？」

黑衣姑娘仍不言語。王烈道：「姑娘，我王烈是最講道理的人，妳把一切說給我聽聽，只要妳的理由正大，我不但會放妳回去，必要時還可拔刀相助。」

黑衣姑娘冷冰冰地道：「我們不需要男人的帮助，世上的男人沒有一個值得信賴！」

王烈哈哈笑道：「這話不通之至，如果這世上的男人沒一個值得信賴，怎麼有那麼許多白首偕老的恩愛夫妻呢？」

黑衣姑娘道：「那是因爲女人較能忍耐，大多數的女人都在委曲求全。」

王烈道：「棋后這樣告訴妳們的？」

黑衣姑娘道：「不錯。」

「而妳深信不疑？」

「不錯。」

「妳曾經上過男人的當麼？」

「不錯。」

「棋后手下的棋女，個個都曾吃過男人的虧？」

「不錯。」

「就我所知，黑白二牡丹似乎不會吃過男人的虧吧？」

「她們身世坎坷，歸根究底，也是男人造成的！」

「據我所知，當年的『洞庭君』與『龍女』是一對恩愛夫妻，那位『龍女』大概即是現在的『棋后』，她和『洞庭君』做了幾十年的夫妻——」

「多少年？」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但總不會少於二十年吧？」

「哼！」

「難道不是？」

「告訴你：他們只做了兩年的夫妻就被人無情的拆散了！」

「哦，是誰拆散他們夫妻？」

「幾個卑鄙小人！」

「他們是誰？」

「你看着好了，他們會遭到報應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總有一天，他們會一個個……」

「怎樣？」

黑衣姑娘似乎發覺自己說話太多，已經觸及了隱秘，故閉口不再開腔了。

王烈心中暗笑道：「這丫頭畢竟年紀輕經驗不足，不知不覺已將大概情形告訴了我，我再來套問一下看看。」

當下以輕描淡寫的口氣道：「百劍堡主趙池已爲此失去了兩個愛子，我覺得妳們對他的懲罰已够了。」

黑衣姑娘果然上當，冷笑道：「不，距離他所應接受的懲罰還差得太遠！」

王烈道：「但是，我認爲他的兒子無罪，該受懲罰的是他本人。」

黑衣姑娘道：「他犯下的罪孽令人髮指，應予絕子絕孫！」

「師抱貞和仇元凱呢？」

「他們二人雖不如趙池之可惡，但總是一丘之貉，遲早也要遭報應的。」

「他們已經棄堡而逃了。」

「逃不掉的，不論逃到何處，我們一定能够找到他們，當我們主母可以離開鬼風港的時候，就是他們畢命之日。」

「妳們主母甚麼時候才可以離開鬼風港？」

「明年棋戰贏了即可離開。」

「若是輸了呢？」

「那只好再等一年了。」

「爲甚麼贏了棋才可離開鬼風港？」

「因爲——啊！我竟然跟你說了這許多事情，不！我不能再說了，再多說一句，我就要受處罰了。」

王烈笑道：「別怕，這地方只有妳我二人，而我發誓絕對不會洩漏出去，妳放心的把一切說給我聽聽吧！」

黑衣姑娘瞪了他一眼道：「不，你休想再從我口中聽到一個字！」

王烈聳聳肩道：「好，妳不說就算了，但是我認爲妳們主母絕不可能贏棋王的棋……」

黑衣姑娘冷笑道：「明年的棋戰，我們主母一定贏，因爲明年的棋戰棋王必須讓我們主母一隻車！」

王烈說道：「他讓一隻車也未必會贏啊。」

黑衣姑娘道：「一定贏！」

王烈道：「我倒覺得妳們主母不離開鬼風港還好，一旦離開，只怕……」

黑衣姑娘道：「怎樣？」

王烈道：「紅衣教的喇嘛巳不斷的出現，他們之所以尚未大擧進犯鬼風港，主要原因是不得其門而入；換言之妳們主母匿居地下十分安全，一旦離開鬼風港，那就不一樣了。」

黑衣姑娘吃吃輕笑道：「王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主母如果贏了棋，她的武功便會在一個月內突增一倍，那時別說是那些喇嘛，即使是該教國師親出自馬，也絕不是我們主母的對手！」

王烈暗暗驚異，問道：「爲甚麼？」

黑衣姑娘說道：「因爲我們主母與棋王的棋戰有言在先，她若贏了棋，不但可以離開鬼風港，而且棋王必須給她一部秘笈。」

王烈道：「所謂一部秘笈，是指一門武功？」

黑衣姑娘道：「不錯。」

王烈道：「甚麼樣的武功？」

黑衣姑娘道：「告訴你也不妨，那是一門劍法，名叫『密宗精神劍』，由於我們主母深諳密宗心法，早已練成『精神力』，因此一旦取得那部秘笈，只要一個月便可練成。」

王烈聽了這話，心頭一陣發熱，因爲「密宗精神劍」正在他身上；他早就知道這是一門至高無上的劍法，却未想到這門劍法足可擊敗紅衣教的國師，故心中興奮極了。

黑衣姑娘見他面有喜色，不禁訝然道：「你好像很高興，爲何事而歡欣？」

王烈當然不願據實相告，而說道：「我對紅衣教那幾個喇嘛沒有好感，如果妳們主母能够練成『密宗精神劍』，那些喇



嘛便不敢進犯中原了。」

黑衣姑娘道：「你站在我們這邊？」

王烈點頭道：「當然啦！」

黑衣姑娘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該這樣對待我呀！」

王烈道：「我對姑娘絕無惡意，只想了解一切眞相而已。」

黑衣姑娘悻悻然道：「現在你差不多巳完全了解一切眞相了！」

王烈道：「沒有，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例如洞庭君與龍女當年爲何叛離紅衣教？他們後來又被何人所拆散？以及爲甚麼棋后必須贏了棋王的棋才可離開鬼風港？還有百里姑娘的母親的現況等等。」

黑衣姑娘道：「不，我不會再透露一個字了！」

王烈道：「有一件事情妳也許可以不必守住秘密……」

黑衣姑娘道：「何事？」

王烈道：「上次我在島上看見棋王與棋后的棋戰，當一方的棋子被吃掉時，我發現吃棋者在被吃的胸上按了一下，被吃者立時倒在地上，那是否被殺死了？」

黑衣姑娘道：「沒有，那一按只表示吃掉了對方而巳。」

王烈透了口氣道：「那還好，我一直以爲被吃者巳被掌力震斷心脈而死呢。」

黑衣姑娘道：「棋王棋后的棋戰每年擧行一次，至今巳持續二十多年，雙方以眞人當作棋子還是五六年前的事，他們那樣做並無特殊意義，只是好玩罷了。」

王烈問道：「黑白雙方都不曾有人死亡？」

黑衣姑娘道：「是的，不過我們十五個棋女中曾有兩個過不慣那種生活，偸偸溜走了，因此我們主母才刦去黑白二牡丹補其缺。」

王烈道：「過去二十多年，妳們主母從未贏過一局棋！」

黑衣姑娘道：「是的，其中大都以和棋收場。」

王烈道：「如此看來，棋王的棋力比妳們主母高出甚多。」

黑衣姑娘怒道：「亂講，他們棋力相當，誰也贏不了誰！」

王烈不顧與她在這問題上發生爭執，笑了笑道：「當初是在何種情況下訂下這種棋戰的呢？」

這一次，黑衣姑娘很機警了，不再「說溜嘴」，冷哼一聲道：「不告訴你！」

王烈道：「妳跟隨棋后多久了？」

黑衣姑娘道：「不告訴你！」

王烈道：「妳貴姓芳名？」

「不告訴你！」

「百里姑娘的母親現在怎樣？」

「不知道。」

「妳有沒有父母？」

「沒有！」

「哈哈，難道妳是從石頭裏跑出來的嗎？」

「我父母生下我就把我丢掉，他們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我當然沒有必要去尋找他們了！」

「原來如此，妳的遭遇令人同情，不過妳總不能因此而恨盡天下人吧？」

「……」

「妳幾歲才爲棋后所收容？」

「……」

「有些人身世坎坷，但是只要不自暴自棄，仍然能够創造美好的人生，憤世嫉俗，對自己有甚麼好處呢？」

「……」

× × ×

天巳大亮。

黑衣姑娘由於一連幾個晚上沒有好好睡覺，這時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王烈沒有吵醒她，任她睡着，自己靜坐一旁加以保護，他心中巳有了決定，決定等百里映紅回到此處時，便立刻放她回去……

黑衣姑娘睡得很酣，一直睡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才醒過來。

看見王烈一直望着自己，目中帶着憐憫之色，她不禁有些嬌羞，把頭轉去一邊道：「你老望着我幹麼？」

王烈微笑道：「這裏除了妳沒有別人，我不看妳看誰？」

黑衣姑娘扳着面孔道：「你打算把我怎樣？」

王烈道：「等百里姑娘回到此處，立刻放妳回去，不過我覺得妳如一直跟隨着棋后，那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

黑衣姑娘冷冷道：「我的事不用你來操心！」

王烈又問道：「妳回去會不會受到處罰？」

黑衣姑娘道：「這是我的事。」

王烈微微一笑，不再開口。

黑衣姑娘等了一會，見他久久不再發問，忍不住道：「你怎麼不說話了？」

王烈笑道：「妳一直給我釘子碰，我還能說甚麼呢？」

黑衣姑娘臉上一紅道：「你和那位百里姑娘是何關係？」

王烈道：「朋友。」

黑衣姑娘譏笑道：「男人和女人也可以成爲朋友麼？」

王烈點點頭道：「當然可以，我以爲一個人只要光明正大，跟任何人都可交成朋友。」

黑衣姑娘道：「你自認光明正大？」

王烈道：「不錯。」

黑衣姑娘道：「這麼說，你對她是沒有一點點的私心了？」

王烈道：「是的，妳這個問題如是指男女之情而言，那麼使用『私心』二字是不通的！」

「怎說不通？」

「男女雙方如是兩廂情願，那是一種正常的現象，而私心是單方面的企圖，如說男女在一起便指男人懷有私心，那是不公平的。」

「是麼？」

「現在我和妳在一起，如果我懷有私心的話，妳豈不遭殃了？」

「你敢！」

「哈哈，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老實說……」

「說下去呀！」

「我王烈雖然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當我想要一個妻子的時候，我會做嚴格選擇……」

「你選擇哪一種姑娘？」

「第一：她的觀念必須正常，絕不能是個思想偏激憤世嫉俗的人——」

黑衣姑娘臉色一陣脹紅，對他怒目而視道：「你在說我？」

王烈哈哈一笑道：「請勿生氣，妳可以不必承認自己是思想偏激憤世嫉俗的姑娘呀！」

黑衣姑娘一聽此言，臉色更紅，移目他顧，不敢接觸王烈的目光。

王烈忽然起立道：「有馬蹄聲響過來，可能是百里姑娘回來了。」

蹄聲由遠而近，不一會便見一騎從山徑穿林而出，果然正是百里映紅！

王烈迫上前問道：「怎樣？」

其實，看到百里映紅臉上掛着淚痕，他就知道這句話問得多餘了。

百里映紅在涼亭外飄身下馬，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說道：「我娘果然不在家……」

王烈問道：「會不會到附近的村鎮上去了？」

百里映紅搖頭道：「不是，所有傢具都蒙上一層灰塵，看那情形，我娘離家至少已有兩個月以上了。」

王烈安慰道：「妳先別着急，果眞令堂落入棋后手裏，她和棋后都是婦女，而且應無過節，棋后不致於加害令堂的。」

百里映紅走上涼亭，一把揪起黑衣姑娘，厲聲道：「快說，棋后把我娘怎麼樣了？」

黑衣姑娘冷笑不語。

百里映紅大怒道：「妳說不說？」

王烈已知黑衣姑娘是個吃軟不吃硬的姑娘，使用激烈的手段一定不能迫她說出甚麼，連忙上前勸解道：「不要這樣，這位姑娘很爽直，妳好好問她，她會告訴妳的。」

百里映紅聽了這話，才將黑衣姑娘推坐於亭上石椅，喝道：「快說！」

黑衣姑娘冷冷一笑道：「我不說，妳能把我怎樣呢？」

百里映紅「嗆！」的一聲拔劍抵上她的心口，滿臉殺氣道：「妳不說，我就殺了妳！」

王烈又趕緊將她的劍推開，說道：「不要這樣，妳一旁坐着，讓我來問問她便了。」

他推着百里映紅在一旁坐下，便回對黑衣姑娘道：「姑娘，告訴我好麼？」

黑衣姑娘冷冷一笑道：「要是我告訴你……」

王烈道：「立刻放妳走。」

黑衣姑娘道：「要是我不說呢？」

王烈道：「也放妳走。」

黑衣姑娘道：「那你放呀！」

王烈一掌拍出，解開了她的穴道，躬身一禮道：「請！」

百里映紅一怔，繼而跳起來道：「王烈，你攪甚麼鬼呀？」

王烈橫臂攔住她，不讓她衝前動手，道：「別急，昨夜她已說明令堂在棋后手中，這就够了。」

黑衣姑娘緩緩起身，凝視王烈好半晌，道：「你眞要放我走？」

王烈道：「請便。」

黑衣姑娘立即轉身走下亭去。突然回頭對王烈道：「好！我告訴你，棋后這樣做目的是在報復，當年拆散『洞庭君』與『龍女』之人，即是趙池，好像師抱眞和仇元凱也脫不了關係，這都是棋后的親信花小蝶姑娘透露給我知的。」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沒有詳細說明，但我猜所謂『拆散』，可能與『洞庭君』的死亡有關，否則棋后不會如此怨恨。」

「現在的『棋王』與『棋后』又是甚麼樣的關係？」

「他當然不是棋后的丈夫，至於兩人間的關係，我還想不通，也許……也許現在的『棋王』是當年那位『洞庭君』的甚麼人……」

「他和棋后何以要每年便進行一場棋戰？」

「這好像是他們很久以前訂下的一項約定，棋后若要離開鬼風港，必須贏得棋王一局棋，至於爲何有此約定，那位花小蝶姑娘不肯說明。」

「趙池、仇元凱、師抱眞三人的棄堡而逃，即是畏懼棋后一旦離開鬼風港，會上門報仇？」

「看來正是如此。」

「那麼，理屈的該是趙、仇、師三人了？」

「師莊主爲人剛正，連他都棄莊而逃，足見他們三人是理屈的一方。」

「可是棋后尚未贏棋，他們何必這樣急着逃遁呢？」

「現在距明年的棋戰僅剩下三個多月，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我還有一點想不明白。」

「哪一點？」

「棋王與棋后的棋戰，目的如是在阻止棋后離開鬼風港找趙、仇、師三人報仇，那麼棋王爲何只阻止棋后而不阻止那羣棋女？」

「這個我也想不明白，也許他們當年的規定並未包括棋女在內。」

「那花小蝶說棋后贏了棋後，棋王須得將『密宗精神劍』送給棋后？」

「是的。」

「可是，棋王已經將『密宗精神劍』贈給了我，明年的棋戰，萬一棋王眞的輸了……」

「那就再送一部『密宗精神劍』給棋后呀！」

「他有兩部劍譜？」

「棋王贈給你的並非原稿，原稿還在他手上，他可以根據原稿抄錄出許多部劍譜。」

「哦……」

「映紅。」

「嗯？」

「由於令堂不幸落入棋后手裏，所以我必須告訴妳一件事情的眞相；雖然棋王曾經一再關照我不得洩漏，但事情發展至此，我覺得沒有再隱瞞的必要了。」

「你說的是……」

「棋王確是妳父親！」

百里映紅呆了一半，眼淚奪眶而出，道：「我娘却說我爹已經死了，她爲何要瞞騙我？」

（未完）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文·龍驥　圖·可飛

# 冷槍追魂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美枝回到家裏見到中村睡在自己床上，把呂奇不肯走仍是留在東京，並勸中村脫離「神田組」，中村等她睡後，去和高橋約會，原來他就是黑道中有名的「追魂槍」，他以雙重身份約會高橋，想將高橋狙殺，反被高橋設伏捉住，幸千代及時將他解救，他回到美枝家裏，見到呂奇美枝睡在床上，引起一場誤會，互相瞭解後，他要呂奇美枝離開日本，殘局由他收拾，二人正在相持不下，此時千代送來一封信說小雪母女和趙其君被高橋擄去，呂奇爲了證實小雪武師是否被中村詐賭害死，中村亦不否認，二人更進一步瞭解，呂奇準備下一步行動……

## 英勇之男　魂歸天國

呂奇不待他說完，就低吼着說：「我走了之後，這兒的殘局怎麼辦？」

中村錦次說：「由我來收拾。」

「由你收拾！」

「請相信我，我一定會對小雪武師的遺屬作一個交代。」

「中村，你要想清楚。你不僅面對勢力雄厚的『神田組』，還要面對追魂槍，只要高橋一發現你要背叛他，就一定會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你。」

「放心！我有方法應付。」

橫山美枝插嘴說：「中村你既然有這種勇氣，爲什麼不要呂奇留下來帮你？」

呂奇也緊張接着說：「中村，有你作內應，我就有把握擊潰『神田組』。」

「不！」中村錦次突又吼叫起來：「我只要你立刻帶着美枝離開日本，其餘的事由我來作。」

突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中村錦次很緊張地搶過去接聽，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靜靜地聆聽。

約莫過了一分鐘之久，他放下了電話，走到呂奇面前，以平靜的語氣說：「再見！只要你肯帶着美枝午夜前離開日本，你的朋友一定會有一番作爲的。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說完之後，就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中村不要走。」橫山美枝狂喊着。

砰地一聲，房門就閉上了！

「美枝！」呂奇扶着她的肩頭說：「不要太激動。」

「呂奇！你恨他嗎？」

「我爲什麼要恨他呢？」

「因爲他打你。」

「不！我看得出他內心非常痛苦。」

「是的，」橫山美枝低迴地說：「中村已經後悔了，不過，好强的性格却逼使他不承認。他很愛我們，要我們先走，是希望我們不要受到任何傷害，他暗中已下定決心要和太郞拚門一番。」

呂奇的面色非常沉重，他爲小雪全家担心，也爲中村錦次担心，他一直沉吟着

，到最後拍拍横山美枝的肩頭說：「你好好休息，我要走了。」

「呂奇！讓我跟你去。」

「不，你留在這兒，若是需要你帮忙，我會打電話來的。」

當他轉身走去的時候横山美枝突然拉住了他，垂頭說：「呂奇！我心頭有一句話極欲說出來。」

「那就說吧！」

「你不能笑我。」

「當然不會。」他說得很輕鬆，心頭却禁不住跳動了一下。

「我發覺我愛……愛中村錦次愛得很深。」

呂奇吁了一口長氣，由於他的敏感，幾乎使他停止住呼吸半分鐘之久。

× × ×

「呂奇！我贊成報警。」松本千代沉重地說。

「不行。」

「爲什麼？」

「沒有證據。」呂奇攤攤手說，「而且日本警察的辦案效果實在太差，人權保障又太過份。」

「小雪姊妹一定藏在『愛之歌夜總會』裏。」

「也許。」

「只要將他們搜出來就是高橋太郎的犯罪證據了。」

「這樣作太危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照妳的意思去作只有兩種結果：小雪一家獲救，高橋太郎鋃鐺入獄，或者小雪一家被殺，高橋太郎仍然逍遙法外。」

松本千代點點頭說：「是的。警方一旦插手，高橋太郎一定會盡力消滅他的犯罪證據。」

「所以，只要去找他談判。」

「也許是一個陷阱。」

「爲了伸張正義，是需要冒險的。」

「呂奇……」松本千代欲言又止。

「千代！怎麼不說下去？」

松本千代搖頭：「哦！沒有什麼。」

「千代！妳在隱瞞什麼嗎？」

「沒有。我只是想問你見到中村錦次沒有？」

「見到了。」

「你們談了些什麼？」

「他堅持要我在午夜之前離開日本，而且還要我帶走横山美枝，被我一口拒絕了！」

「他爲什麼要那樣？」

「也許想放手和高橋太郎一拚。」

「是嗎？」松本千代的語氣顯得唯唯否否，臉上也有閃爍不定的神色。

呂奇正在低頭沉吟，也沒有注意到她臉上的不安表情。良久他才抬起頭來說：「千代！我決定到『神田組』去一趟。」

「現在嗎？」

「是的。」

松本千代喟然地說：「我既然沒有更好的主意，也只有讓你去了。不過你得飽餐一頓再走，我已經吩咐侍者爲你送到這兒來！」

「好吧！」呂奇笑着點點頭，雖然笑容是極爲勉强的，也很能使松本千代安心！不幸他又接着說出了令人洩氣的話：「但願這不是死囚在行刑前所享受的最後一次人間美食！」

× × ×

五郎皺着眉頭說：「老闆，我担心呂奇可能會去報警。」

「不會，」高橋太郎的語氣充滿信心。「呂奇會考慮報警後可能引起的不良後果。即使報警，我也不在乎，因爲警方抓不到任何證據。」

「如果不報警，呂奇就只有走上妥協的路。」

「那是一定的。」

「老闆！」五郎的眼裏閃動着狡黠的光芒。「還有一個問題也非常重要，呂奇是否肯爲小雪一家人冒險？」

「我想他會。」

「那麼，他一定會來了？」

「當然。」

「我去佈置一下。」

「不必要。」

五郎諂媚地笑着說：「萬一呂奇以牙還牙，打算挾持老闆，那豈不是糟了嗎？維護老闆的安全該是最重要的事情！」

高橋太郎冷冷地說：「五郎！你是小心過份了。我和別人較量智力，從來都沒輸過。呂奇若想挾持我，以爲交換小雪一家的人質，他一定會潛伏在暗中找機會，他如明來，就絕不會動歪腦筋的。」

「嘿嘿！老闆一向料事如神，那還錯得了嗎？」

「你去守着大門，呂奇一來就立刻通知我。」

「是。」五郎恭敬地答應，然後行禮告退。

高橋太郎安詳地吸着香烟，面上不時流露躊躇志滿的微笑。

約莫五分鐘之後，電話鈴聲就响了起來。

「莫西莫西！」高橋太郎拿起話筒接聽。

「我是中村錦次。」

「嘿嘿？你終於打電話來了。」

中村錦次在電話中冷冷地說：「用不着向我笑，你透過我的連絡站，要我打電話和你連絡，究竟有何貴幹？」

「中村，想必你已聽說有關小雪姊妹的事。」

「那與我何關？」

「你說得倒輕鬆，她們的父親被你害死了，現在她們又落到這種下場，你的良心能安嗎？」

「這都是你所造成的。」

「話是不錯，若沒有你傑出的賭技，我即使想害死她們的父親也辦不到啊！」

「你要我打電話給你就是要告訴我這些嗎？」

「中村！我們不該決裂的，那樣對我們雙方都沒有好處。」

「你打算怎樣？」

「重修舊好。」

「你不怕我殺你？」

「也許有點怕，不過，你也會遭到報復。」

「高橋！你的詭計我非常清楚。打着『重修舊好』的口號，其實是想繼續利用



我。因爲呂奇一日未除，你的心就不安，是不是？」

「中村！利用兩個字你用得太不恰當。你已收了錢，自然要去殺呂奇，除非你怕他。」

「高橋！你是多此一舉。只要午夜之前呂奇不離開日本，我一定會殺他了，因爲我不容許任何人向赫赫有名的『追魂槍』挑戰。」

「我看呂奇是不會走的。」

「那麼，我就約他午夜零時在江戶橋比槍！」

「怎麼，你已和呂奇約好了嗎？」

「到時我會派人通知他。」中村錦次的語氣突然一沉，「不過，價錢漲了，你要多付一筆。」

「噢！」高橋太郎面上流露出詭譎的笑容。「說吧！我雖然不是慷慨的人，對你却不會小氣。」

「在午夜來臨前的十分鐘，你必須放出小雪母女三人和趙其君，否則我不但不會殺呂奇，還會和他聯合起來對付你。」

「我想問問：你怎麼突然關心起她們來？」

「是你方才所說的話提醒了我，她們若有三長兩短，我的良心難安。」

「好！我答應你的要求。」

「一言爲定。」中村錦次說完之後，立刻掛斷了電話。

高橋太郎這隻手放下了電話聽筒，那一隻手已經按動了對講機的撳鈕，低聲喚道：「五郎！」

「老闆！什麼事？」

「立刻挑選幾名上好槍手，到『江戶橋』附近地方埋伏，吩咐他們每人帶一組無綫電對講機，槍口套上滅聲器，聽候我的命令行事。」

「是。」

「下午我教你跟踪那個叫美枝的女人，結果如何？」

「不但和小雪姊妹有連絡，和呂奇也有聯繫；而且她還是中村錦次的情婦。」

「噢！內中莫非有什麼隱密？」

「不太清楚。」

「知道她的住處嗎。」

「赤坂一家女子公寓。」

「馬上派幾個人將她弄來，千萬別傷害她。」

「是！」五郎突然又叫了起來：「老闆！呂奇來了。」

「帶他到我的辦公室來。」

呂奇的神態很鎮定，目光也充滿着機警。他在高橋的對面坐下，沉聲說：「高橋老闆！我已來了，有什麼條件請說出來吧！」

高橋太郎微笑着說：「呂奇！你眞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好手……」

「請珍惜寶貴的時間，不要說這些廢話！」

「可惜你有些不識時務。」高橋太郎自顧自地說：「和『神田組』過不去的人，一定得不到好下場。」

「高橋老闆！」呂奇冷冷地說：「你已經用一連串行動表現你的實力，沒有必要再說這些威脅的話了。現在讓我們談談小雪一家人吧！」

「呂奇！你愛上她們了嗎？是肉感誘人的姐姐？還是……？」

呂奇低吼道：「住口！否則我要揮拳打落你滿嘴的牙齒。」

「請注意，這兒是『神田組』。」

「如果我將貴組合放在眼裏，就不敢一個人前來赴約了。」

「哈哈！眞有胆量。」高橋太郎滿臉猙獰之色突地將語氣一沉，「呂奇先生！你可想知道，我將如何處置小雪姐妹？」

「强暴她們，以逞你的獸慾。」

「哼！我如動用强暴的手段，她們不會安穩地直到現在還是完璧。告訴你，我要她們自動奉獻。否則，我就丟她們入海，讓魚兒去飽餐一頓，這不是虛聲恫嚇，說得出，做得到。」

「你不怕法律制裁？」

「我的法律就是暴力。」

「我要你立刻釋放她們。」

高橋太郎冷笑：「呂奇！如果你改用『請求』兩個字，我也許會考慮一下。」

呂奇楞住了。他咬緊牙齒，怒目怔視着高橋太郎。良久，才語氣乏力的說：「好吧！我請求你釋放小雪母女三人。也同時希望你放過你的部下趙其君。」

「可以。」高橋太郎很快地點頭答應。「問題是，你是否能接受我的請求？」

呂奇以牙還牙地說：「如果你將『請求』一辭改爲『條件』，我會考慮。」

「就算我提出的交換條件吧！」高橋太郎突地壓低了聲音：「呂奇，你聽說過日本最有名的職業槍手『追魂槍』嗎？」

「略有所聞。」

「他午夜要和你比賽！」

「深感榮幸。」

「地點在江戶橋，不知你得到通知沒有？」

呂奇搖搖頭說：「還沒有。」

「那麼，我就代他通知你了。」

「謝謝。」

「你打算赴約嗎？」

「這個問題我不打算回答，因爲我認爲這與小雪母女的事無關。」

「絕對有關。」高橋太郎語氣緩慢地說：「如果你願意赴約，我就答應釋放小雪母女。」

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以緩慢的語氣說：「那麼，就這樣一言爲定了。不過，事後你一定會失望，因爲我不可能死在那位名槍手的嚴厲槍法之下。我有絕對的信心。」

「那眞是太好了。」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高橋太郎神色極爲正經地說：「呂奇！你只是一個過境遊客，對我所產生的威脅只在一時而非永遠；然而『追魂槍』是日本黑道中的厲害角色，他對我的威脅永遠存在。如果你能殺死他，我會毀去小雪姐妹欠債的單據，從今後不再去找她們的麻煩。」

「我有些不相信。」

「我高橋太郎也是成名人物，不至於說話不算話。」

呂奇沉吟了一陣，又說：「像這種生死不容的決鬥，運氣也能決定成敗。萬一我不幸被殺，就沒有達到你預期的成果，

那時，你又將如何對待小雪母女呢？高橋老闆！希望你能說一句坦誠的話。」

「我仍願將那筆債務一筆勾銷，不過，我却有絕對的把握，勝者是你，而不是『追魂槍』。」

「你怎會有這種把握？」

「因爲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好手與平凡角色的差別。」

高橋太郎突然在臉上流露出一股濃郁的笑容，壓低了聲音說：「呂奇！你需要一支性能很好的槍嗎？『追魂槍』所用的是口徑最大的PPK哩！」

呂奇搖搖頭說：「那倒不用高橋老闆操心。」

「那麼，還有別的事情需要我的効勞的嗎？」

「我想知道你打算釋放小雪母女。」

「午夜前十分鐘。」

「爲甚麼要等到那時刻？」

高橋太郎顯得很神秘地笑着說：「請不要追問，我有我的理由。」

「莫非你在玩弄甚麼花樣？」

「呂奇！你不該懷疑我的。我希望你代我除去一個勁敵，已是不爭的事實，還有甚麼花樣好玩呢？你盡管派人守在夜總會的門口。到時候我若沒有釋放小雪母女，你再來找我不遲！」

「好吧！」呂奇站了起來，語氣森冷地說：「高橋老闆！希望你能守信，尤其是在我萬一不幸被『追魂槍』所殺之後，否則，我還有好幾個朋友在東京，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高橋太郎揮揮手說：「呂奇！別說這些無謂的話，你該走了。你午夜來臨之前，你最好安心小睡一會兒，臨場的精神狀況非常重要的啊！」

「多謝指教！」呂奇向對方點點頭然後退了出去。

「追魂槍」的挑戰無可避免，小雪母女的安全必須顧慮。呂奇答應踐赴午夜的決鬥之約，那是勢所必然的事。因此，他的神態安詳，步履穩定，內心無絲毫受威脅的不快感覺。

高橋太郎的神態間充滿了得意之色，他已在中村錦次和呂奇之間挑起了戰火，逼使這一對故友相互殘殺。天色很黑，中村錦次又喜歡壓低帽沿，呂奇絕不會認出對手是他多年的老友。

至於中村錦次，高橋太郎絕有把握地肯定，他不會自動地揭露雙重身份；黑道人物都有强烈的自尊，也有强烈的自卑，自尊心逼使他去殺呂奇；自卑感却約束他不敢洩露他的槍手身份。

於是，到最後必然是兩敗俱傷……

「哈哈哈……」高橋太郎得意地笑了起來。

「老闆！」五郎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高橋太郎站了起來，疾聲問道：「五郎！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那個女人已經帶來了。」

「很好！很好！」

「老闆！我擅自作了一個主張。」

「你作了甚麼主張？」

五郎以得意的語氣說：「據我判斷，中村錦次在午夜之前一定會到美枝的寓所和她聚一聚，所以我在那兒留了一張條子。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他不幹掉呂奇，美枝就活不成。」

「嘿嘿！」高橋太郎與高彩烈地說：「强將手下無弱兵，幹得好，幹得好，我一定要重賞你。」

「老闆！」五郎涎着臉說：「我請求你將小雪美江賞給我。我從今以後，一定爲老闆賣命。」

「噢！你看上了美江那個浪貨？」

「嘿嘿！她眞是一個惹火尤物。若不是老闆的規矩甚嚴，我早就向她使用强暴手段了。」

高橋老闆皺着眉頭，搖搖頭說：「不行。」

「爲甚麼！」五郎瞪大了貪婪的眼睛。「她能够在『花月座』脫光了衣服給幾千個人看，也不是甚麼正經女人。」

「五郎！今晚我要放她們暫時回家，否則呂奇就不會到『江戶橋』去和中村錦次拚命，你放心！待我將這兩個傢伙解決之後，小雪姐妹仍是我們的，我一定將美江賞給你享樂一番。」

「謝謝！謝謝！」五郎樂得心花怒放，但他突又皺起了眉頭，低聲說：「老闆！他們兩個，總有一個人會活着的呀！」

「哼！」高橋太郎臉上浮現了陰狠的神色。「他們一個也活不成。」

「爲甚麼？」

高橋太郎隔着桌子伸過手去抓住了五郎的肩頭，將他的身子拉到自己面前，附耳低語了一陣。

五郎面上浮現諂媚的笑容，連聲說：「妙！妙！老闆的智慧是天下無雙，中村錦次和呂奇那兩個混蛋，只怕作夢也想不到哩！」

高橋太郎揮揮手說：「現在去將美枝帶到這兒來，記住！沒有特別重要的事千萬別打擾我。」

「是！是！」五郎連連地彎腰點頭。「老闆打算……？」

「她下午耍了我一下，我現在要在她身上撈撈本；再說玩玩日本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追魂槍』的情婦不是很過癮嗎？」

「對！對！我就去帶她來。」

五郎離去後，高橋太郎按動了桌上一個電鈕，那張寫字桌和桌子後面的座椅立刻隱入了壁中的暗穴，一張鋪設華麗的床榻從暗穴中滑了出來。他再按動那一個電鈕，室內的燈光也變成柔和的色調了。

橫山美枝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一進門，她就發現這間辦公室的陳設與下午來時不一樣了；她當然想到了高橋太郎的用心和自己的處境。不過，她臉上却未動聲色，心中暗暗打好了主意。

高橋太郎笑呵呵說：「小姐！想不到吧！」

橫山美枝安然落座，極其自然地疊架起雙腿，語氣平靜地問道：「你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我竟然查到了妳的住處。」

「很高明。」

「敗了認輸，這是好現象。」

「高橋老闆！你派人帶我到這兒來，就是要向我顯露勝利者的威風嗎？」

「我想問問妳和呂奇之間的關係。」

「我必須告訴你嗎？」



「美枝小姐！妳今天下午曾經在我面前耍了一個花槍，那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我可以將妳處死。」高橋太郎的語氣突又一轉：「如果妳的態度表現艮好，那自然另當別論。希望妳能瞭解處境。」

「何謂表現艮好？」

「馴服，合作。」

「高橋老闆！我是不願意死的。」橫山美枝似笑非笑地說：「像我這樣年輕美麗的女人死掉眞是太可惜了。」她的語氣有强烈的暗示，也同時再作第二步試探。

「嘿嘿！」高橋太郎連連地獰笑。「妳能這樣想，那是太好了。現在請回答我第一個問題——妳和呂奇是甚麼關係？」

「他是中村錦次的朋友。」

「而妳是中村錦次的情婦。」

「我不否認。」橫山美枝輕微地點了點頭。「中村錦次知道你已買通『追魂槍』去殺呂奇，他自然不願眼看着老友在日本等着送死，於是要我冒充『追魂槍』的情婦去警告呂奇，呂奇表示毫不畏懼。中村錦次又要我用槍强迫呂奇離境，這就是我和呂奇的關係。」

「可是，我發覺妳和呂奇情感不止於此，妳甚至冒險到我這兒要一套詭計爲他救出趙其君。」

「因爲他令人敬愛。」

「妳用的辭句非常恰當。請問：呂奇在妳用槍逼迫之下，應該是沒有機會，他怎麼能在郵輪開航前一分鐘又回到了岸上？而且還是妳陪他從橫濱返回東京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並不想要他離開日本。」

「哦！他比中村錦次更令妳愛慕？」

橫山美枝沉着臉說：「高橋老闆！請你在沒有弄清楚整個中情況之前，不要妄下斷語。」

「那麼……？」

橫山美枝緊接着說：「我給了他一個機會，他表現非常機警，勇敢，我覺得他留在日本並不一定是等着送死。」

「哦——」高橋太郎陰冷地笑着。「妳想借他之力，爲日本黑道中剷除一個殺人魔王對嗎？」

「不錯。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能够見告嗎？」

「我想借他的力量，將中村錦次從罪惡的淵藪中拉出來，除他之外，無人能够拯救中村錦次。」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美枝小姐！妳的構想不錯，可惜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橫山美枝的確有點茫然之感。她的目光緊緊地盯在高橋太郎的臉上。

「妳認爲呂奇的槍法如何？」

「只看他那雙穩定有神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高手。他還從事過諜報工作，『追魂槍』絕不是對手。」

「那麼，中村錦次就死定了。」

「爲甚麼！」

「因爲中村錦次就是『追魂槍』，多年來，他一直扮演着雙重身份。美枝小姐！妳想不到吧！」

橫山美枝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實啊！中村錦次身上沾染的「郎中」罪惡本來就不易洗清，再加上職業槍手殺人的血腥那還洗得清嗎？她知道想拯救中村錦次脫離苦海的苦心已是白費。

在這一瞬間，柔和的燈光也變成了凄涼之色。她有些昏眩的感覺，面前的高橋太郎更變成了惡魔的影象。

惡魔的聲音又無情地在她耳邊响起：「他們已經約定午夜在『江戶橋』比槍決鬥，可惜妳無法親自看到兩雄決戰的壯大場面了。」

「眞的？」橫山美枝的意識又從昏眩中振作起來。

高橋太郎點點頭說：「當然是眞的。中村錦次自負，狂傲，呂奇堅持不離開日本，就等於是向他挑戰，使他不能忍受。而呂奇自以爲是伸張正義，扶弱鋤强的俠士，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了。」

「高橋老闆！你究竟希望誰被殺？」橫山美枝又打出了第三步試探。

高橋太郎沉吟了一陣，才緩慢地說：「他們兩人都曾經侵犯我，照說，我應該希望他們的槍法同樣快速，成爲同歸於盡。不過，爲妳着想，自然是希望中村錦次贏得這一場決鬥了。」

「高橋老闆！你用不着唱高調。據我猜想，安排這一場決鬥，你必然費了一番苦心。他們同歸於盡是你的如意算盤。不過，你可能會失望，決戰的結果，死的是呂奇，中村錦次仍然會活着。」

「那不是很好麼？」

「不見得吧？你派人將我抓來，嚴重地損傷了他的自尊，事後他會放過你嗎？聰明如你，似乎不該忽視這個問題。」

「妳怎能肯定中村錦次不會死？」

「告訴你一個秘密，中村錦次曾經救過呂奇的性命；倘若呂奇發現他對手竟然是當年的救命恩人時，你可以想像得到，呂奇必然面臨猶豫。這就無形中造成了中村錦次得勝的機會。」

高橋太郎閃動着詭譎的目光，以陰冷的語氣說：「感謝妳向我提供了這個可貴的秘密。現在，該談談我們之間的事。」

「我們之間難道有什麼恩怨糾葛？」

「下午以巾蒙面，持槍前來救走呂奇的人，想必就是妳。」

「不錯。」

「妳爲了救走趙其君，又再耍了我一次。」

「嗯？怎麼樣？」

「兩度侵犯我，妳說該怎麼辦？」

橫山美枝霍地站了起來，挺了挺胸，氣咻咻地說：「高橋老闆！用不着拐彎抹角了。你早就想好了對付我的辦法，否則，這間辦公室裏不會突然多了一張床，燈光也不會柔和。」

「嘿嘿！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來吧！你如想使用暴力佔有一個女人，應該是沒有困難的。撕破我身上的衣服，這一具肉體就是屬於你的了。」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妳兩度戲弄我，我自然也要玩弄妳一番，可是，我從來不用暴力去征服女人。」

「怎麼？」橫山美枝兩手叉腰，扭曲着身子。神情是陰冷的，然而姿態却極具誘惑。「你還要我自動奉獻給你嗎。」

「如果妳聰明一點；如果妳方才說不想死是出自肺腑，妳就應該這樣作。」

「我和你一樣，從不自動奉獻我的軀體給一個我所不愛的男人。」

「那麼，只有演變成悲慘結局了。」

「不過，我却願意以我的軀體作一次交易。」

「交易？」高橋太郎喃喃地說，「不可能是爲錢吧？那麼，妳想提出什麼交換條件？」

「高橋老闆！你想必不會向一個女人說謊。」

「當然。」

「你不關心午夜那一場雙雄決戰？」

「關心。」

「那麼，江戶橋附近似乎有了你的埋伏呢？」

「嘿嘿！妳眞是太聰明了。」

「那麼，中村錦次今晚是死定了。他也許會贏過呂奇；呂奇也可能以一死來報答對手的救命之恩。但是中村錦次却躲不過死亡的厄運。因爲在黑暗中有無數支冷槍在瞄準着他。我說對了吧？」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美枝！妳說對了。凡是不服從我的人，都必須死。妳也不妨考慮一下妳的處境吧。」

橫山美枝展露了笑容，聲音嫵媚地說：「高橋老闆！你立刻就可以在這張床上享受到我的肉體，完全是自動的奉獻，不需要你大費手脚。不過，有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

「說吧！」高橋太郎貪婪的目光落在她的低胸領口處，被雪白柔潤的肌膚所吸引着。

「帶我到他們決鬥的現場去。」

「爲什麼？」高橋太郎的目光略顯驚異地。

「我要親看到中村錦次中槍斃命。」

高橋太郎怔了一怔，接着緩緩地搖着頭說：「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方才我還深愛着他，現在我却恨他入骨。」

「只是因爲他是一個殺人如麻的職業槍手？」

「他做任何壞事我都可以容忍。唯獨不能忍受他對我的欺騙。可惜沒有機會，否則我會親手殺了他。」橫山美枝說得咬牙切齒。

「妳對誠實看得如此重要嗎？」

「我需要男人的誠實，勝過需要男人的愛。」

「好！我答應妳。」

「但願你不是在欺騙我。」

高橋太郎輕佻地伸手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嘿嘿地笑着說：「妳的魅力不是一時可以享用完的，我可不願使妳對我恨之入骨啊！」

橫山美枝毫不猶豫地往榻邊走去，並且開始解脫身上的衣服。

她是眞的對中村錦次恨入骨了麼？那才眞是不折不扣的欺騙，她還是全心全意地想方法去拯救他，所以才不惜犧牲地忍受高橋太郎對她的汚辱。此刻，她才發現自己愛中村錦次是愛得多麼深。

女人對男人所付出的情感，不像男人對女人所付出的情感那樣容易變化。堅貞，可貴。然而對橫山美枝來說，這種情感的付出未免太殘酷了一點。當橫山美枝裸裼袒裎地睡上了那張「刑台」等待宰割時，她的臉上蕩漾着媚笑，軀體扭曲成猥褻的姿態。然而她的心內却充滿悲憤。稍有良知的人，都會認爲她的每一個動作是至高無上，而又極爲聖潔的表現。

高橋太郎却不同了，他的眼睛裏射出獸性的光芒，嘿嘿的笑聲彷彿是野狼的嗥鳴。當他想到床上這具赤裸的女體原來是屬於不可一世的「追魂槍」的時候，他更是得意地狂笑起來。

橫山美枝的笑容中隱忍了屈辱和一顆救人的心；而高橋太郎的笑聲中却洋溢出自大的滿足。此時此境，毫無保留地解剖人性的善惡。

× × ×

「愛之歌夜總會」的地下屋裏黯淡的燈光籠罩之下，陰氣沉沉，宛如一座地獄鬼城。這時，從地下室的入口處傳來一個沉重的脚步聲。接着，高橋太郎手下的得力幹部五郎出現了。

担任地下室守衛的是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大漢，便立刻迎了過去，低聲而又恭敬地說：「五郎哥！已經十點鐘了，怎麼還沒有人來換班啊！」

「北見！多站一會兒會要你命嗎？」

五郎扳起臉來斥責，接着他又將聲音一壓：「告訴你，人都派到『江戶橋』去了。你得多站一會兒。小心點！出了岔子，當心老闆要你的腦袋。」

「噢？派人到『江戶橋』幹什麼？」

「這也是你問的嗎？」

「是！是！」

「北見！我再告訴你一次小心點！」

「三個女人一老兩小，逃得了嗎？」

「小趙可是鬼計多端的啊！」

「哼，遍體鱗傷，放他也走不了。」

「你小心點就是了。」

「五郎哥！你放心吧！」

五郎又向地下室內掃了一眼，這才離去。這間地下室是堆放雜物的，在最裏面靠牆處却隔了一小間，用來囚人。鐵欄杆靠牆裏，室內又堆放了不少雜物，以及夜總會演出的燈光器材，佈景等等，根本就很難看出這間囚屋的存在。

小雪母女三人和趙其君被囚禁在這間小屋裏。老年，體衰，又有心臟病的老母親睡得很沉重。高橋太郎倒像是還有點天良，當她們被擄來時，他派五郎送來了穩定心臟的藥物及鎭定劑。老母親服下之後，就進入了夢鄉。小雪姐妹厮守在母親的身邊，滿面愁容，默然相對。

趙其君睡在另一個角落裏，來到這裏之後，他就那樣躺着，甚至連姿勢都沒有變過。

當五郎來過之後，趙其君却突然翻身坐起來。

小雪春子連忙走了過去扶着他，悄聲問道：「趙先生！你好些了嗎？」

趙其君凝神聽聽守衛者來回走動的脚步聲，離得很遠。這才壓低聲音說：「妳們替我敷藥之後，我就好多了。我是故意裝成昏迷不醒的。」

「哦！」小雪春子頗感安慰地吁了一口氣。

趙其君又向小雪美江招了招手，低喚道：「過來。」



小雪美江來到他身邊，輕聲道：「什麼事？」

「方才他們的談話妳們聽到了嗎？」

「沒有留意。」二人同時搖搖頭。

「這裏大部份的人都派到『江戶橋』去了，我想他們一定在那裏佈置了陷阱，大概是用來對付呂奇的。」

小雪春子惶急地說：「那怎麼辦？」

「我們應該設法逃離此地，」趙其君說話的時候，目光望着小雪美江。「若不向呂奇警告，他一定會掉進陷阱裏去，高橋太郎的爲人我非常清楚，眞是陰險已極，令人防不勝防。」

小雪美江見對方目光望着自己，於是問道：「逃得出去嗎？」

「應該是不可能，不過目前却有了機會。最少我們要設法溜一個人出去，否則，呂奇就凶多吉少了。」

小雪姐妹同聲說：「趙先生！目前有了什麼機會，快告訴我們。呂先生爲了我們才惹上了高橋太郎，萬一他有三長兩短，我們也捫心難安的。」

「伯母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她睡得很沉。一時醒不過來。」

「那就好了。」趙其君吁了一口氣，接着說：「地下室上面就是後台，若是妳們溜出去，混雜在演員當中，很不容易被發覺。本來那裏有人看守的，現在既然這兒的守衛都無人來替換，後台的看守者一定也撤除了。」

小雪美江指着鐵欄杆上的大鎖，皺着眉頭說：「這兒是鎖着的呀！」

「現在的守衛是北見，他是出了名的色鬼，只要……」趙其君似乎有些難以出口。「對不起！我不該想出這種主意的，但是，情勢實在是太危急了。」

「沒有關係！」小雪美江毫不忸怩：「我在『花月座』幾千觀衆之前都能脫光衣服，現在作一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

「那就太好了！不過……」趙其君將目光投向沉睡的小雪夫人。「伯母會被說話聲音吵醒嗎？」

「不會的。」小雪春子說，「服食了兩顆安眠藥，就是有人在這兒扔炸彈，也不會驚醒她。」

於是趙其君附在小雪美江耳邊低語。

趙其君仍然蜷曲睡臥在鐵欄柵的旁邊，小雪春子也仍然守着她的母親。小雪美江却扯開了喉嚨高聲叫了起來：「大哥！大哥！請過來一下。」

那個姓北見的守衛大漢立刻跑了過來。怒吼着說：「安靜點，不要亂叫。」

小雪美江堆下了一臉媚笑哀求地說：「大哥！帮帮忙給我一杯水。渴死了。」

「渴死了活該，誰教妳們得罪了高橋老闆。」

「求你給我一杯水，一小杯就行。」

「不行。」

「大哥！你去過『花月座』嗎？」

「當然去過！妳以爲我是假男人？」

小雪美江捲起了套頭羊毛衫，露出了一截雪白的小腹，媚笑着說：「我就是在那兒表演的舞娘，只要你給我一杯水，我就表演一場艷舞給你看，保證比在『花月座』演出時還精采。」

「姐姐！」小雪春子叫了過來：「渴死了有什麼關係？何必那麼下流？」

「下流！」小雪美江冷笑了一聲。「在花月座幾千個觀衆眼前可以表演，在這裏有什麼不行？」

「嘿嘿！」北見邪裏邪氣地笑了起來，眼睛瞇成了一條綫。「妳這小妮子搔着我的癢處了。好！我給妳倒杯水去。」

北見離去後，小雪美江立刻裸露了上體。在「花月座」暴露胴體，是爲了賭一口氣。現在則是爲了呂奇；否則，即使殺了她，她也不肯如此做。

北見很快地去而復回，手裏端着一杯水，以貪婪的目光盯着小雪美江，邪笑着說：「小姐！妳還保留了一半啊！」

「嗯！」小雪美江就像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輕緩地擺動着軀體。「那一半必須等你手裏的水喝下我的肚內之後，才能呈現在你的眼前。」

「來拿啊！」北見幌動手裏的水杯，逗引她走近。

小雪美江一面從欄柵的空隙間伸出手去，一面緩緩地蹲下了身子，逗引對方也蹲下來。雙方各懷目的。

北見突然伸進來一隻左手，顯然想趁機在小雪美江的胸域展開輕薄的撫弄。突然，趙其君伸出了兩手，扣住了北見的左腕，猛力向內一拉。

北見正在色迷迷的眩然狀態之中，那裏會注意這一手？噹地一响，前額立刻撞在鐵欄柵上。小雪美江也不知那兒來的狠勁，伸手抓住北見的頭髮，將他的額頭接二連三地猛撞在鐵欄柵上。

鮮血立刻從北見的前額處流了出來。

趙其君雖然有傷在身，動作却很俐落，他很快地伸出手去，摸出了北見身上的手槍和鎖匙。

小雪美江連衣服也忘了穿，就連忙伸出手說：「鎖匙給我，先將鎖打開。」

趙其君却沒有交出鎖匙，神情嚴肅地說：「請先聽我說一句話，我們是爲了呂奇才這樣冒險的。現在只成功了一半；另一半還難說。愈是人多，成功的希望就愈少。尤其是伯母，她還在昏睡之中，妳們只要背她出去，那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妳們只能去一個。」

小雪春子連忙說：「姐姐！妳去吧！由我來陪伴母親。」

小雪美江却猶豫地說：「萬一這裏被發現了，那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這已經無法考慮到了。」趙其君的語氣非常沉重。「事不宜遲，妳們要立刻決定，由誰繼續下一半的冒險。」

「我一個人去吧！」小雪美江終於同意了。

趙其君打開了門，並將那支手槍交給她；並且教她如何使用。又詳細說明了後門出入的途徑。

小雪美江穿好衣服脫離了囚室。然而半分鐘後，她又走了回來。神色極爲興奮地說：「趙先生！我發現了一個妙計，可以使我們四人一起逃去。」

「可能嗎？」趙其君面現猶疑之色。

「你聽我說，」小雪美江壓低了聲音：「地下室有很多紙箱，你和母親睡在紙箱裏，由我和春子一人扛一個，誰也不會注意。」

「妳們扛得動嗎？」

「那倒沒有問題，」小雪春子接口說：「我們從小就向父親學過武術，身負一百多斤是小事，姐姐還可以扛動二百斤的石担哩！」

「好吧！」趙其君終於同意。「萬一有人阻攔，妳們就丟下我，開槍快逃。」

× × ×

高橋太郎臉上流露着滿足的笑容；就像一個饞貓在飽食一頓魚蝦之後，不住地舔弄着爪牙。

橫山美枝一動也沒有動，儘管她的臉上仍浮現着盪人心魄的笑容，然而她的內心却是冰冷的。

「美枝！」高橋太郎的一隻魔爪在她的背脊上輕攏慢撚。「我就缺少妳這樣一個傑出的好帮手。下午我曾經表達過邀妳合作的意願，現在，妳更加值得考慮一番了。方才你發出了滿足的呻吟。」

「等過了今晚再說。」橫山美枝並不極欲回答，那樣反而會露出破綻。

「我知道。中村錦次之死，妳絕不死心。」

「那你何不帮我死了這條心？」

「當然。他今晚非死不可。」

「對我們來說，他也非死不可。他如果知道了現在所發生的事，我一定會被他的亂槍打得全身都是洞窟。」

「放心！他活不了的。」

「高橋！你對中村錦次了解多少？」

「妳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的城府很深，工於心計，你未必能够使他落入你預置的陷阱。」

「嘿嘿！今晚的情況就不同了。」

「高橋！你到底安排了什麼妙計？」

「告訴妳吧，」高橋太郎頗爲得意地說：「我的人，在晚間八時就在『江戶橋』附近埋伏好了，這是中村錦次絕對想不到的。他們的槍一响，我們有兩支槍同時發射，不管呂奇和中村錦次的槍法多麼高明，也躲不過暗中射來的冷槍啊！」

「哦——」橫山美枝心頭打了一個冷顫，然而她臉上的笑容却更濃了。「高橋！你眞了不起！」

「那麼妳該回答我提出的請求了。」

「過了今晚再說。女人對男人的許諾太快，那就不值錢了。」

「嘿嘿！妳眞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高橋！」她捧起他的臉。「說正經的，我們離開他們決戰的地方多遠？」

「大槪二百碼。」

「躲在草叢嗎？」

「不！我們坐在一輛汽車裏。」

「我希望只有我們兩個人。」

「爲什麼？」高橋的目光中突然跳動着疑問。

橫山美枝以柔柔媚媚的聲音說：「女人的心最難征服，一旦被征服就對征服她的男人死心塌地了。當我看到得意時，可能會對你作出一些小動作，有人在旁，那多不好意思。」

高橋太郎摟緊了她，邪笑着說：「什麼小動作，何不先告訴我。」

「你是老手了，」橫山美枝在他懷裏像一條蛇似地扭動着。「還用問嗎？你眞壞。」

高橋太郎滿足地推開了她，按動了床頭的對講機。低聲喚道：「五郎！」

「老闆！我是五郎。」

「夜總會裏沒有發現可疑的人嗎？」

「沒有。」

「繼續監視。十一點二十五分準備車，然後通知我，我們在十一時三十分出發，備車二輛。」

「是。」

「吩咐留守的人，在十一時五十分的時候，釋放小雪母女，對了！連姓趙的傢伙一起放。」

「是。」

「我立刻去通知守衛的北見。」

「現在不要通知，等到我們走時，你告訴夜總會的總管，要他在十一時五十分再去轉知北見。」

「是！」

「記住！在我們出發以前，你絕對不要離開夜總會的大門口。」

「是！」

高橋太郎每一個行動細節都要安排得非常仔細；殊不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如果他早發現地下室的逃脫事件，局面也許就改觀了。

他很滿意地關閉了對講機，看看錶說：「美枝！現在才十點半鐘。」

「嗯！還有一個小時。」

「在這段時間裏，我還可以使妳領悟我的『了不起』。」他嘴裏在說手裏也同時展開了動作。

橫山美枝閉上了眼睛，她的心靈匕在一小時之前悲凄地死去。現在落在她身上的任何屈辱都不使她加以關切了。獸性再度逞威，善良的人性躲避到那兒去了呢？

「江戶橋」靜靜地橫跨於「隅田川」上。秋風打着尖銳的口哨，呼嘯而過。橋畔那遍空曠的廣場上渺無人跡。有誰會在如此肅殺的深秋之夜到這兒來流連呢？

離開那塊空曠地約莫五百碼處停着一輛轎車，車上坐着兩個人：他們是松本千代和呂奇。

「呂奇！」松本千代的聲音很低沉：「有一件事情我方才沒有告訴你，恐怕告訴你之後影响你的心情；可是，却一直使我不安。」

「說吧！我可以控制住我的情緒。」

「美枝被高橋綁走了。」

「噢！多久的事？」

「不太清楚。我十點鐘去她的公寓，想問問中村錦次的下落才發現的。那兒留下一張警告中村的字條。」

「高橋太郎過份險惡了。」

「呂奇，你不能小看你的對手。」

「我知道。」

「高橋太郎綁架美枝的目的，就是逼使中村錦次來殺你。他愛美枝，一定會爲她作任何事情。」

「千代！」呂奇側過頭來望着她。「我的對手究竟是『追魂槍』？還是中村錦次？或者，中村錦次就是『追魂槍』？」

「呂奇！……」松本千代欲言又止。

「千代！我一直發現妳在隱瞞我某一些事實。如果妳認爲確有必要，妳就隱瞞到底吧！」

「不！我要告訴。『追魂槍』就是中村錦次。」接着，她就將傍晚在橫濱公園



所發生的事情講述了一遍。

呂奇沉吟不語，才吁了一口長氣：「唉——中村本來打算有一番作爲，現在情況却又改變了。他很愛美枝。」

「不過，他也許不知道。」

「何以見得？」

「美枝的房間打開着，那張警告的字條就放在床上。我臨走時拿走了那張字條，而且關上了房門。這證明在我走之前，他不會去過美枝那裏。他如在我之後去，雖未見着美枝，却不敢肯定她匕被高橋太郎擄走。」

「千代，你是有心帶走那張警告字條的嗎？」

「我……」松本千代說不出話來。

「對不起！」呂奇拍拍她的手。「我不該責備妳的。等一會兒，妳和中村錦次要先見面，將美枝遭遇的情況告訴他。」

「呂奇！你太善良……」她的話說到一半，突然她的身邊响起了一陣「嗶嗶嗶」的聲音。

原來那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松本千代取出旋動對話旋鈕。立刻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千代小姐！千代小姐……」

「我是千代，說話。」

「現在匕是十一時五十一分，還沒有看到小雪母女被釋放出來，噢？請等一等……」聲音沉寂，過了半分鐘以後，再度响起：「千代小姐！我們混進夜總會的人得到了一個消息，『神田組』派在地下室守衛的人被擊成重傷，小雪母女和趙其君都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逃走了。」

「消息確實嗎？」

「絕對確實。我們的人親眼看見傷者被抬出來。『神田組』的人都顯得很緊張，也很亂。」

「見到高橋太郎了嗎？」

「沒有。」

「那個名叫五郎的人呢？」

「也沒有見到。」

「查過『愛之歌夜總會』車輛嗎？」

「少了兩部轎車。」

「好！通話關閉，人員撤回『銀河』去。」

「是！」

呂奇吐出一口長氣，語氣平靜地說：「我現在安心了。如果小雪母女受到傷害，我眞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在拚命了。」

「呂奇！現在可以報警了吧？」

「不行。」

「還有什麼顧忌？」

「報警一定使中村錦次坐上電椅。」

松本千代訝異地說：「呂奇！你怎會有這種想法？難道你想親手殺死他；或者被他所殺來報答他對你的救命之恩？」

「我只是希望留給他們一個贖罪自救機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他有勇氣不因美枝被綁架而受脅迫，反而殺死高橋太郎，即使他仍將坐電椅，他也會心安一些。」

「呂奇！你分明是在將你自己送進墳墓。」

呂奇平靜地說：「千代！每個人都免不了要進墳墓的啊！」

「唉！我沒有說話，你是一個固執的人。雖然我反對你的作法，却仍然讚佩你的英勇。」

「謝謝妳。」

他們不再說話，靜靜地等待着午夜的來臨。「噹！噹！噹！……」終於，遠遠的報時鐘的洪亮鐘聲，一下一下地在寂靜的夜空裏响了起來。

當第十二响鐘聲剛落，餘音還在空中盪漾時，橋頭那遍空曠地上突然多了一個影子；那是一個站得筆直的人影。

呂奇發動引擎將車子向空曠地駛去。

車子一停，松本千代立刻跳下了車，一面向那個人影走去，一面高聲問道：「你就是『追魂槍』嗎？」

「妳是誰？」

「我是呂奇的朋友，先來問問你，將用什麼方式比槍？」松本千代匕走到他的面前，突然壓低聲音：「中村！很抱歉！因爲我匕洩漏了你的秘密，呂奇已知道你就是『追魂槍』了。」

「現在已沒有關係，我們立刻就要面對面了。」中村錦次的聲音很輕。突然他又提高了聲音：「小姐！妳願意作一個公平的仲裁人嗎？」

「當然可以。」她也高聲說。對方說話忽高忽低，想必有其用意。於是她也如此這般。接着聲音一輕：「中村！有個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美枝可能被高橋太郎擄走了。」

「我也早料到了！」中村錦次輕說一句，忽又提高了聲音：「我決定和呂奇來一次最公平的槍法較量。我們背對着背，由妳高喊數字，喊一聲，我們向前跨一步，喊到『十』的時候，我們轉身互射。小姐！妳說這種方法公平嗎？」

「非常公平。」聲音一壓：「中村！這種愚昧的英雄主義到現在還控制着你的良知嗎？如果你和呂奇聯合起來……」

中村悄聲說：「千代小姐！現在說這些話已經太遲了，去叫呂奇下車吧！」

「我眞爲你們惋惜！」松本千代說完之後，轉身向停車處高喊道：「呂奇！出來吧！比槍的方法已經談好了。」

呂奇走下車廂，步履穩定地來到中村錦次的面前，聲音極爲悲痛地說：「中村！我不知道該對你說什麼話。」

「閉上你的嘴，用你的槍。」中村錦次的語氣非常冷峻。

「中村！你在逼我！」

「閉上你的嘴，」中村錦次緩緩地轉過身去。「呂奇！想必你在車上已經聽清楚了比槍的方法，現在請轉過身去吧！」

呂奇兩腿像是僵硬了，很費勁地才轉了過去。

「呂奇！」中村錦次的聲音很輕，也很柔和，「我所以敢面對老友，只因爲我已抱定了一死贖罪的決心。我瞭解高橋的爲人，此刻附近必定埋伏了冷槍，他本人也一定要來到現場暗覩他美妙陷阱。這是我們可以一舉而加以殲滅的大好良機。當千代數到九的時候，我們同時俯臥地上，然後向橋畔低窪處包抄，埋伏定在那邊。千代，開始喊數目。」

「哦！」呂奇顯得無比的激動。「中村！你使我大感意外……」

「閉上你的嘴！」中村錦次狂吼着。

「一……」松本千代的聲音在夜空中盪開。

× × ×

高橋太郎扭開了對講機，低聲呼叫：

「五郎！五郎……」

「老闆！我是五郎。」

「與埋伏的槍手連絡過了嗎？」

「已經連絡好了，當他們數到『十』相互轉身之際，我們就會先一步開槍。老闆！那個女的該怎麼辦？」

「一齊幹掉。」

「好！我用她的人頭作槍靶。」

在他們用無綫電通話之際，坐在高橋太郎身旁的横山美枝暗暗將駕駛儀器錶盤上的電門鑰匙取下來，丟出了車窗外，同時一隻手搭在車燈開關上。很顯然，她已經打好了主意。現在，正等待機會。

松本千代喊聲像催眠符似地在夜空裏盪漾着。

當她喊到「八」字的時候，横山美枝突然扭亮了車前燈，將頭探出車窗外，放聲狂叫：「中村！當心埋伏……」

高橋太郎一手抓住她的頸子，一手捂住她的嘴沉聲道：「臭女人！妳竟敢在我的面前耍花樣。」

他兩手緊緊握着横山美枝的頸項，顯然想勒死她，她本能地掙扎着。

突然，「噓」地一聲，一彈自車窗外穿過。緊接着响起了中村錦次洪亮的聲音：「高橋！限你立刻放出美枝，否則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好快的動作，他已聞聲撲過來了。

高橋太郎靈機一動，一面鬆掉横山美枝一面關閉車燈。同時高聲回答：「中村，開槍吧！有美枝小姐作我擋箭牌哩！」

横山美枝想告訴中村錦次不要顧忌她，但她的喉管不幸被高橋太郎捏傷了，喊不出聲來。

中村錦次許久未再答話。高橋太郎變本加厲地說：「中村，我限你在半分鐘之內丟槍走出來，否則我就捏斷美枝小姐的頸子。」

突然，呂奇的聲音也响了起來：「高橋老闆！你已無路可逃了。你可以用美枝小姐的軀體擋住前面，後面却暴露在我的槍口之下。爲了不使子彈貫穿你的軀體之後再傷及美枝小姐，我會射擊你的頭部。現在先射一槍向你提出警告。」

只聽噗地一响，子彈自車窗中射進，從高橋太郎的頭上一越而過，他感到了灼人的熱風。

「高橋老闆！」呂奇沉聲說：「立刻放美枝小姐走出車廂，否則我就一槍打穿你的腦袋。」

高橋太郎回頭看了一眼，車窗外一遍黑沉沉什麼也看不到。放走横山美枝等於喪失了護身符，非他所願。但是，呂奇方才所表現的槍法却又太令人胆顫心寒……

突然，五郎的聲音在夜空中爆了開來：「你們如果傷了老闆，誰也逃不掉，老實告訴你們。在暗中我們還埋伏了五名槍手。有三挺機關槍，兩支長管來福。如此强勁火力，看看誰能逃得掉？你們也許認爲我在吹牛，現在我要下令射幾槍給你們看看。」他的聲音沉寂了，四週却沒有動靜。

這是怎麼回事呢？答案立刻出現了。橋墩下走出五個人，不過都是高擧着雙手的。緊接着，他們的後面又跟着兩個人，手裏都端着槍。

呂奇置身之處雖離橋墩很近，他立刻佝僂着身子跑了過去。當他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不禁大爲訝異，原來端槍押着五名大漢的人竟是小雪姊妹。

「春子！」呂奇嚷叫：「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是趙先生出的主意，我們從水上坐汽船而來，在背後制伏了他們。」

「小趙呢？」

「行動不便，守在汽船上。」

「高橋老闆！」呂奇高聲說：「你的槍手已經被制伏了，你還有什麼話說？趕快先放美枝，然後擧手投降吧！」

高橋太郎打開了車門，揮揮手說：「美枝小姐，算妳運氣好，請出去吧！」

横山美枝立刻拔足狂奔，高橋太郎也跟在她的後面衝出車廂，就地一滾，隱入暗陰之中。

離得很近的中村錦次立即狂喊道：「美枝快些臥倒！……」他的喊聲已經太遲了，砰地一聲响，横山美枝倒了下去。

「中村！」呂奇大聲吼叫：「惡敵未除，千萬不要衝動。」沒有回應。顯然中村錦次也明白這個道理。只要他失去理智奔向中槍倒地的横山美枝，一定會遭受無情的狙擊。呂奇早已看清楚那一槍發射的位置！是出於五郎之手；他和高橋太郎是同樣可怕的敵人。呂奇決定先除去他。五郎隱身之處有一大堆木材。那是良好的掩護。呂奇以雙臂的肘處支撑着地面緩緩地爬行，終於來到那堆木材之後。

他正想爬起來搜尋敵踪時，忽聽中村錦次發出一聲高喊：「呂奇小心……」

同時噗地一响，在他身後倒下了一個人。呂奇側頭看去，竟然是他所要搜尋的五郎，離他不足五碼。砰砰！又是兩槍。原來中村錦次向呂奇告警，並開槍狙殺五郎暴露了軀體，高橋太郎立刻向他射擊。

呂奇飛快地勾動了扳機，槍口冒出憤怒火燄。

高橋太郎的身體像風車般打旋，然後仆倒在地上。呂奇奔到中村錦次的身邊，發現他已氣絕斃命，子彈是從他背後射進去的。悲切的眼淚從呂奇的眼眶中迸流出來。

松本千代跑了過來，緊張地問道：「呂奇！你沒有受傷吧？」

「安然無恙！」呂奇悲痛地說：「但是中村錦次却死了，他又救了我一次。」

「呂奇……」松本千代不知道說什麼好。

「美枝怎麼樣？」

「我看過了，傷在肩頭。呂奇！現在你該同意我報警了吧！」

「當然。同時我還要求妳一件事。將妳讚譽我的『英勇』二字加到中村錦次的頭上去」

松本千代沒有回答他，忙着從衣袋內取出了無綫電對講機。

天空漆黑，那是一副陰沉的面孔。是在爲那些愚昧的死者而悲悼麼？

（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 長劍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中秋在客棧對月凝思父母之情景，忽然飄來一個黑影正是北丐帮少帮主童雲，關雪羽知道他此來是因白天受到挫折而來比一比武功，只好奉陪，童雲才知道技不如人，請關雪羽不要管閑事，他們是被迫南下另找丐帮地盤，關雪羽將遼東老金鷄南下也在皖省想扎下根子，勸他遷地爲宜，不要和老金鷄爲敵，而事實上老金鷄過龍江已派跟班——祝天斗來古廟中探聽丐帮的動態，發現有人跟踪捉弄，比自己武功更高，知道遇了高手，正想在殿內找點信物回去交差了事，又被那人摔了一跤，只好走爲上着……

## 長老苦勸諭　靜字下功夫

那漢子豎起了一根手指——讓勁力內聚，堅比精鋼，正是他獨步天下的「一氣破天指」力，就此運指如筆，據石力書起來，寫的是——

「二十五掌手掌印，般般功力不相同……我有搖天撼地能，敢誇神州第一人……」

酒力上湧，長嘔一氣，再書——

「大丈夫當虎行天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末尾的幾個字，甚得其心，却又意猶未了，於是再寫下去：「我歌我樂，我恨我惱……」

酒興猝起，「噗——」噴出了一大口，但即見飛星點點，濺石如雨，眞個是化內外功力於一爐，無怪乎他更加狂態萬千，却爲此打消了文思，幾經思索，不得佳句，就此收住：「明將亡矣，昏君殘朝，年、月、日，長白金鷄。」

× × ×

「二十五掌手掌印，般般功力不相同，我有搖天撼地能，敢誇神州第一人。大丈夫當虎行天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歌我樂，我恨我惱。

明將亡矣，昏君殘朝，年、月、日，長白金鷄。」

幾行字跡，連同着二十五個鮮明的掌印，一一都瞧在眼裏，關雪羽由不住暗自吃驚，一時木然——

古石案上，醉倒了「長白金鷄」過龍江，只見他下半截長軀倒向案角，一隻手壓着帶鞘的長劍。

大風震盪，長衣獵獵作响——一旁滿是擲出破碎的空酒罈，數一數，爲數可觀，竟有十七個之多，此人酒量實是驚人，當眞稱得上「滄海之量」了。

高處不勝寒，這陣子旋迴風，只管來去盤桓在眼下城池古堡間，風梢過處，激起了陣陣灰沙，古人謂「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料想着過龍江必是這般醉倒了的。

關雪羽下意識的咬了一下牙——

連日來的苦思顧慮，直把寧國府遠郊近機都找遍了，總算沒有白費心機，到底找到了他，卻不料竟是這般的不湊巧，他竟是醉倒了。

機會不再，更待何時？

一念之興，關雪羽反手抽出了隨身長劍，腳下微擰，又欺近到過龍江身側。

劍出如虹，幾乎已揮臨到了對方身上，忽地臨時止住，長劍輕顫，搖曳出片片銀光，也顯示着他頗為不寧靜的心情。

這一劍只消向前遞出，以關雪羽的內功勁力，定能在對方身上留下一個透明窟窿，當可為武林之間，除卻了這個可怕的大患。

然而，這卻是極不名譽之事，背後出劍，內疚神明，俠義道上尤其不恥。

輕嘆一聲，這一口劍遂即又回到了鞘內。

「姓過的，你快醒醒，好朋友來看你了！」

嘴裏說着，單手已在對方過龍江肩上拍了一掌——掌下之一霎，才覺出透過對方肌膚表層，彈出了一股力道。

出雲老和尚果然沒有說錯，此人顯然已自練成了「氣炁」功力，一般人只怕刀劍在手，也難以傷害得了他。自然以關雪羽的功力，如果暗中出手，情形便另當別論。

關雪羽一掌拍出，身子立即飄出數尺以外。

卻只見酣睡中的過龍江翻了一個身子，咀裏發着夢囈，霍地向着正面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功力可觀！

耳聽得一股疾風，空中有如响了一聲急哨，一路呼嘯着劈空直出。

這一掌果眞為它擊中，定將受創不輕，關雪羽顯然有見於先，一開始就避開了它的正鋒，是以「金鷄太歲」過龍江下意識劈出的這一掌，便毫無作用，只是顯示出他傑出的過人功力而已。

過龍江必然是酩酊大醉了，以致於在擊出了這一掌後，翻了個身子又自呼呼大睡了起來。

對於關雪羽來說，這實在是無能理解的，一個身懷奇技，絕等智慧如他的高人，何以會愚蠢到使自己醉倒的地步？即使是偶然的失算；也難以令人理解，對於一個傑出武技的高人來說，這種錯誤簡直是不能饒恕的！

只有一個理由，才似乎可能促使他如此。

那就是這個人內心蘊藏着極大的痛苦，這種痛苦務必強烈到使他難以忍受的地步，自然一個「懷才不遇」的人，或是有極大野心慾望的人，常常也都會有一份難過的遺憾，這份遺憾的滋生，便是痛苦的根源了！

關雪羽觸念及此，倒不急於立刻要與眼前之人決一高下了。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深入瞭解一個所謂的強敵，是絕對必要的。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像眼前這種以客觀心情，觀察敵人虛實、內心隱私的最佳機會，是不易多見的，關雪羽倒要仔細分析一番。

他停步又走向那座古青石旁邊，矚目着桌上的二十五個手掌印子，觀察着他指寫留書——顯然是語無倫次的醉語，卻十足暴露了此人的勃勃野心。

那二十五個眞力內聚化石為腐的手掌印子，望之一致，其實卻是不相同，正如同所說「……般般功力不相同！」

關雪羽經過一番仔細觀察之後，不禁黯然發出了一聲嘆息——

即使他仍然心存不甘，卻不想不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自己即或也有此功力，可以「燕」字門精純的「金手印」功夫，在此堅逾精鋼青石古案上留下掌印，卻是不能達到對方這般功力境界。

這個認定，不禁使得關雪羽突然自內心潛生出無比寒意，更有無限悲哀。

然而，卻也不會因此而打消了他的敵意。因為一個人的功力深淺，並不是決定強弱的唯一憑藉。動手時，神奇的招式，精奧的劍法，每每形成制勝敵人的要素，也是不容否認的。

關雪羽自信在劍術方面，造詣極深，上一次在麥家與金鷄太歲過龍江的一場拚戰，並未能盡其所長，勢將要找機會，再次與他決一生死勝敗不可。

然而今天這般情況之下，顯然是不合適的了。

想到這裏，不無遺憾的嘆息了一聲，目注向昏睡中的過龍江道：「大丈夫有所不為，今天且放過了你，姓過的，你可知情麼？」

話聲方落，只見伏案大睡的過龍江，霍地直坐而起，怒睜雙眼，嘴裏含糊的叱了一聲，雙掌同施，「哧—哧—哧—哧—」一連劈出四掌。

必然又是他下意識下的殺着，東南西北各出一掌，強勁的掌力呼嘯着破空劃出，三面臨空，一面擊實，只聽見轟隆聲响中，半堵花岡石牆，應勢而倒，石星紛飛四濺，嘩啦啦，炒蹦豆般地洒向四方，功力十足驚人。

關雪羽由於有備在先，自是不會為他擊中，只是目睹對方這般掌力，着實令人吃驚。

「金鷄太歲」過龍江想必是對於關雪羽的存在眼前，多少有個印象，只是着實醉得太厲害，已無能顧及，一連劈出了四掌，圓瞪着兩隻紅光閃爍的眼睛，砰一聲，又倒向石案。

他沉醉中，已無控制之能，這一倒下來，重心頓失，一顆頭結結實實地磕向石案之上，由於沒有凝聚內力，這一摔可就傷了鼻子，鮮血立時淌了出來。

過龍江含糊的「哼」了一聲，在石案上翻過了半截身子，卻只見鼻中鮮血猛流不止，酒醉之中，血流湍急，染了滿身都是。

關雪羽目睹之下，不禁皺了皺眉，對眼前此人，他原本惡其不死，無奈殺機一去，惻隱之心竟油然而生。

眼前這一霎，目睹着對方的自我作賤，卻是於心不忍，當下身形輕起，有如巨燕天落。

起落之間，已臨向過龍江倒臥之石案之上。

過龍江悶哼一聲，舉掌待發，卻為關



雪羽抓住了腕子，左手駢指如飛，已點中了對方「鼻竇」一穴。

緊接着他身子側擰，一縷輕烟般地又拔了起來，落向一旁。

就在這一霎間，耳聽得一人怪叱一聲，「嘶——」一股疾勁的尖銳風力，直襲眼前。

關雪羽心中微微一驚，倒是沒有想到，此時此地，竟然還會有外人闖來——那縷尖銳的風聲，方自入耳，即見一道白光直飛面前，竟是一口光華燦爛的薄刄飛刀，刀勢奇快，直向關雪羽額頭正中飛來。

關雪羽身子偏得一偏，右手輕起，彈指如弓，「噹！」地一聲，已把這只飛刀彈飛開來，卻已看見了來者何人。

一身半長不短的皂色直裰，乾瘦的個頭兒，正是「金翅子」過龍江跟前的那個當差的祝天斗。

想是他方自從外面返回，乍然發現到眼前情景，只以為關雪羽意欲加害主子，那能不大吃一驚——緊跟着又發覺到過龍江滿面鮮血，倒於石案，這一驚，有如五雷轟頂，登時就楞在了當場動彈不得。

關雪羽看着他冷冷一笑，點了點頭道：「你來得正好，你家主人喝多了酒，醉倒了，自己撞傷了鼻子，我已為他止住了血——」

祝天斗心裏一動，用力的擠了一下他那雙三角眼，表情裏透着猶豫。

緊接着，他目光再轉，可就發現了橫七豎八，散拋在地上數不清的破酒罈子，頓時心裏就明白了。

「原來如此——」

說了這四個字，祝天斗拱了一下那雙瘦手：「這倒是承情了——只是尊駕來此，又為了什麼？」

關雪羽搖了搖頭道：「你就不必多問了——」

祝天斗陰森森的笑了一下，那日麥家一戰，雖說是黑天半夜，他可也着實領教了對方這個年輕體面人物的厲害，自己不要說跟他動手了，只怕連他的身邊也沾不上，還是乖乖的站着，少動歪念的好。

站着可是站着，嘴裏面可也不含糊，冷目森森的笑着：「尊駕的事，我固然是管不着，可也得賞下幾句，待一會我家主人醒轉要是問起來……嘿嘿，關大相公，你又叫我這低下之人拿什麼回答？再說，這件事可是透着稀罕，老當家的酒量，天下無雙，怎麼會……？」

一面說着，他隨即走向一邊，彎腰由地上檢起了一只喝空了的酒罈子！

關雪羽這才發覺到這些用來盛酒的罈子，形狀與時下一般酒罈，竟是有異。

祝天斗拿着空酒罈搖了一下，倒了一些剩下的餘酒往嘴裏，點點頭哼了一聲道：「這就對了！」

原來過龍江在此古堡，發現了一座地下酒庫，其中藏酒千甕，乃是當年守將李庭芝所釀，預備用以大勝元軍後，酬償三軍，儘謀一醉所需，想不到連戰皆敗，直至軍亡城破，亦不及其用，直到今日，才為過龍江無意發覺。

須知這些酒，酒質原本就已凶烈，深藏地底，將近二百年之久，水份早已蒸發，剩下皆為濃度醇厚的純菁，常人只消飲下少許，也必醉倒無異，更別論眼前過龍江這般飲法。任他功力蓋世，也是吃受不住了。

關雪羽當時由酒罈的外貌，聯然到這座廢置的古堡城池，心中立刻也就明白過來。

「你家主人想是飲下了古堡所藏的前朝烈酒，只怕一時半刻還不易醒轉——待他醒過之後，只說我來拜訪過他就是！」

祝天斗原本還担心對方會向自己猝下毒手，不得不小心提防，相處片刻之後，才自覺出自己純屬多餘，聆聽之下怔了一怔，才吶吶道：「在下遵命。」

關雪羽冷冷一笑，轉身走出。

祝天斗只是愕愕的打量着他。

關雪羽忽然停住腳步，回過身來。

祝天斗倏地向後退了一步，雙手拉開了架勢——心裏嘀咕着：好小子，你到底忍不住了。

在關雪羽湛湛的目神裏，祝天斗情不自禁的又恢復了原狀——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觸，當他接觸到關雪羽目神的這一霎，內心竟是充滿了兢驚，這種感觸當然他並非前無所經，每一次當他與主人目光接觸之時，便會生出這種微妙的兢驚，他只當此生只有主人過龍江一人，才有此威力能夠駕御自己，想不到現在陡然間又自冒出了第二個人。

所幸關雪羽對他並沒有明顯的敵意，否則，他只消再向他注目片刻，只怕祝天斗便將露出了怯弱的醜態；說不定會像對待他主人那般屈膝在地，一任對方如何發落自己了。

「告訴你家主人，三天之後此刻，我再來拜訪，料想他必定會在此等我！」

說了這句話，便自轉身向外步出。

祝天斗喉頭顫動了一下，有句話想要出口，竟是一時之間沒有說出來，眼巴巴地看着對方身影，一逕的消失於沉沉暮色之間。

× × ×

重重地摔下手上的劍，抬起衣袖，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珠，童雲無限氣餒的搖着頭。

一旁，白長老遠遠坐在紅木太師椅上打量着他！

對於這位北丐帮少帮主的舉動，他感覺到很是詫異，一個習武的人，摔落手上的劍，畢竟不是尋常之事，白長老用着冷靜而略帶譴責的目光，默默地打量着他。

「這套劍法，我已跟你學了三年，到今天仍然還沒有練好，說眞的，我可是練不下去了。」

接着他冷笑了一聲，反身一直走到了白長老座前：「難道你就沒有一些新鮮的玩藝兒教我了？」

「當然有！」白長老揚起臉來打量着他，聲音裏充滿了失望：「只是你如果連這一套劍法都練不好，其它的就用不着再練了！」

「你是說，這套劍法是最淺的了？」

「不錯，這套是入門的基本劍法！」

白長老搖搖頭：「原本是不應該再花時間來練習的，只是誰教你當年的根基沒有打好……」

嘆了一口氣，他喃喃的道：「說起來

這件事應該怪你父親，他應該多花點時間在你身上……現在——」

「現在難道晚了？」

「是有點晚了……」

「你……你胡說！」

童雲大叫一聲，閃向白長老跟前，那副樣子像是要打人，只是在白長老不慍不怒的眼神之下，他慢慢地又把舉起的手放了下來！

「哼……」童雲冷冷的笑着：「這都怪你，你要是早敎我，今天也就好了！」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白長老嘆息着，那雙眼睛，瞇成了一道縫：「……看起來，你的成就也只能到此爲止了……」

「不行……」

童雲慌不迭的由地上拾起了劍，顯然有些慌了，他的野心極大，絕不甘心就此爲止！

「你得好好敎我……你答應過我爹的，你可不能忘了，來來來……咱們再練一練。」

「今天不練了，就到這裏爲止吧！」

白長老冷漠的表情，抬頭看了一下天上的月亮。

「你說的不錯，在你爹臨終快斷氣的時候，我是答應過他，要把我這一身本事，傳授給你！」

「可是你怎麼又變卦了？」

「我沒變！」白長老冷冷的搖着頭：「變的是你……」

「是我？」

「你的心太浮，不務實！」白長老哼了一聲，慢吞吞的道：「雖然你根骨不錯，人也聰明，但是不够紮實，這些都是一個練武人的大忌，我已經說過你好幾次了，可是你一點也沒有改！」

童雲恨恨的嘆了一口氣，在一座石鼓上坐下來。

「你要我怎麼改？哼哼……我知道你是不打算敎我了，因爲答應了我爹，又不好意思賴皮，所以才想了這些搪塞之詞，不敎就算了，反正我打不過人家，丟人現眼，你臉上也不光榮！」

「你這個孩子，偏偏生着一張利口……眞氣死人。」

白長老氣得直吹氣，倒是後面那句話刺痛了他，使得他精神爲之一震！

「而你這個口氣，像是在外面又吃了什麼人的虧了！」

「怎麼沒有？」

「哦！這就難怪了，」白長老說道：「我是奇怪，你怎麼好好地又會想起來找我練劍了……難道說你哥哥那邊派人找上來了？」

「不是……不是！」

童雲氣餒的搖搖頭：「眞要是老大那邊，倒也沒什麼好氣了，而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哼哼，照我看起來，這個人本事大極了，就是你跟他動手，也未必就見得勝得了他！哼哼！你不是一天到晚說嗎，只要能學會了你一半的能耐，就世罕其匹嗎？」

白長老聽到這裏，臉上像是有些掛不住，生氣的說：「我沒有說錯！因爲你連我二成功夫都沒有學到！不過，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你倒是說給我聽聽看。」

童雲搖搖頭，冷笑道：「你也不要把我看得一點閱歷沒有，這個人的出身，我倒是看出了一些，只是他不承認罷了！」

於是，他隨即把那日夜訪關雪羽，比劍落敗一事說了一遍，白長老聽完經過，竟自一言不發的閉起了雙眼，像是在思索着什麼。

童雲道：「由於他所施展的那一手劍法，很像是青燕峯的飛燕手法，所以猜他是燕字門的出身，只是他却不承認，你從前告訴過我，燕字門是不收外姓弟子的，只傳他燕家門下，可是這個人却姓關。」

白長老說道：「不錯，這人有多大歲數？」

「年紀不大，看起來就是比我大，也大不多！」

「口音呢？」

「像是有一點南方口音，但也不一定……拿不準！」

白長老哼了一聲道：「這件事發生多久了？」

「不過兩三天！」

「好！」白長老說：「不打不相識，你們既已結識，日後當然會有來往——下一次他來的時候，我倒想看看這個人！」

童雲道：「你認爲他……？」

白長老微微閉起的眼睛，又自睜開來：「如果他果眞是燕家人，我倒放心了，燕家是武林世家，門規極嚴，這數十年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鬧過什麼事。」

說到這裏輕輕哼了一聲，連連點頭道：「這個人我一定要見他一見……」

「爲什麼？」

「你應當知道，得道多助這句話！」白長老吶吶的說道：「我一再的告訴你說，如果還想重建當年你老子的威望，必須要廣與結交朋友，這樣的朋友自是不容錯過。」

童雲哼了一聲道：「那要看他了，如果他要與我們作對呢？」

「……」白長老輕輕的哼了一聲：「爲了本帮的前途着想……也只有……不過，那是最後不得已的下策！」

童雲這才臉現微笑道：「說了半天，也只有這句話，才聽得順耳，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你知道，我如今勢單力弱，如果你不在背後支持我，我們就完了！」

白長老搖搖頭說：「這只是萬不得已的事情……你知道，我那口劍已封了近三十年了，如今老了，更不會去幹這些糊塗的事……」

說到這裏又自嘆息了一聲：「說來說去，只怨你父親去世太早……你們兄弟又自不合，能力又弱，連帶得我這個老朽亦不得不勞心操力……」

看了面前的童雲一眼，還是那句的老話——童雲已不知聽了多少遍了：「我只想把這身功夫，和一手蓋世無雙劍法傳授給你，偏偏你們兄弟都不爭氣……」

童雲冷冷一笑道：「又來了……你煩不煩？」

白長老那麼無奈，失望的打量着他，確實也把他沒有辦法，這麼多年都過去了，他眞不知道自己還能忍多少年，人壽如何？自己又還能活多少年？



每一次想到這裏，白長老就有說不出的遺憾，下意識裏更會發生強烈的激動、急燥。

他的遺憾與急燥當然絕非無因，然而多少年以來，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人去重視他，領會他，甚至於就連已經過世的前丐帮帮主，以及他的兩個兒子童氏兄弟，也都忽略了他的存在，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白長老外表上雖然給人的印象是痴頑、瘋癲，事實上他竟是一個心細如髮，心藏「大智」的人，只可惜他給人「瘋癲」的印象在先，他的存在便不足爲人重視。

白長老是抱定了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才像是感化了眼前這個童雲，於是他把滿腔的熱望，一股腦的都放在了童雲的身上。

事實又如何呢？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發覺出這個童雲和旁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他的一腔熱望遂即變成了失望……然而，環繞在他身邊四週的人，幾乎都無視他的存在，比較起來，這個童雲總還是最好的了，他便不能眞的狠下心來永遠把童雲摒出念外。

他用那麼近乎於怪罪，絕望的眼神，打量着面前的這個年輕人，寬恕着他的膚淺與無知。

「童雲……你依然不相信我過去跟你說過的那些話麼？」

童雲先是一愣，緊接着，他幾乎要笑了出來，然而，他畢竟不大願意傷害對方過甚！

如果說他這個人還有什麼可取之處，那就是他較多數的人多了一份仁慈罷了！

「我相信，我信，總好了吧！」童雲似笑不笑的打量着這個由襁褓之中，眼看着自己長大的老人，眞有點不忍心去刺傷他。

「你是當今這個世界劍術最高的奇人之一——」

「不不……」白長老糾正他說：「我並沒有說『之一』這兩個字。」

「啊——」童雲忍着笑，點點頭：「對對……這意思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的劍術能高過你了？」

白長老的答案竟是肯定的。

「我想是吧，」白長老並不自謙的道：「是我第一個把星宿的運轉，運用到劍法上去的。」

「對對……」童雲大聲的道：「你也是第一個能把五行眞氣，貫入到劍法上同時運用的人！」

「對了！」

白長老精神爲之一振，再沒有比這個更令他爲之振奮的：「你居然還記得？」

「我怎麼不記得，多啦，什麼人分陰陽啦，當然啦，誰都知道，男人主陽，女人主陰，這還要你說？」

童雲越說越氣，幾乎要站起來走人。

偏偏白長老那種近乎童稚的認眞，留住了他！

「我說的陰陽，並非是男女之間的陰陽……老聃說：萬物負陰抱陽，男人之中固有陰，女人之中也有陽——這個道理，你難道不懂？」

童雲無奈的搖搖頭：「我一輩子也不懂，也不想懂，就算懂了，又能如何？這些與武功、劍法，又能扯上什麼關係？」

「豈至是劍法武功？」白長老道：「這個世界上，只要是你能看見的，摸到的，甚至於你所看不見而摸不到的，無不與陰陽五行有關，一旦弄通了這門學問，你便無所不能了！」

「這麼說你不是無所不能了？」

「我還沒有這個道行——不過你一定要相信。這可是千眞萬確的，如果你——」

童雲不待他說完，已站起來走向一邊。白長老不得不中止住他的話，無限氣餒的看着他，搖搖頭，輕嘆了一口氣，便不再說下去。

童雲回過身來，苦笑道：「老祖宗，我也求求你，請你以後別再給我說這一套了，我相信你有一肚子古怪的學問，但是這些終究與現實無關……雖然我爹不止一次的告訴我，推譽你是一個當世的奇人，但是你傳授給我的，却是有限得很……難道我一定要聽你這些古怪的論調，才能於武功有所進展？」

「那是因爲你的內功，劍術底子都還不够紮實，文學秘術的造詣也不够精深。這樣一來就大大阻碍你跨身入高深武功的領域——」

白長老微微苦笑着道：「你應該知道，一個眞正武術的強者，是無所不精的，經文緯武，兩相貫通，互爲應用，自開奇境，才能大放光芒。」

頓了一下，他接下去又道：「只可惜，這個道理，當今武林中人懂得的並不多……過去，先天無極門的創始人柳無心三年面壁，終於想通了這層道理，首創心神交戰，文武合一之功，大放異彩，三百年後，直到今天，還沒有能再看見比他更出色傑出的人物……」

童雲搖搖頭道：「那也不見得吧！」

「哼——你又知道什麼？」白長老微微瞇起了那細長的眼睛，似乎陷入沉思之中。

「你剛才提到燕字門，當今的掌門人燕追雲，承受了他門中『心相照應』之術，靜居十年，才悟出了他燕家不世絕技『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哼哼……這並非是偶然的，同樣的這套劍術，他兄長燕子青，三十年苦練結果，並不能全通，這又爲什麼？」

「爲什麼？」童雲吶吶的道：「想必是他的資質根骨不如他兄弟了？」

「不是……不是……」

白長老搖着皓白的頭，冷冷的道：「悟性……那是他的悟性不够，悟性又從那裏得來？——靜居之功也，靜這個字，說來容易，行之可不容易，一個人能練就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也就是靜動合一的境界，那就差不多了。就是我剛才說到的文武合一之境，有了這一步內在涵養心境功力，嘿嘿，那才能够踏入第一流武功之堂奧——」

童雲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我是沒希望的了。」

白長老鼻子裏哼了一聲：「張三豐首創太極，全在靜中所得，這其中該有多大的學問？……遠的不說，就舉幾個當今武林中獨尊一方的人物吧，那一個又不是先從文，後習武，才得有成？」

童雲翻了一下眼睛，只有聽的份兒。

白長老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你平日行爲任性，好高騖遠，習武只見其本不追其源，這都是當年你老子慣壞了你，今天你從了我，切記要從根本上着手，改除陋習才是，你今年多大了？二十六了吧？」

「二十七了……」

「晚是晚了些……」白長老說道：「却也不算太晚，只看你的造化吧，只怕你中途耐不住寂寞，那就平白受罪，一事無成。」

童雲冷笑道：「你就這麽看不起我，我就偏要作個樣兒給你瞧瞧，從明天起七天足不出戶給你看看！」

「哼——」白長老說：「光是足不出戶，又能有什麽用？這樣吧，我這裏有七字眞訣一紙，你且收下——」

一面說遂由袖中取出了小小的一個紙卷，童雲接過來打開一看，上面果然只寫着七個字：「花自飄落水自流」。

童雲在嘴裏唸了一遍，笑道：「這算什麽？」

白長老哼了一聲道：「你不要當它是一句普通話，只有在全靜之中，才能體會出它的眞意。七天靜坐之後，你再告訴我吧！」

童雲點點頭，收起了這張紙條道：「好吧——你剛才說到了『燕字門』的燕追雲，除了他以外，當今武林之中，可還有什麽出色的人物沒有？」

白長老道：「怎麽沒有？我記得過去曾告訴過你，你竟是忘了，像『七指雪山』金鳳堂的鳳七先生，出雲寺的出雲和尚，長白門的金鷄太歲，這幾個人，功力都極爲傑出……」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輕輕「啊！」了一聲。

「我差一點忘記了一個人。」

「誰？」

白長老呆痴的臉上，多少顯現着一些激動。

「只是這個人，還活着沒有可就不知道了……」

「到底是誰？」

能夠讓這個老道如此重視的人，顯然不多，是以童雲頗欲一聽下文。

白長老冷冷的道：「這人如果還活着，他的歲數不會比我小，很可能還會比我大幾歲。」

嘆了一口氣，他才吶吶的道：「我剛才跟你說到的鳳七先生、燕追雲、出雲和尚、金鷄太歲這幾個當今武林最最傑出的人，那是因爲一來他們武技確是了不起，再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們各人皆爲武林一派之宗師，因而聲名遠播，只要在武林中略有閱聞的人，無不知曉，現在我說到的這個人，却是一個聲名默默的人，和我一樣，除了少數人之外，你提起來，是不會有人知道的！」

童雲搖搖頭，氣餒的道：「說了半天，他到底是誰，我還是不知道。」

白長老點點頭道：「這人姓姜叫極，一向在崑崙出沒，知道他的人都管他叫姜隱君，唉唉……這個姜極，才是我生平最最心儀之人，只可惜我們定交不久，後來就各自散了，至今六十年天各一方，了無音訊，也不知道他如今下落如何，還在不在人世？」

童雲想了想，確信自己沒有聽過「姜極」這麽一個人，倒也不十分把他放在心中。

倒是剛才他提到的一個人，引起了童雲的注意。

「老祖宗——你剛才提到長白門的金鷄太歲這個人……」

「嗯！」白長老點點頭道：「不錯，怎麽？」

「哼！」童雲哈哈一笑道：「我聽說了一個消息，這個人好像來到了皖南——」

「噢……」白長老似乎微微一驚：「眞的？」

「詳細情形我還不知道，不過已有傳聞說是這個人在皖北了做幾個案子，殺人無數，現在好像已經轉道來到了寧國府地面……」

「哼哼……這麽說，你可得十分的小心了！」

白長老一雙銀眉頻頻眨動不已，冷冷的接下去道：「這人心黑手辣，武功極高，是個不易招惹的人物，你如遇見了他，千萬不可莽撞，否則，可就難免要吃大虧，你要記住！」

童雲呆了一呆，道：「這個我當然知道，只怕我不犯他，他却放不過我們，那時候便又如何？」

「這個……也許還不至於……」白長老微微笑着，十分深沉的道：「你以爲我們這次南來，江湖中人可曾知道？」

童雲搖搖頭道：「大概知者不多。」

「可也不少，」白長老道：「我特意放出風聲，要人知道，白長老同你一行，你道這其中豈能無因？」

童雲倒是沒有想過這些，一時爲之愕然。

白長老點點頭道：「這就是在向武林同道打上一聲招呼，要他們對你破格相待——雖然，我方才說過，江湖上知道我的人並不多，可是如果說像姓過的這等人物，也對我昧於無知，未免是荒唐之事。」

童雲道：「誰是姓過的？」

白長老道：「這人姓過名叫龍江，就是方才提到的『金鷄太歲』……我與他雖然並不相識，只是彼此都應該心裏有數——他如果知道有我這麽一個人在你身邊，多少應該留些情面，總還不致於故意冒犯，否則就是別有具心，費人思索了！」

說到這裏，他却想到了一件事，輕輕搖了一下頭道：「這也難說……畢竟人心難測，如果他眞的有意圖謀本門，或是別具深心，往後自知，那時再謀對策，也還不遲。」

童雲聽他這麽說，心中不無疑問，老實說，雖然他與白長老共處多年，但是對於這位老祖宗，却是知道的那麽少，其實何獨自己一人？整個帮子裏數千兄弟，談起這位老祖宗來，都算得上是「諱莫如深」，雖然知道他是個奇人異士，但是到底怎麽一個奇法，又有多少能耐？却是人言殊異，捧他的人把他說成了神仙，簡直高不可測，糟蹋他的人，却又把他說的三分錢不值。正因爲如此，這位老祖宗儘管是輩高位尊，在此丐帮來說，却如同閑居的



廢人一個，太多的神秘在他身上，人們到了對他難以猜測的地步，自然而然的也就對他敬鬼神而遠之。

然而另外一個與他同樣輩份的「黑長老」可就不同了。

黑長老雖說與白長老同一個輩份，但是年歲却遠較白長老要年輕的多，人也活絡的多，他武功深湛，能謀擅算，整個丐帮無不對他敬若神明，正因爲如此，在這一次權力鬥爭之中，得勢的童威，對他倚若長城，黑長老也就自居不遜。

黑長老一向視白長老爲眼中釘，但奇怪的是，以他在丐帮的呼風喚雨，却獨獨不便對後者過於傾迫，非但如此，似乎骨子裏對白長老尙存有三分畏懼。二人雖同爲長老，輩份相同，性情却大不相合，幾乎是沒有來往，甚至於有人傳說，他二人雖是出身同一門戶，但武學的淵源，却並不一致，黑長老強於外，白長老蘊於內，天曉得他們孰強孰弱？白長老幾乎是毫無作爲，黑長老却是鋒芒畢露，這麽一來，白長老便黯然失色。

白長老眞的老朽無爲了麽？——

前帮主「獨臂揷天」童大左似乎並不這麽認爲，因此在他故世之前，才會把他心愛的兒子童雲，托孤於他，他深深相信，白長老有能力，保護童雲的安全，顯然在他未死之前，早已看出了二子之間的不宜相處，水火不容。

× × ×

「矮金剛」鮑玉誠訪關雪羽於旅邸之中，送來了很多客中實用的東西，雪羽推辭不掉，只得收下了。

這個鮑玉顯然是慧眼識英雄，一意的傾交，慷慨輸誠，雖然有些落俗，倒也不是做作，雪羽只是以禮相待，靜靜地觀查着他。

君子愼交遊，又所謂「智者三友」，一個知心的朋友得來不易，交對了受益不淺，交錯了，也足能毀了你的一生，是以在交友這一道上，關雪羽抱定了寧缺毋濫，這也正是他如今來去一身，看來像那麽孤獨的原因……

一樽美酒，幾盤小菜，客中無聊，勾起了幾許離別愁絮，想到了飛燕峯的父母，如今無恙否！他滿滿地乾下了一杯。

這杯酒算是爲白髮高堂，恭祝遐齡，敬祈安康。

麥玉階擧家遷蜀，小喬幾許憔悴，美目盼兮，顧轉生姿，佳人懷春，君子亦非無情，一縷柔情，兩地相思，莫莫……

這第二杯酒心許着爲小喬而飲，祝她青春長駐，傷體早癒，銀河一道，見面有期。

大敵在側，無巧不巧的又見着了。

「金鷄太歲」過龍江誠一世之雄也，偏偏是滿懷讎仇，放不過此人，第一次關雪羽落敗負傷，僥倖未死，誰又能保證第二次的你死我活？眼前即將是約會之日，大敵當前，勝負未卜，關雪羽豈能置若等閒？是以，這第三杯酒，他默默地在期待着自己的勝利。

三杯酒後，他即推杯不再多飲，倒是「矮金剛」鮑玉好像興緻很好，酒助人與，即席說了許多肺腑之言，對於關雪羽更是欽佩無極，大是相見恨晚，二人遂即由武林各家絕學談到各派傑出風雲人物。

鮑玉原以爲自己見多識廣，又比對方大上許多，那裏知道一經論及，才發覺到對方雖說年紀甚輕，却是閱歷豐碩，論及各門派武功絕學，人物典故，眞是如數家珍，且見識精湛，論斷中肯，這些典故人物，有多半竟是鮑玉前所未聞，不曾聽說過的，不能不令他大感驚異，讚嘆無極。

一席酒飯直吃到月上中天，鮑玉才盡興告辭，雙方定了後會之期，鮑玉這才依依不捨的去了。

關雪羽送走鮑玉之後，佇立院中，觀看了一下空中月色，只覺得腹中火熱一團，遍體生燥，心中微覺奇怪，他雖平日極少飲酒，但內功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之後，實可千杯不醉，即使牛飲百觥，少作吐納之功，亦能將身內酒氣發洩乾淨，因而眼前這番燥熱倒是令他有所不解，却也沒有記掛心上。

返回房中，將散置桌上之狼藉杯盤整理乾淨，夜深了不便再麻煩店家，收拾之後，這才熄燈掩門，却捨不下戶外月色，乾脆半敞着窗，盤膝榻上，讓陣陣涼風直襲臉上，如此練習吐納功夫，倒是恰當得很。

却不知又是一件反常之事——

在平日，以關雪羽之實力，吐納十數遍之後，即可以立時靜守丹田，抱元守一，今天情形顯然有異，吐納之後，非但沒有輕快的感覺，却是覺得遍體燥熱，尤其是小腹部位，有如火焚一般，瞬息間已是大汗淋漓。

由於來勢凶猛，事先並無徵兆，關雪羽先還能勉強鎮定，可是越到後來其勢越見凌厲，腹中燥熱，先還不過只是發熱而已，到了後來却變熱爲疼，那種情況就好像把五腹六臟置諸於鼎鑊之中，大火烹煮一般，直痛得關雪羽肝腸寸斷，冷汗簌簌直下。

他想站起來運行一番，那裏知道才一轉動才發覺到雙腿痲軟，敢情伸勁不得！

這一驚，直把關雪羽嚇了個魂飛魄散——想到了行李之中帶有本門的「驚風急散」，最是靈效，情急之中，不作多思，這便去拿取，只可憐，這一點小小心願，亦不能從心。

當時咬着牙，忍着全身莫名的奇痛，只靠兩手力道，自牀上緩緩爬下來。

他這裏費了老半天的勁兒，才找到了平日隨身携帶的革囊，由裏面取出了那瓶小小的「驚風急散」，抖着手才自打開，吞下一粒，只覺得一陣頭昏目眩，便再也支撐不住，登時昏倒地上，人事不省。

× × ×

那是一隻纖細白皙，修長適度的女人玉手。

（未完）

# 千乘萬騎一劍香

# 有淚不輕彈行奸弒主帥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立忠易容假扮司空英，潛入姥山老山主總壇，演了幾幕戲眞情假活劇，瞞過老山主和艾北村，打探清楚萬花宮地下室的出入口道，然後找到了火琉島主聶衞公，將自己繪製的地下室地圖，和他孫女被關禁的地方，一一告知，二人擬好了計劃，兪立忠再上姥山鐘樓，俯瞰全堡的情況，心中計劃着還有六天時間——二月一日，同心盟便要大舉掃蕩魔窟，屆時自己先得設法破壞這座鐘樓，否則同心盟就無法達到「攻其不備」的戰略，目前先將聶衞公爺孫倆救出，自己潛在總壇作內應……

## 愛恨在心頭

兪立忠收拾了奕具見艾北村仍無走意，心甚不安問道：「師父不回房安息？」

艾北村點頭道：「要，爲師現在有一句話要問你……」

兪立忠雙臂暗蓄眞力，準備對答不好而被對方識破身份時立刻先下手將對方制服，當下注目問：「師父要問哪件事？」

艾北村道：「剛才紅牡丹向爲師訴苦，說你不跟她練功了，是眞的麼？」

兪立忠道：「是的，弟子因腿傷未癒，又因心情不佳，故此拒絕了她的要求，過幾天腿傷痊癒時，弟子自當恢復與她練功。」

艾北村笑道：「紅牡丹也算是多情女子，她只喜歡你一人，你對她應該溫柔一些。」

兪立忠恭聲道：「是的，是的。」

艾北村摸摸臉孔，打了個呵欠道：「爲師要回房睡覺，你也早些睡吧。」

兪立忠又應了一聲「是」送他出房，把房門關上，然後和衣躺上床。

他靜靜躺了一個多時辰，估計二更已過，於是起床打開衣箱，取出司空英的一套衣服和一方頭巾摺好塞入懷中，悄然開門走出。

萬花宮靜謐異常，看上去所有的「花」均已進入夢鄉之中。兪立忠提輕脚步穿過十幾面鏡屏風時驀聞身後有人開聲道：「司空英，你還沒睡覺？」

兪立忠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只見武怪褚一民由一面鏡屏風探出腦袋，正含笑望着自己，心中暗「吁」了一口氣，笑道：「原來是褚老前輩，嚇了我一跳！」

武怪褚一民詭笑問道：「你上哪兒去呀？」

兪立忠道：「睡不着，想到外面去走走。」

武怪褚一民由鏡屏風內爬出，道：「老夫也睡不着，咱們一起去走走好了。」

兪立忠思忖電轉，笑笑道：「褚老前輩這是在逼晚輩說眞話了？」

武怪褚一民笑笑道：「那麼，從實招來！」

兪立忠返回到他面前，低聲道：「晚輩實說不妨，但褚老前輩可得替晚輩守秘密！」

武怪褚一民道：「你說說看，應該守密的，老夫自然不會亂說。」

兪立忠把聲音壓得更低，道：「實不相瞞，晚輩跟敝師妹有個約會……」

武怪褚一民笑「哦」一聲道：「既是與令師妹約會，那老夫確不該打擾，好好，你去吧！」

兪立忠拱手一揖，轉身邁着從容的步履往宮外走。一路走出到石屋門外，均未有遇到任令阻擾！

這時，月已偏西，整個石堡靜悄悄的如沉海底，堡中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那幾隻黑犬，偶爾可見到在堡中四處奔竄。

兪立忠站在石屋門口佇立一會，不見武怪褚一民跟出，心知他已相信了自己的話，於是舉步往涼亭走來。

他盡量沿着屋影而行，故沒有被那些黑犬發現，但才走到涼亭前時，只聽附近的黑暗中有人發話道：「是哪一位？」

兪立忠心弦一震，力持鎭靜的轉頭答道：「是我！」

人影一閃，一個黑衣人驀地出現在他面前！

這黑衣老人非別，正是在洛陽桑苧茶莊担任總管之職的賴永魁！

兪立忠一見是他，放心不少，含笑道：「賴總管今夜輪值？」

賴永魁木無表情地道：「是的，少莊主三更半夜來此爲何？」

兪立忠四顧無人，便走近他跟前輕聲道：「賴總管可聽到那消息？」

賴永魁目光一凝道：「甚麼消息？」



兪立忠道：「聽說火琉島主聶衞公今夜要——」話說至此，右手駢指疾出，一下便點中賴永魁的腰上章門穴！章門穴雖非死穴，但兪立忠是運聚十成眞力點出的，所以實際上，兪立忠這一指已將賴永魁的肚腸點斷，賴永魁哼都未哼一聲，登時倒地斃命！

兪立忠急俯身出掌，推開涼亭，然後攬起賴永魁的屍體，彎身鑽入涼亭下的地道內。

進入地道，他舉起另一隻手將涼亭推回原狀，這才移步走下石級。

地道上，只掛着一盞油燈，所以光綫仍極陰黯，但兪立忠曾在此被禁錮了半個月，而且他已知道聶衞公的傻孫女「燕兒」是被關禁在以前自己被關禁的那間鐵牢，故即使閉着眼睛也可以找到那間鐵牢。

他走下石級，把賴永魁的屍體放落於地道的一個角落，便即直步走入。

「誰？」地道內又有一個人在發問。

兪立忠邊走邊答道：「是我！」臨近一瞧，站在地道上的是曾在桑苧茶莊担任掌櫃的梅春奎！

他一見來者是少莊主司空英，注目一噢道：「三更半夜，少莊主何事來此？」

兪立忠道：「奉命來看看聶衞公的孫女！」

梅春奎轉身隨入，又問道：「來看她幹嗎？」

兪立忠靠近他身邊，道：「有很重要的事——」說到此，又是駢指疾點而出！

梅春奎也是做夢都沒想到少莊主會對自己下毒手，悶哼一聲，便即倒地而亡！

兪立忠將他的身體移到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然後繼續走入。

原來，整個地下室只有梅春奎一人在看守，因此兪立忠很順利的來到了關禁「燕兒」的鐵牢前。

燕兒，她眞的專心在練內功，只見她瞑目盤膝坐在鐵牢中，如老僧入定！兪立忠輕咳一聲，開口道：「聶姑娘！」

燕兒端坐不動似是渾然不覺。兪立忠取出聶衞公寫的信，又道：「聶姑娘，妳爺爺有信給妳！」

這次，燕兒「醒」了，她兩眼一睜，看見鐵牢外站着的是一個面貌醜惡的少年，不由吃了一驚，失聲道：「啊哎，你好醜啊！」





兪立忠突然向屏風後面躍進，發覺武怪在塲，不禁嚇了一跳。

兪立忠笑了笑，把信遞進去，道：「這是妳爺爺給妳的信！」

燕兒伸手接過，驚詫的喃喃道：「我爺爺給我的信？」

兪立忠道：「是的，妳快看吧！」

燕兒拆開信，轉身對着牢外的一盞油燈，看完了信，不禁吃驚的回望兪立忠道：「嗄，他們爲甚麼要殺我？」

兪立忠道：「因爲他們怕妳練成功夫時敵不過妳，所以要在妳功夫未成之前殺死妳！」

燕兒問道：「他們甚麼時候要來？」

兪立忠道：「等下就要來了，所以妳必須趕快隨我逃出去！」

燕兒又問道：「我爺爺爲甚麼不親自來救我呢？」

兪立忠道：「妳爺爺暫時不能進來，有人看守着他！」

燕兒顰眉道：「你長得太醜，我不大喜歡跟你出去！」

兪立忠着急道：「但是你如不跟我走，馬上妳就會被他們殺死了！」

燕兒輕嘆一聲道：「那麼我只好跟你出去了。」

兪立忠大喜，忙把懷中衣服遞給她，說道：「妳快穿上這套衣服！」

燕兒拿過衣服看了看，往旁一摔道：「這是臭男人的衣服，我才不穿臭男人的衣服呢！」

兪立忠又着急起來，忙解釋道：「妳一定要穿，妳不穿就逃不出去！」

燕兒發愣道：「爲甚麼？」

兪立忠道：「妳穿上男人的衣服，包

上男人的頭巾，跟我走出去就沒有人會看出來，否則他們一看就看出是妳了！」

燕兒似覺有理，點了點頭，凝眸問道：「這套衣服是你的麼？」

兪立忠搖頭道：「不是，是一個很英俊的少年的！」

燕兒色喜道：「哦，那個很英俊很英俊的少年是誰？」

兪立忠想了想，道：「那少年妳曾見過，他曾去過火琉島。」

燕兒眼睛一亮，大喜道：「啊，原來是他，好好，我穿！我穿！」說着，拾起那套衣服，興冲冲的穿起來。

兪立忠伸出雙手，右手握住鐵牢門的第三支鐵桿，左手握住第七支鐵，同時向裏面轉，轉到第十匝，只聽「拍！」的一聲，鐵牢門倒下來了！

這是艾北村敎給他的！

數月前，他被關禁在這間鐵牢中，那時他知道轉動鐵桿就可啓開鐵牢門，却不知要轉動幾下，他一連試了十多天，都沒有打開鐵牢門，後來艾北村爲了「揶揄」他，就當面轉給他看，不想今天却派上了用場！他把鐵牢門打開後，便轉身背對燕兒，因爲他發覺她必須先脫下身上一襲羅襦後，才能穿上那套衣褲。

不久，燕兒穿好衣服由鐵牢走出，說道：「喂，你看這樣行不行？」

兪立忠轉身一看，覺得在黑夜可勉强混過，點頭道：「行，把頭巾戴上！」

燕兒嘟嘴道：「我不會戴頭巾！」

兪立忠道：「我替你戴！」他拿過頭巾，把她的秀髮捲起包入頭巾內，退後兩步看了看，笑道：「看起來還是不像男人，不過沒關係，從這裏到堡外只有二十幾丈路，一出堡外就不怕了。」

燕兒問道：「我爺爺在哪裏等我？」

兪立忠道：「在堡中一處隱蔽地點，妳快跟我來！」說罷，轉身便走。

兩人走到地道出口，兪立忠低聲道：「上面是一座凉亭，推開凉亭便可出去，妳要注意，走路不可慌張，也不可開口說話，懂不懂？」

燕兒點頭笑道：「是啦，這個誰不知道，你當我是傻姑娘是不是？」

兪立忠心中暗笑，道：「妳正是傻姑娘，妳若不傻，今天也不致攪到這步田地了。」

當下舉手慢慢移開凉亭，探頭向四下的地面瞧瞧，見沒有人走來，於是拉起她的手腕，迅捷一躍而出，隨即把凉亭推回原位，拉着她按照原定路綫向右邊的堡牆走來。

他在計劃出堡時曾把時間和月光照射的情形計算得很仔細，結果頗爲準確，他們現在所走的路綫都是沒有月光的地方！走到將近堡牆之際，驀然有一條龐大的黑影由一處暗角閃出來！

燕兒冷不防吃了一驚，但當她定睛一瞧時，不禁喜呼道：「啊，爺爺是您！」

不錯，來者正是火琉島主聶衞公！

他驚喜的上前抱住孫女，然後向兪立忠低聲問道：「沒有人看見吧？」

兪立忠道：「幹掉兩個，一切很順利，這邊情形怎樣？」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有三隻黑犬走經此處，都被老夫發指力點死了！」

兪立忠 頭望望夜空，輕聲道：「三更巳到，我們出去吧！」

說着，向堡牆疾步奔去。

堡牆高僅兩丈，老少三人很輕易的便越過牆，來到堡牆之外。

兪立忠立即領路奔下山，到達日間跟何恭山約好的山壁上，探頭往下一望，果見何恭山巳把漁船駛來停在山壁下的湖面上，心中大喜，回頭對巳跟至身後的火琉島主聶衞公低聲道：「漁船就在下面，聶島主可以下去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頷首一嗯，伸臂攬起孫女燕兒，縱身飄飛下去。

他果然是一位傑出的武學宗師，其輕功造詣巳達神化之境，此刻手中雖是抱着一人，但落勢仍極緩慢，像一片樹葉那樣輕飄飄的落到漁船上！

那何恭山巳得「司空英」的嚴囑，雖見來人竟是火琉島主聶衞公及其孫女，却也不敢發問，當即默默的開動漁船，向黑沉沉的湖上駛去。

兪立忠看到這裏，一顆心方始輕鬆下來，他不敢在堡外久留，見漁船巳去，立即返身奔回，越過堡牆，循原路回到石屋，拉動琉璃燈，進入萬花宮，回到了自己房中。

解衣上床，回想之下，他不禁默默笑了起來。

不錯，自己終於神不知鬼不覺的將火琉島主聶衞公和他孫女救走了！

哈哈，這可說是自己自入江湖以來最得意的傑作，當老山主等人發覺聶衞公祖孫倆「不翼而飛」時，他們絞盡腦汁也不會想到自己放走的，雖然武怪褚一民知道自己曾於半夜離開萬花宮，但他也一定相信自己是去會晤艾菁的，還有那個何恭山，當他把聶衞公祖孫載送出巢湖時，他也絕難逃出聶衞公的掌下……

總而言之這是一次天衣無縫的行動！

從明天開始，自己就可轉向十二武煞星下手了，只要將十二武煞星幹掉幾個，同心盟的人攻入堡時，定可大獲全勝……

他正想得沾沾自喜之際——「篤！篤！篤！」有人敲門了。

兪立忠心頭微震，起身回道：「哪一位？」

房門外有人答道：「是我，英兒！」

兪立忠一聽艾北村的聲音，心中更驚，當下把兩眼揉紅，又打了個呵欠，然後下床去開門，見艾北村凝容立於房外，便故作驚詫問道：「師父還沒睡？」

艾北村道：「睡了，剛剛起來的。」

兪立忠訝道：「有什麼事麼？」

艾北村沉聲道：「火琉島主聶衞公打死了賴永魁和梅春奎，把孫女救走了！」

兪立忠張目驚呼，道：「啊，有這等事？」

艾北村點頭道：「你祖師知你日間曾陪聶衞公在堡中散步，故要你去問話！」

兪立忠慌張道：「師父，弟子陪伴聶衞公在堡中散步，其實是在暗中監視他的行動，並未向他透露一點秘密呀！」

艾北村微笑道：「別怕，你師祖不是在懷疑你，只是要問你幾句話而已。」

兪立忠一哦，遂取衣穿上，跟着艾北



村出了萬花宮，往白虎堂走來。

進入白虎堂，只是老山主居中坐在一張虎皮交椅裏，身旁肅立着艾南村，艾西村二人，老山主一見艾北村巳將「司空英」帶到，立刻開口道：「英兒，聶衞公剛才救走他的孫女，你對這事有何感想？」

兪立忠上前叩見，恭聲道：「是的，這很奇怪，他怎會知道他孫女被關在地下室裏呢？」

老山主凝聲道：「正是，師祖正要問你，日間你帶他在堡中散步，可曾無意間洩露了秘密？」

兪立忠忙道：「沒有，他曾問弟子一些事，弟子均回答『不知道』，他見弟子一問三不知，也就沒再問了。」

老山主問道：「你曾帶他去過那座凉亭麼？」

兪立忠搖頭道：「沒有，弟子只帶他登上鐘塔，那也是他要求的。」

老山主沉哼一聲道：「這倒奇了，如無內奸，他是不會知道他孫女被關禁的地點的！」

兪立忠道：「聶衞公到我們這裏來，好像只接觸過那些女子，師祖把她們帶來盤問盤問？」

老山主輕輕一唔，頻頻點頭，沉默片刻之後，忽然「嘿嘿嘿」冷笑起來。

兪立忠爲之心頭發毛，力持鎭靜地道：「師祖不以爲那些女子很可疑麼？」

老山主搖搖頭，笑道：「可疑的應該是你！」

兪立忠心中大驚，叫道：「不！師祖，弟子怎會做出那種事呀。」

老山主乾笑道：「你回頭看看吧！」

兪立忠回頭一看，刹那之間，整個人都驚呆住了。

原來，此刻的白虎堂門口，赫然巍立着兩個黑衣老人——巳死的賴永魁和梅春奎。

他們臉上都掛着嘲弄的笑靨，顯然兪立忠加諸於他們兩人的突擊，不但沒把他們點死，甚且沒有使他們傷到一根汗毛！

噫，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兪立忠早知他們兩人的武功程度，自覺剛才點出的兩指絕無差錯，可是——這就是使他呆住的原因！

這時，白虎堂左右兩邊的布幔突然波動，十二武煞星中的武淫司徒雲鶴，武狠冷無心，武怪褚一民，武丐宮柏，武鬼陰太希，武夫勞立士一一由布幔裏含笑走出，將兪立忠圍困起來了。

至此，兪立忠巳知事敗，更知萬難突圍出去，是以驚愕片刻之後，心神便巳鎭定下來，他擺頭望望周圍的五個武煞星，嘴裏「吃吃」輕笑兩聲，然後回望老山主笑道：「山主，這次你又獲勝了！」

老山主「哈哈」狂笑一陣，道：「不錯，但憑良心說，這次你兪立忠敗得很不值！」

兪立忠聳聳肩道：「正是，區區自覺沒有走錯，却不知怎的又敗了——是不是你的部下巳獲知司空英被捕入正心牢？」

老山主搖頭道：「不，再猜猜看！」

兪立忠道：「我的易容術不到家？」

老山主道：「也不，再猜！」

兪立忠搖頭道：「算了，山主若有誠意，還是由你來解開這個謎吧！」

老山主笑說道：「本山主介紹一個人讓你認識吧！」

他說罷，右手輕舉，立有一人由右邊布幔閃出——他是何恭山！

兪立忠大感意外，失聲說道：「啊！山主應該處罰他，他竟敢不聽司空英的命令！」

老山主笑道：「如果你是司空英，他當然會聽你的命令！」

兪立忠驚奇道：「哦，他竟能看出我不是司空英？」

老山主哈哈笑道：「他那有那樣好的眼力？告訴你，他所以知道你不是司空英，完全是你告訴他的！」

兪立忠回想日間囑咐他的話，自覺並無毛病，忍不住問道：「怎麼說是我告訴他的呢！」

老山主笑道：「你曾問過他姓名，對麼？」

兪立忠道：「對，那有甚麼不對？」

老山主看了何恭山一眼笑道：「他是掌管全巢湖的漁船的一位舵主，本山主的徒孫怎會不認識他？哈哈，所以本山主說你兪立忠敗得很不值，如果你不問他的姓名，他是絕對不會有一點懷疑的！」

兪立忠覺得自己處處小心，沒想到竟會壞在這一點之上！一時怨恨交加，握腕「哼！」了一聲，如果這時不是面對着敵人，眞想重重敲一記腦袋。

老山主哈哈笑道：「兪特使，本山主再介紹給兩個人讓你認識認識！」說着，右手再舉，正中布幔緩緩向左右分開！

霎時，火琉島主聶衞公和燕兒巳呈現在他眼前了！

他們祖孫分左右而立，火琉島主聶衞公站在右邊，他身邊圍立着武狂龔一夫，武毒墨亮、武顚公孫軒、武妖巫馬明；燕兒則站在左邊，她被武狐左丘龍抓住胳臂，動彈不得。

祖孫倆渾身衣裳盡濕，巳如兩隻落湯鷄，顯係落水而遭擒回的。

兪立忠越看越傷心，便向老山主說道：「山主，聶島主本無逃走之意，是我慫恿他的，所以你若要發脾氣，對象應該是我！」

老山主「嘿嘿」獰笑道：「好，好，你可記得本山主上次講的話？」

兪立忠問道：「上次你講了甚麼？」

老山主道：「本山主曾說，再捉到你時，你的命就完了！」

兪立忠淡然一笑道：「在下早巳把生死置之度外，何況是一命換一命，我並不吃虧！」

老山主道：「你的意思是說：假如本山主殺了你，同心盟也會處決司空英？」

兪立忠冷笑道：「要不然，同心盟還會對令徒孫客氣麼？」

老山主大笑道：「哈哈，你這樣說，是以爲本山主投鼠忌器不敢殺你？」

兪立忠搖頭道：「絕無此意，眼下在這白虎堂中的人，誰不知山主善於用人，司空英雖是你的徒孫，但他現在巳失去利用的價值，你山主當然不會把他的性命當作一回事了！」

老山主又哈哈大笑道：「你小子這話

帶着挑撥的味道，你認爲本山主無意搭救徒孫麼？」

俞立忠道：「也許山主有搭救令徒孫之意，但我已和葛盟主講好，五日之內未見我逃出，即將司空英處決以爲報償！」

老山主笑道：「這麼說，本山主現在殺死你後，至少還有三天半的時間可以搶救徒孫！」

俞立忠「哼」的一笑道：「山主能在三天之內趕到同心盟？」

老山主頷首道：「能！本山主有一隻神鵰！」

俞立忠一想不錯，再想現在同心盟只剩下各派代表，對方只要派一個武煞星趕回去同心盟便可輕而易舉的將司空英救走，因而心中暗暗着急起來。

老山主見他語塞，不禁得意的笑道：「小子，你還有甚麼話說？」

俞立忠一笑道：「還有一句，同心盟現有十二武曲星及十二金衣特使，請問你的神鵰一次可載送幾人？」

老山主笑道：「兵在精而不在多，本山主只要派出一人，自有妙計可救出司空英！」

俞立忠說道：「好厲害，那妙計是甚麼？」

老山主道：「這個讓你到陰間去猜想吧！」說到此，移目轉望站在門口的賴永魁說道：「賴總管，把索子交給冷老！」

賴永魁恭應一聲，便把手上的一團索子交給了武狠冷無心，後者接過後，便走到俞立忠面前，閃目冷笑道：「你若敢反抗，那會死得更快！」

俞立忠自知反抗無益，故笑笑不語。武狠冷無心於是駢指而出，點了他的痲穴，將他的身子放倒地上！動手捆縛起來。

這時，老山主又開口笑道：「俞立忠，你知道本山主要怎麼處死你麼？」

俞立忠也想知道，因問道：「剝皮是不？」

老山主搖頭笑道：「不，本山主將把你投入巢湖，讓你活活淹死！」

俞立忠道：「這總比剝皮好受些，謝謝你了！」

燕兒現在已明白這個解救自己的「醜少年」是俞立忠化裝的，一聽老山主要活活淹死他，急得尖叫道：「不，你不能淹死他，你不能淹死他！」

老山主一楞，掉頭望她笑道：「怎的，聶姑娘可是愛上他了？」

燕兒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他是好人，我很喜歡他！」

火琉島主聶衞公不禁老臉發赤嘿然道：「燕兒，不許胡說！」

燕兒嚷道：「我不是胡說，我眞的喜歡他，爺爺，您爲什麼不救他？您快救他呀！」

火琉島主聶衞公大爲尷尬，道：「燕兒，爺爺不是不想救你，而是打不過人家啊！」

燕兒道：「爺爺您騙我！您常常說您的武功天下第一，爲甚麼打不過人家？」

火琉島主聶衞公看着身旁的武狂、武毒、武顚、武妖四人，不由搖搖頭，苦笑一聲道：「燕兒，妳知道『猛虎敵不住猴羣』這句話的意思麼？」

燕兒道：「知道，但爺爺可以一個一個跟他們打，這樣他們就打不過您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苦笑道：「妳問他們看看，看他們肯不肯一個一個來！」

燕兒果眞轉對武狂、武毒、武顚、武妖四人問道：「喂，你們敢不敢一個一個跟我爺爺打架？我爺爺的武功其實並不高，你們一個一個上去，也可以打敗我爺爺的，好不好？好不好？」

武狂、武毒、武顚、武妖見她傻得天眞可愛，均忍不住「哈哈」的大笑起來。

這時，武狠冷無心已將俞立忠細縛妥當，老山主便向艾北村道：「北村，由你去辦，別忘記在他身上縛一顆石頭！」

艾北村躬身應是，向總管賴永魁做了一個手勢，賴永魁立即上前抬起俞立忠，隨着艾北村往外面走去。背後，傳來了燕兒的哭叫聲！

艾北村領頭走到堡門口，忽見女兒艾菁靜靜立在門口，不由一怔道：「噫，妳怎麼起來了？」

艾菁挪步上前，幽幽一笑道：「爹，女兒剛剛聽到消息，所以趕來看看！」

艾北村沉聲道：「這是老山主的命令，妳最好斷了念頭吧！」

艾菁低頭黯然道：「是的，女兒早就不喜歡他了！」

艾北村色喜道：「很好，妳快回房去睡覺！」

艾菁道：「不，女兒想出出氣！」

艾北村一呆道：「出出氣？」

艾菁悵然一笑道．「是的，爹日間可曾叫他去看女兒？」

艾北村點頭道：「有的，爹爹不知他是假的——他欺負了妳麼？」

艾菁點首道：「正是，爹一再勸女兒跟司空英好，所以日間他去女兒房中時，女兒就沒把他攆走，誰知俞立忠心腸太壞，他竟得寸進尺，乘機調戲女兒……」

## 誤信兩面派

艾北村聽得心頭大怒，沉聲道：「他怎樣調戲妳？」

艾菁搖首道：「別提了，女兒但能打他幾下出出氣，就夠了。」

艾北村聽了立刻回頭對賴永魁道：「賴總管，你把他放下來！」

賴永魁應聲將俞立忠放落地，退後而立。

艾北村回望女兒道：「菁兒，妳打吧，盡情的打，打死了也沒關係，反正他一樣要死！」

艾菁展顏一笑，挪步走到俞立忠身邊，抓起他的上身，纖手連揚，登時左右開弓的打了起來。

她越打越起勁，最後竟手脚並用，又打又踢，只把個俞立忠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俞立忠起初很驚奇她的變心，但後來便「領略的」到她眞意，心中暗喜，却假裝痛苦的大叫道：「賤婢！妳若打死了我，我變厲鬼也向妳索命！」

艾菁聽如未聞，又打了一陣方才歇手，向父親艾北村嫣然一笑，道：「好了，



爹！」

艾北村笑道：「够了麼？」

艾菁笑道：「够了！」

艾北村道：「好，回房睡覺！」

艾菁答應一聲，嬌軀一轉如飛奔去。

賴永魁便上前抱起俞立忠目注艾北村笑道：「莊主，您這位大小姐的脾氣好怪，叫人猜不透。」

艾北村舉步出堡，一面笑道：「你是說，不懂她爲何對這小子改變了態度？」

賴永魁道：「是啊，她以前對這小子痴心眷戀，而今却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艾北村笑道：「我也猜不透，這大概就是『女大十八變』中的一變吧！」

兩人邊走邊說笑，轉眼來到湖邊，只見湖邊上已停泊着一艘漁船，賴永魁再把俞立忠放下，檢來一顆巨石縛在身上，然後把他抱上船，艾北村登上船後，駛船的嘍囉立時開船向湖面上駛去。

這是將近四更的時候，天上已無月亮，湖面上漆黑一團，夜風在耳邊「呼呼」作响，有一種「月黑風高夜殺人」的氣氛！漁船駛離姥山約三四里，艾北村開聲道：「好，就在這裏好了！」

漁船在他的命令下停了！

艾北村在俞立忠身邊蹲下，含笑道：「俞立忠，有人說你有三頭六臂之能，但今天晚上，你却只有一條路可走——向閻王爺報到！哈哈哈……」

俞立忠閉目不理睬。

艾北村又笑道：「這樣吧，你只要向我說一聲饒命，我便去替你求情！」

俞立忠仍是閉目不理睬。艾北村嘿嘿冷笑道：「好，你既然不怕死，老夫就成全你，但你沒有一句遺言麼？」

俞立忠突然睜眼笑道：「遺言是有的，就怕你不肯替我傳達！」

艾北村笑着連連點頭道：「怎麼？哈哈！老夫一定會替你傳達，你說好了！」

俞立忠低聲道：「那麼，替我轉告令媛，請她務必等着我！」

艾北村原想揶揄一番，這下却有反被揶揄之感，氣得他怒「哼！」一聲，一把將俞立忠抓擧到頭上，奮力向湖中投擲下去！

「撲通！」一聲，激起一片水花，俞立忠因身上綁着一顆巨石，是以落水之後，便像一隻鐵錨，疾迅往湖底沉落……

× × ×

當俞立忠被帶出白虎堂之後，老山主立即召集全體部下宣佈道：「諸位，由於俞立忠混入本壇，可知同心盟已獲知本壇所在地，並且可想而知，同心盟將於近日內進攻本壇，在本幫尙無絕對把握可以獲勝之前，不宜與同心盟正面衝突，所以本山主決定將原來之計劃提前進行，並將總壇撤離此地，現在諸位請速去收拾，天亮之前，要完全撤離！」

衆人齊聲應是，立時退出白虎堂，分頭收拾去了。老山主喊道：「閔中五你回來！」

一名中年漢子應聲轉回，躬身問道：「山主有何吩咐？」

老山主道：「上次冒充流浪天使盧儀南的是不是你？」

那閔中五恭聲答道：「是的！」

老山主道：「你再化裝盧儀南，乘神鵰去同心盟將司空英救出來！」

閔中五道：「是，但如盧儀南正在同心盟呢？」

老山主道：「絕對不會，我猜此刻的同心盟只有各派代表在那裏，你可僞稱葛盟主要提解司空英去脅迫老山主，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了！」

閔中五恭應一聲，轉身急去。

老山主轉對艾東村、艾南村、艾西村道：「你們三人火速出湖監視各要道，在天亮之前，如發現有敵人欺近巢湖，須即發出信號示警！」

艾東村等三人同聲應是，領命而去。

老山主接着向武夫勞立士笑道：「勞老，你知道我們計劃中的第一目標是那裏吧？」

武夫勞立士點頭道：「知道，山主有何差遣？」

老山主道：「我們現在無法確定葛懷俠將由那條路綫前來巢湖，所以我們要走的路綫，得先去搜索一下，就請勞老先生去做個開路先鋒如何？」

武夫勞立士道：「好的，老夫會沿路留下記號！」說罷，抱拳一拱出門而去。

老山主站起身子轉向堂上的火琉島主聶衞公冷笑道：「聶島主，這一次本山主不欲計較，但下次如再發出類似事情，逃得掉那是你們祖孫倆的運氣好，逃不掉的話，本山主就要對令孫女不客氣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一聽不計較逃走的事，心頭一寬，不覺開心的道：「好的，下次如無絕對把握，老夫絕不冒險就是！」

老山主笑「哼！」一聲，轉對武狐左丘龍道：「左丘老，勞駕把聶姑娘帶下去安頓好！」

於是，武狐左丘龍帶着燕兒走了。老山主正要向其餘的武煞星有所指示，忽見那閔中五手抱神鵰倉皇奔入白虎堂來，不禁大驚道：「咦，發生了甚麼事？」

閔中五將那隻神鵰放下，用左膝跪禀道：「禀山主，本山主另有敵人混入，屬下乘神鵰正將飛離本山之際，神鵰忽被人暗發石頭擊傷！」

老山主雙目大睜，低呼道：「啊，你有沒有看見那敵人？」

閔中五答道：「沒有，其時神鵰已離地七八丈高，屬下一發覺神鵰受傷，急忙跳了下來，但四下已無敵人踪跡！」

老山主怒了，立刻向在場九位武煞星說道：「諸位請速去搜索，非得將敵人擒獲不可！」

九位武煞星也覺事態嚴重，不敢怠慢，同時身形一幌，電閃而出。

老山主走去察看神鵰的傷勢，發現牠腹部受傷不輕，忙向閔中五吩咐道：「你快把神鵰抱去給賽華佗高信處，命他悉心醫治，然後你仍動身趕去同心盟見機行事，只要你能趕在葛懷俠等人之前去到同心盟，仍有救出司空英的希望！」

「是！」閔中五應命抱起神鵰，轉身奔去。

這時，艾北村和賴永魁回白虎堂來了，老山主一見急問道：「北村，那俞立忠死了沒有？」

艾北村答道：「死了，弟子將他投入

湖中後，又在那裏等了好一會，不見他浮上來，弟子才回來的。」

老山主輕「嗯」了一聲，沉吟有頃又問道：「你有否在他身上綁一顆石頭？」

艾北村道：「有的，那顆石頭重達五十斤，他穴道又受制，絕對無法掙開，不死有鬼了！」

老山主這才放了心，道：「這麼看來，打傷神鵰的人，是另外一個敵人，不會錯了。」

艾北村一驚道：「啊，神鵰被人打傷了？」

老山主點頭沉聲一嗯道：「適才爲師命閔中五乘神鵰去同心盟，冒充流浪天使盧儀南將司空英救出，不想閔中五乘坐神鵰才起飛之際，就被人暗發石頭打傷了神鵰的腹部！」

艾北村駭然道：「這麼說，那敵人還潛伏在本山？」

老山主冷「哼」一聲道：「不錯，爲師已命九位武煞星分頭搜索全山，除非那子能化裝成本帮之人，否則，他是插翼難飛！」

艾北村忙道：「弟子也去找找看——」他退步欲出。

老山主已搖手道：「不，本帮將於天亮前撤離此地，你快去把萬花宮收拾收拾吧！」

艾北村惶然一哦，帶着滿面驚容，收拾萬花宮去了。

老山主焦躁的在白虎堂上來回踱步，踱了一陣，忽然抬頭向唯一留在白虎堂上火琉島主聶衛公道：「聶島主你聽着！」

火琉島主聶衛公含笑道：「山主有何指教？」

老山主哈哈笑道：「現在本山主要命令你做一件事，這件事的成敗，與令孫女的性命有關！」

火琉島主聶衛公面容一凜道：「老夫願聞其詳！」

老山主道：「天亮之前，本帮將撤離此地，而聶島主則請留下來！」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怔道：「山主要老夫替你們看家？」

老山主搖頭道：「不，如本山主猜測沒錯，這兩天內，葛懷俠將率衆進攻此山，你的任務是在此等候葛懷俠，然後設法殺死他，把他的頭顱帶去給本山主，換取令孫女的性命！」

火琉島主聶衛公心頭一跳，失聲道：「甚麼，你要老夫去殺害葛懷俠？」

老山主冷笑道：「不錯，以你聶島主之能，要向他突施毒手豈非不可能！」

火琉島主聶衛公輕「哼」一聲，凝目注視他一陣，緩緩道：「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老山主聲調更冷，道：「半月之內，聶島主必須把葛懷俠的頭顱帶去開封府，逾期不到，本山主便殺掉令孫女！」

火琉島主聶衛公又驚又怒，厲聲道：「朋友，你最好別迫老夫太甚！」

老山主冷笑道：「言盡於此，從不從悉聽尊便！」

火琉島主聶衛公怒不可遏，突地向前踏上一步，似有一拚之想。

老山主目光一凝道：「好主意！眼下白虎堂只有你我兩人，假如你能將本山主一舉制服，你就可以在頃刻之間扭轉乾坤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的感覺和俞立忠一樣，他由對方的聲調聽出其功力似乎不高，因此頗想乘機一試對方的身手，但視綫一與對方的目光接觸時，他又覺得對方是那麼的鎮靜如恒，心想如果對方身手不高，他是萬萬不敢獨自和自己相處的，是以聽了對方的話後，不覺爲之氣餒，垂頭長嘆一聲道：「好吧，但你該拿出良心來想一想，刺殺葛懷俠並非一件容易事，如果老夫盡力而爲之後，仍然失敗呢？」

老山主道：「對不起，本山主不知良心爲何物，因此你若想救令孫女之命，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火琉島主聶衛公慘笑道：「山主，你未免太狠了！」

老山主「嘿嘿」笑了兩聲，正欲開口回答，一眼瞥見武狂飆一夫等人走入白虎堂，忙轉對他們發問道：「捉到沒有？」

武狂飆一夫搖頭道：「沒有，點子已經跑了！」

老山主怒喝道：「哼，怎會被他跑了的？」

武狂飆一夫說道：「老夫九人將全山搜遍，未發現敵人一點踪影，後來我們便乘船搜索湖上，結果公孫老兄在南面的湖邊上發現有一艘漁船無人駕駛——」

老山主不等他說完，立刻轉望武顛公孫軒問道：「怎樣？」

武顛公孫軒接下答道：「老夫跳上那艘漁船一看，赫然發現船上躺着一具屍身，他是山主的一名部下，經查明爲『短命鬼柴七』，他的值勤時間尚未完，可見他是在湖上值勤時被人偷偷掩上船而遭殺害的，或者是，敵人脅迫他開到湖邊時，才下手幹掉他的！」

老山主越聽越氣大聲道：「總而言之，你們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對不對？」

武顛公孫軒微笑道：「山主，老夫九人如有未卜先知之能，就可不必搜山而直接去追敵人，那樣的話，假如我們捉不到敵人，那才是我們的錯！」

老山主也覺得不該向他們發脾氣，因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們讓敵人混進來又讓敵人從容逸去，這可是栽到家了！」

武狂飆一夫笑道：「還好他已逃走，如果他不逃走，那才糟糕呢！」

武毒墨亮道：「他會不會是俞立忠那小子？」

老山主道：「不可能，適才我已問過北村，他說已將俞立忠綁上一顆巨石投入湖中，又在那裏等了一會，並未見他浮上來。」

武毒墨亮道：「假如被他掙斷索子，他會潛游一程遠離北村的船後，才會浮上來！」

老山主道：「當然，但他已被冷老點了麻穴，那能掙斷索子？」

武毒墨亮道：「那小子成就不低，可能有運功衝穴的能力！」

老山主輕笑道：「不錯，請問墨老如被人點了麻穴，要多久才能運功衝開？」

武毒墨亮一怔道：「這個……老夫未



曾經驗過，大概最快要半個時辰吧。」

老山主道：「俞立忠的內功再高也及不上墨老，所以他最快也要半個時辰以上才能運功衝開穴道，但一個人沉入水中後，不需兩刻時便會窒息而死的！」

武毒墨亮道：「是的，但如果他入水後即施行閉氣的絕技呢？」

老山主笑道：「那麼，他或許可以支持一個時辰，但我沒聽過一個人閉氣之後，又能運功衝開穴道！」

武毒墨亮同意的點頭道：「對，如此看來，俞立忠已死無疑了！」

老山主冷笑道：「所以，本山主認爲擊傷神鵰及打死『短命鬼柴七』之人，是另外一個人！」

武狂飆一夫問道：「山主認爲他會是誰？」

老山主道：「看來八成也是金衣特使之一！」

正說間，總管賴永魁入堂恭禀道：「啓禀山主，一切已收拾停當並裝載上船，可以走了！」

老山主一哦，問道：「馬車呢？」

賴永魁答道：「已派人連夜趕去附近的村鎮召僱，大概船靠岸時，馬車就會開到了！」

老山主頷首道：「好，立即傳令全體上船！」

賴永魁躬身應了一聲是，立即出堂傳令去了。

老山主便向站在白虎堂上的數位武煞星一揮手道：「諸位，我們走吧！」

於是，大家隨在他後面走出白虎堂，轉眼工夫整個白虎堂的人走得只剩下一個火琉島主聶衛公！

約莫頓飯光景，老山主以下，爲數五百之衆，全都登上了漁船，在老山主一聲「開船！」的命令之下齊向西北方駛去！

漁船大大小小不下三百艘之多，但沒有一艘點上燈火，全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下靜靜破浪前進。

拂曉時分漁船靠上巢湖的西岸，一眼望去，果然岸上已停候着四十幾輛馬車！

人馬行李全上岸後，老山主將十幾位武煞星召集到面前，低聲吩咐道：「諸位，那四十幾輛馬車的車伕大概都沒有問題，但本帮人手甚多，而且爲絕對的安全計……嘿嘿，諸位明白我的意思麼？」

十位武煞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於是由武鬼陰太希將四十多個馬車伕召到湖邊，假作有事要叮囑他們，然後十人突然一齊動手，一掌一個大肆屠殺起來！

那四十多個車伕在慘叫聲中紛紛倒下，只有一個老車伕沒有中掌，他竟是個會家子，避開武毒墨亮發到的一掌之後，立即長身掠起，凌空飛去！

嘿，從身法上看，還是個罕見的武林高手哩！

武毒墨亮驚「咦」了一聲，立時縱起直追，大笑道：「哈哈，打出一個奸細來了！」

這時，那個總管賴永魁正在附近指揮嘍囉把一大包的行李裝上馬車，一聽有奸細，抬頭一看，正見那老車伕飛掠到自己頭上的空中，當即大喝一聲，縱起攔截！

「砰！」兩人在空中對了一掌，賴永魁雖是蓄勢而發的，却未佔得便宜，頓時像一片敗葉跌了下來！

那老車伕雖無賴永魁那樣狼狽，但一掌對下來，也使他身形爲之一頓，就這一頓之間，便被武毒墨亮追上了！

好個武毒墨亮，他由老車伕頭上越過時，身在空中竟能轉折自如，只見他身形一轉，空中雙掌一吐，捲出兩股狂飈，向老車伕拍去！

老車伕亦非俗手，空中身腰一扭倏地橫飄尋丈，避過了武毒墨亮打到的掌風。

可是，身子落地後，他發覺已陷入重圍了！另九位武煞星，已將他團團圍住。

這等情形，即使再來三個蓬萊仙翁，也已無濟於事，因此老車伕立刻打消了突圍之念，哈哈一笑道：「嚇死人，一下子來了十個武煞星，這怎麼得了啊！」

老山主冷冷問道：「你是誰？」

老車伕笑道：「老叫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獨眼神丐東方月是也！」

老山主一哦道：「原來是同心盟的第十一號金衣特使，好極了，你們的人都來了麼？」

原來，這位獨眼神丐東方月自與俞立忠找出敵人的總壇之後，便一直留在巢湖附近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晚間他發現有人由巢湖出來，乃予跟踪，後來獲知那人是在召僱馬車，便買通一個車伕，租下他的馬車，化裝車伕接受召僱，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想到老山主只要馬車不要車伕，因而被迫出原形來，這時一聽對方發問，不由神色一怔，驚訝道：「你說甚麼？我們的人都來了？」

老山主聲調一沉道：「你若不想吃苦頭，最好別裝糊塗！」獨眼神丐東方月確實不知同心盟已將對敵人採取行動，當下哈哈笑道：「老叫化先請問，尊駕即是『老山主』麼？」

老山主冷然點了點頭。獨眼神丐東方月聳聳肩道：「尊駕既是老山主，老叫化只好不打自招，因此關於同心盟的事，老化叫一概不知！」

老山主聽得心中一驚，脫口問道：「哦，你已在此躲了好幾個月？」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道：「不錯，那次你們將俞特使帶去長安，企圖借刀殺人，後來俞特使終於使計逃出韜光山莊，他便與老叫化僱車東來，找到了你們這個總壇所在地，他回同心盟報告，老叫化則留下來監視你們的行動！」

老山主注目問道：「你們如何能找到本山主的這個總壇？」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這是俞特使的厲害處，你們將他眼睛蒙住，用馬車把他載送到長安城外的眞元觀，可是俞特使雖然看不見馬車所走的路綫，他却能記得走了多少路，拐了幾個彎，因此他便僱了一輛馬車，把自己的眼睛蒙住，憑着他的記憶指揮馬車回到這裏來！」

老山主聽了，不禁爲俞立忠的「鬼才」而暗暗凜懼，但一想到他已沉屍湖底，又不由哈哈大笑道：「俞立忠那小子果然是個天縱奇才，他若不死，只怕眞有一天本山主會栽在他手裏！」

獨眼神丐東方月得意的笑道：「老叫化認爲那是必然的結果！」

老山主大笑不停，道：「還好，他已經死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心頭一震，愕然道：「嗄？他已經死了？」

老山主點頭笑道：「不錯，他的屍體現在正在湖底！」

獨眼神丐東方月默忖片刻，忽然「嗤！」的輕笑一聲道：「那是不可能的，兪特使絕不會單獨來此，退一步說，他即使單獨來了，也會先和老叫化晤面！」

老山主笑道：「聽口氣，你雖然尚不知內情，告訴你也不妨，兪立忠捉到了本山主的一名部下，迫他發鴿書騙本山主的徒孫司空英去九連山，然後把司空英捉去同心盟，他便化裝司空英混入本山主的總壇，還好他被本山主的部下瞧出破綻，剛才本山主命人將他投入巢湖中，此刻大概已灌滿湖水，變成一隻肥豬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聽他說得「合情合理」，再想對方實無扯謊必要，故斷定兪立忠確已遭了毒手，一時大爲傷心，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老山主嘿嘿乾笑道：「東方月，你這人雖遠不及兪立忠之精明，但好歹也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所以你若識趣的話，本山主就暫時不取你性命！」

獨眼神丐東方月得知兪立忠已死，更無鬥志，嗒然一嘆道：「最好還是打死我，老叫化武功雖不如人，骨頭却是又臭又硬，要老叫化屈服，那是萬萬辦不到！」

老山主笑道：「當然，本山主亦知英雄不可奪其志，你只要不反抗，本山主便不爲難你！」

說到此，轉對武狂龔一夫使了個眼色，後者便舉步走到獨眼神丐東方月面前，凝容沉笑道：「現在老夫要點你穴道，你若出手反抗，那就是不知趣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老叫化不能獲得一次公平爭鬥的機會麼？」

武狂龔一夫道：「本來是可以的，但現在我們正在搬家沒時間跟你動手。」

獨眼神丐東方月苦笑道：「好吧，老叫化沒有力量獨鬥十二武煞星，你動手便了！」

武狂龔一夫於是駢指點了他的穴道，然後轉對老山主請示道：「山主，如何發落？」

老山主道：「裝入馬車，派人負責看守！」

於是，獨眼神丐東方月被裝入一輛馬車裏，負責看寸他的是曾在桑苧茶莊任職帳房的梅春奎。

不久，總管賴永魁趨至老山主面前恭禀道：「啓禀山主，所有行李均已裝妥，可以動身了！」

老山主點頭道：「好，你看那些漁船要不要燒掉？」

賴永魁道：「漁船太多，如放火燒起來，只怕會驚動附近居民，這對我們的行動反而不利，所以屬下認爲不燒爲佳。」

老山主點頭道：「好，傳令起程！」

一聲令下，刹那之間，四十多輛馬車陸續駛動，好像一條蜷縮的巨蟒在慢慢伸展，最後成一路縱隊，蠕蠕隱入黑夜中……

× × ×

一名駝背臭脚的老叫化，在掌燈時分，出現於距巢湖約僅十來里的盛家橋鎮上，他挨戶乞討，一路來到鎮上一間破舊的城隍廟，舉步走了進去。

這間城隍廟的城隍爺十分可憐，廟是又破又髒，香爐上的香脚只有稀稀落落的十幾支，看情形是城隍爺不靈光，被鎮上的百姓冷落了。

此刻，廟中渺無人跡！

駝背老叫化像似要選擇一塊睡覺之地，在廟中四處走了一遍，然後把一隻破布袋丟到一個角落裏，再走到廟門口探頭往外張望兩眼，見無人走過來，於是返身走到神案前一手扳開神龕，一手伸入神龕下去摸索，霎時摸出了一片摺成小方塊的紙箋！

他把神龕擺好，走到右邊的一個窗口下，展開紙箋，藉着月光一看，只見紙箋上寫着數十個炭筆草字：「一月二十五日午夜，敵方派人來鎮上僱馬車，意圖不明，老叫化將冒充馬車夫受僱，沿途以冥幣爲號，請注意各要道！」

讀完紙箋上的字，駝背老叫化仰頭思索，輕聲自語道：「一月二十五日午夜？如此看來，東方特使已離此三天了。唔，如無重大發現，他是不會放棄監視巢湖上的敵人的……」

他立刻揹起破布袋，步出城隍廟，慢慢走到鎮外，四顧無人，於是縱身疾起，有如一縷輕烟飄向巢湖！

十來里路，轉瞬即至，駝背老叫化跳上距離巢湖約十丈處的一棵大樹，撥開樹枝，運目向巢湖眺望，他所看到的巢湖邊上，正停泊着許多漁船，而那些漁船排列凌亂，凡是對船隻稍有認識的人，一眼就可看出，那些漁船已失去了控制，船上都沒有人了！

駝背老叫化暗感驚奇，他沉忖有頃，右掌往地上一招，一顆石頭應手飛到手上，他隨即將石頭投向十丈外的巢湖。

「撲通！」一聲，濺起一片水花！

漁船仍在湖上輕輕飄盪着，不見有人出艙察看！

駝背老叫化於是飄身落地，利用高低不平的地形向巢湖爬行過去！

他爬到湖邊，立刻嗅到一股腐臭味，探頭往湖上一瞧，登時嚇得差點驚叫出來。他看見浮屍麼？一點不錯，像一羣肥豬浮在湖面上，算下來竟有四十七具之多！

這是人間至慘的景象，駝背老叫化駭然良久，方始回過神來，他急忙由懷中取出紙筆，匆匆寫了幾個字，將紙箋捲好塞入一支小竹筒中，再由破布袋裏拿出一支大竹筒，由竹筒裏捉出一隻信鴿，把小竹筒綁在信鴿脚上，手一揚，放牠飛去！

那隻信鴿低空飛了一圈，旋即往東方逸去。

駝背老叫化又沿着湖畔察看一遍，然後跳上一艘大漁船，進入艙中倒頭便睡。

一夜，過去了。拂曉時分，駝背老叫化便被一片人語聲吵醒，他翻身跳起，走出船艙一看，見有數十人圍立於湖邊上，心中大喜，高聲道：「盟主，屬下在此！」

話聲中人巳如天馬行空飛上湖岸！

圍立於湖岸上的，正是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等人！

蓬萊仙翁以下，有武翁房玄齡、武英



皇甫奇、武傑黎中夫、武俠顏正、武棍甘露民；再下是十二金衣特使中的不倒翁尉遲必勝，老頑童高三歌，八臂金猿段雲平，南天王佟陽、千手劍客上官威、南海散人、冷面西施朱雲儀及二幫三教九門的掌門人，共有二十七人之多！

這時，蓬萊仙翁葛懷俠面呈無比凝重之色，向跳落面前的駝背老叫化沉聲問道：「盧特使，他們逃了麼？」

原來駝背老叫化是流浪天使盧儀南化裝的，他背脊一直施禮答道：「屬下尚未上姥山踩探，但看情形他們確是逃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舉手一指浮在湖面上的四十七具屍體問道：「這些人是誰？」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他們都是附近城鎮的馬車夫，大概老山主只要他們的馬車……」

蓬萊仙翁葛懷俠含怒一哼，又問道：「東方特使呢？」

流浪天使盧儀南取出獨眼神丐東方月留在城隍廟裏的紙箋遞上去道：「這是東方特使留下的字條，盟主一看便知……」

蓬萊仙翁葛懷俠接過紙箋，展開看完，不禁變色道：「東方特使在這字條上說要化裝馬車夫，但老山主巳將召僱來的馬車夫殺害，難道東方特使也巳遭毒手？」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屬下察看過這些浮屍，其中並無東方特使，所以東方特使可能落入敵人之手或繼續跟踪下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了點頭，道：「尉遲、高、段、佟、上官五位特使聽令！」

五位金衣特使便應命而出。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五位請分頭搜尋一程看看，不管有無發現冥幣，中午以前回到此地！」

五位特使齊應一聲「是」，商量好搜索路綫，立即拜別而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便轉對衆人道：「諸位，我們上姥山去看看！」

湖中有的是現成的漁船，二十三人分乘七艘漁船，向湖中姥山破浪前進！

頓飯工夫後，七艘漁船靠上姥山，二十三人跳上岸，立時往山上飛登。

不久，衆人巳置身於石堡之中！

看了堡中雜亂的情形，誰都看得出，老山主的的確確是跑了！

武翁房玄齡靠到蓬萊仙翁身邊黯然一嘆道：「看情形老朽那徒孫是完蛋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也長嘆一聲道：「是的，很顯然，兪特使冒充司空英並未成功，否則老山主那會放棄這個總壇？」

武翁房玄齡扼腕道：「此次功虧一簣，以後再想找到他，只怕非常困難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自怨自艾，道：「早知如此，我們就不該讓兪特使來冒險。」

武翁房玄齡道：「但願他還活着，只要他未死，總有辦法逃回來。」兩人正唉聲嘆氣，忽聞不遠處武棍甘露民高呼道：「葛老請快來，你有一位老朋友在此！」

蓬萊仙翁葛懷俠聞言精神一振，迅即騰身躍飛過去，問道：「是那位朋友？」

話落，人巳縱至白虎堂外！

武棍甘露民一指白虎堂內笑道：「葛老請看他是誰？」

蓬萊仙翁葛懷俠舉目望入，發現火琉島主聶衞公瞑目趺坐堂中地上，不由得又驚又喜脫口叫道：「是你——聶島主！」

火琉島主聶衞公雙目徐睜，淡淡一笑道：「葛懷俠，你到現在才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個箭步跳入白虎堂，急問道：「聶島主因何在此？」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老夫在此等你，等你葛盟主收留我！」

蓬萊仙翁葛懷俠打量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只怕是老山主命你等在此取老朽的頭顱吧？」

火琉島主聶衞公哈哈笑道：「葛懷俠你眞多疑，想當年你我在泰山觀日峯較量七晝夜，結果老夫還輸你一招，你葛懷俠的頭顱是那麼好取的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那麼，你巳將令孫女救出來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搖頭道：「沒有，敝孫女此刻尚在老山主手中！」

蓬萊仙翁葛懷俠訝道：「然則，你聶島主爲何不隨老山主去？」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老山主自以爲只要控制住敝孫女，即可對老夫頤指氣使，老夫一火之下，便不顧孫女死活，毅然離開了他，因知你葛懷俠必會到此，故又來此等候！」

蓬萊仙翁葛懷俠聞言點頭，展顏笑道：「聶島主明白是非，不爲老山主的淫威所屈，老朽敬佩之至！」

火琉島主聶衞公輕嘆一聲，說道：「問題是，老夫怎能坐視孫女被殺，所以老夫希望葛盟主鼎力帮忙！」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這個當然，聶島主可知老山主逃往何處？」

火琉島主聶衞公苦笑：「葛盟主請想想，老山主會把他的行踪告訴老夫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也明白老山主絕不肯把行踪告訴他的，因轉問道：「此次老山主之逃遁，可是因爲本盟兪特使的身份敗露之故？」

火琉島主聶衞公頷首道：「正是，兪特使在接洽船隻欲帮助老夫祖孫逃出巢湖時，爲一名舵主識破身份，結果，他先被點了穴道，再被五花大綑，然後，由艾北村帶下船——噢，不，帶下船之前，據說他們又在他的身上綁了一顆巨石……」

武翁房玄齡聽得驚怒交迸，失聲道：「他們把他投入湖中？」

火琉島主聶衞公點點頭，深深嘆了一口氣。

武翁房玄齡目眥欲裂，厲聲道：「死了麼？」

火琉島主聶衞公又點點頭道：「在那種情形之下，別說是他，即令是老夫也一樣逃不出刦數！」

武翁房玄齡「登登登」倒退三步，癱瘓的跌入一張椅裏。蓬萊仙翁葛懷俠回頭看了他一眼，心中也是悲痛萬分，回望火琉島主聶衞公問道：「那時你也在場？」

火琉島主聶衞公點頭答道：「是的，老夫看着他被艾北村帶出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心頭火發，怒斥道：「唏！兪特使爲救令孫女而失手，你聶島主竟然眼睜睜看着他被害而毫無行動？」

火琉島主聶衞公面露愧色道：「老夫也想救他，可是那時武狂、武顛、武毒、武妖四人虎視眈眈的圍立在老夫身邊，葛盟主請想想看，若換了你你救得了他麼？

那時老夫若然動手，毫無疑問連老夫也得沒命，所以老夫想留下老命替他報仇！」

蓬萊仙翁葛懷俠咆哮道：「連老山主逃往何處都不知道，要如何替他報仇？」

火琉島主聶衞公雙目一睜，沉聲道：「老夫就爲了要替俞立忠報仇，才不顧孫女死活而與老山主翻臉，這等犧牲，你認爲還不够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其實是在傷心俞立忠之死，因此不自覺發起脾氣來，這時聽了火琉島主的話方覺對方的犧牲精神也值得欽佩，故立時收斂了怒容，長嘆一聲道：「聶島主是否已有追尋老山主之策略？」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策略是有一個，但老夫想先和盟主單獨談談！」

蓬萊仙翁葛懷俠沉忖有頃，頷首道：「好吧，我們找個房間去談！」

火琉島主聶衞公面有喜色，起身轉入後堂，說道：「這裏面有一間房子，葛盟主請隨老夫來！」蓬萊仙翁葛懷俠欣然舉步，隨他走入後堂去了。

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二帮三教九門派的掌門人呆呆望着他們兩人走入室後，大家心中均在嘀咕，也微感不快，武棍甘露民首先打破沉靜輕聲道：「哼，聶衞公這老傢伙在沅甚麼花樣？」

武傑黎中夫接口笑笑道：「大概也確有不可洩露之天機吧！」

一語甫畢，忽聽蓬萊仙翁葛懷俠在堂後高喊道：「散人，請過來一下！」

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應聲離座，急急走入堂後而去，片刻之後，只見他匆匆而出，向衆人抱拳道：「諸位，盟主有令，請諸位隨在下退出白虎堂！」

武翁房玄齡微慍道：「何故定要我們退出白虎堂？」

南海散人道：「退出白虎堂後，在下自當將盟主之言轉告諸位！」

衆人聽說盟主有話要他轉達，便紛紛起身，往白虎堂外走出去！霎時，坐在白虎堂的二十一人全都走光了。

南海散人把甚麼話轉告他們，不得而知，而在白虎堂後密談的蓬萊仙翁和火琉島主，也久久不見出來。武翁，武英，武傑，武棍五人對這種「怪現象」也未再表示不快，大家就在堡中隨意閒蕩着，觀賞着堡中的建築……

大紇過了一個時辰，方見火琉島主聶衞公手提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由白虎堂閃了出來！

他閃出白虎堂後，立即向山下疾馳而去！

正在附近散步的少林掌敎一恕上人一見之下，大驚失色，駭聲大叫道：「不好！聶衞公殺了葛盟主！」

不錯，火琉島主聶衞公手上提着的，正是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頭顱——他遵從老山主所提出的條件，要用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頭去交換他孫女的性命！

這是驚天動地的大變故，刹那之間，暴喝四起，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人身如怒矢投空，電閃般直追下去！

但是他們起步時，原就和火琉島主聶衞公有一段距離，因此儘管他們的速度快如風馳電掣，火琉島主聶衞公始終領先他們二十幾丈，追到山邊的湖上時，火琉島主聶衞公已駕着一艘漁船駛出二十丈外！

還好山邊的湖上仍有漁船，五人立時分乘兩艘漁船，向前直追！

火琉島主聶衞公一面鼓槳如飛，一面哈哈大笑道：「房玄齡，老夫是駛船的老手，奉勸你們五位別白費力氣了！」

武翁房玄齡怒吼道：「老匹夫，葛盟主與你有何仇恨，你竟殺了他？」

火琉島主聶衞公笑道：「仇恨可說沒有，但老山主既要葛懷俠的腦袋才肯釋放老夫孫女，老夫只好對不起葛懷俠了！」

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人憤怒塡膺，均恨不得趕快追上他將他碎屍萬段，但他們心火越旺，越開不好船，距離竟越拉越遠了。

原來，火琉島主聶衞公知道武翁房玄齡等都不是駛船的能手，因此就以己之長打擊對方之短，把船駛向離陸地最遠的西北方，這一段水路長達八九十里，他自信可在開到湖岸時，將他們完全擺脫。

果然，距離越來越遠，還不到半個時辰，武翁房玄齡等分乘的兩艘漁船，已在他腦後變成兩個小黑點了。但武翁房玄齡等仍奮力緊追不捨，他們似已下定決心，不追上他將他擊斃，絕不甘休！

× × ×

二月一日，這一天，原是同心盟計劃向老山主發動攻擊之日，但這天早上，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却回到了盧山五老峯的四海同心盟！

自從蓬萊仙翁葛懷俠率領衆人離開同心盟後，同心盟便在休會狀態中，但各派代表都遵守蓬萊仙翁的囑咐，在五老峯四周佈下防綫，嚴禁武林人上山，因此流浪天使盧儀南來到五老峯下時，便巳爲青城派代表劍癡張青龍所發現，他一見盧儀南突然返山，頗感意外，上前抱拳問道：「盧特使，你怎麼回來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抱拳答道：「盧某奉盟主之命，回來提那司空英！」

劍癡張青龍道：「哦，俞特使巳與盟主等會合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是的，數日前，盟主派遣上官特使先去巢湖探敵情，不料爲老山主所擒，那老山主巳知司空英被關禁在正心牢中，故又提出交換俘虜之議，聲言如不答應他，將處死上官特使，盟主迫於無奈，只得答應換人，便命盧某回來提解司空英。」

劍癡張青龍道：「這麼說，老山主巳獲知同心盟要向他們發動攻擊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正是，因此盟主只好放棄偷襲的計劃，約他們來一次正邪大決鬥，日期就在 換俘虜之後——對不起，盧某使命十分重要，不便與張大俠多談了！」

劍癡張青龍忙道：「盧特使請便！」

流浪天使盧儀南抱拳一拱，立即縱身而起，往五老峯飛登上去。

轉眼登上峯頂，又遇見了幾位代表，他把先前告訴劍癡張青龍的話講了一遍，那幾位代表也不疑有他，立刻放他過去。

進入同心盟的大門，他像一隻識途老馬，一路奔下正心牢，在牢中一道鐵栅門前停住，大聲喊道：「封牢主！封牢主請開門！」

（未完）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常服紫金




じきんたん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每盒$25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